上海辭書出版社
安徽教育出版社

第三二六册

全宋文

本書是宋代現存全部文章的總集，包括辭賦、駢散文和詩詞以外的其他韵文。收録兩宋九千餘位作家的各體文章十餘萬篇，總字數約一億。内容遍及歷史、文學、藝術、哲學、宗教、經濟、教育、軍事、法律制度等各個方面。

上海辭書出版社
安徽教育出版社



第三一六册

目録

全宋文卷七二三五

吴　泳　一六

羅昉授承節郎李進授保義郎制……一
田有容轉保義郎制……一
洪夢龍贈保義郎制……二
施嶧等四十五人並授保義郎制……二
趙希埤補承節郎制……二
趙崇廡授承節郎制……三
趙與度授承節郎制……三
黄守禮等八人授承節郎制……四
劉珪授承信郎王珪孟仔劉章換授保義郎孟佺換授承節郎制……四
范龍翔授承節郎制……四
趙燁授承節郎制……五
趙邦傑授武德郎徐霆授修武郎徐昇授秉義郎陸文彪授成忠郎楊福授成忠郎尹必勝授忠翊郎袁

達陳青李福曹旺李如璋蔡玉李海張聰丁亮許實馬昇等並授保義郎曹暕紀智春並特授承節郎制……五
官兵晏仙宋元贈承節郎制……六
將官劉政李昱等並贈承節郎制……六
童彦從贈承節郎制……六
朱先贈承節郎制……七
張青等並贈承節郎制……七
丁杰授承節郎制……八
王信之授從義郎李孝嗣授成忠郎黄琳授承節郎制……八
趙必鈁授承信郎制……八
趙若鏞崇愚並授承信郎制……九
郝浚授承信郎制……九
趙邦寧授保義郎佟仲源等一十三人並授承信郎制……九
進義校尉王子宜補承信郎制……一〇
張震雷張萬取授承信郎制……一〇
劉宗孟授承信郎制……一一

彭汝舟授承信郎制……一一
徐炎卯補承信郎制……一一
石良輔授承信郎制……一二
吳克仁補承信郎制……一二
全大受全涇全照孫徐良錢仰之謝文虔謝文榮許大成鄭大涇並授承信郎制……一三
錢肇授承信郎制……一三
聶聞禮張銘蔡必簡並補承信郎制……一三
俞□俞杞劉元植並授承信郎制……一四
燕宗仁宗道並補承信郎制……一四
全悉孫石孝廣邵若森張垔等補承信郎制……一四
官兵周端何青王俊贈承信郎制……一五
祝邦傑贈承信郎制……一五
詹澄授承信郎制……一五
□□□□□郎張世興□成忠郎金子寶贈承節郎袁聚明贈承信郎制……一六
方待問授額内和安郎曾良能授内成安郎制……一六
方待問授額内成和郎周端節授額内成安郎制……一七

唐文遠授額内成安郎制……一七
陳宗逵授額内成安郎制……一七
唐文遠起復成和郎制……一八
陳宗逵授額内成全郎制……一八
度正叔授禮部侍郎制……一九

全宋文卷七二三六

吴　泳　一七

明堂赦文……二〇
皇帝賜皇后明堂賀表答詔……二一
賜貴妃明堂賀表答詔……二一
賜美人明堂賀表答詔……二二
端平三年罪己詔……二三
賜魏了翁督視江淮便宜施行詔……二三
賜鄭清之以久雨乞上丞相印不允詔……二三
賜喬行簡以久積霪雨乞解丞相不允詔……二四
賜喬行簡以久積霪雨連旬再乞罷歸不允詔……二四

賜喬行簡等以星雷示異乞退不允詔……二五
賜喬行簡辭免加恩不允詔……二五
賜鄭性之以臺章乞賜罷黜不允詔……二六
賜趙彦悊辭免除權書不允詔……二六
賜許應龍辭吏部兼侍讀不允詔……二六
賜李鳳辭同知四川宣撫不允詔……二七
賜崔與立辭免右丞相不允詔……二七
辛息授防禦使敕……二七
王霆授武功大夫敕……二八
錢纂權發遣容州敕……二八
陳卓授正議大夫敕……二八
賜保寧軍官吏軍民僧道耆壽等敕……二九
賜保康軍官吏軍民僧道耆壽等敕……二九
賜資政殿學士新知潭州魏了翁夏藥銀合百兩敕……二九
賜資政殿學士新知眉州李鳳夏藥銀合百兩敕……三〇
賜寶章閣學士淮西制使兼沿江制副知鄂州史嵩之夏藥銀合敕……三〇

賜四川制置使趙彦吶夏藥銀合敕……三〇
賜權工侍四川安撫制副丁黼夏藥銀合敕……三一
賜兵侍淮東安撫制置使趙葵夏藥銀合敕……三一
賜工侍沿江制使兼江東安撫知建康兼行宫留守陳韡夏藥銀合敕……三一
賜秘閣修撰知江陵府兼京西湖北路安撫制副別之傑夏藥銀合敕……三二
賜煥章閣知慶元兼沿海制司職事趙與篡夏藥銀合敕……三二
賜兼權侍衛馬軍行司公事知黄州孟珙并諸路都統制夏藥銀合敕……三二
賜保康軍官吏軍民僧道耆壽等敕……三三
賜武康軍官吏軍民僧道耆壽等敕……三三
賜謝奕昌除節鉞口宣……三三
賜謝奕禮除節鉞口宣……三四
賜鄒得龍除僉書兼參政口宣……三四
賜鄭性之除參政口宣……三四
賜李宗勉除同僉書口宣……三四
賜洪咨夔内翰口宣……三五
賜李鳴復除參樞口宣……三五

聖節賜三省官乳香口宣……三五
賜右丞相崔與之不允辭口宣……三五
賜與芮永斷來章口宣……三六
賜楊谷加恩口宣……三六
賜鄒應龍上表辭僉書不允批答……三六
賜鄭性之辭參政不允永斷來章批答……三七
賜喬行簡特進左相不允辭批答……三七
賜李端懿讓恩命批答……三七
罪己詔……三八
賜黃伯固辭依舊兵侍知隆興撫安使不允詔……三九
賜洪咨夔以恙加乞予祠不允詔……三九
賜鄭性之再上劄子雷發非時乞出不允詔……三九
全宋文卷七二三七
吳　泳　一八
明堂皇后賀表……四一
貴妃賀表……四一

美人賀表……四二
明堂慶成賀表　一……四二
明堂慶成賀表　二……四三
天基節賀表　一……四三
天基節賀表　二……四四
天基節賀表　三……四四
天基節賀表　四……四五
天基節賀表　五……四五
天基節賀表　六……四六
天基節賀表　七……四六
天基節賀表　八……四七
天基節賀表　九……四七
天基節賀表　一〇……四八
天基節賀表　一一……四八
元正賀表　一……四九
元正賀表　二……四九

元正賀表　三……四九
元正賀表　四……五〇
冬至賀表……五〇
淳祐改元賀表……五一
改元皇后賀牋……五一
進奉御書石刻表……五二
賜御書宗濂精舍額謝表……五二
知隆興府到任謝表……五三
除寶章閣直學士知寧國府到任謝表……五四
知温州到任謝表……五五
除寶章閣學士知温州謝表……五七
提舉玉隆萬壽宮謝表　一……五七
提舉玉隆萬壽宮謝表　二……五八
除權吏部侍郎賜紫服謝表……五九
賜隆興曆日謝表……六〇
賜寧國府曆日謝表……六〇

賜温州曆日謝表……六一

全宋文卷七二三八

吴　泳　一九

論郡縣人心疏……六二
論保淮事宜疏……六四
論臣不用密啓疏……六六
論大閱疏……六七
論命樞臣督視軍馬疏……六八
論元祐建中嘉定及今日更化疏……六九
奏乞宣諭兩相協心治事疏……七二
論蜀事四失三憂及保蜀三策劄子……七三

全宋文卷七二三九

吴　泳　二〇

論恢復和戰事宜劄子……七八
論天命人心國勢劄子……八一
論曉事之臣與辦事之臣劄子……八四

論今日未及於孝宗者六事劄子……八七
全宋文卷七二四〇
吴　泳　二一
論中原機會不可易言乞先内修政事劄子……九四
和戰集議劄子……九八
論不可厭近名好直之風劄子……一〇〇
論壞蜀四證及救蜀五策劄子……一〇二
京城火災上封事……一〇六
言隨才用人疏……一一〇
全宋文卷七二四一
吴　泳　二二
繳閣門宣贊舍人許堪充荆湖制司參議官兼知棗陽軍録黄……一〇八
繳王夢龍落待制李日邁知寧國府詞頭……一〇九
繳李知孝宫觀梁成大罷黜詞頭……一一〇
繳袁韶宫觀録黄……一一二
繳薛極贈官詞頭……一一三

徽陳宗仁林介落閣降官詞頭……一一四
徽全子才降一官録黄……一一六
再徽李知孝梁成大各更特降兩官録黄……一一七
徽許俊贈檢校少保詞頭……一一八
徽汪繹降官詞頭……一一九
徽虞一飛獄案……一二一
徽進奉御書石刻狀……一二二
徽進明堂御札奏狀……一二三
徽進嘉紹本議狀……一二四

全宋文卷七二四二

吴　泳　二三

奏乞留殿院徐清叟狀……一二六
直前奏事丐歸田里狀……一二七
徽奏趙汝談指摘告詞狀……一二八
與馬光祖互奏狀　一……一三〇
與馬光祖互奏狀　二……一三〇

辭免除權刑部尚書狀……一三五
除權刑部尚書第二辭免狀……一三六
兼權中書舍人第四辭免狀……一三六
辭免知泉州狀……一三七
知泉州第二辭免狀……一三八
辭免除權吏部侍郎狀……一三八
辭免除寶章閣學士知温州狀……一三九
辭免起居舍人兼權吏侍兼直學士院狀……一四〇
辭免除寶章閣直學士知寧國府狀……一四一
辭免知隆興府狀……一四一
己見奏事丐祠狀……一四二
知温州丐祠奏狀 一……一四三
知温州丐祠奏狀 二……一四四
知隆興府丐祠狀……一四四

全宋文卷七二四三

吴 泳 二四

邊備劄子……一四六
邊防劄子……一四九
奏寬民五事狀……一五一
除權刑部尚書第三辭免狀……一五五
辭免兼權中書舍人狀……一五六
又辭免狀……一五六
第二辭免狀……一五七
第三辭免狀……一五八
辭免兼直舍人院狀……一五八
辭免兼權直舍人院狀……一五九
知泉州第三辭免狀……一六〇
權吏部侍郎第二辭免狀……一六一
知温州第二辭免狀……一六一
全宋文卷七二四四
吴　泳　二五
起居舍人兼權吏侍兼直學士院第二辭免狀……一六三

第三辭免狀……一六四
辭免陞兼修玉牒官狀……一六四
知寧國府第二辭免狀……一六五
知隆興府第二辭免狀……一六六
知隆興府丐祠申省狀……一六六
火後丐祠狀……一六七
知寧國府丐祠狀 一……一六七
知寧國府丐祠狀 二……一六八
知寧國府丐祠狀 三……一六八
知寧國府丐祠狀 四……一六九
知寧國府丐祠狀 五……一七〇
知寧國府丐祠狀 六……一七一
知寧國府丐祠狀 七……一七一
知寧國府丐祠狀 八……一七二
吏部侍郎乞祠狀 一……一七三
吏部侍郎乞祠狀 二……一七四

吏部侍郎乞祠狀　三……一七五
知温州丐祠申省狀……一七五
申省二狀……一七六
辭免除起居郎狀……一七七
辭免玉牒所檢討官狀……一七七
勸士文……一七八
寧國府勸農文……一七九
温州勸農文……一八〇
隆興府勸農文……一八二
神泉縣勸農文　一……一八三
神泉縣勸農文　二……一八四

全宋文卷七二四五

吴　泳　二六

通鄭侍郎啓……一八六
謝崔侍郎啓……一八七
見鄭侍郎啓……一八八

賀丞相拜太傅啓……一八九
答曹知丞啓……一九〇
知泉州謝丞相啓……一九〇
知温州謝丞相啓……一九一
知寧國府謝丞相啓……一九二
謝楊禮侍舉科目啓……一九三
謝鄒都大啓……一九四
謝鄉宦士人生日啓……一九四
見楊尚書啓……一九五
宫祠謝丞相啓……一九五
又謝丞相啓……一九六
通曾漕啓……一九七
又通黄漕啓……一九八
又見范漕啓……一九九
又通范漕啓……二〇〇
又謝范漕舉啓……二〇〇

全宋文卷七二四六

吴　泳　二七

成都教授到任謝范漕啓……二一〇二
答李解元啓……二一〇三
答康縣尉啓……二一〇三
答衡縣尉啓……二一〇四
通交代高教授啓……二一〇四
通林教授啓……二一〇五
通交代廖教授啓……二一〇五
謝運使啓……二一〇六
賀喬參政啓……二一〇六
賀汪茶使啓……二一〇七
通李總啓……二一〇八
賀史石泉啓……二一〇八
賀楊禮侍啓……二一〇九
賀漕試太學國子宗學啓……二一一〇

通洪倅啓……二一〇
答黄秘校啓……二一一
答游景仁書……二一一
答杜成己書一……二一一
答杜成己書二……二一二
答李强父書……二一三
答蔣良貴書一……二一四
答蔣良貴書二……二一五
答蔣良貴書三……二一五
答蔣良貴書四……二一六
答陳和仲書一……二一七
答陳和仲書二……二一七
答陳和仲書三……二一八

全宋文卷七二四七

吴　泳　二八

答高詹叔書……二一九
答家本仲書一……二二〇

答家本仲書　二……二一一
答家本仲書　三……二一一
答程季與書　一……二一二
答程季與書　二……二一三
答劉時可書……二一四
答謝德方書　一……二一五
答謝德方書　二……二一六
與魏鶴山書　一……二一七
與魏鶴山書　二……二一八
與魏鶴山書　三……二二〇
與魏鶴山書　四……二二一
與魏鶴山書　五……二二一
與魏鶴山書　六……二二二

全宋文卷七二四八

吳　泳　二九

與洪平齋書　一……二二三

與洪平齋書 二 …… 二三四
與洪平齋書 三 …… 二三五
與洪平齋書 四 …… 二三五
與洪平齋書 五 …… 二三六
與洪平齋書 六 …… 二三七
與洪平齋書 七 …… 二三八
與洪平齋書 八 …… 二三九
與真西山書 …… 二四〇
上劉左史書 …… 二四一
上崔侍郎書 …… 二四二
與曹昌谷書 一 …… 二四四
與曹昌谷書 二 …… 二四五
與崔菊坡書 …… 二四六
與李悅齋書 一 …… 二四七
與李悅齋書 二 …… 二四八
與李悅齋書 三 …… 二四九

與李悦齋書　四……一五〇

全宋文卷七二四九

吴　泳　三〇

與汪尚中書　一……一五二
與汪尚中書　二……一五四
上鄒都大書……一五五
上應都大書……一五七
答嚴子韶書　一……一五八
答嚴子韶書　二……一六〇
答嚴子韶書　三……一六二
答吴道夫書……一六二
答任子嘉書……一六三
答吴毅夫書　一……一六四
答吴毅夫書　二……一六五
答吴毅夫書　三……一六六

全宋文卷七二五〇

答吴毅夫書　四……二六七
答吴毅夫書　五……二六八
答吴毅夫書　六……二六九
答李微之書　一……二七〇
答李微之書　二……二七一
答李成之書……二七一
答岳肅之書……二七二
答蔡遵父書……二七三
答方齊英書……二七四
答王成父書……二七五
答蔡達父書……二七六
答郭子寄書　一……二七六
答郭子寄書　二……二七七
答徐茂翁書……二七八
答趙茂實書……二七九

答唐伯玉書　一……二七九
答唐伯玉書　二……二八〇
答唐伯玉書　三……二八一
答唐伯玉書　四……二八二

全宋文卷七二五一

吴　泳　三二

答羅嗣賢書……二八三
答文子舟書……二八四
答程叔運書……二八五
答黄子實書……二八六
答胡叔獻書……二八六
答張平父書……二八七
答徐公發書……二八八
答鄭子辯書……二八八
答涂安禮書……二八九
答胡彦肯書……二九〇

答王次點書……二九一
答潘周卿書……二九二
答劉成道書……二九三
答唐生書……二九三
答唐廣夫書……二九四
聘饒伯與書……二九五
上曹太傅書……二九五
與唐伯玉少卿帖……二九七

全宋文卷七二五二

吴　泳　三三
送王昌巽序……二九八
沈宏甫齊瑟録序……三〇〇
劉靖文文集序……三〇一
陳侍郎文集序……三〇二
東皋唱和集序……三〇三
東皋唱和集後序……三〇四

御書經武閣跋記……三〇五
御書宗濂精舍跋記……三〇七
御書賜翰林院跋記……三〇八
度郎中鄉會詩跋……三〇九
張仁溥詩藁跋……三一〇
李忠愍琴研銘跋……三一一
黄樓銘跋……三一一
怡怡齋跋……三一二
自警圖跋……三一二

全宋文卷七二五三

吴　泳　三四

建紹乾道陰雨五事……三一四
建紹諸臣議秋防……三一六
紹興乾淳經理荆襄淮蜀事宜……三一八
紹興吴玠守蜀關二事……三二〇
高宗諭世忠修好光世……三二二

高宗孝宗降罪己赦詔四事……三一三
紹興淳熙預儲蜀帥……三一五
孝宗與洪遵論呂蒙正所言君子小人之失……三一六
孝宗施行王弗等所進故事……三一八
乾道初郊雷變……三二〇
乾淳講論會子五事……三二一
全宋文卷七二五四
吴泳 三五
召試館職策問……三三四
經筵翰苑策問……三三六
聖學時政策問……三三八
江淮兵策問……三三九
四京守禦策問……三四一
蜀師與夏人夾攻金人策問……三四三
州兵土丁策問……三四五
全宋文卷七二五五

吴　泳　三六
論克己復禮……三四七
論誠……三四八
論三綱……三五〇
論斬馬謖……三五一
七辯……三五一
情辯……三五二
物辯……三五三
欲辯……三五四
力辯……三五四
意辯……三五五
西陲八議……三五六
分帥……三五七
併屯……三五八
廣糴……三五九
互市……三六〇

全宋文卷七二五六

吴　泳　三七

胡應桂字説……三六二
槃字説……三六三
贈風角富春子説……三六四
可大受説……三六五
筆記二則……三六六
書水帝子對昌黎伯辭……三六六
錢塘縣學記……三六八
演教堂記……三六九
退齋記……三七一
徑山寺記……三七二
德清縣廳壁記……三七五

全宋文卷七二五七

吴　泳　三八

樂山堂銘……三七七

達齋銘……三七八
玉齋銘……三七九
嘉禾頌……三七九
褒忠廟碑……三八〇
別少師改葬墓碑……三八二
周侍郎墓誌銘……三八四
惠寺丞墓誌銘……三八七
段聖可墓誌銘……三八九
王立言墓誌銘……三九〇
潘知縣墓誌銘……三九二

全宋文卷七二五八

吳　泳　三九

黄虎墓誌銘……三九五
郭縣尉墓誌銘……三九七
郭隱君墓誌銘……三九八
蔣知縣墓誌銘……三九九

待制侍郎弟壙誌……四〇一
撫機弟墓誌……四〇二
盛宜人墓誌銘……四〇四
吴令人墓誌銘……四〇五
祭陳司業文……四〇七

全宋文卷七二五九

吴　泳　四〇

明堂奏告祝文……四〇九
天地……四〇九
宗廟……四〇九
社稷……四一〇
太乙……四一〇
天慶觀報恩觀……四一〇
諸陵攢宫……四一〇
四瀆五嶽四海……四一〇
嶽瀆海路通去處……四一一

遷神主……四一一
明堂册文……四一一
景靈宮……四一一
太廟……四一一
昊天上帝……四一二
皇地祇……四一二
太祖皇帝……四一二
太宗……四一三
明堂禮成奏謝……四一三
景靈宮萬壽觀會聖宮太乙宮……四一三
諸陵攢宮……四一三
五嶽二海四瀆……四一四
諸陵……四一四
南海南瀆南嶽……四一四
南鎮會稽山……四一四
改元諸陵奏告……四一五

孝宗皇帝修換殯宮文……四一五
光宗皇帝修換殯宮文……四一五
寧宗皇帝殯宮文……四一六
昭慈聖獻皇后等奉安神御文……四一六
恭聖攢殿修整奏告文……四一六
恭淑皇后修整攢宮殿文……四一六
皇帝祈晴設羅天醮一千二百分位祝文……四一六
春祭諸廟祝文　一……四一七
春祭諸廟祝文　二……四一七
春祭諸廟祝文　三……四一七
秋祭諸廟祝文　一……四一八
秋祭諸廟祝文　二……四一八
秋祭諸廟祝文　三……四一九
到任祭諸廟祝文　一……四一九
到任祭諸廟祝文　二……四一九
祈晴祝文　一……四二〇
祈晴祝文　二……四二〇

祈晴祝文　二……四二一
祈晴祝文　三……四二一
祈晴祝文　四……四二二
祈晴祝文　五……四二二
祈晴祝文　六……四二三
神泉縣祈晴祝文……四二三
寧國府祈晴祝文……四二四
天慶觀祈晴祝文……四二四
祈晴奏告天地文……四二四
社稷祈晴祝文……四二五
祈晴社神祝文……四二五
諸廟祈晴祝文……四二六
社稷祈晴祝文……四二六
諸廟祈晴祝文　一……四二七
諸廟祈晴祝文　二……四二七
諸廟祈晴祝文　三……四二七

越州圓通寺謝晴祝文……四二八
諸廟謝晴祝文……四二八
天地社稷謝晴祝文……四二八
社稷謝晴祝文……四二九
諸廟謝晴祝文……四二九

全宋文卷七二六〇

吴　泳　四一

社稷謝晴祝文……四三〇
大雄山白虎洞敏應廟祈雨祝文……四三〇
徑山天目龍井諸山禱雨祝文……四三一
廣德禱雨祝文……四三一
洞霄禱雨祝文……四三二
祈雨祝文　一……四三二
社稷……四三二
諸神……四三三
風師……四三三

雷師……四三三
雨師……四三四
祈雨祝文　二……四三四
廟步……四三四
社神……四三四
謝雨祝文……四三五
社神……四三五
廟步……四三五
勾谿禱雨祝文……四三六
謝雨祝文……四三六
海神……四三六
祠山城隍……四三七
社稷風雷雨師……四三七
祈雨祝文……四三七
昭澤侯……四三七
諸廟……四三八

靈濟廟……四三八
雨神……四三八
社壇……四三九
諸廟……四三九
請石屨龍湫祝文……四四〇
謝風雷雨師祝文……四四〇
立春祀五福十神祝文……四四一
立夏祝五福十神祝文……四四一
立秋祀五福十神祝文……四四一
海神生辰祝文……四四二
祈雪海神城隍祠山祝文……四四二
祈雪社稷祝文……四四二
謝雪疏……四四三
謝海神城隍祠山祝文……四四三
謝社稷祝文……四四四
祭風師祝文一……四四四

祭風師祝文　二……四四四
春祭祝文……四四五
祭海神祝文……四四五
祭雷神祝文……四四五
秋祭城隍祝文……四四六
奉安祠山城隍海神祝文……四四六
奉安聖水祝文……四四七
青龍水祝文……四四七
春祭海神城隍祠山祝文……四四八
告土地祝文……四四八
謝晴祝文……四四八
稷神祝文……四四九
公主剃胎髮祝壽文……四四九
太乙宮通真齋馬高士酒牓……四四九

全宋文卷七二三五

吴　泳　一六

羅昉授承節郎李進授保義郎制

敕具官某等：葱山之民，獷悍弗反。俘掠我赤子，怙終不悛。爾等職爲邏尉，鳩率隅丁，盡力擒捕，以正官刑，亦可嘉矣。各陞一級，以勸有勞。可。《永樂大典》卷七三二六。又見《四庫輯本別集拾遺》。

田有容轉保義郎制

敕具官某：務川城當牂牁要路，頃者諸峒夷人，略我省地。爾受郡將方略，逆戰而前。夷人奔北，而不復反，亦可嘉矣。陞之二階，以致不忘遠之意。可。《永樂大典》卷七三二六。又見《四庫輯本別

集拾遺》。

洪夢龍贈保義郎制

敕具官某：富沙翼虎之變，上首功，率皆鶡冠之士，動以百數。汝以布衣諸生，掉三寸舌，與其子大誥入營諭賊。賊將就擒，汝罹罹生之禍，亦可盡傷也矣。身以武爵，子以文階，尚顧歆愍恤之典。可。《永樂大典》卷七三二六。又見《四庫輯本別集拾遺》。

施嶧等四十五人並授保義郎制

敕某人等：給事殿庭，閱歲滋久。挽强及格，換授武階。各懋忠力，以答休寵。可。《永樂大典》卷七三二六。又見《四庫輯本別集拾遺》。

趙希埤補承節郎制

敕具官某人：景元子孫，宣力四方。道宗破虜，孝恭平賊，史册書之，以爲奇事，然未之奇也。

當辛卯韃虜犯蜀，潰賊跨州。連邑長民之官，多委印綬而去。爾以宗英，無尺兵在手，乃能仗義團集，保守東方，奇於道宗孝恭矣。何惜一官，不以愧守城者。可。《永樂大典》卷七三二六。又見《四庫輯本別集拾遺》。

趙崇廡授承節郎制

敕具官某：國家以進士科舉法試宗子，自熙寧始。大庭唱第，汝實應格。錫之武爵，往服恩光。可。《永樂大典》卷七三二六。又見《四庫輯本別集拾遺》。

趙與度授承節郎制

敕具官某人：朕以進士科舉法待宗黨，其選優矣。鴻臚唱第，汝實應格。錫之武爵，尚懋厥勤。可。《永樂大典》卷七三二六。又見《四庫輯本別集拾遺》。

黄守禮等八人授承節郎制

敕某等：拱扈殿庭，歲月滋久。執事有恪，挽强不衰。引見推恩，邦有彝典。祇承休命，毋替忠勤。可。《永樂大典》卷七三二六。又見《四庫輯本別集拾遺》。

劉珪授承信郎王珪孟仔劉章換授保義郎孟佺換授承節郎制

敕具官某等：漢有弓高之封，唐有契苾之將。儻曰慕義，可亡賜恩。爾生于殊鄰，式我景化。既褫除於僞號，合補正於王官。益單忠勤，嗣有褒擢。可。《永樂大典》卷七三二六。又見《四庫輯本別集拾遺》。

范龍翔授承節郎制

敕具官某：祖宗朝士，以畫半策、獻一詩得官者蓋多矣。矧當邵寇猖獗之時，而能與光澤令殄殲渠凶，誘説降附，勇於自奮如龍翔者，是何可不賞之？授之一官，毋以文儒，薄我武爵。可。《永樂大

典》卷七三二六。又見《四庫輯本別集拾遺》。

趙燁授承節郎制

敕具官某：昔稱西平有子，裕乃父功，蓋爲平淮蔡言也。爾於維揚城中戮力捍寇。論功當在第一，而以父爲戎帥辭，高於懇矣。特陞武階，仍典機幄，尚朕序勞之意。可。《永樂大典》卷七三二六。又見《四庫輯本別集拾遺》。

趙邦傑授武德郎徐昇授秉義郎陸文彪授成忠郎楊福
授成忠郎尹必勝授忠翊郎袁達陳青李福曹旺李如璋蔡玉李海張
聰丁亮許實馬昇等並授保義郎曹暕紀智春並特授承節郎制

敕具官某等：朕以韃人來庭，遣使致聘。擇汝等爲之屬，將命出疆，各進一階以示寵。其思謹飭，以佐而長。成禮還歸，嗣有褒用。可。《永樂大典》卷七三二六。又見《四庫輯本別集拾遺》。

官兵晏仙宋元贈承節郎制

敕具某等：功疑惟重，識於《虞書》；賞疑從予，筆於《漢史》。當盜發江右，智者效其謀，勇者效其力。而爾元爾仙實奔走厥事，不幸死矣。有司以功上，難者疑焉。豈予忠厚之心哉！贈官字孤，庸妥營魄。可。《永樂大典》卷七三二六。又見《四庫輯本別集拾遺》。

將官劉政李昱等並贈承節郎制

敕某等：曩歲韃兵圍鳳集，批河池，與吾忠義總管田遂鏖馬嶺下。爾等各領民兵，能佐而長，馳敵師而死焉，可謂死於義矣。各贈華階，以旌毅魄。可。《永樂大典》卷七三二六。又見《四庫輯本別集拾遺》。

童彦從贈承節郎制

敕具官某：往者下襄漢之兵，收復新息。爾統率一軍，勇於敵愾。首掠賊陣，戰酣而殲焉。退縮

每生者，當知愧矣。贈秩字孤，尚朕恤功之意。可。《永樂大典》卷七三二六。又見《四庫輯本別集拾遺》。

朱先贈承節郎制

敕具官某：曩歲韃虜虔劉西陲。我軍望風而潰者，肩相摩，地相屬也。爾將義丁，乃能偕孫子，馳敵師而死焉，可謂得死所矣。追贈一階，以愧西師之每生者。可。《永樂大典》卷七三二六。又見《四庫輯本別集拾遺》。

張青等並贈承節郎制

敕具官某等：往者全賊授首，餘黨逋誅。王命不式，致厪天討。爾等奮不顧身，摩壘而進。射陽湖之捷方聞，而竟以元身殞於鋒鏑之下，朕用愍焉。進秩録孤，以旌毅魄。九原有知，尚歆卹典。可。《永樂大典》卷七三二六。又見《四庫輯本別集拾遺》。

丁杰授承節郎制

敕具官某：《詩》曰：「葛之覃兮，施于中谷。」蓋言后妃之德宣著，盛大而光榮，延被九族也。爾聯戚椒房，曾受武爵。比因册寶，例與推恩。進陟一階，其服休寵。可。《永樂大典》卷七三二六。又見《四庫輯本別集拾遺》。

王信之授從義郎李孝嗣授成忠郎黄琳授承節郎制

敕具官某等：宜城爲嶺南控扼夷蠻之地，河池其要衝也。往者淺蠻慢防，侵我王略。爾等奬率官軍，盡鋭鏖擊。遂使賊兵望風納疑「款」，邊圉寧謐，汝之功也。各遷二階，懋圖忠報。可。《永樂大典》卷七三二六。又見《四庫輯本別集拾遺》。

趙必鈁授承信郎制

敕具某人：爾在屬籍，逖居西土，能以文藝中覆試格。雖災病遭連，弗克造庭。錫之武階，厥有

彝比，示不忘遠也。可。《永樂大典》卷七三二七。又見《四庫輯本別集拾遺》。

趙若鏞崇憩並授承信郎制

敕具官某等：朕率循舊典，策宗子進士于大庭。爾以西蜀道遠，疾病遭連，不獲奉詔。錫之武爵，厥有彝比。往哉體予睦族念遠之意。可。《永樂大典》卷七三二七。又見《四庫輯本別集拾遺》。

郝浚授承信郎制

敕具官某：守令親民之官，而令於民尤近。矧漣水介在淮北，新還版圖，牧馭撫摩，蓋難其選。爾慷慨有義氣，曉暢邊事。外梱加借武爵，俾字我百里之民。比及一年，已著嘉績，茲錫真命，往哉無棄爾成。可。《永樂大典》卷七三二七。又見《四庫輯本別集拾遺》。

趙邦寧授保義郎佟仲源等一十三人並授承信郎制

敕具某人等：朕奄九有之師，開中興之緒。冠帶而長，爵及爾曹。滌除舊汙，往服新命。可。

《永樂大典》卷七三二七。又見《四庫輯本別集拾遺》。

進義校尉王子宜補承信郎制

敕具官某：昔祖宗朝士，以畫一策、獻一詩，而得官者多矣。矧紹定辛卯，坤方阻訌。爾以儒家子自奮右科。衣白衣，持制檄，左右戎旃。輻輳智略，潰軍遄即溢定。華之以武爵，未爲過矣。雖然事會之來無窮，益壯爾猷以竢褒擢。可。《永樂大典》卷七三二七。又見《四庫輯本別集拾遺》。

張震雷張萬取授承信郎制

敕某等：國家以兩科取士，揚于廷而後官之舊典也。汝出贊于軍，以王事多難不能入對。帥梱轉而上聞，朕安得不亮其心哉？錫之武爵，尚懋厥勤。可。《永樂大典》卷七三二七。又見《四庫輯本別集拾遺》。

劉宗孟授承信郎制

敕具官某：建郡盜起，朕設賞格，以迪有功。爾以布衣諸生，乃能率先王師，深入其阻，可謂勇於義矣。賊既蕩平，郡太守以功上。何惜一官，不以示吾信耶？可。《永樂大典》卷七三二七。又見《四庫輯本別集拾遺》。

彭汝舟授承信郎制

敕具官某：往歲山東義旅歸附，全賊包藏禍心，凡忠於國、異於己者，必除去之。爾父義斌實蹈斯害。然義斌雖死矣，忠魂毅魄凜然如生。汝舟既以狀聞，何惜一官，不以慰山東之義子弟。可。《永樂大典》卷七三二七。又見《四庫輯本別集拾遺》。

徐炎卯補承信郎制

敕具官某：朕於名器不輕以假人。爾布衣諸生耳，能以三江百餘家之聚，應接數千衆已潰之兵。

編户不驚，糧儲無闕，三州郡將交章薦聞。朕何惜一官，不以旌汝。可。《永樂大典》卷七三二七。又見《四庫輯本別集拾遺》。

石良輔授承信郎制

敕具官某：嘉定己卯，虜兵窺蜀，探騎直闖潭毒之下。爾父宣提偏師掩擊於三泉，隻馬奇輪無返者。天奪我名將，賞方下而死焉，亦可憫矣。録汝等以官，先皇帝之賞格在。豈以久而不卑矜爾耶？益思忠勤，服我休命。可。《永樂大典》卷七三二七。又見《四庫輯本別集拾遺》。

吴克仁補承信郎制

敕某：祖宗朝，士以畫半策，獻一詩，得官者多矣。矧峒寇披張之時，而能捐家財，結塢寨，鳩率義丁，生致兇渠而戮之，如克仁者，可不褒賞之哉？華之武爵，以風多士。可。《永樂大典》卷七三二七。又見《四庫輯本別集拾遺》。

全大受全涇全照孫徐良錢仰之謝文彪謝文榮許大成鄭大涇並授承信郎制

敕具某人等：周以王舅「于邑于謝」，後世之光。寵外親者，率援此推恩，寖廣博矣。朕既備長秋之册，以官后族。因是謝人，併及其親。汝等毋曰一命可以幸得也。可。《永樂大典》卷七三二七。又見《四庫輯本別集拾遺》。

錢肇授承信郎制

敕具某人：朕正建中闈，助理陰教。凡其戚屬，特命以官。其思名器之不輕，益敬共而匪懈。可。《永樂大典》卷七三二七。又見《四庫輯本別集拾遺》。

聶聞禮張銘蔡必簡並補承信郎制

敕某等：朕並建妃嬪，輔理陰化。凡其戚屬，各命以官。汝其思名器之不輕，往敬共而靡懈。可。《永樂大典》卷七三二七。又見《四庫輯本別集拾遺》。

俞□俞杞劉元植並授承信郎制

敕具官某等：追惟沂邸，誕正名稱。凡内外戚屬，咸霈恩典。爾亦肺腑親也，拔之白丁，畀以一命。其思敬共，毋曰官可幸得也。可。《永樂大典》卷七三二七。又見《四庫輯本別集拾遺》。

燕宗仁宗道並補承信郎制

敕某人等：召公之裔，榮王之甥，於朕則戚屬也。朕方追惟文共之德，施及伯姊，則如其孤。何惜一官，不以旌寵。可。《永樂大典》卷七三二七。又見《四庫輯本別集拾遺》。

全悉孫石孝廣邵若森張坚等補承信郎制

敕具某等：朕於后戚之家，不欲以恩撓法。然我文母既濟祔于太室，則推報親之恩，以廣逮下之仁，亦義之所不容廢也。爾等皆恭聖親屬，席慶深長。命之一官，往其祇服。可。《永樂大典》卷七三二七。又見《四庫輯本別集拾遺》。

官兵周端何青王俊贈承信郎制

敕某等：往者峒寇慢防，興師討擊。汝等執事戎行，敵王所愾。以氣吞賊，遂殞元身。功既當酬，忠尤可憫。追贈厥秩，仍録其孤。死而有知，尚服休寵。可。《永樂大典》卷七三二七。又見《四庫輯本別集拾遺》。

祝邦傑贈承信郎制

敕具官某：往者峒寇慢防，興師討擊。爾以殿崗將領，摩壘而前。挺鬬酣戰於白水之下，扶創而

歸。元身遽殞，亦可傷也。追贈録孤，以旌毅魄。可。《永樂大典》卷七三二七。又見《四庫輯本別集拾遺》。

詹澄授承信郎制

敕具官某：三衢盜起，弄兵於山谷間，往往而羣。爾爲鄉豪，乃能自資糗糧。率隅丁以擒捕，大小凡一十一戰，卒能辦賊，同功一體之人，已命之官矣。使非郡將以狀來上，寧不遺汝之功耶？特升一階，以旌其勇。可。《永樂大典》卷七三二七。又見《四庫輯本別集拾遺》。

□□□□□郎張世興□成忠郎金子寶贈承節郎袁聚明贈承信郎制

敕具官某等：勇士不忘喪其元，謂常念戰鬬而死，喪其首而不顧。況某等，當韃虜横截棗陽，乃能鏖擊血戰，同日而死，亦可謂志於勇矣。贈官恤孤，以旌毅魄。可。《永樂大典》卷七三二七。又見《四庫輯本別集拾遺》。

方待問授額内和安郎曾良能授内成安郎制

敕具官某等：朕率循淳熙舊典，修皇后歸謁之儀。凡戚屬官吏，罔不賜恩。爾等庀職内醫，給事本閣。預此優典，合遷一階。往復寵綸，勉進爾技。可。《永樂大典》卷七三二七。又見《四庫輯本別集拾遺》。

方待問授額内成和郎周端節授額内成安郎制

敕具官某等：《禮》曰：「執技以事上者，不貳事，不移官。」爾等固醫官也，給事東朝，歲月滋久。近以衲于太室，各進一階。階可升也，官不可移也。往其懋承之。可。《永樂大典》卷七三二七。又見《四庫輯本別集拾遺》。

唐文遠授額内成安郎制

敕具官某：朕以文母躋衲于廟，凡殿庭官吏，咸與推恩。爾讀岐黄之書，素號奇手。服役歲久，

與有勞焉。特陞一階，往服休寵。可。《永樂大典》卷七三二七。又見《四庫輯本別集拾遺》。

陳宗達授額内成安郎制

敕具官某：朕並建妃嬪，助理陰化。凡其戚屬，咸霈優恩。爾以侍醫，與被茲賞。勉進爾技，以對寵光。可。《永樂大典》卷七三二七。又見《四庫輯本別集拾遺》。

唐文遠起復成和郎制

敕具官某：朕聞之《禮經》：「凡執技以事上者，不與士齒。」汝固醫官也，於百藥之品能辨其材。直宿禁庭，共事王府，必推爾是。使士終喪之禮，難以責之，往服舊官。可。《永樂大典》卷七三二七。又見《四庫輯本別集拾遺》。

陳宗達授額内成全郎制

敕具官某：朕以文母躋祔於廟，應奔走殿庭，各序官有遷。爾醫官也，執技以事上，恪恭乃職。

朕何惜一階，不以旌汝耶。可。《永樂大典》卷七三二七。又見《四庫輯本別集拾遺》。

度正叔授禮部侍郎制

衣深帶博，蔚有大儒之風；詞贍理精，真得講官之體。《永樂大典》卷八五二六。

全宋文卷七二三六

吴　泳　一七

明堂赦文

朕嗣宅丕后，保綏受民。上帝臨汝，無貳爾心，敢不盡靈承之事？先王惟時，懋敬厥德，未嘗忘禋饗之忱。每夙夜以惟勤，庶神天之克典。顧德不類，遭時多艱，兵氛未澄，星紀弗靜。京畿邦之根本，而淫雨害于粢盛；漢峴國之咽喉，而蟊賊搖我邊鄙。戰士被介胄不得卧，丁夫罷轉餉不得休。瘼茲下民，靡所寧宇。念天地以好生爲德，徧覆包含而無殊；而祖宗以兼愛爲仁，聰明神武而不殺。豈躬，以祲象救其政。雖承宇之霏開霽，未還時和歲稔之風；雖侵疆之騎倏回，寧保地浄冰寒之日？若匪籲蒼旻而潔告，其何措方夏於阜安！爰刺六經之文，更規五室之制。有秩禮圄，有嚴頌堂。奉牲以告不在牲，而在民力之普存；更幣以祈不惟幣，而惟國用之均節。憑至誠之洞屬，薦明德之馨香。於是登彝閟宫，奠璧清廟，夙駕齋輅，親祠總章。衮

龍作繪而五采施，鋗玉鳴詩而九歌應。多士顯相，陟降在庭；百工伻從，左右厥辟。瞻和氣之薰浹，儼神光之陸離。豈惟鐘喤喤，筦鏘鏘；如見旗容容，騎沓沓。蓋上天日監王者之處，曾咫尺之不違，而庶民是近天子之光，宜始終之若保。既荷靈娭之來燕，豈應餕惠之不均？乃御端闈，式盼大號。嘉與函生之衆，共迎景貺之新。於戲！崇《周官》九尺之筵，精意已通於肹蠁；肆《吕命》五刑之赦，湛恩斯徧於埏垓。尚賴奮庸亮采之臣，秉德陪祠之彦，烈文羣辟，孔武六師，永肩勵翼之忠，宏濟丕平之業。《鶴林集》卷五。

皇帝賜皇后明堂賀表答詔

朕祇迪舊章，遹嚴宗祀。黻冕之美，皆出親蠶之共；豆籩之嘉，實繄流荇之助。清明鬯矣，福履綏之。載披慶函，式獎勤意。《鶴林集》卷一二。

賜貴妃明堂賀表答詔

朕出祼清廟，入熙紫壇。凡泰元神媪之顧歆，皆月后星妃之協助。甫還詔蹕，首閱露封。頌禱既厖，歎嘉弗已。《鶴林集》卷一二。

賜美人明堂賀表答詔

朕肅蠲剛日，祇見合宫。璧玉華光，笙鏞純繹。荷蒼靈之來格，覿熙事之備成。載閱露封，良深嘉歎。《鶴林集》卷一二。

端平三年罪己詔

敕門下：朕以寡德，君于萬邦。惟皇天既付中國民，實任寵綏之託。予小子不替上帝命，欲圖紹復之功。豈期輕動於師干，反以激成於邊禍，至延强敵，薦食神州。虔劉我西陲，蹂躪我襄土。近至淮堧之地，亦成戎馬之場。宅里墟於青煙，甲卒屠於白刃。凡三百年之生聚教訓，與數十郡之城郭封疆，憑陵無厭，荼毒甚慘。斬桑伐棗破屋流離之狀，朕既不得而見；慈父幼子寡婦哭泣之聲，朕亦不得而聞。其如關頭潰散之軍，塞外畔亡之將，或者撫循之失道，因而怵迫以從夷。序言其情，誰執斯咎？皆繇朕責治太速，知人不明，誤信佳兵之言，弗思常武之戒。拊心若厲，欲悔何追？朕今退自省躬，益皇敬德。念三軍暴露之久，憫百姓轉輸之勞。敕不虔之吏，以賑新甿；捐不急之費，以資戰士。問傷弔死，録善棄瑕。庶幾與予同仇之人，咸奮敵王所愾之志，以遏絶寇虐，以攘除姦凶。降服

而哭殺函之師，尚增修於國政；下詔以陳輪臺之悔，益申儆於邊防。凡懷忠良，各勵勳業。故茲詔示，想宜知悉。《鶴林集》卷一二。

賜魏了翁督視江淮便宜施行詔

朕以皇天畀予有家，懼德弗荷。比年戎寇，迭我邊陲，赤囊屢聞，旰食靡暇。爰簡樞庭之望，俾督諸道之師。南連江淮，北抵襄漢。盡護諸將，以張皇威。師徒之有不惠不懋，汝訓齊之；師乘之有不輯不和，汝調一之。益張乃猷，毋失其統。然而事從中則難度，帥稟命則不威。必進厥良，率其不良，而後可以作興人材；必賞用命，戮不用命，而後可以激勵將士。爰考紹興之彝典，式頒臣浚之詔書。悉聽便宜，毋拘文法。庶幾帥友邦之衆，可以成敵愾之功。故茲開諭，想宜知悉。《鶴林集》卷一二。

賜鄭清之以久雨乞上丞相印不允詔

省所奏，具悉。朕親政之初，考謹輔相。以卿抱道守正，冲澹宏雅，退然有古君子之風，是用疇咨，使宅百揆。端平以來，圖事揆策既與卿共焦勞矣，未曾一日共其逸也。乃者蝨賊內訌，霪潦爲

沴，豈天所以大警予耶？昔乾道間淫雨不止，首相顯乞罷政，表至再上，聖諭丁寧，且曰「不必如此，此皆朕失」。皇祖有訓，卿尚何辭？所請宜不允。《鶴林集》卷一二。

賜喬行簡以久積霪雨乞解丞相不允詔

省所奏，具悉。當堯之時，洚水汎濫，堯不以責諸臣，而曰「朕予」。春秋之季，天作淫雨，宋公不以尤諸人，而曰「孤實不敬」。以災異策免三公，漢末世事也。矧卿壽隽之彦，年耆德明，朕以萬幾至繁，故命置諸右相，與調燮佐理。入秋以來，積雨傷稼。方欲詢茲黄髮，以免所愆，而卿尚得以堯佐年高爲言耶？傳不云乎：「肅時雨若，不肅則其罰常雨。」君臣上下以作肅之道相警，毋費辭。所請宜不允。《鶴林集》卷一二。

賜喬行簡以久積霪雨連旬再乞罷歸不允詔

省所奏，具悉。頃者夏五月入畢，太史占之，謂爲雨淫水溢之象。已而連月不止，不但予一人以爲憂，二三執政亦莫不共憂之也。卿佐理陰陽，再疏乞上丞相印綬，朕豈不悉？但稽之先朝，陳康伯、朱倬以久雨待罪，高宗曰：「罪在朕躬，豈可移過大臣！」魏杞、葉顒以霪雨不止乞罷政，孝宗

曰：「實朕不德，方賴卿等克修庶政，以致消弭。朕但知常雨之罰，弗加於大臣而已。」卿所援彝章，却不爲此，所請宜不允。《鶴林集》卷一二。

賜喬行簡等以星雷示異乞退不允詔

省所奏，具悉。昔昭王不以赤雲之異移於司馬，孔子以爲知道；景公不以熒惑之變移於相，子韋以爲知言。春秋列國之君，猶能克己就義，不實其咎於股肱，矧雷君令也，而朕又焉敢移之？以《震》恐懼修省，以《益》遷善改過。朕方欲回怒渝以帥彼天常，則亦賴卿等燮和贊理，懋德奮庸，汔濟乃辟于乂。顧援漢末世策免之文，欲上丞相印歸丘園，朕所不取。所請宜不允。《鶴林集》卷一二。

賜喬行簡辭免加恩不允詔

省所奏，具悉。朕獲執犧牲珪幣，以承上下神祇。薦鬯之夕，昊天降威，以示譴告，何敢專咎股肱？況卿次輔也，秉德陪朕，而乃援故實祈解印綬，殆非朕志。召還東第，入侍經幄。恩禮既與宰臣等，則侍祠錫祉自有孝皇賜浩典册在，又何遜？所辭宜不允。《鶴林集》卷一二。

賜鄭性之以臺章乞賜罷黜不允詔

夫御史天子耳目，豈容蔽耳目而不言？執政猶吾股肱，安可廢股肱而獨運？朕已勉諭，卿毋牢辭。《鶴林集》卷一二。又見《永樂大典》卷一九六三九。

賜趙彦悊辭免除權書不允詔

卿明足以別羣材之鑑，平足以持四選之衡。自攝二卿，總理微密，予奪一出於公。朕不欲遷之他官者，破吏奸也。所辭宜不允。《鶴林集》卷一二。

賜許應龍辭吏部兼侍讀不允詔

以卿履行純淑，色氣和平，勸講路門，敕繹詩訓。其於朕進德修省，抑有助矣。昔劉拱以供奉翰林攝，周必大以掌選部陞。乾淳之風，比迹三代。卿欲固辭，則是不以乾淳望朕也。所辭宜不允。《鶴林集》卷一二。

賜李垕辭同知四川宣撫不允詔

治民如治亂繩，朕固無拘於文法；望君如望慈母，爾其思慰於國人。亟往于宣，毋宜多遜。《鶴林集》卷一二。

賜崔與立辭免右丞相不允詔

樂君子之樂，固無軒冕之情；憂天下之憂，猶有君臣之義。盍云來止，毋勉遁思。《鶴林集》卷一二。

辛息授防禦使敕

韜藏武略，曉暢戎情。築定遠之城，以一身而護塞；調安豐之卒，不踰月而殲渠。爰念勤勞之久，肆升捍禦之班。《鶴林集》卷一二。

王霆授武功大夫敕

奮自右科，優於將略。出則荷戈與殳，蹈厲而發揚；入則束帶立朝，雍容而閒雅。寧輟九賓，俾授一障。《鶴林集》卷一二。

錢纂權發遣容州敕

容州控維百蠻，襟帶五管，漢唐以來重鎮也。命汝爲容浦太守，宜靖綏闔蜑，俾無南顧之憂。《鶴林集》卷一二。

陳卓授正議大夫敕

卿行介而和，氣莊而肅。能典朕禮，蔚有寅清之風；其代予言，實存温厚之體。《鶴林集》卷一二。

賜保寧軍官吏軍民僧道耆壽等敕

朕以謝奕昌胄出相門，嫻連戚畹。恂恂德行，尚存小侯入學之風；暨暨戎容，蔚有大將登壇之望。眷言星婺，實屏神京。班雖在于龍墀，威已信于虎鉞。提封所暨，贊善惟均。《鶴林集》卷一二。

賜保康軍官吏軍民僧道耆壽等敕

朕以謝奕禮敬爾威儀，嫻於詩禮。宣麻帝殿，已蕃褒紀之恩；授鉞將壇，益邁戍申之士。相彼古庸之地，爛其雙節之臨。若耄若倪，而兵而吏。想逖聞于成命，咸大慰于輿情。《鶴林集》卷一二。

賜資政殿學士新知潭州魏了翁夏藥銀合百兩敕

敕某：視師江上，未酬敘府之勞；作鎮湘中，復冒畏塗之暑。頒冰在候，賜藥以彝。式廣上恩，更諮民瘼。《鶴林集》卷一二。

賜資政殿學士新知眉州李埴夏藥銀合百兩敕

敕：以卿故鄉之懷，遠道于役。冒六月之暑，如惔如焚；遡三峽之濤，如震如怒。可無尚藥之賜，以示宗工之思？《鶴林集》卷一二。

賜寶章閣學士淮西制使兼沿江制副知鄂州史嵩之夏藥銀合敕

敕：遐念制臣，宏開邊閫。韜藏龍虎，甫息精神；野宿貔貅，寧無暴露？爰即頒冰之候，式分上藥之珍。其溥恩光，永蠲祥暍。《鶴林集》卷一二。

賜四川制置使趙彦吶夏藥銀合敕

敕：申宅南交，正于炎序。乃眷西顧，懷我宗臣。矧更原上之久勞，冒人間之執熱。式頒良劑，往示優恩。《鶴林集》卷一二。

賜權工侍四川安撫制副丁黼夏藥銀合敕

敕：卿以詩書之望而帥三軍，以壽隽之賢而在遠服。屬此南訛之候，軫于西顧之恩。爰錫温綸，式頒良劑。《鶴林集》卷一二。

賜兵侍淮東安撫制置使趙葵夏藥銀合敕〔一〕

敕：眷我制臣，久于淮甸。飲冰持糈，豈不思將士之載饑；鑠石流金，亦曾念邊氓之執熱。爰錫上奩之劑，式昭中宸之恩。穆如清風，綏爾有衆。《鶴林集》卷一二。

〔一〕「東」字原脱，據《宋史》卷四一七《趙葵傳》補。

賜工侍沿江制使兼江東安撫知建康兼行宫留守陳韡夏藥銀合敕

敕：久以威名，勞于牧禦。麟符居守，當江上之風寒；羽扇麾軍，冒人間之炎熱。式頒上劑，昭

示惓懷。《鶴林集》卷一二。

賜秘閣修撰知江陵府兼京西湖北路安撫制副別之傑夏藥銀合敕

敕：朕國倚西門，重踰於諸鎮；日行南陸，熱倍於常年。圖任舊人，式頒新劑。庶品嘗於藥石，以身作於金湯。《鶴林集》卷一二。

賜煥章閣知慶元兼沿海制司職事趙與篔夏藥銀合敕

敕：朕臨遣帥臣，控扼海道。屬茲癉暑，眷彼遐征。式頒藥劑之珍，以助節宣之用。《鶴林集》卷一二。

賜兼權侍衛馬軍行司公事知黄州孟珙并諸路都統制夏藥銀合敕

敕：朕身居殿閣，心運邊陲。眷予守圉捍敵之臣，咸有執戈衛社之志。久于暴露，加以炎歊。升糇半冰，勞苦想同於卒伍；寶奩珍劑，清冷首及於軍門。《鶴林集》卷一二。

賜保康軍官吏軍民僧道耆壽等敕

朕以貴謙魏王之孫，沂邸之子，分璜佩玉，既久典於留臺；植節建旄，宜宏開於鉅屏。遂即上庸之壤，式昭半楚之封。遥想吏民，悉陶風化。《鶴林集》卷一二。

賜武康軍官吏軍民僧道耆壽等敕

朕以與芮魯衛之穆，開平之賢，宣文德之麻，既懋展親之典；授武康之鉞，仍疏胙土之恩。若吏若民，而兵而士，想聞嘉命，式慰輿情。《鶴林集》卷一二。

賜謝奕昌除節鉞口宣

卿相門之彦，戚畹之良。兹特舉於渙恩，俾專持於節鉞。往祇明命，允迪令猷。《鶴林集》卷一二。

賜謝奕禮除節鉞口宣

卿譜系大相，源流小侯。久聯賓閣之華，兹畀節樓之寵。往祗予訓，圖懋厥官。《鶴林集》卷一二。

賜鄒得龍除僉書兼參政口宣

卿雅以人望，蔚爲儒家。晉典鴻樞，仍參大政。宜祗承於渙命，毋教廢於需章。《鶴林集》卷一二。

賜鄭性之除參政口宣

基命斗樞之庭，參謀鼎鉉之府。蔽自朕志，諧于僉言。亟祗渙綸，毋贊謙牘。《鶴林集》卷一二。

賜李宗勉除同僉書口宣

皐直諫之囊，出從騎省；筦神兵之務，入典鴻樞。已沐師言，毋煩撝牘。《鶴林集》卷一二。

賜洪咨夔內翰口宣

禁闥藎臣，詞林鴻筆。久視鑾坡之草，茲陞學士之真。宣召有嚴，式承光命。《鶴林集》卷一二。

賜李鳴復除參樞口宣

文昌王之喉舌，言論既孚；北斗天之樞機，訏謨惟允。豈宜控避？往亟欽承。《鶴林集》卷一二。

聖節賜三省官乳香口宣

虹生華渚，適逢正月之和；鷺集明庭，咸祝萬年之永。爰頒寶篆，以賁法筵。《鶴林集》卷一二。

賜右丞相崔與之不允辭口宣

卿清德瑞時，忠勳貫日。來伯夷於北海，豈應林壑之留；起安石於東山，實倚廟堂之望。毋容隱

蔽，宜疾馳驅。《鶴林集》卷一二。

賜與芮永斷來章口宣

卿以親屏周，以德輔漢，出節旄於少府，播綸綍於大庭。往欽茂恩，毋忘忠報。《鶴林集》卷一二。

賜楊谷加恩口宣

朕宗祀明堂，饗親事帝。受釐宣室，左戚右賢。盍增采邑之華，祗服綸言之寵。《鶴林集》卷一二。

賜鄒應龍上表辭僉書不允批答

卿歷踐詞垣，直青瑣闥，動閱三四十年，英名高節，朕知其有廊廟之器久矣。借籌密席，參貳宰塗，尚恨其晚，復何以辭。《鶴林集》卷一二。

賜鄭性之辭參政不允永斷來章批答

今天下大政，豈無所當先者？卿其以所聞於師者，正身正君，以正朝廷百官，則天下之事，無不綱舉矣。《鶴林集》卷一二。

賜喬行簡特進左相不允辭批答

維師尚父，年九十杖鉞；睿聖武公，越九十有五入相。丹書爛然，懿戒勤甚，此所以作周孚先也。《鶴林集》卷一二。

賜李端懿讓恩命批答

卿聯國懿戚，惟時茂才。久居留使之權，俾委將麾之任。允孚輿論，毋執撝謙。《鶴林集》卷一二。

罪己詔

端平三年四月

朕猥以眇躬，獲承丕緒。率寧人有指，疆土亦大惟艱，予小子若涉春冰，罔知攸濟。自江閩之群盜弗靖，墜淮楚之餘黨爲妖，數年之間，多難已甚。屬金人之寖滅，而蒙古之與鄰。不利西南，蓋嘗躪階、成而擾興、沔；其在辛卯，遽乃穿金、房以瞰襄樊。逮合謀成破蔡之功，恐假道有及虞之勢。心之憂矣，臍可噬乎？固將布告於國中，以志吾過；但使留屯於塞上，自守我疆。忽西陲之弗寧，駭北騎之深入。賴仙原有以議後，而蜀道得以安全。然虐焰之所經，視曩歲而尤慘。重以唐均之叛將，發此京湖之禍機。肆荼毒於列城，至蔓延於他路。兵民之死戰鬬，户口之困流離。室廬靡存，骼胔相望。致援師之暴露，及科役之繁苛。爲之騷然，有足憫者。是皆朕明不能燭，德有未孚，上無以格乎天之心，下無以定乎民之志。遂令有衆，多告非辜。朕方施令發政，以爲綏輯之圖；補卒蒐乘，以嚴守禦之備。想瘡痍之溢目，如疾病之在身。更賴文武一心，忠良協力，與斯民而共守，措吾國於多盤。咨爾群僚，體予至意。《宋史全文》卷三二。又見《少微通鑑續編節要》卷二二，《經濟類編》卷五〇，《宋史紀事本末》卷九三，乾隆《中江縣志》卷八，《宋代蜀文輯存》卷七九。

賜黃伯固辭依舊兵侍知隆興撫安使不允詔〔一〕

情生於文，豈不念天倫之愛；義重於死，而容辭王事之勞。《永樂大典》卷一〇三〇九。又見《四庫輯本別集拾遺》。

〔一〕撫安：疑倒。

賜洪咨夔以恙加乞予祠不允詔

朕以卿諤諤有遡凌霄漢之氣節，英英有紉補造化之詞章，親政召歸，忠勞炳著。《永樂大典》卷一四五四五。又見《四庫輯本別集拾遺》。

賜鄭性之再上劄子雷發非時乞出不允詔

左右厥辟，二臣共政。疑丞之任，止卿一人。所宜協心修輔，俾朕遠德。上以迓續明命，下以治

育羣生。見喬禮書，當虎觀之清閒；正圖修輔，拜龍墀之剴切。乃欲言歸。《永樂大典》卷一四九一二。

又見《四庫輯本別集拾遺》。

全宋文卷七二三七

吴　泳　一八

明堂皇后賀表

伏以練季商之日，虚柳正中；敞重屋之儀，下凝命溥將，宅師嘉靖。齋戒以事上帝，獲修圭幣之恭；肆祼以饗先王，既奉犧牲之潔。靈娭昭格，景福來同。臣妾忝備坤儀，忻承乾施。嘉與黎元之衆，悉陶惠澤之春。《鶴林集》卷一六。

貴妃賀表

載龜陽館，肇秩明禋。笙鼓純繹而百志熙，粢盛令芳而三神格。中賀。恭惟皇帝陛下聰明似禹，淵懿若文。燕及皇天，洋乎如在其上；衎我烈祖，愾然如聞其聲。精神感通，福祉洋溢。臣妾叨華星

掖，奉戴露恩，覲熙事之休成，同嘉師而慶賴。《鶴林集》卷一六。

美人賀表

哀封國陽，肇稱禋祀。奠琮而乾端露，薦鬯而神意娭。中賀。恭惟皇帝陛下寅奉明威，丕昭縟典。效天法地，儼高厚之顧歆；尊祖敬宗，瞻明祇之來下。受釐宣室，均福後庭。臣妾叨備下陳，忻逢華旦，既被祭典十倫之澤，仍祈天家萬壽之春。《鶴林集》卷一六。

明堂慶成賀表　一

天子垂萬世之基，禮嚴宗祀；明堂教諸侯之孝，賚及多方。凡隸王臣，悉霑餕澤。恭惟皇帝陛下酌祖之道，對天之休。屏玉女，却宓妃，夙夜致精明之德；乘鑾輿，備法駕，斯須無易慢之心。願民力之普存，節邦財而用慎。式憑一念，祇答三靈。所以款謁之朝，風雨霽澄；祼將之夕，星月清麗。豈曰彌文之應，實繇儉德之昭。靖惟先朝，厥有丕式。自肇禋者嚴率斂之戒，而繼志者遵省約之風。一黄道縟之微，仁祖必爲民而更造；一黑羊裘之細，哲宗恐害物而改爲。蓋德修薦薄則吉大來，而禮瀆祀豐則靈弗假。矧四蕆合宫之際，皆一循列聖之規。大路所歷，黎元不知，見人心之悦豫；升歌之

終，明神既饗，宜聖祚之綿長。臣翳居林泉，阻奉牲玉。尚懷忠信，效祝史之正辭；未敢鋪張，第從臣之嘉頌。《鶴林集》卷一六。

明堂慶成賀表　二

合侑明庭，肇修曠典，功莫隆于尊祖；既保乂殷，禮多歷年，孝尤重於饗親。故宗祀文王配上帝〔一〕，乾坤清夷而肇道霽，星日澄麗而齋壇光。作民恭先，惟聖是克。恭惟皇帝陛下明超萬古，奥接三才。寅畏嚴恭，固自克謹先王之憲；寬仁慈儉，未嘗敢違寧考之心。是用哀對天之閟休，式嚴父之丕訓。工競顯相，神來宴娭。不惟見祖宗之靈在人，抑可占國家之福未艾。臣心馳象魏，目動鷄幡。陪祀合宮，雖不預周士奉璋之列；依光近甸，尚可述堯民擊壤之歌。《鶴林集》卷一六。

〔一〕按句式，此句「配」上似脱一字。

天基節賀表　一

伏以紫蓋在東，已應中天之運；赤光滿室，式標誕日之祥。春遍康衢，人登壽域。恭惟皇帝陛下

禀堯舜之聖，躬禹湯之明。求福不回，雖備壽富康寧之美；遇災而懼，常懷嚴恭寅畏之忱。以仁恕結人心，以憂勤養壽命。肆其享國，惟以永年。臣目徯天庭，身縻侯服。莫陪俊乂，銜壽酒於舞階；尚與老癯，布詔書於方國。《鶴林集》卷一六。

天基節賀表　二

望雲氣於越山，夙開聖瑞；占龍躔于漢闕，還啓誕期。春回九垓，懽震羣嶽。竊考歷代開承之統，無如皇家眷命之休。麗日照裾，宜仁廟得天之久；赤光滿室，肆高宗享國之長。懿哉二祖之風，鍾作一人之慶。恭惟皇帝陛下神姿凝重，性德清明。黼扆坐朝，凝如山之不動；細旃論道，粹於玉之無瑕。瑞符已協于帝文，甄貺宜編於瑶牒。所其無逸，維以永年。臣職在視釐，報勤歸美。第從臣之頌，班莫趁于春朝；歌聖壽之辭，心但存于南畝。《鶴林集》卷一六。

天基節賀表　三

寅階簇仗，先一日以頒春；甲觀奉觴，後千秋而稱壽。瑞浮天闕，歡動海邦。恭惟皇帝陛下性德徇齊，身容郁嶷。齊明而事上帝，劃開暘景之晴；神武而馭四夷，洗盡兵氛之濁。吉夢著紫金之帽，

珍符鏤白玉之編。會登太平，均錫繁祉。臣久離扈從，極。奏誕聖之曲，勿能賡唐殿之樂章；誦祈年之詩，尚可廣周家之德意。《鶴林集》卷一六。

天基節賀表 四

聖統垂仁，歲已更於六閏；泰元增筴，運復起于三陽。矧名隸于禁塗，合表通于瑞柊。竊考曆象周天之數，始知帝王受命之符。堯之生以甲申，仁壽化行于萬國；舜之生於甲子，聰明德冠於羣倫。有開彌月之祥，實並兩朝之美。恭惟皇帝陛下道包衆類，智燭萬微。神武布昭，雖克濟中興之大業；嚴恭自度，未嘗忘當事之小心。言動憲丹書之銘，珍祥鏤白玉之牒。肆其享國，惟以永年。臣目徯虹流，首勤虎拜。舞階寸地，莫能接武於夔龍；致主孤忠，尚欲同符于堯舜。《鶴林集》卷一六。

天基節賀表 五

簇仗寅階，大王正之一統；奉觴甲觀，祈天子之萬年。慶流海邦，歡動崧嶽。恭惟皇帝陛下神姿英武，聖性徇齊。夙夜畏天之威，每清心而寡欲；寤興惟正之憲，因立號以改元。矧逢電繞之辰，宜介川增之祉。漕河水足，師曾無告匱之憂；邊柝塵清，民始有爲生之樂。臣偶分漢竹，阻奉堯樽，嘉

與東甌老癃之民，願同華封富壽之祝。《鶴林集》卷一六。

天基節賀表　六

上金鑑千秋之録，曾陪北闕之班；奉玉隆萬壽之詞，敢後南山之祝？筆飛荷橐，表露楓宸。粤稽曆數之周天，因識帝王之啓運。堯自甲申而起，所以德行而民仁壽。偉一人之有慶，參三代以同符。恭惟皇帝陛下聖性徇齊，神姿郁嶷。武能禁暴，宅夫九有之師；寬本愛人，錫厥庶民之福。矧紫邏絶夕烽之警，而青疇迎臘雪之祥。德則無疆，年其有永。臣翳居林木，阻覲闕庭。製誕聖之樂章，未及升歌而迭奏；磨中興之崖石，尚須泚筆以大書。《鶴林集》卷一六。

天基節賀表　七

七閏曰章，方起繫年之曆；三陽爲泰，又逢誕聖之期。慶集路朝，福流方夏。恭惟皇帝陛下秉姿岐嶷，宅志清明。性堯舜之仁，適應甲周之數；命殷湯之武，首開鳥降之祥。旄頭占敵運之衰，龍角表天田之瑞。御圖有赫，介福無疆。臣近在日畿，阻陪漢闕。聖恩寬大，再叨玉隆萬壽之詞〔一〕；國祚綿長，更上金鑑千秋之録。《鶴林集》卷一六。

〔一〕詞：似當作「祠」或「秩」。

天基節賀表　八

王正一紀，已占斗柄之指寅；天子萬年，復喜歲端之換甲。車書所暨，福禄攸同。恭惟皇帝陛下睿性徇齊，神容郁嶷。聖人之生不數，黄河始遇於一清；天瑞之應以承，臘雪更逢於三白。麥土壓青蝗之沴，榆關銷赤羽之塵。月正誕彌，邦其嘉靖。臣旋隨澤雁，喜覿星虹。録上千秋，不能陪從橐之簪筆；宫名萬壽，尚可效祠官之祝釐。《鶴林集》卷一六。

天基節賀表　九

真人之生東越，有開受命之符；攝提之正孟陬，適遇發祥之旦。度綿萬禩，懽洽八埏。恭惟皇帝陛下聖性徇齊，神姿郁嶷。踐阼閲十五載，將以有爲；享國踰三百年，所其無逸。史奏日星之順紀，農占雨雪之呈祥。凡爲禹甸之臣，率效堯封之祝。臣夙叨畫接，阻奉春朝。銜繫寶章，雖去京之日遠；録陳金鑑，尚報主之心長。《鶴林集》卷一六。

天基節賀表　一〇

天生英主，有開瑞鳥之符；歲紀誕期，適次蒼龍之首。慶綿宗社，澤暢埏垓。昔者堯以甲申而帝祚昌，舜以甲子而天休永。祇若二代，懿予一人。恭惟皇帝陛下齊聖廣淵，發强剛毅。朝清道泰，四門闢無凶人；歲稔時和，六府修惟善政。矧青輅賓春於除日，而黄麾簇仗于元正。留萬歲盃，爲九重壽。臣近居日甸，阻覲天顔。奉香火無言，已罷玉隆之秩；賀朝廷有道，尚存金鑑之書。《鶴林集》卷一六。

天基節賀表　一一

望霞鶩之天，新飭建侯之度；瞻星虹之渚，適逢誕聖之期。慶鍾一人，光動九牧。恭惟皇帝陛下神姿郁嶷，聖性徇齊。乘堯運以得天，乾清坤謐；祀文王而配帝，日麗星輝。北陲無一警之塵，南畝有屢豐之喜。所其無逸，惟以永年。臣曩侍漢朝，今侯周服。阻陪俊彦，銜壽酒于舞階；嘉與老癃，布詔條於方國。《鶴林集》卷一六。

元正賀表 一

鳳圖紀歲，象闕頒正。恭惟皇帝陛下位在德元，動稽天若。體仁觀萬物之資始，致化如四時之錯行。矧逢交泰之期，宜介疇離之祉。列千官之仗，朝儀既肅於寅階；留萬歲之盃，聖壽更祈於甲觀。臣奉祠真館，阻覲端門。嘉與東郊老癃之民，願觀春日寬大之詔。《鶴林集》卷一六。

元正賀表 二

載旂丑陛，先三日已頒春；簇仗寅階，奉一元而布政。恭惟皇帝陛下仁如天運，敬與日躋。求王道之端，致和而萬物育；省歲功之始，不言而四時行。矧逢交泰之辰，宜燕疇離之祉。臣近居禹甸，阻奉堯尊。嘉與苕溪老癃之民，願效封人富壽之祝。《鶴林集》卷一六。

元正賀表 三

青輅載旂，迎年於卯陛；黃麾簇仗，賀朔于寅階。三朝會同，萬宇和泰。恭惟皇帝陛下道參天

運，位在德元。積閏爲一章，已盡財成之道；先春凡七日，首頒寬大之書。無臺不熙，有域皆壽。臣叨居靖館，喜見載陽。嘉與龜溪癃老之民，願觀象魏清明之教。《鶴林集》卷一六。

元正賀表　四

洪都新府，方奉教條；象闕端門，又頒正朔。恭惟皇帝陛下面稽天若，位在德元。不言而四時行，有道而百神饗。列千官之仗，朝儀既肅於寅階；留萬歲之盃，聖壽更祈於甲觀。臣偶縻周服，阻會漢京。嘉與西山老癃之民，願觀春日寬大之詔。《鶴林集》卷一六。

冬至賀表

斗歷改元，已協歲成之叙；天正肇統，又書日至之祥。王春從白琯以潛回，仙仗簇黄麾而交賀。化舒萬國，欣動千官。恭惟皇帝陛下秉道之樞，憲天之度。紀星量月，中國常盛而夷狄衰；闢陰闔陽，君子益親而小人遠。剛德正純乾之位，仁心迎來復之機。悉陶堯壤之民，溥錫箕疇之福。臣叨祠靖館，阻拜明廷。讀《易》南窗，雖有閉關之志；繫心北闕，寧忘進襪之誠！抑嘗奏薄技于禁林，敢不通微詞于表案？更祈上熟，以濟中興。《鶴林集》卷一六。

淳祐改元賀表

大衍歸奇象閏，已成積歲之功；《春秋》謂一爲元，式正表年之統。正朔所暨，車書攸同。恭惟皇帝陛下克綏厥猷，皇建有極。循堯之道，觀曆象於昊天；行夏之時，訖聲教於四海。此以兵祲之未靜，加之穡事之不登。吏巧而文寖深，安得還淳於上古？年饑而用不足，疇能孚祐於下民？爰稽五始之遺文，遂輯四宗之徽號。以崇勵風俗，以導迎休祥。臣適守价藩，恪承明詔。斗歷改憲，已逢泰運於三陽；春朝受圖，更鞏鴻基于萬歲。《鶴林集》卷一六。

改元皇后賀牋

春朝頒象，斗歷改元。正朔所加，宇宙皆泰。恭惟皇后陛下氣含温厚，德秉静專。順承乎天，無爲而羣物阜；將遡於日，不動而四時行。爰參寶典之丕彝，式正始年之徽號。臣顧瞻鳳闕，維縶鹿城。嘉與海濱遐迹之民，布宣春日寬大之詔。《鶴林集》卷一六。

進奉御書石刻表

聖人之情見乎辭，咸仰王言之大；天下之動貞夫一，不離心畫之精。捧二寶以珍藏，煥三辰而炳麗。遂鑱翠石，以侈鴻休。恭惟皇帝陛下天縱多能，學深六藝。睿思高妙，發于《堯典》之文章；宸翰輝煌，傳得《洛書》之字法。至若詔旨春頒於郡國，詞頭夜下于禁林，湛雨露之霑濡，駭龍鸞之飛動。鴉翻御墨，爛垂銀漢之光；龜護豐碑，永作海邦之鎮。臣曩陪供奉，今忝藩宣。紀載金坡之遺，雖無錢惟演之巨筆；顧瞻玉堂之邃，猶有歐陽修之遐心。乃營古郡之岡，庸葺新樓之址。題爲拱極，示敬主以弗忘；跋所賜書，庶托名於不朽。《鶴林集》卷一六。

賜御書宗濂精舍額謝表

河漢宗於海，豈道學之無源；日月麗于天，信神章之有爛。煥開黌宇，鋪對鴻休。粤自禹河之緑字無傳，周几之丹書寖遠。光武手跡，方國競觀；文皇飛毫，朝堂爭寶。曾未若皇帝陛下銳情古訓，游思書林。雲漢昭回，意態生於筆下；龍鸞飛動，精神運于畫前。乃眷孝廟初潛之藩，是爲濂溪始仕之地。式頒御墨，以重儒官。臣敢不仰奉珍題，俯宣清化？經天緯地，幸逢聖主之右文；弄月吟風，

樂得英才而共學。《鶴林集》卷一六。又見《永樂大典》卷一三〇八二。

知隆興府到任謝表

起廢寓里，疏榮价藩。臣罪積如丘山，聖恩深于雨露。恭惟皇帝陛下法度堯禹，典刑舜文。數引公卿，欲聞四方有水旱盜賊之奏；親問守相，要使庶民無嘆息愁恨之聲。豈應一介臣之微，輒冒二千石之寄？伏念臣學迂而癖，志廣而疎。居官亡以瘉人，任郡率多廢事。方建侯寧國，既不以治辦名；逮再守永嘉，尋復坐愞弱免。雖衆女望娥眉而交嫉，實小人負乘器以招尤。退處一丘，亦遭三黜。特荷皇帝陛下恢乾坤之量，揭日月之明，知非臣辜，復以郡起。欲籲天控免而詔旨丁寧，勉臣治民；欲過闕敷陳而省符督迫，促臣上道。便殿不得入奏，側門不及候辭。空有心馳魏闕之忠，莫能面奉玉音之訓。式欽乃命，爰疾其驅。臣所領州在大江南，界荆揚域，向也物華民富，今焉地大國貧。苗催一十五萬石，而所支尚欠一月之糧；稅管五十七萬錢，而所收不滿終歲之用。重以督府括財之峻，加之餉臺追吏之苛，網密而訟益繁，珥筆之風未弭；民窮而盜滋起，弄兵之習猶存。矧帥權分隸于九江，而侯度僅頒于八縣。孤壘孑立，百爲莫開。然臣嘗閱漢輿圖，數唐職貢。或治南昌，賜侯王之印；或分西道，專采訪之權。雖曰地雄，亦因人重。陳仲舉設孺子一榻，清譽高于岱嵩；王弘中得文公片碑，靈光射於牛斗。逮於聖宋，懿我孝宗，升潛藩爲統府之華，表賜額用紀元之號，首振吏治，以開

中興。今天子聖神，朝廷寬大，乃眷玉隆之散吏，就交銅虎之左符。臣已於十二月十八日到府上訖，謹宣鴻化，式慰黔黎。紫馬朱衣，雖動千里湖山之色；玉珂金鑰，尚思五更京闕之朝。《鶴林集》卷一六。又見《古今事文類聚》外集卷一〇，《唐宋元名表》卷下之二。

除寶章閣直學士知寧國府到任謝表

罷直禁林，叨陞嫣閤。雖離扈從，亦忝藩宣。祇荷恩華，彌深感涕。竊惟寧國本鳩茲地〔一〕，跨鵲岸營。厥土磽瘠而堅，厥民精勁而藝。唐時户口不滿六萬，戍兵纔及二千，而西平淮夷，北取澤潞，守圉扞敵，名迪有功。今生齒之版幾倍于前，而厢禁之籍乃不如昔。若使歲年豐稔，猶或可以保民，脱遭水旱凶荒，則將何以爲國？而況密邇姑孰，接連大江。當此防秋之時，寧無飲馬之慮？永言牧御，宜藉英賢。如臣之迂，豈堪此寄？伏念臣始自入仕，至於升朝。宰嚴邑幾四年，蓋嘗學道；丞外府閱三載，曾靡求知。不自意于遭逢，乃偏更於華顯。既叨銓部憲曹之選，又忝詞垣翰院之臣。以文字爲官常，以語言爲職業。入直則閉閤草制，吏責不加；退朝則杜門讀書，職憂靡及。向嘗登對便殿，親聞玉音，謂臣奏疏頗爲憂時，謂臣麻詞最爲得體。所以感激恩遇，竭殫疲駑。抑不思名既盛則毁日來，官愈清則忌益衆。致煩吏議，有累聖知。不謂特蒙皇帝陛下堯仁如天，漢德如海，察其初無大過，矜其粗有小能，寧屈刑章，復紆郡紱。霽威而待楊億，既寬陽翟之誅；違謗而用元之，猶畀黄

岡之守。臣無斯學力，有此寵榮。荷遺簪之未忘，誓結草以圖報。故纔抵郡境，延見吏民。具言天子聖神，朝廷清泰。治政無大小，必躬必親；視民無戚疎，兼愛兼養。有隱必達，無幽不伸。更遣近臣，出爲刺史。凡白袍烏帽之叟，見紫筆朱衣之人，自謂生長至今已八十餘歲，不聞侍從出守幾三十餘年。以臣之來，必慰其望。臣敢不飭己以正，臨民以莊？不事掊刻爲聲名，不崇簡大爲風采。官暇則勞耕夫於野，農隙則閱弩手于州。千里佩符，雖對斗壘旌旗之色；五更聽漏，尚思神京鐘鼓之音。

《鶴林集》卷一六。又見《古今事文類聚》遺集卷二。

〔一〕惟：原脱，據《古今事文類聚》補。

知温州到任謝表

臣蟻蝨賤臣，久竊釐廩，聖恩隆厚，起授虎符。去秋八月五日，伏承制書，除臣温州太守。被命之後，臣有弟昌裔，適守東陽，闢館招延，俾臣待戍。婺與温實股肱郡，臣於弟同氣而分形，骨肉合并，曾幾何日，而公朝尋有旨促臣之官，州郡亦遣人迫臣就道。臣更不敢久稽王事，爰疾其驅，水陸七程，雨雪三日，遂于除夕到州，月正元日上訖。既祗厥事，延見吏民。荷鋤帶經之農，扶杖聽詔之老，爭來馬前，具言天子仁聖，治朝清明，雖在海濱，皆沾德化。向者家給人足，素號樂土；今兹木

饑火旱，適遭歉年。見臣之來，從兩朱吏，擁雙紅旌，佩二千石印綬，意謂九重特遣侍臣，必能利安黎庶。辭忱望切，凛莫克勝。竊以温州負閩帶粤，在鉅海極東，户口幾二十萬家，苗頭僅四萬餘石。海物雖繁，而地産薄；舶航欲聚，而國力貧。考之職方，參之里諺，乃知總一歲所收，不敵浙西一邑之賦；舉全州盡熟，不如蘇湖一頓之粥。況重之以方千里之旱，加之以人半菽之食。野有餓殍，室無蓋藏。民且病矣，而荒不詔救；糧則無矣，而饑不及麥。既號宅生之所托，豈宜芻牧之不求？伏望聖朝以仁政治天下，凡遇水旱，曲意賑恤。陝右饑，仁祖皇帝出奉宸銀以賑其貧；江西饑，孝宗皇帝捐上供米以濟其乏。列聖相受，同此心法。所以二百八十一年之間，雖歲有荒札，民無流離者，植根厚而施澤久也。今皇帝陛下體仁宗之仁，法孝宗之孝，祇德恤刑，以迓天命，薄征散利，以饁國人。每引公卿，數問守宰。吏道之臧否靡不燭，民情之疾苦靡不聞。上宏十三聖，繼天之丕基；下永億萬年，立國之壽脉。臣於此際，爲吏長人，敢不遵正歲治家之法，布陽春寬大之詔？捐俸粟以動大夫之貸，雖未賙百姓之貧；減田租以寬下國之輸，庶獲受一介之賜。若夫亢旱而不以旱奏，實損而不以損言，矜纖能小慧爲聰明，倚暴斂急征爲治辦，寵望貴胃，瘼兹下民，臣雖至愚，不忍爲此。臣無任悃欵屏營之至。《鶴林集》卷一六。

除寶章閣學士知温州謝表

代耕南畝，已玷廩人繼粟之恩；假守東甌，復玷學士登瀛之選。殊私難報，危涕自零。伏念臣本自諸生，家承素業。柳氏之族，少爲朝士，曩常聯綴于周行；子雲之官，不過侍郎，今已經登於常伯。豈薄技出宗盟之右，而謏聞超往哲之先？實以遭值聖明，踐更華顯。曾一麾而去國，尋再命而典州。雖回顧玉堂，班莫陪于供奉；而載瞻寶宇，夢猶到於邃清。申之以錫命之蕃，重之以賜金之富。叢徽章之沓至，藐衰質之難堪。茲蓋伏遇皇帝陛下泰包八荒，賁飾萬物，察臣秉心自直，故撫棄迹以重收；念臣力學未衰，故貽嘉名而特授。疇之邇列，無此龍光。彼壯士一飡，猶捐軀而不顧；匹夫片語，終矢義而勿忘。矧茲懷恩未報之身，當此焦思有爲之日，若匪共而不貳，公爾忘私，則非惟無利于公家，是亦自負其所學。永言及此，之死靡他。《鶴林集》卷一六。又見《古今事文類聚》遺集卷二。

提舉玉隆萬壽宮謝表 一

罷守中川，祝釐靖館。罪浮責薄，感極涕深。伏念臣起自書生，闇於吏道。入則簪筆扈從，不離於文學語言；出則秉麾蕃宣，率本於詩書豈弟。自領海邦之牧，適逢歲事之荒。蠲夏稅七萬六千餘

緡，尚恐民財之不給；放秋苗二萬八千餘石，猶虞粒食之孔艱。裒賑貧賙厄爲一書，創裕民餉軍爲兩庫。凡此撙裁於邦計，只圖安利於黎元。名實未孚，謗讒隨至。不但試彎弓之手，又將加下石之辭。論歐陽修徒以文墨致身，臣何所損；言錢民逸全於民事不理，臣則不堪。蓋至難欺者匹夫匹婦之辭，而不可掩者時雨時暘之實。證庶民而有考，對上帝以無慚。敝車羸馬，挈家人以行，見者諒其清謹；斗酒隻鷄，酹季弟而別，聞之靡不盡傷。理終無不定之天，恩自有所歸之地。茲蓋恭遇皇帝陛下知人則哲，御衆以寬。謂刺史察州，各有攬轡登車之志；而從臣出守，得無遺簪墮履之思？寧少屈于刑章，仍特優于祠廩。臣敢不振勵衰境，激昂厚恩？芝蘭之性自芳，必不安嚴霜而摧敗；葵藿之心未死，尚須向皜日以昭明。《鶴林集》卷一六。

提舉玉隆萬壽宮謝表　二

祇命明庭，祝釐靖館。恩如露沐，感與涕零。伏念臣猥以迂儒，誤塵翰林供奉之班；知不足以爽民，亦忝憲部清明之寄。況陪羣彦，抗論一時。祇知愛君，豈顧忤俗！今去國者九載，而投閒又六年，愈坐五窮，惠因三黜。隱居求志，尚貽無妄之災；閉户抄書，猶致求全之毁。雁聞弦而輒畏，龜避網以莫逃。方安時甘遯退之肥，忽筮《易》得否傾之喜。屬清朝之更化，闢正路以招賢，包荒不遺，宥過無大。如貞元之朝士，不自意全；領太一之祠官，示無終棄。茲蓋伏

遇皇帝陛下濬發英斷，總收大權。命相去凶，蓋欲勵庶明列於有位；舉賢赦過，未嘗以一眚錮之終身。而臣某生也有涯，老之將至。壺藏日月，雅宜珍臺閒館之遊；履曳星辰，時有廣樂鈞天之夢。若或未填溝壑，尚能圖報涓埃。《鶴林集》卷一六。

除權吏部侍郎賜紫服謝表

越從左史，擢典右銓。佩紫荷囊，持金背鏡。温綸出乎天上，命服拜於君門。際遇甚華，省循知愧。伏念臣生於蜀道，世以儒家。少親父師，素有汲古鈎深之志；壯任州縣，初無干時患得之心。偶塵鵠板之招，遂列鷺庭之序。無機雲之才調，空馳入洛之聲；乏虞褚之風猷，屢玷登瀛之選。況值陛下親政，朝廷急賢。植新甫之栢於雪中，斲嶧陽之桐於爨下。挈茲孤遠之跡，寘彼清華之涂。戴星而朝，豈但點螭頭之水；窮日之力，更令書鳳尾之綸。遠觀元和六學士之風，近閱熙寧三舍人之樣。位非人稱，榮與媿并。蓋嘗以弟兄連茹之嫌爲言，亦復以天地惡盈之戒爲請。聖恩加重，睿聽益高。疏六上而輒還，官一年而屢徙。謂臣粗持憲法，故令權典于三班；謂臣薄有詞華，故使仍兼于二制。選事日殷而才有限，詔書雲委而思難工。縱殫犬馬之忠，莫報丘山之施。茲蓋伏遇皇帝陛下藝祖之聖，孝宗之明。秉德迪知天畏，罔失嚴恭之度；立政其惟吉士，勿容嬖御之私。既恢大知以并容，猶念小臣而明恤。俾簪筆從，陪屬車塵。臣敢不職思其憂，敬佑乃辟？權衡公道，毋泯亂于官常；粉澤皇

猷，尚道宣於德意。《鶴林集》卷一六。又見《永樂大典》卷一九七九二。

賜隆興曆日謝表

菟綰銀符，甫承天寵；鳳開寶歷，還授人時。恭惟皇帝陛下道涵一元，德翊萬物。璇璣以齊七政，坐銷飛流薄蝕之愆；玉燭以調四時，各當夷隩析因之候。盼於太史，賜及外臣。臣敢不恪奉邦條，以前民用？清臺密課，預占穡事之豐登；新府肇開，尚布詔書之寬大。《鶴林集》卷一六。

賜寧國府曆日謝表

龜疇協紀，既循天度之常；鳳歷更春，還授人時之正。凡列居於侯服，皆稟用於王正。恭惟皇帝陛下德合乾符，道參神筴。致和而萬物育，曾無凶荒札厲之栽；不言而四時行，咸應夷隩析因之候。舉清臺之密課，布方國之新書，以考歲成，以前民用。臣敢不奉宣寬詔，聿相罷甿？南畝省耕，且共田夫之一飽；東藩拜表，更祈天子之萬年。《鶴林集》卷一六。

賜温州曆日謝表

歷元起卯，首遵盛帝之彝；歲籥先庚，復示諸侯之度。雖居海角，亦見乾端。恭惟皇帝陛下妙道贊元，至仁育物。配天其大，公刑賞於春秋；迎日而推，謹幾微于夙夜。以前民用，以懋農功。臣謬綰藩符，恪承明詔。卜正月之吉，已宣布於寬條；酌四時之和，庶導迎於景物。《鶴林集》卷一六。

全宋文卷七二三八

吴　泳　一九

論郡縣人心疏

臣聞自昔仁明之君撫馭方夏，莫不以郡縣爲根本，以人心爲保障。郡縣充實，則富藏於下，而國家得以奠安。人心携離，則利專於上，雖有金城湯池，亦不能以自固矣。故善理州縣者，必惜州縣之力；而善結人心者，尤不可失匹夫匹婦之心。秦人之亡，非豪傑也，所以蹙秦之亡者，州縣長吏也；漢末之亂，非寇盜也，所以召漢之亂者，郡邑錢貨也；唐中世之變，非涇原戍卒也，所以稔唐之變者，閭架墊陌等法也。今之州縣，殘敝亦甚矣。陛下仁聖，非不愛民，而民生益薄，未免有失職不贍之憂；朝廷寬大，未嘗增賦，而吏道益苛，未免有營私煩擾之弊。稅而倍納，則横賦非經賦也；苗有抑配，則强糴非和糴也。措置浮鹽，所以通有無也，而揭措置之號以均敷，則人皆官鹽也，户皆丁錢也，而措置適所以病民也。稱提積鏹，所以權重輕也，而昔號某州爲殷富者，今則爲空窮州矣，昔稱

某邑爲壯大者，今則爲凋敝邑矣。上户折爲中户，中户變爲下户。胡不以前事觀之？江西之寇，捕鹽激之也；常山之盜，捕牛激之也；汀建之亂，貪激之也。國家專倚人心以密基命，此何等徵象？而小吏莫之恤，大吏莫之省，平居奉法循理，號爲廉於己者，則又折而營聚斂，崇饋獻，至有欲糜列郡之財，以覬收楮之賞，風俗之胥化，大可懼也。天下之患，蓋有不在邊陲，不在境外，不在殘金强敵，而深綿渺密乃伏於智慮所不及之中。只楮會一事，若非捐朝廷之力，出内帑之金，多方有以收之，而其干賞蹈利之輩，巧思截出，勿顧大體，又不嚴行禁止，則人心一散，不可復收，立足以煽亂風而蹙亡脉矣。進言者例曰「精選守令」，然朝廷未嘗不精選也，必曰「嚴擇監史」，然朝廷未嘗不嚴擇也，而吏習猶恬，民生益急者，賞罰之不章明故也。陛下倘能擢其廉者三數人，而厚漢世增秩之賞，懲其貪之最甚者一人，以申嚴祖宗治贓吏之法，明諭好惡，公行黜陟，如立表以示人，而使君子畏義，小人畏法，何天下之不可治哉！孝宗皇帝嘗諭輔臣曰：「朕念寇讐未復，宵旰不遑暇如，苑中臺殿，未嘗有所增益，率用竹沓以護風雨。」何其儉也！至議張師顔之罰，則曰：「師顔有一道之寄，却公然以魚蜬作苞苴，可特降一官。如或不悛，重寘典憲。」又何其嚴也！夫竹沓，庶民之所常用者也，而上不嫌於簡陋；魚蜬，海物之至微者也，而下必寘之重憲。蓋謂約己者所以阜安四海，而清罰者所以照臨百官，乾淳之風高矣哉！臣願陛下始終以孝宗爲法，天下幸甚。取進止。《鶴林集》卷一七。

論保淮事宜疏

臣去年八月辛卯，輪當陛對，嘗奏機會不可僥倖之說；繼於今年三月壬子，復進真宗皇帝十九年不言兵故事；四月辛巳，集議都堂，又條具謹固吾圉事宜，大抵皆爲用兵設也。恭惟皇帝陛下以兼覆爲仁，以不殺爲武，轉回開拓之意嚮，斂就平實之規模。將帥之儥軍者，易其地，偏裨之退衄者，降其秩，天下蓋已忻喜詠蹈，咸知陛下克己就義之勇。而臣職在西省，日書降命畫黃，固於既往之事無庸議也。然每竊歎古今議論之士，捷報方張，則常有掃平梁許之言；警書遽至，則尋有還保長江之議。議掃平者，「無田甫田」之詩也；議還保者，「蹙國百里」之詩也，二者皆非也。保淮爲不可勝之計，豈非今日第一議乎？今日之淮，非昔日之淮也。自開禧之兵釁一動，資實燬棄，而淮之積貯空；自盱楚之賊黨逋誅，科役繁興，而淮之財力空；自河洛之義旗一舉，丁夫轉運，而淮之民人户版空。淮，吾之保障也，而所恃如此，脱有一騎落於河濱，豈不貽宵旰之憂哉？臣謬謂保淮之策莫先於裕民力，莫急於收軍心。所謂以民力保淮者，非設濡須之險，閘潁口之衝，據山城之要，宅水寨之沃，保龍泉陂田之利，以爲守也。蓋邊民累遭科擾，幾不聊生。今歲調夫，竭力辦裝以應河南之役，父行子哭，夫行妻哭者，在在皆是。似聞桐城之夫，科者萬五千人；舒城之夫，死者不下數百衆。間有大家巨室，畏夫運之苦，内徙過江者。以臣所知尚且如此，則其他可想而見。如此厲民，責之效死勿去，

難矣哉！昔我孝宗皇帝軫念淮民，不異畿甸，無歲不寬租，無時不戒吏，雖桑株馬草木炭之屬，皆不許科配。其所以軫念斯民者，蓋不以爲繭絲而以爲保障也。今邊境蹔寧，歲事差稔，流徙之民漸復歸業。爲之上者，節其力而不盡，田租之當蠲者蠲之，使人無離心，户有固志，暇則負耒而耕，警則荷戈而戰，吾封境之内，自隱然有敵國之重矣。所謂以軍心保淮者，非恃寧淮之衆，藉武定之强，倚制勇之悍，靠遊奕之精鋭，耀雄關飛虎之技擊，以爲勝也。蓋近年以來，平峒寇，平楚賊，奮不顧身，出萬死一生之中，而功績屢升，賞典不懋。臣曩攝司封，每見有軍前上功者，制司保明申上，朝廷行下覆實，展轉因循，動經歲月，率付之悠悠不下。近者河南之役，淮師又爲先鋒，楊義一軍盡力鏖戰，失亡頗多，蓋有元兵追至虎牢關，尚能奪馬取牌而死者，主將恥敗，例不以聞。戰死之人，賞亦不逮，淮之士夫，類能言之。賞罰如此，何以激勵其心，而使之勇於赴敵哉？昔我孝宗皇帝撫卹淮兵，不間宿衛，有材勇智力者，每有激犒，有武藝超越者，悉加甄别。將帥在軍，或有刻剥，雖賣布搭息小事，亦行密訪切責。其所以留意於淮兵者，蓋欲使之内以固圉，外以拒敵也。今强敵暫退，籓籬淺薄，曾經戰陣之人，痛猶未定。爲主帥者，所當弔死勞生，字其孤遺而勿使之流離，憫其勞苦而不煩以私役，回生意于已枯，鼓勇氣於已竭。逮其志定氣飽，持尺檄而調之，雖寇騎千羣，亦無所用矣。或曰，新復州軍未可輕棄也，臣竊以爲不然。蓋天下之事，固有緩急先後之序。新復之地率多汙萊，狐狸所號，蘆葦相望，經理亦未易言也。若先其所緩，後其所急，荒吾自有之疆圉，實彼不毛之土田，譬如有連城之璧，價值百倍，反過而不問，破釜墮甑，殘缺已多，

而乃竭力經營。夫破釜墮甑，吾家舊物，固不可忘；連城之璧，吾家重寶，尤所當貴。曷若先使淮堧有不可勝之備，而後徐理中原，以俟不可失之機哉！若夫方城漢河，乃舊日唐、鄧、海、泗之地，張浚、黄中諸人之所不欲棄，以爲襄淮捍蔽者。今既歸我，則宜命邊臣擇其酋豪以守，處其歸附以耕，毋重費吾財可也。惟陛下與二三大臣審度之。取進止。《鶴林集》卷一七。

論臣不用密啓疏

臣聞《易》稱「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並觀，以來天下之言，何取乎密？伏墀論諫，上殿言事，明白洞達，以自獻其忠於君，何事乎密？密非盛世所宜有也。國家盛時，衆言並進，寧辯論也如爭而無傾也；寧請對也如忿而無忤也；寧累疏交章於上前也如訟，而無嫌惡也。言有昌言，奏有顯奏，事有白事，如天之昭昭，日之皎皎，無一毫回曲詭秘也。如此氣象，豈不能養成端良正直之風，而輯成安静和平之福哉？夫對人不能誦言而後有密啓，李沆所謂非讒即佞者，真可謂洞見人之肺肝矣。近世之弊，諸上殿臣寮乞留身奏事，凡所敷奏乞留中不付出。曰「留身」，曰「留中」，此皆密啓之餘波，有以鼓諛諂之舌，而滋讒慝之口也。可不戒哉！可不戒哉！《鶴林集》卷一七。

論大閱疏

臣聞立武，帝王之常德；整軍，國家之善經。國於天地間，文緯武經，不可一日廢也。古我先王寓軍政于四時之田，而戒衆庶，修戰法，獨詳仲冬之大閱。以鼓則王執路鼓，以旗則王建大常，以殺則王下大綏，凡簡徒選士，王必親涖其間。故閱以大言者，于以見天子軍禮之盛，戎容之詳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書大閱者僅一見。漢用五膢之制，唐行三驅之典，亦僅見於太初、顯慶間。獨我國朝以兵立國，以武禁暴。藝祖皇帝櫛風沐雨，取五代破碎不可爲之天下，改紀而更新之，故于除戎講武之事，尤加之意。今日幸造船務，明日幸飛山營，又明日幸朱明門，七臨幸於教船池，兩大閱於西郊，士無歲不簡，兵無時不教，用能南征北伐，罔有敵于我師。孝宗皇帝纘承祖武，銳意中興，二十八年之間，凡五大閱：乾道丙戌，大閱於白石；戊子，于茅灘；庚寅，又於白石；淳熙丁酉，又於茅灘；癸卯，于龍山。造命于朝，授兵於府，出金于藏，簡卒於郊。而又身屬櫜鞬，躬擐甲冑，千乘導前，萬騎擁後，旌旗蔽野，戈矛輝日，軍容之壯也；中軍鳴角，騎軍打圍，步軍變陣，坐作進退，起落旗槍，皆應規矩，軍律之肅也；降銀若干，降錢若干，降會子若干，卒伍有犒，偏裨將帥有賜，軍賞之醲也。乘輿親駕而紀律嚴，鼓鐸精明而士心奮。天聲既震，國威孔張，仇方至老，不敢渝盟犯塞，寧非選練閱習之功歟？然而乾道、淳熙間，養兵之費尚充，閱武之時常數，故帝於幸茅灘之日，

嘗從容語宰執曰：「大閱不免薄費，然散在諸軍，亦不枉了。」臣雄亦奏曰：「國家財貨，陛下不以賜伶優，崇臺榭，而散之大軍，此盛德事。」然則捐不急之費以賞戰士，省土木伶優之耗用以優給三軍，整軍經武者，可不權衡於此哉？《鶴林集》卷一七。

論命樞臣督視軍馬疏

督視之官，國初不常置。翠華南渡，六師分屯：一軍駐楚州以撼山東，一軍出盱眙以扼泗口，一軍屯合淝以指京汴，又一軍宿荆鄂以向宛洛，勢均權埒，諸將每有不相聯屬之患。襄淮有警，朝廷于是遣重臣以董督之，方略稟於睿算，幕府選於朝紳，前茅後勁，遣于御營，犒金賞帛，出於内帑。蓋諸軍有節度則觀聽一，事權有總統則人心奮。湖湘之平，藉塘之勝，采石之捷，介胄先登而鯨鯢駢戮，皆肇開督府之功也。方今三陲未清，四郊多壘，錢穀甲兵之問，日至於廟堂，分命樞臣，督視軍馬，實爲第一事。委之以部分而不制命於中，予之以銀錢而不問其出入，元戎一臨，人人自奮，中興諸將之功，復見於今日矣。《鶴林集》卷一七。

論元祐建中嘉定及今日更化疏

臣嘗讀《易》，至《乾》之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夬》之九三，曰「君子夬夬」。《乾》，六陽之卦也；《夬》，五陽之卦也。衆陽翕聚，羣陰退聽，內皆正而外無悔也。而君子於此體《乾》之健，而復承之以乾；用《夬》之決，而復申之以夬。蓋三居上下之交，履憂危之地，此正天運闔闢之關，世數屈信之候，治化汙隆之幾，君子小人消長之界限，一息間有間焉，則《乾》之變爲《坤》，《夬》之反爲《姤》，陽來而陰凝，剛長而柔牽，有天下國家者，是不可不鑑也。恭惟陛下踐阼十有一年，天斃權臣，始得親政。凡敝化勘令，一切改紀而更新之。向也上下垢翫，今刑清罰謹矣；向也君臣隔塞，今志同道泰矣。人才惟恐其不聚，今則賢者皆在本朝，雖骨鯁耆艾，平時所不召之臣，亦峨冠而來矣；小人惟恐其難去，今則羣邪皆屏於外，雖元凶極惡，公論所共嫉之人，亦投北而徙矣。臺臣抨擊，一疏動十餘人；宰臣進擬，一筆幾二十餘士。其視昔之題副封供祇檢，日進月進以希求官職者，敝風亦頓革矣。謂之非清明之朝，不可也。然而雲氣族而膏澤勿下，陰霾散而陽采不舒，君子之聚，小人之去，而治不加進，兼以百度未釐，三邊未澄，羣生未遂。廟堂之上，日夕講求更化之端，而未有確然一定之規模；縉紳之臣，交獻革弊之策，而未覩的然顯著之效驗。是豈無其故歟？昔者元祐嘗更化矣，自司馬光爲相，而吕公著、文彦博、韓維以老成用，劉摯、吕大防以端厚進，王巖叟、

梁燾、朱光庭、劉安仁、傅堯俞以忠直顯，經術則范祖禹、程頤，文章則蘇軾，論思封駁則范純仁、范百禄、蘇轍、曾肇，凡所登用，皆天下所望以爲宰臣、爲諫官、爲言語侍從之臣者也。巖叟十疏論安燾，光庭十二疏論章惇，摯十三疏論蔡確，或二十一疏論張璪，或三十五疏論韓縝，其所論列，皆天下共指以爲憸人、爲邪黨、爲懷諼誤國之臣者也。間有以熙寧舊事、元豐黨人爲言者，而光之數語對越在天，轍之一疏傾動簾陛，上下夾持，議論堅一，所以尚能扶持七八年間而國是始變也。若建中靖國亦嘗更化矣，起范純仁，相韓忠彦，用陳瓘、鄒浩、龔夬、江公望、任伯雨於要途，逐蔡卞、章惇、劉拯、蔡京、張商英於散地。雖八士之親除，十一人之擢用，閭閻小人莫不傳播，以爲快活差除，而布在樞府，汲善之意少，朋姦之意多，名曰「用中」而非中，號爲「加靖」而弗靖。逮置政事局，而輕元祐重元豐矣；進《愛莫助圖》，而左軾、轍右京、卞矣。意嚮一偏，更張未盡，所以僅止於七八月間而國論遽變矣。至嘉定更化，則又不然也。元凶殛死，衆正方升。樓鑰自海濱召，林大中自浙東召，倪思自蜀川召，楊輔、劉光祖自西蜀召，黄度、蔡幼學、傅伯成、劉爚、楊簡、袁燮等同時爲侍從郎官。曾附倪胄用兵如鄧友龍、陳景俊、郭倪、鄭庭、皇甫斌、薛叔似，次第鐫竄；曾昌言倪胄誤國如朱熹、彭龜年、吕祖儉、楊萬里、徐邦憲等，優與旌擢。其氣象似矣。然敝事滋多，勿能改倪胄之局面；憸人互進，未免尋開禧之轍迹。雖遠相是時未至以賄聞，而牢籠宫府，參用邪私，意已不能掩。給諫臺省耳目喉舌之司，而流品混淆，用一正人也，則必邪讇一人爲之對。衛涇、錢象祖去而君子之勢孤，倪思黜而小人之脉盛。逮至三凶四木之謡，一二年以後，國論遂變矣。臣嘗謂國朝

更化規模大抵三變：變之緩者元祐，諸賢扶持之力也；變之速者建靖，諸人偏詖之失也；變之不元祐不建靖而胥變爲舊習者嘉定，邪正雜糅之病也。閱汗青而慨往，酌古道以御今，其在今日，可不鑑元祐之所以得，戒建靖、嘉定之所以失哉！今陛下改元既十有一月矣，回衆陽於枯荄，出羣否于顛趾，官師熙良，士俗純一，臣固未疑其遽變也。然而天下之理，陽奇而陰耦，治少而亂多。君子之進也常難，而退也常易；小人之進也常易，而退也常難，機括所係，於此乎分。陛下盍不上觀天運，中閱世數，下察人事，封築君子之基，勿使能轉；芟夷小人之根，勿使能殖。不任賢則已，任則必盡其用，毋徒曰華之以美職也；不聽言則已，聽則必底於行，毋徒曰崇之以虛禮也。幽人聘於丘園，當有以副蒼生之望，毋徒曰「皎皎白駒，賁然來思」也；故老加之蒲璧，當有以罄辰告之猷，毋徒曰「鳳凰于飛，翽翽其羽」也。公道開布而實意孚，至言劘切而浮文少，氣本日强，精神日運，雖有客陰外邪，將見晛曰消矣，又焉得以搖吾國是哉？不然，公論自君子出，而籌之未盡，實政自朝廷始，而行之不力，則恐他時或有以「不能主張」之説議人主，以「又是訖了」之言議輔臣，以「比日以來，過于謹嘿」而議純厚之儒，以「被謗復起，多所顧慮」而議耆宿之老，臣甚爲此懼也。爲今之計，若使在下者至公竭誠，盡其所當言之職分，在上者公聽並觀，達其所當行之事實，發之以剛，持之以定，守之以壯，如是而德聲之不振，治功之不起，人心世道之不丕變，臣不信也。臣又有憂焉，今天下之勢譬如弈棋，局垂敗而復轉，勢幾危而復活，更易布置於棋心者固可謂善矣。然一著不謹則前功虧，一罅或開則全局壞。今姦邪失職在外，其機權智數固不敢視章、蔡諸人，而旁窺側睨猶足以爲胡、薛諸

子。彼見朝廷所施行少有過差，便生樂禍之心；君子所言論微有偏倚，便開讒慝之口。如近日用兵一事，是亦開其窺伺之一耳。幸而朝廷收斂，俱就靠實，彼無所容其喙。若忽於不見，而罅漏不補，則國家之憂，君子之禍，殆未知其所終也。予其懲而毖後患，惟陛下深念之。臣不勝拳拳。取進止。

《鶴林集》卷一七。

奏乞宣諭兩相協心治事疏

臣竊惟效忠險難之世，當以匪躬蹇蹇爲心；憂念君事之秋，當以在公明明爲職。大臣以身任天下之重，不同一節之士，哲於保身而輕爲進退也。恭惟皇帝陛下親攬權綱，並建宰輔。清之端閑明謹，敏於國事；行簡靖重老成，審於謀國。二人者，猶之陛下股肱，不可胥失。比以星雷爲異，累疏控陳，欲上相印，以塞天變，陛下屢降詔書，趣令治事。一二日來，竊聞清之再上章求去，又聞謁告，臣實未知其繇。但邊兵屢騷，民事孔棘，荆州疲敝，蜀圉荒殘，顧瞻四方，靡究靡宅，而一堂之上，山積文書，塵滿几案，宰臣執政，僅有三人。此何時也，而乃迭相先後，抗疏北闕，引告東第，奉身以求退耶？昔王曾上章丐歸，劉隨以疏爭之，謂「知止不殆，宜避遜於崇高；憂國如家，未可輕於去就」。富弼托疾謁告，范純仁以義責之，謂「但能早退自全，以爲明哲之術；不能竭節匪躬，以盡人臣之分」。陛下待宰相過於曾、弼，當無事時，既享其逸，今兹多故，欲勇於退，在人臣之計得矣，

其如國家宗社何？臣欲乞陛下遣中使宣温旨督趣，並赴都堂，協心治事。責之以經綜軍國之務，何利可興，何害可除，兵當何時可弭，民當何時可寬，悉條便宜，以稱隆委。庶幾陛下無用賢不盡之迹，而人臣無潔身自營之私，實慰衆望。謹録奏聞，伏候敕旨。《鶴林集》卷一七。

論蜀事四失三憂及保蜀三策劄子

臣伏聞熙寧中神宗皇帝嘗面訓蘇軾曰：「凡在館閣，皆當爲朕深思治亂，指陳得失，無有所隱。」臣以蜀人，待罪館閣，朝思夕念，每懼無以忠陛下之職分，答皇祖之明訓，乃去年九月，輒上封章言火災事，上自宗廟宫闈，下至朝廷郡國，凡公論之所欲伸，人心之所欲言者，亦嘗縷數而備陳之矣。聖恩寬大，不即加誅，越月踰時，又當輪對。顧瞻天下之大勢，慨念四方之多艱，則如西邊，較之襄漢淮淝頭勢尤重，臣豈敢避鄉國之私，而不爲陛下公言之乎？方乾德初，蜀以斗絶一隅，未歸職方。我藝祖皇帝披圖數貢，指諸將而混平之，故命忠武節度使王全斌趣鳳州，江寧節度使劉光儀出歸峽，均州刺史曹翰轉漕西南，經涉巖阻，衝犯霜霰，得州四十六、縣二百四十、糧百五十餘萬，不知費幾兵力而後能取蜀也。高宗皇帝渡江，於上流之勢尤切注意。一時諸將如臣玠、臣璘、臣政、臣仲亦皆勇於用命，今年戰於和尚原，明年戰於饒風關，又明年戰於殺金平，一處有警，動輒馳數百里相與計

議，故能敗走薩里罕，射殺韓常，不知更幾百戰而後能保蜀也。夫以陛下天姿英武，動法藝祖、高宗，而謀臣如雲，猛士如雨，不減乾德、紹興諸將。何向者之待蜀也，如破釜壞甑，任其殘缺而莫之省憂也！不知陛下亦思上流一失，則江南可得而有耶？且敵自擾我西陲，斯害溥矣！問之關隘，則攻乘會，破馬嶺，突出武休，分道麻家平，斷仙人原，徑犯金牛。潭毒最是西和四郡之脊膂也，向者不曾陷，而今攻陷矣；沔陽，漢中之股臂也，向者不曾破，而今殘破矣；益昌，梁益之襟喉也，向者不曾入，而今深入矣。人謂敵畏暑，止嚴秋防，而盛夏之時，尤更猖獗，決我藩籬，闖我堂奥，千餘里之地，莽爲丘墟。昔人所謂天獄，所謂天險，所謂大小漫天寨，肆行如履平地，而閬苑以東，劍閣以西，今乃視爲極邊，此關險之失一也。問之倉庾，則糴本蕩矣，糧道絶矣，武階之倉三，同慶之倉七，鳳集之倉十有一，西和之倉十有五，金、洋之倉二十有七，其大者則如利、沔、興元，每月各支家糧萬石，而魚糧一處，計取財賦幾收十分之四，制司諸莊儲積又不與焉。向謂敵人以射獵爲生，不嗷五穀，而今此因糧於我，蠶食燒毁無有存者，而況保馱之户亡，流馬之舟溺，求欲如古人漕巴中之粟，積漢城之穀，運祁山之糧，亦難乎其爲力矣！此倉廩之失二也。問之將士，則田燧死於馬嶺，李實死於鳳集，李冲死於同谷，陳寅死於西和，楊杞死於天池原，呼延栻死於芭蕉嶺，偏將小校陣亡戰没者，不復以數計。何進，老將也，往年大安却敵，茗山却賊，西和却戎，其功不在古名將下，而乃機失於遥制，力分於備多。西和之守備方密，而抽那於三泉矣。三泉之捍禦方固，而分摘於七方矣。逮夫兵勢不接，士馬略盡，而進亦轉戰力斃矣。諸葛亮所謂

「更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此將士之失三也。問之民人，則關表之民困於虔劉，劍外之民困於遷徙，益、梓、夔路之民困於科調。力役夫佔不已，而又科正夫，水運不給，而重督陸運，糒糗綿衲，色色繁興，抽分括羨，靡隙不盡。斯民之所以終歲勤動竭力以奉公上而不敢言者，蓋謂上之人必能以庇之也。而外寇忽來，內訌先作，官不能以保其室廬，兵不能以護其禾稼，甚至鐵騎馳蹂，奪我田疇，以標插麥曰某統軍麥，則亦何所依賴哉！重可痛傷者，流移滿野，顛踣係路，彌望數百里無炊煙，正張浚所謂民人死亡十之六七，此民人之失四也。有是四失，卒難經理，而又有目前之可憂者一，事後之可憂者二。蓋自近歲御軍亡紀，刑賞亡章，諸軍逢敵，動輒奔潰。其初止是東軍，去歲摧踏諸軍，亦相倣傚，假稱北騎，襲奪平民。國家竭民之膏血養之，不啻驕子，今乃不利禦寇而利爲寇！潰者既招，招者復潰，因循展轉，流毒至今。若如陸贄之說，進不邀以成功，退不處以嚴憲，師一挫傷，布路東潰，其患何有終窮耶？此潰卒之憂見於目前者一也。諸屯老小，移就內郡，省運減糴，是亦一策。但昔人區處不過綿閬三數州，而未嘗教之彭、漢、邛、蜀等郡，蓋謂州兼節制，屯置將領，有以綏御而管轄之也。去歲關頭兵潰，家屬內徙，不知誰人創爲移屯之說，致使諸軍藉尋老小爲名，所在驚擾，以爲寇至。且兼關以內外，流人萬數，迸入中州。彼其見風土之美，遂懷重遷之思，因居處之華，咸起疾視之意。萬一如耿滕之說，梁人剛剽，蜀人軟弱，客主不能相制，必爲亂階，豈不重貽西顧之慮？此移屯就食之憂隱於事後者二也。陛下更用臣辜，授鉞董戎，憑國威靈，敵遂遁去，規模施置，亦自有緒矣。獨是受任敗軍之後，將易兵新，財殫力竭，四失尚存，三憂未弭，

欲以三路之力，經緯全蜀之四，譬猶大厦萬間，而以一繩維之，安保其不將顛耶？今欲圖爲保蜀之計，則莫若急收人心之危，漸革軍政之壞，豫理營田之荒。夫所謂急收人心者，必緝理邊民，俾復廢業，而後可以收人心；必表選良吏，俾修廢官，而後可以收人心；必參用土豪，使關表之士有所歸，而後可以收人心；必多置營寨，使諸軍之老小有所湊泊，而後可以收人心。所謂漸革軍政者，必嚴紀律，信誅賞，而後可以革軍政；必帳前之兵與出戍之兵頭目相當，而後可以革軍政；必明間探，精料揀，而後可以革軍政。所謂豫理營田者，蓋亂離之後，必多閒田，户版既亡，穡事隨廢，救死且弗暇，奚暇治牛具也？復業且未得，奚暇辦糧種也？若於此時，官爲度土授田，募民請佃，應所耕墾，悉如舊制，倣力田之科，立定賞格，耕及一頃，與補一資，置營田之官，分給耔本，收及萬斛，與進一等，於田附近依險結塢，使居得以自固，乘時種穫，從以甲士，使出得以捍敵，始繇一郡拓至數州，夫如是而後可以理營田。若夫人心之危者安，軍政之壞者葺，營田之荒者墾，又須制閫進至上流，經營分表，無失事機，則脉絡聯貫而肢體强，聲援相接而精神壯，不惟閉關息民，雖以此制敵之長技可也。雖然，不但制臣事也，亦陛下切身事也。陛下以天覆子育爲職，人有急則必呼天，有疾痛則必呼父母。大難甫平，羣心靡定，百役凋瘵之氓，重傷疲敝之將，皆忍死自力，願聞德音。而曠歲彌年，無一語相及，告者益急，應者愈緩，恐遠方之人便謂朝廷無保之之意。今欲乞降一手詔，如唐會昌間所下詔書，曰「傷居爾體，痛在朕躬」，以慰瘡痍之人；親灑一札，如南渡後所賜御筆，曰「隨宜裁處，毋從中覆，至於激賞燕犒之費，已飭

有司接續應辦」，以付分閫之臣，申之以懇惻而感動其心，開之以恩信而激作其氣。新復州軍，悉蠲租賦，上方庫帑，多出金帛。陛下毋謂敵不來而緩於修政，三省毋謂敵不來而緩於憂邊，密院毋謂敵不來而緩於申軍，律飭武備，上下相應，共圖敉寧。如此而多難之不紓，衆慼之不和，四封内外之不耆定，臣不信也。《詩》云「心之憂矣，曷維其已」，願陛下急圖之。取進止。《鶴林集》卷一八。

全宋文卷七二三九

吴　泳　二〇

論恢復和戰事宜劄子

臣以孤遠之人，七載登朝，四當陛對，一上封章，兩陳議狀，凡事有係於國家之戚休，謀有關於邊庭之細大，懇懇盡言，已無所隱。今復輪當轉對，何敢不罄朴忠而抒愚慮乎？臣之友洪咨夔嘗嚮臣說，比以論思言用兵事，陛下曾面諭之，云「恢復未嘗不是」，信斯言也！陛下誠有見於天經地義之不可易，邦紀民彝之不可泯亂也。然而義有是非，名有虛實。夫「大有爲」之説，孟氏之言也，豈不偉哉！自王安石竊用其説，以變祖宗之成法，凡端人正士，皆目之曰流俗，則所謂「大有爲」者，適所以爲禍首也。「繼志述事」之説，孔子之言也，豈不美哉！自李清臣等剽取其説，以排元祐之君子，凡讜論忠言皆指之爲謗訕，則所謂「繼志述事」者，卒所以成厲階也。《禮經》「孝弟」之説，非不順且正也，老檜欲托之以劫制人主，則「孝弟」乃忍恥事仇之物。《春秋》「復仇」之説，非不義且直

也，權侂欲倚之以立蓋世功名，則「復仇」乃開邊生事之門。夫「大有爲」，正論也；「繼志述事」，善經也；「孝弟」，順德也；「復仇」，大義也。若用之而適其宜，行之而當其可，則凡此四説者以之利社稷，安國家，何爲而不善哉！脱用之而不當，其可借一時之美名，遺後世之實害，則此四説者皆所以招亂召禍也，又烏得爲是哉！知乎此則陛下恢復之説，亦可言矣。且陛下之始更化也，收用仁賢，黜棄姦回。善旌諫鼓，開敢言之路；金科玉條，嚴贓吏之罰。大廷塞苞苴之徑，方國絶羨餘之涂。戒飭將士之詔，動以師人多寒爲憂；蠲除科斂之令，幾與春日寬大詔書無異。若及是時保持初意，謹固封疆，愛惜根本，兵不必多也，而精於料簡；財不必聚也，而審於調度；生齒之版，愛護而不傷；泉貨之源，流通而不壅；吏士精敏，馬牛孳蕃，所在公私皆亭亭有蓄，日積月累，至於斯今，則雖不至太和，亦可以幾小康；雖不全望元祐，而亦可以爲小元祐。獨奈何封内未固，而妄興經營分表之謀；編氓未安，而遽有弔撫遺民之意！京、洛之敗，徐、邳之敗，唐、宿之敗，精兵殲盡，勁馬斃倒，征者死於場，輸者償於道，糧儲器械彌滿於山谷者，不知其幾千萬。坐是邊鄙耗屈，國中疲敝，民怨召爲天災，兵貧激爲内難。其所以至此者，「恢復」之名誤之也。夫「恢復」二字不載於六經，《書》但言「紹復」而已，《詩》但言「復古」而已，《春秋傳》但言「復禹之績」而已。至漢揚雄唱爲規恢之言，最後班固方有「恢復疆宇」之説。蓋「復」者興衰撥亂之名，而「恢」則有拓地開疆之意，臣固弗遑深辨也。向使勞師費財，即所得之地，所出之物，足以供贍一路，而不假外求，然後可爲長遠之利，遂成開拓之益，師不爲輕出，財不爲枉費也。今也不然，新復之土，仍聞朝廷自邊

城輦運金帛，制府從内地支撥糧草，增添轉遞，應接不給，則是以吾民之所産，而奉難保之驕卒，空吾國之所儲，而實無用之土地，騎馬一落於平崗，而資糧皆化爲野土，真恢復者果如是哉？要之「恢復」之説，用之於建、紹中興之日則爲宜，而開禧妄求邊功則爲非宜也；用之於乾、淳全盛之時則爲可，而端平驟謀北伐則爲未可也。矧今北地早凉，弓堅馬勁，敵情叵測，突在面前。外間流傳籍籍，已有敵人祭天灼骨卜之説，已有鳩兵在馬狐嶺聽發放之説，已有分師從三路來侵之説。於斯時也，浪戰非也，亟和亦非也，恐非遣李伯淵奪舟劫馬所能止其來也，恐非縱王檝書蠟彈所能制其命也。爲公家忠計，則莫若急修守備，大明黜陟，易中軍之暴帥以伸國威，斂新邊之戍兵以保國勢。子才、子澄既褫竄〔一〕，大將何得佚罰？邳、徐、宿既潰敗，元帥何得已責？淮北州軍如某處有舟船，某處有糧械，悉使收回，以實吾之邊備；北來歸附之人，如某人譎詐，某人反覆，更不專任，以貽我之内憂，區畫既明，位置纔定，降尺紙之詔，布前所失於國中，使海内臣庶知其無好兵之心，天地鬼神亮其有不得已之實，明白洞達，毋匿厥旨，它日敵加於己，爲之應兵，則人心思奮，士卒感動，將何事而不可爲者？若復繫吝執固，憚於改爲，徒使邊臣之不忠者，成則專利於己，敗則嫁禍於人，且哆然妄謂前日之興師，發於聖斷，出於廟謨，而非己過，則何以有辭於永世哉！臣不勝拳拳。《鶴林集》卷一八。又見《南宋文範》卷二四。

〔一〕子澄：原脱「子」字，考《宋史》卷四二《理宗紀》二，全子才、劉子澄離軍脱逃遭貶，本文當指此事，據補。

論天命人心國勢劄子

臣生長東蜀，本愚鄙之人，公朝不以臣不肖，誤見擢序，俾玷班列。被命共職而來，精思極慮，每自謂居未信之地而言深則爲愚，當有道之朝而言巽則爲佞。兹閱期年五月，而僅得一對清光，於此又不言焉，則非惟負臣夙心，亦非所以忠陛下之職分也。臣嘗讀《書》，至帝舜作歌曰「敕天之命，惟時惟幾」，至皇祖有訓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至成王作周官，曰「若昔大猷，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未嘗不掩卷深思，以爲自古及今，帝王之所以傳授，國家之所以開承，君父之所以警戒，要不出天命人心國勢而已。而所以迓續其命，收回其心，保定其勢，則又不過先事察之、圖之、保之而已。然古之知者，能睹未形之幾；而今之謀人，則忽已形之患。陛下躬姿神聖，知燭眇綿，濬哲如舜，聰明如禹，緝熙如成王，其於萬事之統，必能見吉於幾先，銷患於未形矣。而臣猶以已形爲戒者，蓋即一時之事而言也，今請爲陛下開陳之。維天之命，本之一身，流行於天下，著見於祲象，凡以象與類示人者，天蓋甚不得已也。陛下自初即位，景貺荐臻。比歲以來，災符迭見，異有小大稀稠，占有疾舒緩急，臣固不敢枚數。惟是日君象也，而背氣乘之；雷君令也，而春雪隔之。天之所以

叮嚀譴告，明以切身之事語陛下者，意亦至矣。歐陽修有言：「未有不召而自至之災，亦未有已出而無應之變。」夫使災而未應，國之福也。若其果應，則將以何道而消弭之耶？此天變之已形者一也。天生蒸民，合以爲國；后非衆庶，罔與守邦。長天下國家者，不可失匹夫匹婦之心也。況所在飢民蜂屯蝟結，一夫煽逆，千萬影從。方盜發之始，其原甚微，長吏不爲之意。尋之延蔓而起，大者跨州城，小者屠鄉邑，丁不得耕，女不得蠶，衣冠華族不得保聚。異時汀、邵、建、吉、贛、撫、漳、泉素號積庶之地，今皆莽爲盜區，則民情之散亦已久矣。蘇軾有言：「未論行事之是非，先觀衆心之向背。」今雖寇賊小定，而前之瘡痍未瘳，譬彼壞木，本實先顛，少有微風，百枝俱動，此人事之已形者二也。强在本朝，則精神可以折衝；威在中國，則道德可以制暴。操得致之勢者，其可示人以弱而不圖强本制勝之道哉？國朝自李沆、王旦當國以來，國論主於安靜，每有建明，率以生事歸之。故其久也，敝事滋多，而國之勢亦隨以舒緩，今則又折而入於弱矣。京師，臨制諸夏者也，而陰窺潛伺，或容嫚侮之姦；畿甸，控扼海門者也，而倏往忽來，不虞航海之盜。內郡城池，蕩若平地；三邊藩墻，脆於折柳。富弼有言：「竊計中國之勢，如坐積薪之上，火已燃而特未及其身。」使弼當此之時，將又何言耶？近者又聞金人以殘敝之師，猶能掃黑白種而驅之，則謀之及我，恐不待其暇矣！此又國家之憂已形者三也。夫天命去留之候，人心向背之交，國勢安危之幾，其間相去不能以寸。使君臣上下，日昃不食，夙夜匪懈，皇皇焉相與共圖之，則轉乖盭爲太和，化叛離爲訢合，定陘杌爲榮懷，特反掌間事，而今猶未盡改爲也。遇災而懼，所以修德也，災僅息則遽忘屢省之心；寇至而憂，所以備

患也，寇一退則不爲式遏之慮。臣恐今日之後，漸狃於恬嬉矣。士稍親所職，目曰崖異，而紙尾占位，例皆閒慢之文書；纔涉經世，謂之譸張，而燕居與談，不過平生之常事。臣恐今日之俗，漸趨於熟爛矣。路朝引對，非不虛受也，言者衆而聽之已倦，則有唯可而無施行；郡國奏事，非不上聞也，奏者頻而聞之已熟，則有停壅而無裁決。臣恐今日之風，漸成於玩習矣。向者盜發之始，州縣咸謂朝廷無保之之意，而今則與之表選良牧矣，與之罷遣貪官矣，與之給諸處錢米矣，與之蠲一年租賦矣。所少者，特不能下一懇惻之詔，如建炎三年詔書，自布所失四條於郡縣之間，使之曉然明諭德意，則猶未免有壅閼之敝也。向者咸謂朝廷不遣兵來，而今則下京師之甲，檄諸道之兵，一軍自金陵，一軍自淮西，一軍自襄陽，一軍自江池，或遣監軍爲之部轄，會於盜起之處矣。所憂者，獨未有總統之帥，如孟庾、韓世忠平范汝爲故事，使軍兵將吏共爲一司，則猶未免有渙散之憂也。積茲數事，膠轕紛紜，外之邪氣易乘，內之疽根未去。不於此時改紀而更新之，則雖欲迂續天命，而天命未必凝也；收回人心，而人心未必固也；保定國勢，而國勢未必如泰山而四維也。雖然，如前所陳，皆事也，非事之本也。臣願陛下養心，以清明約己，以恭儉進德，以剛毅發强，毋以旨酒違善言，毋以嬖御嫉莊士，毋以靡曼伐天性，杜漸防微，澄源正本，使君身之所自立者先有其地。夫然後移所留之聰明以經世務，移所舍之精神以强國政，移所用之心力以恤罷民，移所當省之浮費以犒邊上久戍之士，則不惟可以消弭災變，攘除姦兇，殄滅寇賊，雖以是建久安成長治可也。臣對君父之始，固不敢冒浚恒求深之戒，然但見古人居安思危，而陛下居危思安，則臣之所憂乃有重於今日者，此其所以自抒愚忠而不

自已於言也。幸陛下赦其狂僭之罪。取進止。《鶴林集》卷一八。又見《宋史》卷四二三《吴泳傳》。

論曉事之臣與辦事之臣劄子

臣聞天生一世人，自足辦一世事，天下事非士大夫爲之而誰爲之耶？然而有辦事之臣，有曉事之臣。曉事之臣明見事情，通達政體，而事無有不辦者。辦事之臣則利口似該博而非實也，誇誕似有爲而非材也，其鋭於興作似任事而非知也，其不顧衆論似肯任怨而非公也，其容易承當似慷慨許國而非忠也，雖名曰辦事而適所以敗事也。昔張栻奏言於孝廟之朝，嘗曰「國家用人，當求其解事者，勿但取其辦事者」，正謂此耳。陛下臨政願治，于今七年，閱天下之材不爲不久，定人物之鑑不爲不精，而小有事變，環視缺然，無可使者，此亦必有其故矣。陛下盍不於經傳史册中會萃而觀之？凡利於民而有益於國家者，必吉士也，必常人也，必循吏也，必儒雅潤飾、明習典法者也，必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者也，必恂恂如鄙人，欽欽如對陳、爲古名將能得士心者也。凡害於民而亡補於公家者，必暴行也，必苛政也，必酷吏也，必蒼鷹吏也，必虎而冠者也，必狼牧羊者也，必水清無魚者也，必捕郡中豪强、撾帳下健兒、刑殺過多、不得全身之道者也。曉事之利如此，辦事之害乃如彼，陛下試於利害之交明辨而分疏之，則可以知人矣。今日之病，大率好趣辦之意多，而少采循良之譽；喜浮誇之説勝，而每卑經實之賢。上之雅意趣尚，下之游聲倣習，悠悠風塵，混爲一律，不聚斂不足以爲能也，

不抑配不足以爲材也，不抄估籍没不足以爲嚴也，不征商榷酤不足以爲政也，不哀刻軍伍不足以爲利也，甚者誘殺降附以希上賞也，執平人爲俘馘以圖隽功也，囊括贏資、爭獻羨利以望美官也。今天下譬如厄羸怯薄之人，四肢已受病，而復欲以輕躁之醫，投之烏喙之劑，本氣之不傷而元命之不絶者，亦幸矣！爲陛下忠計，莫若更用曉事之臣，如孝宗朝分五等用人：練達民事者，俾任郡寄；諳曉財計者，俾裕民力；通習典章者，俾掌朝儀；臨陣驍勇者，俾鼓士氣；持身廉潔者，俾律貪鄙。隨才籍記，工命而器使之，勸之以重禄，尊之以隆禮，磨淬滌濯之以精神，如此而事之不辦治，功之不立，臣不信也！然又不可不體其情而察其心也。昔越寇猖獗，王式爲觀察使，夏侯孜遺式書曰：「公但以執裘甫爲事，軍需細大，此其悉力。」淮南盜迫高郵，晁仲約陷之使去。范仲淹謂富弼曰：「彼無兵與械，何能戰守？得使小民免於殺戮事，或可恕。」若以辦事者言之，則式無一功可論，仲約有餘罪當議，而乃待之如此，蓋用人之道不以一途也。今之使人者，纔委之以事任，則邈無叙情閔勞之思，而下之事上者，苟可以稱時求，則便謂不須朝廷一兵一騎之助。夫以平居無事猶之可也，況當四郊多壘之日，而交爲此論，兹豈鼓動人物成就治功之本哉！《詩》云「愷悌君子，遐不作人」，惟陛下留神，天下幸甚。取進止。

〔附聖語口奏〕第一劄讀至盜賊處，聖問云：「外間盜賊如何？見時有捷報，想已平定。」某奏云：「雖時有捷報，終是病根未盡掃去，細民不得一日而安。」上云：「是」。讀至「如前所陳，皆事也，非事之本也」一節，聖語云：「朕在宮中習字觀書，一無所好。」某奏云：「陛下進德

日新，務學時敏，非謂有他嗜好，而小臣告君，不得不預致戒警之意。容某奏畢，爲陛下詳言之。」上首肯。讀第一劄畢，奏云：「某所陳奏劄，雖是説天命、人心、國勢，而實欲君臣上下毋忽已形之患，共圖長治之策。又要陛下顓于本領上做工夫。」聖問曰：「何謂本領？」某奏云：「陛下之身是也。臣每聞陛下在宮中留意《四書》，又親寫先聖格言偏賜羣臣，經生學士有所不及。但《大學》自『正心』而上，皆是勸人做修身底工夫；自『齊家』而下，便是推廣修身底功效。」上云：「是。《大學》云：『自天子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爲本。』」某奏云：「《孟子》亦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以此見得，聖躬乃天下國家之本，萬化萬事之樞。其所關係甚重且大，不同庶人。且如聖體近日小小愆和，便上關宗社之憂，中貽太母之憂，下及大臣百執事天下生靈之憂，尤不可不厚自愛惜。」上欣然謂某曰：「近日薄感冒，兩日來又暑氣，飲食尚未健。」某奏云：「臣所説『本』字，正要陛下從愛身上做起。蓋身安而後國家可保也。」某又奏云：「『古人居安思危，陛下居危思安』，此二語亦不可容易看過。」聖語云：「便是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某奏云：「誠如聖訓。但『居危思安』却又有説，今天下災患頻仍，盜賊充斥，姦宄窺伺，只當戒謹恐懼做將去，更豈可思量安逸一路？某所謂思安者，非謂陛下邇聲色、樂燕樂、侈宫室、實嬪御之奉，實有此安逸之事。蓋一念纔着在安逸上，便于進德有妨，便于處事無力，便于民不相親，便于正人端士、忠言讜論不相浹洽，便不能做堯舜三代之君，便不能成唐虞三代之治，即其病根，皆從此一念上起。若防其將萌而澄治之，則天

下國家無不可爲者。」上首肯。讀第二劄畢，奏云：「臣竊見近者百司奏事，多説貪吏、酷吏，即臣所謂『辦事之臣』之別名。前後進説者雖多，而未見朝廷大明黜陟。貪暴者物論所不赦，而反多覆存；循廉者國人皆曰賢，而横遭黜降。若如此爲國，何以勸懲？」上云：「贓吏無狀。」某奏云：「只在朝廷宣明典章，激濁揚清，貪濁者即時罷去，清廉者即時褒顯，則國憲立而人心定，士無有不競勸者。」上首肯久之。奏畢，下殿曲謝。《鶴林集》卷一八。

論今日未及於孝宗者六事劄子

臣以蟣蝨賤臣，竊日月之末光，近者蒙陛下簡眷，擢兼記注，獲與右舍人分立於螭陛下。立不載筆，記不執簡，揆之典彝，皆非其舊，獨有直前奏對尚髣髴古意。臣雖暫攝，何敢不以先儒之所以事君者而事陛下哉？臣始讀孟軻書至「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未嘗不掩卷而嘆曰：人主之臨御天下，不可使危亡之言不入於耳，儆戒之念不存於心也。得臣在楚，晉文不失爲外懼；孟孫惡臧，孫紘乃以爲藥石。天下之理，履危難而生儆，則危者可安；因拂亂而知懼，則亂者可治。自入春秋以來，已有是説，孟軻氏特表而出之，蓋深爲亡國敗家者之戒也。今天下才多，亦最多事，諫諍輔拂之臣劘切於内，外侮憑陵之患攻擾於外，操心慮患，其可以轉亂萌而成治象矣，而惴惴然若有日就其亡之憂，何也？臣知之矣，今日之病，不在拒諫而在玩諫，不在畏敵而在玩敵。二三大

臣旦夕承弼，左右侍從朝夕論思，臺省給諫之官日與天子爭辨是非，百僚羣有司亦以序進陳時務之闕矣。陛下既有其官矣，而不使之行其言，則是玩諫者也。以振古所無之敵，不于其鄰而于其躬；以百年所豢養之兵，不利禦寇而利爲寇。將吏被甲胄不得卧，丁夫轉輸於道不得息。陛下亦嘗有戒心矣，而未聞有親事法宮之勞三事，大夫亦嘗有憂色矣，而未見有申儆國人之實，則是玩敵者也。玩諫者懈，玩敵者偷，天下阽危之機，豈不伏於此哉！唐虞三代之治，國朝列聖之典，臣固不敢遠引悉數，惟孝宗皇帝陛下每視以爲法，而隆興、乾、淳間事接於耳目之間者，尤爲至近，臣請爲陛下條陳之。孝宗皇帝以聖人之才，運天下之器，旦旦視朝，勤於政理，攬衣夙興，不暇醳櫛，猶且詔諭宰執，曰：「朕每聽朝以議庶政，頃刻之際，意有未盡。自今或有奏陳，宜於申未間入對，庶幾可以坐論。」故召於選德，見於祥曦，引於水殿，燕於觀堂，從容坐席之間，略同賓友，上下射飲之樂，過於絲竹，非但曰禮樂相示而已。凡軍國大政，古今理亂，有事當商確者，不妨直奏；有疑當關決者，隨即徹聞。異時老檜獨相，執政皆其所引，更不措辭。而淳熙間樞使周必大、同知施師點各陳己見，互相可否，則猶能於榻前論辨也。當朝宰執同班奏事，更無密奏，而樞臣黃洽見其有未協衆心，則退而疏是非，是尚能與宰相異同也。如某事未施行，則以不肯任事責魏杞；如某除未公當，則以狥情廢法責允文。至謂「朕有缺失，卿等亦不可不極言」。君臣之間，更相儆戒如此，則事何由不辨，治何由不立哉？今蚤朝奏事，僅按常程，漏晷未移，峨冠夙退。雖更化之始，曾降宣召指揮，而燕見不頻，引對不數，一日之間，曾不一二，情意既不浹洽，言論又不盡輸。以朝

夕論道之地，而數入劄子奏請；握權衡造化之柄，而乃委其命於天。間有一令之失，一事之非，則交相諉曰非我也，此何等時而乃避嫌若是哉！此臣所以妄議宰執宣召猶未及於孝宗者一也。故事，禁從講讀官及掌制學士更直遞宿，以備咨訪。或問經史，或談時事，或訪人才，或及宰執所奏，凡所蘊蓄，靡不傾盡。故宇文价論六路賑濟推賞事，此尚書夜對之言也；倪思乞養成皇孫國公德性，此直學士夜對之言也；金安節、馬騏論諫官言事失當，不宜深罪，此侍講夜對之言也；周操以侍御史內宿召對，論遣使事；王藺在講筵夜對，論臨安府王佐贓污事。此皆燕直清閒、雍容論奏之言也。恩意浹密，則就澄碧殿錫燕；職業修飭，則上清華閣賜詩；從容造膝，過於南衙面陳；先事獻言，加於路朝顯諫。此皆乾、淳良法也。自是以來，從臣雖內宿如故，而宣引闊疏；詞臣雖夜直有常，而視草非昔。況學士院至禁庭有一街之隔，既不便於臨幸，又不頻於宣喚，每批答奏章，特降御筆，或出於近倖，或出於內臣，或出於外庭奏擬，內相之職，殆若具員。紹熙詞臣嘗欲倣漢室承明之制，於常御殿側，創以寓直之所，以便延問。蓋謂人主左右，不可無詞翰之臣，應有批旨，使之潤色，庶幾號令明渙，處分得宜，嬖御無所用其姦，斜封無所容其詐。今政權親攬，奎畫屢頒，堯言布傳，何所輕議？其間有如「保持舊臣，無得捃摭」，如「起用貪尹，特與祠廩」，如「議立王邸之嗣，朕不敢私」，或者猶疑其未盡愜當。豈非宣召之典，不復於先朝，內批之草，弗視於學士，所以流風敝習至今猶未革耶？此臣所以妄議禁庭夜直猶未及於孝宗者二也。國朝舊制，三省各有屬舍人者，中書之屬也；給事者，門下之屬也；尚書侍郎暨二十四曹，尚書之屬也。

舊時省部合而爲一，自南渡以來，惟給舍屬之二省，而列曹尚書以下別爲一所，强分之曰六部，體統氣脉，若不相屬也。隆興初特詔：多事之時，侍從兩省官日一至都堂，其合關臺諫者，並令會議；又於都堂各賜筆劄，令取當今弊事條具以聞。故自吏部侍郎凌景夏等十四人爲一狀，自御史中丞辛次膺以下六人爲一狀。又懼其言之未廣，而聽之未博也，則復令退於聽治之所，各率其屬，諭以上旨，使之極言無隱。夫會議而關於臺諫，給劄而及於從臣，極言抗論而暨於六曹之屬，蓋曰與廟堂相親密也，與宰輔相可否也。以是知思堂之所共議，不但二三執政；都省之所咨訪，不但五六宰士。一自權侂怙勢自尊，病遠簡賢獨運，先朝氣象不復再見。更化以來，粗振墜典，固嘗詔侍從論思矣，又嘗詔卿郎以上集議矣，又嘗令從臺省官會議楮幣而關白臺諫矣。然發言盈庭而邊臣北伐之表已行，會弁如星而官閥稅畝之議先定。命之曰論思，論而不能盡其思；名之曰會議，會而弗克伸其議。就使商論反復，至於十數，則亦徒久而已，曷若先給筆劄，使之條陳無隱哉？此臣所以妄議從臣條具猶未及孝宗者三也。百官陛對，自藝祖開基、高皇再造，雖倥傯不暇給之際，常日輪一員，以備延訪。自後承平，始定五日一對之班。孝宗勵精，仍率厥典。凡百執事日以序進，引見一班或四三班，進而視其所繇，退而考察所行，天日之臨，賢否畢見。故王曉以朝見而除郎官，王藺以陛辭而除御史，鄭聞、沈度以歸自輔藩而除樞掾、宰屬。賈光祖論州郡不當獻羨，則曰議論人物有似楊輔；近臣問郡守得對者孰爲稱旨，則曰潘慈明氣寒，周頡又下慈明一等。或内召小臣，或特引布衣，如朔、如光朝、如掞之等，皆以議論剴切即蒙擢用。其後生氣驕，言論卑鄙，一經奏對，悉

了其爲人，故有晨奏事而暮批除，夕引見而朝放辭者。黜陟臧否之間，沛如膏雨，迅若震霆，鼓舞動蕩，人才何患其不作興，忠言何憂其不競勸耶？今多士充庭，率皆濟濟；羣言日進，非不諤諤。臣近在西省看詳奏疏，有以定社稷之計爲言者，有以繼天倫之絶爲言者，有以南陽近親、北司貴臣爲言者，有以相不和於朝、將不和於邊爲言者，有道一「私」字至數百言，有説一「欺」字連三四紙，有陳蜀計之匱乏乞科降者，有論淮邊之淺薄乞籍義甲者。如此之類，不可殫紀。不知陛下於進對之頃，觀其可用者幾人？於聽納之際，見其可行者何事？若一人之進，略加顧問，而曾無顯拔明揚之意，一篇之陳，姑示褒嘉，而未有精擇篤行之實，則乍賢乍佞，若可若否，果何補於治矣！此臣所以妄議百官陞對猶未及於孝宗者四也。自昔蠻夷猾夏，治世之所不能免；寇賊鴟張，王化之所不能加。矧國家南渡，適當陽九之厄。高皇中興，孝宗嗣服，干戈搶攘，無歲不有。敵亮雖斃，大定復立，擁兵崛强，髣髴元魏，而又結蠻擾於西，鍾賊騷於廣，荼寇自湖南北，跳梁江右，亦可謂不靖矣。我孝宗皇帝留神軍政，注意將才，御几之上，嘗書一「將」字，往來紬繹，日求所以選用之方。凡三衙及在外諸統帥之兵，則書注各人武藝於册，謂之掌記；自準備將以上至統制官，則排比全軍姓名於籍，號曰揭帖。密院審察，則試以邊上事宜；承旨拍試，則閱其人物事藝。逮夫拍試中格，陞差既定，則以不時宣引，故有制領而召對內殿者，有兵鈐而引見便朝者。雖三衙帥臣，如敏，如琪，素以才武自奮，亦許之倚仗奏事，則凡將帥兵卒之有一技一能者，莫不求以自獻。間有帥乘不睦，如拱，如剛，則以「師克在和不在衆」之語，委曲宣諭。彼見上意所以待遇者如此，則豈不踴躍自奮於功名之會哉！今

北人鴟張，叛徒蠭起；州郡長吏，單若旅人，邊鄙空城，蕩如平地，戎成不戒，寇深不虞，四道並馳，三垂俱擾。於斯時也，築壇而拜，推轂而遣，猶懼其晚。況陛下以萬乘之貴，未聞宣召一軍官，輒親見問；大臣以絶席之尊，未聞呼召一兵役，與之欵語；樞密本兵之地，亦未聞口談兵屯將校之數，擇一奇才貢之於上。則重弓副矢，緩急何以應手哉？臣所以妄議今日之經武擇將猶未及於孝宗者五也。不寧惟是，當時捐金錢數百千萬以收楮，而封椿見管尚有三千餘萬緡；出粟數十萬石以賑民，而豐儲諸倉猶有三年之積。以兵計者，三衙之軍九萬九千，建康馬司與屯駐大軍六萬九千，京口、江、池、鄂渚十一萬六千有奇，江陵、襄陽三萬九千有奇，士馬精强，器甲犀利。所在州縣，亦亭亭有蓄。故閱於白石，於茅灘，於龍山，一犒師之費，動至三十餘萬緡，而西邊餉軍，除積糧十一餘萬斛外，猶可供贍。其如優鐵簾校射之賞以激勵士氣，厚密院遣間之金以刺探敵情，無日不討軍實，無年不制國用。故二十八年之治，民富兵强，所爲必遂者，蓋有錢幣足以使衆，有糗糧足以實邊故也。竊嘗夷攷端平以來財用出内，雖内無兩宫應奉之費，外無奉使司往來之幣，而供億經用，招納生養，其數已倍蓰於乾、淳時。況都城火後，營造繁興而緡錢耗；官場兑會，號令弗謹而金帛空；三京師行，調度錯出而糧械盡。錢耗則民貧，楮輕則兵貧，米盡則國貧。一本既摇，百枝皆動，國家所藉以措事建功，惟金穀楮幣，而直爲此凛凛，此臣所以妄議今日之治兵理財猶未及於孝宗者六也。夫宰執之宣召也，禁臣之夜直也，法從之條具也，百官之日對也，四者皆所以拂違也；若無所矯拂，則是具文而已矣。武經將略之日講也，軍實國用之日究也，二者皆所以毖患

也；若日復玩弛，則是養寇而已矣。臣愚欲望陛下一以孝宗皇帝爲法，晝則宣召大臣，以論治道；夜則宣引近臣，以咨時政；非時則詔侍從臺諫，以條具闕失；職事官則日輪一員，以觀其人才；將校管軍官則間點召一二人，以試其方略。其有開示大公、力抗羣小者，則不嫌於特召；其有明白洞達、援經引古、通於世務者，則不厭於數引；其有附權貴者，則不惜令熟數於前；小官中有鯁亮敢言者，則寵之以躐等之陞差。而又不測遣使以訪邊防之虛實，密切用間以覘敵中之動靜。惜陰愛日，無頃刻暇，使憂勤之念日周於天下數遭，而發强之志不委頓於安逸之躬。應内帑之財，亦如孝宗節儉，不以之賜伶官，崇邸第，專椿留以激犒戰士，則疆事雖殷，人心未散，尚猶可爲也。然臣猶以爲欲復先朝之典，則當破流俗之論。殿中侍御史按論察官，未爲過也；國子祭酒劾奏寮屬，未爲異也；著庭小臣一疏薦侍從而下十六人，未爲越職也；臺臣累疏，必欲黜决姦凶之吏，而投之遠裔，亦未爲嚴於用法也。其大者如並命二相，元非陛下權有所分，眷有所屬也。此皆聖祖神宗之舊典，先正獻臣之令猷，而四五十年來，沈默畏謹，恬習於耳目之陋，見此舉措，嗾而議之。此正歐陽修所謂「下至竈間老婢，亦相驚怪，不知此事古人日日有也，但問所言當否而已。」陛下儻能具超卓之識，鎮胥動之浮言，涵養直氣，扶植善脉，毋以端士爲冠玉，毋以忠言爲弁髦，毋以儒生爲賁其須，毋以議論文墨之臣爲繡其鞶帨，詳考之以言，專任之以事，精神所運，日異歲殊，雖以敵衆之强，亦謂吾中國有人而不敢動矣。《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惟陛下財幸。《鶴林集》卷一九。

全宋文卷七二四〇

吴　泳　二一

論中原機會不可易言乞先内修政事劄子　紹定六年八月

臣恭惟藝祖皇帝，以神武啓天運，以憂勤保聖功。一日退朝坐便殿，俛首不樂，訓飭左右，有云：「爾謂天子容易爲耶？屬早來乘快指揮一事，故不樂也。」孝宗皇帝入繼大統，式遵聖謨，因進讀《三朝寶訓》至退朝不樂事，慨然謂洪遵曰：「爲人上者奈何不敬？」猗歟盛哉！充敬與不樂之心，此夏皇祖凛乎若朽索馭六馬之心也；此商成湯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之心也；此周武王惕然恐畏，聞丹書之言，而銘于几、于杖、于槃、于劍、于弓矛之心也。夫以天子之尊，日有萬幾，一事之失，若未有害也；一指揮之快，若未爲過也。而我藝祖皇帝其躬儆焉，終日弗能安；我孝宗皇帝敬心屬焉，須臾罔敢失墜。誠以人主動而世爲天下道，言而世爲天下則，是不可輕也。陛下胄出藝祖，憲法孝宗，臨御十年，至仁至孝，天下亦欲望陛下奮然有所作爲。而邇者輔臣奏事，制閫宣對，講官侍

燕清閒，竊聞訓謨屢有中原好機會之歎。陛下此言之發，即是良心，即是天理，即可以昭假烈祖，即可以克配上帝。蓋陛下爲人之父母，而中原遺黎久墮塗炭，不能興弔伐之師；陛下爲人之子孫，而百年陵寢莽爲丘墟，不能遂迅掃之志。宜乎陛下不慊于心而惜此機會，將以大有爲也。然而天下之事，所施有內外，而賓主之辨不可以不明；所務有名實，而先後之差不可以不謹。若徒虛內以事外，而吾之所爲主者弗强；好名而忘實，而吾之所當先者反緩，則目前雖有可忻之會，而反求諸己，所憂乃重于所忻，此好機會之語，或者猶謂陛下言之太易也。豈陛下姑謾言之耶？則書之史册，天子不當有漫然之言。豈陛下真欲爲之耶？則稽諸事實，天下未嘗有易爲之事。且復以孝宗之事明之。當乾道、淳熙間，敵勢浸驕，連年飢饉，盜賊肆行，在彼不可謂無其機；我之戰士猶有北方之豪，我之勁馬猶是冀屈之産，年豐食足，所在亭亭有蓄，在我不可謂無其會。然一聞陳俊卿論及海上事，則曰：「有機會尚恐難成，況無機會？」一聞蓋經語及時機，則曰：「力有餘可以應機會，力不足，雖有機會亦不得而投。」則是機會亦未易言也。孝宗思其難不惟其易，躬其勞不於其逸，故置恢復局，覽華夷圖，建國用使，開都督府，立奉使司，兵自偏裨而下各有掌記，將自淮備而上各有揭帖，江北諸城增陴浚隍，沿淮分戍，鼓聲達於泗、潁，蓋無日不勵規恢之志，無時不爲備禦之事，而當時端人正士猶有憂其無備而引去者。劉珙、朱熹、張栻，最號持恢復大義者也，而珙自西府入奏，則謂「復仇大計不可淺謀輕舉，以幸其成」；熹自祠宮上封事，則謂「東南未治，不敢苟爲大言，以迎上意」；栻自嚴陵召對，則謂「敵中之事，所不敢知，境中之事，則知之詳矣。國家比年官吏誕謾，不足倚仗，正使彼實

可圖，臣懼我之不足以圖彼」。是三數人者，豈固遽忘中原哉？實以無窮之事會難可以計料言，不世之大功未容以僥倖成也。夫以孝宗之明聖，羣工之良顯，乾淳事力如此之渾厚，而猶不得中原尺寸之土，況當開禧起釁之後，亂本厲階，至今爲梗，而今乃安坐無爲，欲語恢復之大機，其可哉？陛下自視今日比孝宗時何如耳？兵不如昔之强；將不如昔之勇；財殫民薄，不如昔之厚；官邪賂彰，不如昔之嚴。銅楮阨於會通，餱糧滲於博易。襄州石米貴直百千，蜀口營屯僅食半麥。沿江之水，渡淮之蝗，又不無害我穡事。陛下平旦視朝，頃刻而罷，其于四方利病，未能博訪周知；二三大臣合班奏事，須臾引退，其于國是廟謨，未能反覆熟議。而況境外之事，變詐百端，詎可遥想而臆度哉！方今國家譬如久病羸怯之人，元氣已衰，他證未作，謹固湯劑，休養歲月，尚有痊安之理；若直投瞑眩之藥，必使之遽離枕席，亟走而疾趨，則鮮有不蹶且顛矣。臣固非勸陛下勿以規恢爲志，勿以時機爲念也。蓋志不可不立，而意向不可偏於外；念不可不存，而歆羨不可留於中。君以一心之微，交於萬變之會，有所好樂則以喜功之説進，有所忿懥則以怒敵之説進。彼初無一定之論，不過欲投吾所嚮之機。且如恢復之説，陛下雖未嘗實爲此事，而外之所傳，則以陛下實喜此説。邊臣好功，揣摩上意，便爲河廣可航，蔡虚可伐，强敵之頸可繫而羈，垂瓠之城可蹴而下，此臣所以不能不爲國家根本慮也。或又謂因敵之儲聚以爲糧，則不患無糧；合中原之嚮赴以爲兵，則不患無兵；即一州之豪而使自爲守，則不患不能守其土地。是三説者，又非識時知務之論也。彼赤地不耕，清野不廬，何糧之可因？蠭結而來，蟻潰而去，何兵之可用？朝而迎王師，暮而拜敵

庭，何人之可守？金既垂亡，元方新起，與吾敵者，又非吾父祖之讎，則復讎之說，恐鼓作人心不上也。無已則折而與元和乎？而和亦未可輕議也。彼方從容制和，而操術常行於和之外；我乃汲汲議和，而志慮常陷於和之中。散關鳳集之事，厥監未遠，而復以三事爲議，則殆無異前車之已覆，而後車之不誡也。昔靖康中，金人邀索吾賂，聚議經時，賂未渡河，而遊騎已次濬州。故敵嘗語人曰：「所以索重賂者，且令南朝爭議一兩月耳。」元使之來，恐亦出此。大率國朝之謀事所以不强人意者，議論之臣多而任事之臣少故也。然則爲今日計將何如？誦往哲之遺言，進謀國之上策，實不過曰內修政事而已。然所謂內修者，非但車馬器械之謂也。裒職之闕，所當修也；官師之曠，所當修也；出令之所弗清，所當修也；本兵之地弗嚴，所當修也；折衝禦侮之弗堪其任，所當修也。陛下退修於其上，嘗使清明在躬，而不越禮度之閑；百官有司交修於其下，亦使灑濯其心，而不由支曲之徑。朝廷既正，人心既附，然後申警國人，精討軍實，合內修外攘爲一事，以整擊亂，以順討逆，遲之歲月，神州赤縣皆在吾指顧中矣。臣久蒙陛下儲之秘府，每當輪對，必自盟其心，不敢競爲可悅。

〔貼黃〕臣于州縣間事既已敷陳，其間又有關涉要害去處，合爲陛下申言之。今之江陵，昔之荆州是也，東連吳會，西控巴蜀，素來號爲用武之國。嘉定年間，制置使趙方以敵勢垂亡，臨邊以鎮之，故不得不駐襄陽。而後之爲帥者，因仍勿改。兵甲之利，財賦之源，又挈而歸之制司，則荆州不過擁一空城而已。是襄陽重而荆渚輕也。萬一黠敵有人爲之向導，先遣偏師，留綴峴首，

一從光化小路，直至夷陵，鎖斷峽口，以扼我之西，一循漢江，潛入白湖，呼集丹徒，以撓我之東，荆州單弱，無以隄備，則吴蜀爲之中斷，二千里江面殆可慮也。今北方事重，制閫未可遽回荆州，而欲圖託裏之策，則莫若少假副帥之權。如沿江置副，自爲一司，使之儲財積穀、訓民練師，以增壯國之西門。襄州有警，仍責之互相應援。如此則不惟可以户牖京西，而亦可以襟帶江東，願陛下與二三大臣亟圖之。

〔附聖語口奏〕第一劄讀至「此好機會之語，或者猶謂陛下言之太易」處，上問云：「真是好機會？」某對云：「陛下言之及此，即良心苗裔，即天理機括。但機會雖好，我國家事力單薄，未便可做。」上顧某如何説，某對云：「自古及今，只是内修政事，臣次第開陳于後，乞賜睿覽。」讀至「蔡虚可伐」處，上問曰：「殘敵今在息州？」對云：「息乃蔡之屬邑，見升爲州。臣只聞盤泊於蔡州，想亦出没於新息之間。便是邊臣喜功生事，揣摩上意，謂『蔡可伐，敵主可擒』，如何容易擒得？但恐惹起邊釁，不然激出内變，陛下不可不慮。他日中原自有可復之理。」上云：「甚是。」《鹤林集》卷一九。又見《宋史》卷四二三《吴泳傳》。

和戰集議劄子

端平元年春

照會臣比準吏部牒，坐奉聖旨，於今月十三日，赴都堂集議備邊待敵、和戰攻守事宜。臣尋往後

省待命，臺吏關報，應權郎與兼職事官並不與議，臣逡巡而退。然竊念西省爲機要之地，應國有大議，臣雖暫兼，亦得參關，欲作議狀以白。謀之同舍及同朝之分厚者，則止臣者半，勸臣者亦半。止臣者曰：「既不得與斯議也，則何以狀爲？不爲乃混成。」勸臣者曰：「諸臣之議，不過可進則進，可守則守而已。若議，須活落。」臣嘗以二說衡之於心，既不能括囊口以犯一嘿之戒，又豈能騎户限以持兩可之說？晏子曰「臣共而不貳」，此臣終身之所服行者也。臣於去年八月陛對，曾言和不可輕議，「彼方從容制和，而操術常行於和之外；我乃汲汲議和，而志慮常陷於和之中」，則臣嘗以和好爲不便矣。又言機會不可易言，「虚内以事外，則吾之所當先者反緩」，則臣嘗以開拓爲不便矣。陛下翼日宣諭執政，有云：「吴泳所上劄子，説機會事，甚好。」今欲評淮襄諸帥和戰之議，亦不過祖述前説而已。然臣之所深憂者，則又在於和戰之外也。夫有無故之福者，必有無故之禍。不爭而分俘玉以遺我，則得俘玉者乃納侮之兆也；不戰而闢土地以待我，則拓土地者乃開釁之端也。邊場交爲好勝之説，而朝廷務持容養之論，譎詐欺紿而弗以密察，震撼擊撞而弗以静鎮，嚇持恫喝而弗以理折，張大誇詡而弗以義斷。彼其盡忠於國者，固不敢謾言；而比附之者，乃敢於奮當轍之臂，鼓如簧之舌，輕朝士，輕宰執，輕經筵官，至謂「峨其冠者，皆不足以商略疆事」，則朝廷之體輕，則人主之勢漸輕矣。昔晉隆和初，征西將軍上疏請遷都洛陽，朝廷畏之，不敢爲異，獨王述曰：「彼欲以此虚聲威朝廷耳，非事實也。但從之，自無所至。」後果不行。臣竊料今日之事，主和議者决至敗事，易之可也。若夫進屯開河之策，恐必不能往；就使能往，

亦不能至；就使能至，亦不能守，殆見如述之料征西也。今舊敵雖滅，新敵未去，鄰家之火，將炎炎及我矣，何暇議遠攻哉！如欲詰臣待敵之策，則謹固吾圍，時其緩急，以爲應兵。使須至奏聞者。右臣謹録奏聞，伏候敕旨。《鶴林集》卷二〇。

論不可厭近名好直之風劄子

臣聞天之眷佑中國，常欲人主爲明主，而不欲其闇；常欲斯世爲治世，而不欲其亂；常欲朝廷爲有道之朝，而不欲其至於失道之敗。故四時霜雨之災，神氣風霆之變，皆所以爲教也。天道之警戒弗思，而災符之譴告逾厲。九月而雷，固非「歸妹」之正也；正月而雷，固非「豫」之常也。尤可異者，明堂之夕，薦配上帝，精禋未交，大雨震電；天基之節，拜表稱賀，壽觴未舉，雷電以風。怒之未息，而至於震怒；威之不斂，而至於疾威。則天之所以申勸陛下者，益深切矣。夫大君，天之宗子也。當仕而有官職者，爲宗子紀綱家政者也。天既全付陛下以有家，而乃不能尊信仁賢，容受讜直，則是弗祇服厥父事，弗聰聽厥考訓，豈所以爲應天之實哉？自昔人主所以召亂者非一道，而遠耆德，逆忠直，入則無法家拂士，《孟子》直指爲亡國。蓋賢者治之本，朝亡賢士則不知道；直言國之華，國無爭臣則不知過，是不可不懼也。且陛下更化之初，收召諸老，登進羣儒，會朝清明，衆正在列，天下固不

可以棄賢議陛下也。自時厥後，初意漸移。文獻之老而謂之耄，經術之儒而謂之迂，骨鯁之士而謂之褊狹。名節表表有聞於時者，反謂之好名；風望稜稜見推於中州人士者，又謂之白望。積毀成疑，積疑成痼，意向一偏，而賢者不得安於朝廷之上矣。迄今以來，未有勝政。比日詔下，前時去國諸賢稍稍收用，而進擬之際，問難再三，或者猶謂陛下終以好名之士爲疑。如臣了翁拜會稽守，搢紳之士莫不感喟，引以自近，彼方懷綏問途，而遽有改行之旨，何遠賢之速至如此耶？夫一人之去郡得郡，且未問也。將恐毀巢而鳳凰不至，涸澤而龜龍不遊，賢者望望引去，朝廷不尊，百姓不附，誰肯爲陛下用者？則陛下之勢孤矣。端平之初，號開言路，詔百官上封事，諭侍從陳己見，更置給諫，擢用臺察，人未嘗以拒言議陛下也。曾未幾時，風采銷鑠，爭辯是非稍力，則命之曰不平正；彈擊姦諛漸多，則名之曰不忠厚；論奏及於朝政軍務，則目之曰沽激、曰不體國；指陳逮於宮府左右，則譏之曰沽激、曰賣直、曰不識事體。耳目之官，紀綱之地，豈宜輕有動搖？而易置不常，殆如傳舍。故有以兩月出者，有以三月出者，有以六七月出者。臣範再入，執法殿中，正色敢言，不避權要，僅浹兩旬，正衙未奏事，憲府未移席，而尋以左史遷矣。左史六品官耳，不爲下也。自去相當軸以來，每以華官英職爲屏去臺諫之術，天下豈可以名欺也哉？不謂易相未久，而復蹈斯轍也。若範果去，則臺臣爲之不安。臺臣不安，則近臣尸位不敢諫，遠臣畏罪不敢言，誰肯爲陛下言者？讒諂面諛之人至矣。臣直爲陛下惜此舉動也。今天下之士，正患其不好名耳。士若好名，則臨財也必廉，臨事也必敬，臨難也必不苟免。皦皦其潔，必不黯黯黮黮以爲汙也；侃侃其正，必不滔滔訾訾以爲邪也。言事之臣，正憂其

不激切耳。言苟激切，則上可以箴王闕，中可以肅朝綱，外可以落悍將之膽，寢强藩之謀。諤諤其昌，必不唯唯否否以爲隨也；閽閽其諍，必不喑喑嘿嘿以爲容也。陛下何嫌於近名之士與好直之臣哉？夫天下安危在邊，而植根立本之地則在廷。問之土地，則土地日蹙也；問之甲兵，則甲兵日少也；問之金穀貨財，則金穀貨財日益空乏也。所恃以綿國脉繫人心者，僅存好賢容諫一路，若又銷靡而摧遏之，此豈祈天永命之道哉？臣愚欲乞陛下體任賢勿貳之意，味從諫如流之言，亟收攬人望以聚於朝，亟輓回言官以復其位，灑掃庭内，綢繆户牖，使我之根本豐實，精神充强。士心凝則人心合，人心合則天意得，敵國外患亦可以漸攘除矣。昔司馬光、程顥四賢之望也，熙寧並起而用之，故足以大爲一時之壯；蔡襄、歐陽修四諫之選也，慶曆既出而復之，故足以永貽列聖之謀。懿榘宏綱，具在青史。陛下能仰而法之，則天下稱爲好賢之主，後世不名爲拒諫之君，宗社幸甚，生民幸甚！《鶴林集》卷二〇。

論壞蜀四證及救蜀五策劄子

臣竊見邊事日急，國事日蹙，民生日困，士大夫日危，宗廟社稷之日凛凛矣。江淮事體，臣近者旅從橐之條陳，陪都堂之末議，計必轉而上聞。獨惟蜀中乃臣父母之邦，而弄壞至此，臣竊痛之。蓋敵騎自八月分道入寇，犯興元，犯沔陽，犯階文，九月併兵破大安，十月一日哨朝天，七日闖益昌，

十日至閬中。又分爲三：涉江而西者，以十二日入普城；順流而下者，以十三日入順慶；繇新井鹽亭而東者，以十六日入潼川。併三道之兵，以十九日破成都，二十七日掠眉山，二十九日焚青神，十一月一日渡湖瀼，迫嘉定。凡梁劍以北，岷峨以西，皆我祖宗德澤之所涵濡，不意斯今橫被此禍，三百年之境土自此殘壞，三百年之人民自此塗炭，三百年之衣冠士大夫自此汙衊，不知陛下曾聞之否乎？嗚呼痛哉！臣嘗推原其所以壞蜀之故：四境不治而交秦鞏，三軍不結而結十八族。我之將士衣紕衣而卧，掘草根而食，曾無挾纊宿飽之恩，而輦輸銀帛，駝載薑布，反使官軍義士擔擎牛酒以厭敵之欲。關隘不修不問也，士馬不練不恤也，器械糗糧不備不計也，問之則云已得朝廷處分矣，下秦川，入關中，將會於宛洛矣。分表經營，喜功生事，卒使北人劉我邊陲，突我堂奥，興、沔、利、閬、綿、劍、潼、遂、彭、漢、成都、嘉、眉莽爲盜區，或者皆謂汪、石引賊而來。此結約不審壞蜀也。蜀之所恃以爲國者，險也。外三關不守而保內三關，內三關不守而保三泉，境日益蹙，戍日益斂，已貽識者之慮。而近者制閫戎司又立爲縱敵深入然後邀擊之説，大安衿要去處而開關延敵，棄險不守，乃欲設伏山谷間，以奇功自命。鏃矢未發，而敵已越我而西矣。龍洞閣謂之天險，朝天嶺謂之天寨，而棧道不燒，隘口不塞，乃營營於德勝一堡，不知費幾工役，壞幾錢糧，而聚一二驕騃子弟於其上，虚實動息，敵之在對山者皆嗤笑之。所以敵兵過險，更無後顧之憂。此措置不密壞蜀也。譽一人也，則游揚拂拭，雖有償軍失地之過而曲爲掩覆；毀一人也，則訾短詈謫，雖有救民保境之功而終加沮抑。陳昱械而彦威乃出獄，賀靖廢而顯忠乃管兵。死事，義也，有賞有不賞；棄城，

罪也，有罰有不罰。前帥所施行，後帥多不以爲是；正司所經畫，副司每不以爲然。一司之中而有兩總領，一家之中而有三制置，士大夫之阿附曲諂者，往往獎不肖而尊愚。此議論不一壞蜀也。自丁卯曦亂興沔，而權臣已有棄蜀之説；自己卯寇入漢中，而廷臣又有無蜀亦可立國之論；自辛卯敵兵破利入閬，而襄陽帥臣復有扼均房、守歸峽之策。積習至於去冬，廟堂條具邊事，夔帥申明事宜，則又欲置襄州一屯於金，移田家一軍於戎矣，何待蜀之薄如此耶？三京之師棄資糧如泥沙，至蜀餉科降則吝；北使之遣捐金帛如糞土，至川閫奏請則嗇。公府有月獻，胥徒有例錢，置官設局於此，以事交結，反謂以此通制閫之情，抑不知敵入不告、師敗不言、帥之老且病不以狀聞，則適所以塗其耳目也。亡形已具而相不悟，遽報日急而上不知，破碎爛壞至此極而後倉卒易帥，此氣脉不通壞蜀也。積是四壞，已非一日。臣自離鄉里，及造天朝，今九年矣。己丑，上西陲八議；辛卯，乞遣葵范救蜀；壬辰，疏四失三憂；癸巳，論武仙窺我安康，乞嚴作隄備；乙未，言元兵先通川路，後會江南，不可不固上流。又言西邊連年調度，財殫力薄，乞速賜科降，蚤趣援兵。今歲之夏，乞蚤儲蜀帥，以備不虞。又以彦吶末疾告老，會議都堂，嘗言李稝有威望，楊恢有精力，皆可以爲彦吶之代。無一歲不言蜀事，無一日不憂蜀亡。而誠意不積，不能感動，事勢至此，噬臍何及！臣每惟國家圖事不大敝壞則不更，不至危亡則不革，然委其壞亂危亡而不之救，此豈陛下念祖宗全付予有家之心哉？此豈大臣一夫有死皆亮之罪之心哉？臣得楊恢書，自言由簡入瀘，誓死以報，欲召瀘、叙、榮州、長寧諸寨之丁以圖進討，借兵於西南諸族以壯軍聲，取財於一二郡綱解以濟乏絶，

檄募豪傑，榜集散亡，且欲進至漢嘉，謀復成都，頗見其有憤悱奬率之志。比雖已令制置四川，若更陞畀從橐之名，許用大使之印，庶幾事權稍重，可以勵其志氣，責其事功。此一策也。又聞李稚圭尚在夔子，雖年耆齒宿，而威望德業猶可以鎮服人心。昨已除成都，而成都今已破敗，未可卒往，莫若使之暫留夔門，與虞普同共措置。凡監司帥守沿流而下者，或有帶行官司錢物，許令截撥，以爲招軍激犒之用。此一策也。又聞賀靖在白水，劉鋭在文南，曹友聞在順慶，楊履正、張涓在左綿，陳隆之、李顯忠在巴渠間，其麾下部曲猶未盡散。欲乞札下制司，分遣帛書蠟彈，從間道付與諸將，令其前後伺便夾擊，勦賊出境。若有奇功，即以所立賞格賞之。此一策也。頃聞朝廷已降黃榜給牙牌分畀二閫，甚得區處之略。然聞敵兵之入利路，諸司椿積已蕩盡於廣都劫船之日，根本掃地，公私赤立，似未可以虛文救之也。臣欲乞朝廷捐撥金帛，多給官告，文臣自朝議大夫以下，武臣自武功大夫以下，皆付空頭告命，令制使便宜書填。更或畀以數十金帶，以示激勸，庶得救蜀之實。此又一策也。外又有蜀士之旅食京華者，其間豈無忠義慷慨，有志事功，叩閽上書，議論可采？若得朝廷奬借，或假以一官，或許以免解，使得憑藉西歸，以説諭豪傑，共圖剋復。又一策也。臣前所陳四壞，欲陛下知之也；後所陳五策，欲陛下行之也。又恐世之便文自營不識時務者，各持異論，土地之殘破不惜而惜金帛，人民之塗炭不恤而恤顔情，衣冠華族之汙辱不校而校爵之崇卑，忠臣義士之死亡不問而問軍功之泛濫，撑虛駕漏，付之悠悠，將恐禍至無日，而唇齒俱寒矣。臣願陛下念藝祖皇帝所以取蜀之難，念高宗皇帝所以保蜀之難，念今日所以失蜀之易，合羣策而救之，資羣力而復之，毋曰孫氏無蜀而可以

抗魏，東晉無蜀而可以控制劉、石也。情痛辭迫，不避斧鉞之誅，惟陛下亟圖之。取進止。《鶴林集》卷二〇。又見《南宋文範》卷二四。

京城火災上封事　嘉定十三年十一月

京城之災，京城之所見也。四方有敗，陛下亦得而見之乎？夫慘莫慘於兵也，而連年不戢，則甚於火矣。酷莫酷於吏也，而頻歲橫征，則猛於火矣。閩之民困於盜，浙之民困於水，蜀之民困於兵。橫斂之原既不澄於上，苞苴之根又不絶於下。譬彼壞木，疾用無枝，而内涸之形見矣。《宋史》卷四二三《吴泳傳》。又見《宋元通鑑》卷一〇一，《歷代名臣奏議》卷三〇九，乾隆《中江縣志》卷八。

言隨才用人疏　寶慶三年十一月

世之識治體而憂時幾者，以爲天運將變矣，世道將降矣，國論將更矣，正人將引去而舊人將登用矣。執持初意，封植正論，兹非砥柱傾頹之時乎？若使廉通敏慧者專治財賦，淑慎曉暢者專御軍旅，明清敬謹者專典刑獄，經術通明使道訓典，文雅麗則使作訓辭，秉節堅厲使備風憲，奉法循理使居牧守，剛直有守者不聽其引去，恬退無競者不聽其里居，功名慷慨者不佚之以祠庭，言論闓爽者不寘之

於外服，隨才器使，各盡其分，則短長小大，安有不適用者哉！《宋史》卷四二三《吴泳傳》。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一四八，乾隆《中江縣志》卷八，《宋代蜀文輯存》卷七九。

全宋文卷七二四一

吴　泳　二二

繳閣門宣贊舍人許堪充荆湖制司參議官兼知棗陽軍録黄

臣竊惟參議官之置，自建炎四年始。其初兩浙帥府僅置一員，自後沿江三大使及江淮都督府、川陜宣撫、荆襄制置，亦許並置，員數寖廣。其制視提舉茶鹽官，其序官視轉運使，其資格或以直學士充。分閫之寄，參制其半，體貌亦隆矣。川陜則用劉子羽，荆襄則用吕擢，江淮則用馮方、查籥等，選任亦重矣。等而上之，至於參謀；沿而下之，至於準遣，皆以文臣爲之，而未嘗有一武弁參錯其間。頃自紹定以來，官名混於流品，格法壞於私門，凡所欲爲之官，皆可由經營而得，至有以祗事閤門而濫簉機幕者，物議已藉藉於時。今甫更大化，治朝清明，豈宜議幕之官不舉正名之典？臣竊見閤門宣贊舍人許堪近者特差充荆湖制置司參議官。夫參議之不差武臣舊矣，許堪之若賢若否，臣雖未稔知其人，而除命一頒，良法隨廢，則於國家事體實有關係。惟計議之職，在祖宗朝則文武通差。今欲

乞收回許堪參議之命，改正爲計議官。庶幾無紊官常，無隳法守，名正而言順，法行而事興，亦可以爲今日器使人材之勸。所有上件指揮，臣未敢書行。《鶴林集》卷二一。

繳王夢龍落待制李日邁知寧國府詞頭

臣聞仁宗慶曆中，吕夷簡去位，上欲革天下敝事，故首更用四諫；紹興間，秦檜既死，高宗皇帝欲收攬政柄，故盡易當時言事官。大凡任耳目之寄於權姦用事之時，雖依憑有淺深，進退有久近，而原其始之所就，要其終之所爲，竟不能掩天下之公議，則斯人也，是豈可不加之罰也？中大夫、煥章閣待制王夢龍，嘉定十一年臺官也。時故相已專國柄，以其容儀龐厚，氣貌深簡，必不好爲異論，故擢之於要除，蓋以貌取，而不以人取也。夢龍在臺中，粗號謹飭，不至如莫澤、朱端常等輩，排擊善良。然議論素卑，風節不競，始以利合，終以利睽。逮其出守婺州，爲帥長樂，則括經界之賦以獻羨，卷公帑之緡以豐己。血氣既衰，貪鄙益甚。若使在臺果自謹飭，則必不若是狼藉也。中奉大夫、新知寧國府事李日邁，紹定四年臺官也。方東朝慶壽七十，故相於正旦朝會，選其名之美者爲臺諫，曰萬齡，曰處久，而日邁與焉，則是臺諫以名選，不以望選也。日邁在臺中，坦率似無城府，笑謔似少畛畦，不至如梁成大、李知孝等輩，肆無忌憚。然招賄納賂，無異稠人；折簡呈藁，暗傷善類。雖其疏不果行，而譏罵之詩，傳誦於人，不可泯没。逮其晉長蓬山，言論鄙俚，册府之士恥之；將漕畿

甸，詞訟停壓，財賦虧耗，司徒之事幾弛。若使在臺時稍能自植，必不若是謬也。今臺憲昭明，正人登用。前之元姦鉅惡，既已屏黜，則敗類之貪人如夢龍，利口之憸人如日邁，亦豈容置而不問？若非朝廷將日邁新任寢罷，夢龍更與鐫降，則嘵嘵者幸免，昧昧者獲全，殆非所以昭大公而厲新政也。所有夢龍落煥章閣待制、日邁知寧國府事詞頭，臣未敢撰述。《鶴林集》卷二一。

繳李知孝宫觀梁成大罷黜詞頭

臣聞虞帝之去凶也，流於幽州，放於崇山，殛於羽山，何其嚴也！周人之惡惡也，投畀豺虎，投畀有北，投畀有昊，何其厲也！蓋大明正照之時，不容使燼火之有輝；衆芳翕聚之際，不可使寸草之能殖。此固有天下國家者所當深監也。臣竊見朝散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宫李知孝，紹興名臣之孫，東萊望族之婿。委弓裘於敗壁，頹其家聲；棄琴瑟於幽閨，滅無天理。方其苟於仕進也，右丞相府主管文字，此名何官？而知孝甘於爲之。自後夤緣，躐登華近，權相喜其附己，每事寄以腹心。於是領袖庶頑，羽翼元惡，内陰主殄滅君子之謀以固寵，外仍掠保全正人之譽以示恩，亂是非於唇吻之間，藏賊禍於嘻笑之頃，斲喪國脉，耗傷民和。然猶口談六藝之文，動引《禮經》之目。陛下之欲躬勤聽斷也，知孝則以承順慈親爲詞；陛下之欲有所除授也，知孝則以尊禮大臣爲請。雖曰傳儒先之訓，而實懷箝制之私。爲臣若斯，不忠甚矣！《詩》以見晛之雪比小人之陰柔，曰：「如蠻如髦，我

是用憂。」臣謂知孝當之。朝奉大夫梁成大，猥以斗筲之才，素亡鄉曲之譽。狼貪而狠，冒衆惡之所無；鷙悍而堅，爲小人之不敢。觀其諂事權相也，行以丈呼，門以恩稱。傳之搢紳，莫不竊笑。成大則曰：「要官是我爲也。」昔御史以不呈身爲高，而成大則自獻以充耳目之官；諫官以不得其言而去，而成大則請留以備牛馬之走。以叱咤爲勢焰，以殿呵爲威風。苟可賊忠而害良，率多攘臂以稱首。然而色雖厲而膽薄，外雖强而中柔。能嫚罵士夫，而不能抗郎官面折之詞；能簡傲賓客，而不能回官僚力詆之語。所爲若此，又焉得剛？《書》以燎原之火喻小人之暴惡，曰：「不可嚮邇，猶可撲滅。」臣謂成大當之。臣嘗反復熟觀二人情狀，知孝之貪，猶成大之貪也；成大之惡，猶知孝之惡也。凶德參會，實爲羣小之宗，而就其中言之，則暴烈而發於外者易見，陰險而伏於中者難窺也。頃者陛下親政，夜降御筆，逆察其姦而並黜之。知孝猶語於人曰：「所不堪者，不合與梁同傳。」彼蓋欲掩其不善，而自別於善，亦安能逃公朝之清議哉？既而給事臺臣連有論疏，褫職罷任，奪祠降官，可謂寬典，而二人者長惡不悛。知孝歸鄉，創第建閣，借韜藏御書之名，輒斧斤丘隴之木，納浦城之黯吏，作私門之爪牙，武斷鄉閭，逍遥精舍，即其餘毒，猶足以害人也。今成大所居室，乃宇文氏賜第，邦民畏法，不敢冒居，成大何人，乃輒白奪！理田之訟，索逋之牒，日不下百數，而猶黨姦以抗官司，揮劍以拒追吏，其爲暴横，猶足以陵公上也。況成大偃居大厦，知孝密處近畿，若務涵容，弗加屏絶，則必能陰求復進，掌握國是，豈不重貽邦家之憂？臣愚欲望聖斷，將知孝、成大重行鐫降，屏竄遠方。仍下紹興府追出知孝所匿浦城黯吏，押送本縣，并令福州拘

成大所占賜第，繳還官司。庶幾小人之亂邦者知所警懼，貪人之敗類者不敢爲非，亦足以仰稱朝廷清明之政。所有詞頭，臣未敢撰述。

〔貼黄〕臣僻處西州，與知孝、成大元無間隙。頃者降官命下，亦已書黄，繼而參之物論，咸謂罪大罰輕，不能傷其毫髮，用是輒敢繳奏。伏乞睿明早賜處分。《鶴林集》卷二一。

繳袁韶宫觀録黄

臣竊惟元祐六年，朝廷欲以李清臣爲吏部尚書，王巖叟争之，謂「前執政爲尚書，固不爲過，但恐公議不容放其入來」。元符三年，上欲以蔡京復爲翰林承旨，執政争之，謂「京懷姦害政，其黨布滿中外，善類義不與之並立」。甚哉！蘭艾不同植，薰蕕不同器，小人之覆出爲惡，則君子無所恃以爲善。此蓋消長屈伸之機，明者不可不致察乎此也。陛下更化，今幾何時，進賢退不肖，清明方始。臺臣所論，給舍所繳，去佞不啻拔山之難，而旌招之賢，幣聘之彦，猶有覽輝而未集者。乃夏五月六日，忽頒袁韶宫觀之命，識者駭焉，咸謂清臣、蔡京復作矣。非但臣等不容放其入來，凡天下之公論皆不與之也。彼其七八年間，再典京兆，羽翼權姦，凌轢善類，擾累富民，羅織儒生，鈎距術數，蓋有爲昔人之所不爲者。使其復用，則賢者必不安於朝，富者必不安於里，六館之士必不安於學，天下之亂，將自兹始矣。或有一等邪論，乃以楮會折閱，非韶之了事不能以稱提；卒伍喧鬨，非韶之多智

不能以彈壓；京邑衆大之區，非韶之權譎智數不能以勝任。夫天下非少才也，何獨韶而後可用哉？況其前此之政，不過好行小惠，以要虛名，而實則無甚善狀。京師根本之撥，未必不由於此。陛下不快於賢者之舒徐，而遽思於能者之健決，則恐一韶既進，百韶如蝟毛而起，紹聖、崇寧之禍階，不可不鑑也。茲事上關世運，下關民命，中關國脉，盈廷之士，言語籍籍，莫不深致其憂。而臣職在西省，雖録黄不過下房，豈宜寘而不問？且聞咨嬰已上繳章，今猶未報，用是輒具奏聞。伏望聖慈特發睿斷，將韶宫觀之命寢免，以杜姦隙，以遏亂萌。伏候敕旨。《鶴林集》卷二一。

繳薛極贈官詞頭

臣聞昔賈誼嘗謂「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而不知大體」，汲黯亦謂刀筆吏不可爲公卿。夫生亡輔弼之望，而没享孤卿之封，此公義之所不赦也。故少保、觀文殿大學士、和國公、食邑一萬二百户、食實封三千户致仕薛極，蚤以法科，躐升朝序，國家典憲，見謂淹通，故自廷評，致登政路，與權相爲終始者二十餘年。方其在都司時，四木之謡，莫匪爾極之嘲，得罪於天下公論，蓋不可枚舉也。獨惟楮幣一事，極素號諳曉，而施爲顛躓，政令煩擾，既失人心，又傷國計。辛未之冬，楮嘗折閱矣，然其所出之數僅一億已上，何至縛手無策，而乃以舊券之貳易新券之一？新令一行，物情疑駭，怨嗟之聲盈於道路，豪家大姓至有聚楮而焚於通衢者，其失人心如此不恤也。癸巳之冬，楮益折閱

矣，行於民間者二十千萬。陛下更化，留心救弊，極在西府，本不當與東府事，而貪於固位，欲求有以自見，懲艾太過，恐人復以用一兑二之策議己，遂請捐内帑金銀、度牒、官誥及鹽鈔，賣乳香等，以收兩界。夫收一界可也，而并其二收之，所以耗國之財力，輕國之名器。在京十局共支過金九萬一千八百三十餘兩，銀二百一萬六千九百餘兩，諸州品搭之數不與焉。如官誥，如度牒，如鹽鈔，印造換給，則又不知紀極矣。夫捐金銀所以救弊，而弊愈滋；捐告牒、官鈔所以權楮，而楮愈輕。既無益於民，又多損於國，始謀之不臧，貽害至於今日不救止，推原其故，極豈得辭其責哉？今公朝方集侍從、臺諫、兩省官議所以救楮之策，上下一辭，莫不歸罪於極。而極贈官命詞適過西省，豈容置而不問？其去國之時，峻班書殿；致仕之日，升華亞保。已極輔臣之榮，而今又寵之以師臣之位，當責罰而反褒，當追奪而反贈，其何以示天下之公哉？陛下儻以其曾爲樞臣，稍存事體，未欲奪彼生前之爵，則如少師之贈，合與寢免。繼自今或又有請謚陳乞恩例之類，并乞下有司勿與施行。所有贈詞，臣未敢撰述。《鶴林集》卷二一。

繳陳宗仁林介落閣降官詞頭

臣聞左右司須是學爲宰相，不可不謹擇，神不在此選，哲宗皇帝之命也。聖祖神宗守此家法，故謹簡宰掾，率用士人。蓋謂一朝之紀綱係焉，三

省之政令出焉，六曹之機務決焉，四方萬民之休戚利害關焉，脱非其人，未嘗得使參錯其間也。自遠相當國，凡所置屬樂逢迎之吏，喜健決之才。三十年間，紛督政理，耗傷國脉，剥壞人心，皆倚都曹爲之。犯天下之公論者，不但四木之謡而已。如陳宗仁狼貪出於資性，俗惡形於面顔，人望見其眸子眊焉，已知其心術不正矣。故相喜其貢諂，奴僕命之。宗仁自度無以取知故相，故於進擬之間，動輒以壞人事爲得計。法所當原，則曲文以内之；事所當行，則吹毛以疵之。彼嘗曰：「不如此，則不足以爲都司也。」因是得漕，因是除卿，日有日進，月有月進，饋獻之目，幾與債帥樞、貪總珂互相頡頏。逮其利盡交疏，遂屏於外，而猶哀鳴干郡，則其爲人汙鄙亦甚矣。如林介以忮忍峭刻之才，濟艱深巉險之智，當相妾顓寵，以譜系自通，每四節之會，遺饋致禮，僕僕跪拜，不以爲恥，人已知其所進不正矣。浙西詳刑，饑民蔽野而不知恤，反取贏而貢羨焉，遂得左司，優游省闥，顓務逢惡，無所糾正。屬當輪對之時，假手館人，草一奏劄，不暇觀省，大忤相意。既而中悔，朝夕求解，得免罷去，而又使之尹釐畿甸，善狀既亡，火政亦廢。辛卯之災，上而太廟，下而省寺，居民延燔殆盡。而介也不救太室，而救宰相之私第；不護三省六部暨民之屋廬，而護臨安之公廨。其自爲計得矣，其如宗廟百官何？其如畿甸百姓何？介罪至此，雖百赦不原可也。詳二人所爲，自合遐竄遠徙。臺抨累疏，僅從中罰，猶未足以快公論，而近者忽傳聞有陰圖召用、再入都司之意。若此徒復進，則是亦韶之類也，公朝豈應置而弗問哉？臣屬以病在告，而二人降官謫詞忽下本房，臣更不敢以請告爲辭，力疾草奏，亟以繳聞。伏乞睿斷，更將宗仁、介重與鐫降，以杜絶貪人健吏復起之萌，以培養端人吉士

安静之福，海内幸甚。所有辭命，臣不敢撰述。謹録奏聞，伏候敕旨。《鶴林集》卷二一。

繳全子才降一官録黄

臣聞馬謖違節度而敗，不免行街亭之誅；蕭思話棄積聚而奔，遄即正尚方之繫。蓋將帥，三軍之司命；刑賞，一國之精華。無功而懋賞，有罪而失刑，非所以勸懲於將來也。臣竊見江淮制置大使趙范劾奏趙葵、全子才輕於調遠，急於退師，乞賜褫削，以正其罪。聖斷斯赫，朝綱大明，將葵、子才各降一官，葵依舊直秘閣、京西湖北制置副使，劉子澄等以次行罰有差，亦可謂訓章明法曲當其罪矣。然臣采之公論，猶以爲洛師之敗，楊義則淮西之將也，劉子澄則淮西之參議也，徐敏子則淮西之機幕也，而子才則淮西之統帥也。首謀深入，子才實倡之；望風奔潰，子才實先之。豈有身爲統帥，而不能率勵將士，實覘敵情！汝陜之寇僅合，而我師已敗；京洛之功垂就，而城守遄棄。以至士馬耗傷，糧械幾盡，爲之帥者，尚何所逃其責哉！趙范以義斷恩，故劾葵與子才之罪不欲異同；國家以公行法，則鐫葵與子才之官當分輕重。而況子才爲人跅弢亡賴，始因范、葵得官，後雖夤緣通顯，范、葵常意輕之。暨至提兵境外，才敵勢鈞，則又敢於抵巇，以貳其所事。其他專嗜殺戮，肆爲誕謾輕猥之狀，不可殫數。朝廷之所以不遽加汰斥者，意欲責其後效爾。然以若所爲，何能洒濯自奮，如荀林父、孟明視之以功補過也哉！今聖策廟謨方欲外壯藩籬，内實根

本，陟罰臧否，豈宜混淆？如子才之罪難與葵比，所合重與鐫降，或將京西制副之命并行寢免，庶幾上不撓於國法，下不厲於鄉民，可以爲行險僥倖者之戒。所有録黄，臣未敢畫行。《鶴林集》卷二一。

再繳李知孝梁成大各更特降兩官録黄

臣惟惡惡而不能去，古人以爲國君之憂；退不善而不能遠，君子以爲仁人之過。今有身爲法從，冒天下之大惡，人主黜之，給事繳之，臺臣論列之，中舍又從而封駁之，而猶得以肆焉安於其居者，去佞之如拔山，何其難也！奪祠降官，罪大罰輕，遂用繳詞頭，乞行鐫竄。荷陛下聖明，照見其惡，特依所請。縉紳韋布之士，下及閭閻小民，莫不鼓舞稱快，仰嘆陛下謨斷英敏，朝廷政令清明。二十年來給舍不伸之氣，遂得一鳴於更化勵精之始，誠爲美事。然邸報競傳於四方，畫黄復下於西省，鐫官報可，竄典未加。陛下御衆以寬，固不欲爲已甚；人臣事君無隱，豈能自已於言？況二人者，懷諼迷國，曾不少悛，方當冰山欲倒之時，猶作泰山四維之計。知孝自乞爲中丞，以氣使臺諫；成大揚言再入臺，以觝排正人。使得遂其姦謀，豈不重傷國脉？今既擯居鄉里，自合杜門省愆。或創起私屋以斬伐墳林，或冒占賜第而僭倣宫廟，抵冒法禁，欺凌善良。臣已具列前章，更不申溷宸聽。重惟會稽毓聖之地，長樂多士之邦，豈宜姦凶公肆煩擾？陛下之不欲謫徙二人者，其惠小；而二人之得以遺毒一方者，其害大。臣非不知仰體陛下忠厚之意，而必欲申其未竄之罰者，正所以發揚陛下之仁政也。

伏望聖斷，詳臣前後所奏，別降指揮。所有録黄，臣未敢畫行。《鶴林集》卷二一。

繳許俊贈檢校少保詞頭

臣竊以李廣輕財愛士，爲漢家名將，而生不列茅土之封；祭遵約己奉公，佐光武中興，而死不易軍侯之爵。今有邊方之帥，貪暴著聞，而生都顯官，死極贈典，是國法公議之所不赦也。故武康節度使致仕、丹陽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八百户、食實封二百户許俊，少而狠愎，濟以姦回。匹馬段槍，但有一夫之勇；貪功黷貨，略無諸將之長。自擢總於戎旃，肆虐用於刑法。討峒寇則嫉高貴、朱守忠之能，而鞭敲箠打，至於斃亡；典騎司則捃王換、徐國良之過，而抄估籍没，使之孤露。凡一兵之粗給，無爾體之不傷。方當敵騎之犯淮，乃擁王師而坐視，直翱翔於江滸，弗攀援於蘄黄。敵既退師，彼亦卷甲。制使李大東聲其違命之罪，劾以懷姦之私，飛章上聞，俊覘得實。於是忿兵露刃，突入金城，屠戮我官軍，凌轢我將士。賀蘭之師弗進，既亡援巡之功；肆元之謀不臧，幾有殺降之意。實包藏之罔測，賴彈壓以無虞。雖示薄懲，尋加顯用。及至七閩盜起，數路兵交，乃遣黄口小兒以當緑林巨寇，一籌不畫，同列笑譏，至牽舐犢之情，誘殺虓虎之將。此而可忍，人謂斯何？然其敢於桀驁之凶，亦必有所憑依之故。椎剥盡於軍伍，賄賂歸於權門，大臣啖於利而莫之違，司寇撓於刑而莫之問，既屈國法，又抑人言。乞奉祠則進以承宣，乞致仕則畀之節鉞，至若投聯亞保，上通宰涂，豈宜

朝廷絶品之官，專作債帥飾終之具？卹章之濫，莫極於斯！方之古人使貪詐之道，則爲横恩；揆之史氏誅姦諛之筆，則爲佚罰。臣愚欲望聖慈將許俊承宣節度使及檢校少保悉加追奪，庶使凡爲將帥者，皆知飾苞苴以事結託，專冒嫉以希功名，雖漏網於生前，必追戮於身後，以激忠憤，以勵貪愚。其於新政，實非小補。所有詞頭，臣未敢撰述。謹録奏聞，伏候勑旨。《鶴林集》卷二一。

繳汪繹降官詞頭

臣聞明允篤忱，共懿惠和，謂之才子，世濟其美者也；頑嚚不友，傲狠亂常，謂之不才子，世濟其凶者也。濟美者善加益而不知，濟凶者惡欲掩而自著。是以操賞善罰惡之柄者，必自其源流觀之，則才與不才斯過半矣。恭惟皇帝陛下勵精更化，宣明典章，録用及於名臣之家，旌褒逮於賢者之後，其所以振幽發潛，惠至渥也。獨惟姦諛之既死者未誅，凶暴之濟惡者猶在。臣職隸西省，每見有傷於名教，有害於國家者，不敢不爲陛下疏别而通言之。臣竊見降授朝散大夫汪繹，乃義端之子。義端在紹熙間曾爲察官〔一〕，在慶元初曾爲中書舍人，彼豈不知宗臣趙汝愚德在生民，勳在王室，望在縉紳士大夫？而三上臺疏，極其詆誣；一草謫詞，至引劉屈氂、李林甫事以相擠排。不惟不能分别善惡，而且欲陷正人於死地。當時論者，直以凶人目之，以傲象目之，以奴隸目之。所幸給事中黄裳能聲其罪於紹熙之時，而無人焉秉誅姦之筆於慶元以後。臣每讀國史至此，未嘗不痛恨太息。今繹之不才，

劣於義端，而姦凶極惡又有甚焉。蓋其居官也，以酷爲能，以貪爲寶。席卷儀真，見於論疏；簒掃寧國，形於賦詠。手執告緡之令，口含羅織之經，凡豪家大姓之饒於財、贏於産者，靡不被其毒手，凶人不足以盡之也。其居家也，爲弟不友，爲長不義。會賓不以禮，而以黄白之多少相誇雄；禔身不以律，而以丹書之輕重相譏誚。一語不咸，則杯酒殷勤之權翻爲寇讎；一事弗協，則家庭燕私之醜亦相告訐。屠牛之訟，至今傳之，人莫不鄙笑，是象傲不足以盡之也。其奉權要也，月有月獻，歲有歲獻。每一番通訊臺餽，輒數千緡；而四節慶遺相府，動數萬計。綬獻朱床，既極精巧；繹貢珍玉獅子，尤高且大。下至輿僕幹辦，傾身事之，弗以爲恥，奴隸不足以盡之也。夫凶，一極也；傲，悖德也；奴隸，賤名也。決非積善之家所宜有也。義端之首惡，既已逋誅於身後，則如繹之濟惡，豈宜漏網於生前？頃江東憲臣廉訪來上，攷其姦狀，自合竄謫，而僅從鐫褫，則是丘山之過而毫髮之罰，其何以懲貪暴而勵忠廉哉？臣愚欲望陛下特發睿斷，重賜屏斥。或朝廷忠厚，未欲屏之遠方，亦乞更欲鐫降，永不叙用，以爲世濟姦凶者之戒。所有詞命，臣未敢撰進。謹録奏聞，伏候敕旨。

〔貼黄〕臣既具奏汪繹世濟其凶等事，因契勘紹熙、慶元間稔姦積惡、朋邪醜正者，不但義端一人，如胡紘、李沐、沈繼祖、劉德秀之徒，尤號爲攘臂以擠排故老、擊逐善類者。使其若子若孫頗能畏飭，如蔡叔之後而有蔡仲，冀芮之後而有張安世，朝廷洒濯而用之，則固不必以世論。其或狠暴貪戾有亦如繹之所爲，則當終身錮廢，不應使之參錯州縣間，蠹國傷財，永爲民害也。臣固非越職言事，蓋自隆興以來，中舍繳奏，亦有論及一人而帶説三四人者，

故實具在，用敢援此言之。其於大明黜陟之朝，誠非小補。伏乞併賜施行。《鶴林集》卷二一。

〔一〕紹熙：原作「紹興」，考《宋史》卷三六《光宗紀》，汪義端爲監察御史在紹熙間，據改。

繳虞一飛獄案

臣竊詳臣寮奏疏，溧陽縣虞一飛以貲得官，輸賄權門，請幹田事，交兵縱火，多所殺傷。自福賢、泰豐之莊繼立，而溧陽之民爨於虐燄；自幹辦、提督之號並行，而一飛之勢闞如虓虎。遂令毒尉，禁舟奪棺，陷殺其叔於嶺外以并吞貲財，謀殺其弟於僕家以越人于貨，孤人之子，寡人之婦，不可數計。乞追捕一飛，送臨安府獄，盡情根勘，從條施行。及拖照臨安府獄案，坐虞一飛所供，見得虞時元是一飛親叔，始因以昭穆事相爭，設心陷害，已非一日。遂以虞時毀謗史丞相言語妄申史府，牒下建康，追虞時禁勘。又行錢計囑建康公吏，將虞時追毀出身以來文字，除名勒停，決脊杖二十，刺面配昭州牢城。後因父死，回歸奔喪。虞一飛恐其生事報讎，具狀申縣解府，再將虞時決脊杖二十，刺面配雷州牢城。又訴押發人私脱虞時鋼身，又將虞時決脊杖二十，別差人押往雷州，遂致身死。虞應飛係一飛堂弟，因在一飛住屋山頭造墳，一飛怪恨，乃以越界賣酒事百端羅織。應飛不得已，宛轉親戚同共往其家懇告一飛。一飛即便令僕子捉住赴官，却買別酒埋在應飛人工地内，指以爲

應飛所藏。法司檢斷，應罪犯合依條決配。緣爲命官，宰章鑄遂罷因依、縣尉陳景周卒死情節，亦皆一一供欵招認。臣照得在《禮》八刑，不睦之刑爲先；在法十惡，惡逆之罪爲大。不睦謂謀殺大小功之屬，惡逆謂謀殺伯叔父母。虞時爲一飛叔父，而一飛敢於陷害，決脊者凡三，配於嶺外者凡再，百計謀之，不死不已。應飛爲一飛堂弟，而一飛忍於誣告，以本家之僕而執其主，以別家之酒而入其罪，冤恨莫訴，竟至身死。一飛雖忝右列，其初元是錢氏奴隸，乃敢恃貲豪横，倚勢憑陵，陷王官，虐平民，欺騙公府，殺害叔、弟，滔天之惡，雖擢髮不足以數。就令聖朝寬厚，貸其死命，出乎爾者反乎爾，亦當以虞時之罪罪之，令所配州軍月具存亡以申。今看詳獄案，罪大罰輕，更乞朝廷別賜重作施行。所有録黄，臣未敢畫行。謹録奏聞，伏候敕旨。《鶴林集》卷二一。

進奉御書石刻狀

臣猥一書生，遭逢聖主，端平更化，蒙陛下拔擢，已寶藏，罔敢失墜。昨者蒙恩出守東嘉郡，郡治有樓基石，安奉其間。庶幾上有以鋪張對天之宏休，下有以揭垂經世之懿範。謹裝背兩軸，同臣所書「拱極樓」三字，頓首百拜奉表上進。干冒宸嚴，巨無任戰兢踧踖竣命之至。《鶴林集》卷二一。

繳進明堂御札奏狀

臣被命宣鎖，伏準御寶封下中書門下省熟狀，以今歲明堂大禮，前期令學士院降御札處分。臣以遵奉聖旨，擬撰修寫進入外，偶有愚見，輒附奏以聞。臣嘗出入《禮經》、讀《郊特牲》，謂祭有祈有報，有由辟焉；讀《周官》太祝，謂祝有「祈福祥」，有「求永正」，有「敉哉兵」焉。所謂「肇禋於郊，宗祀於明堂」者，不但曰報而已。蓋海内乂安，兵革不興，年至於屢豐，則鋪張揚厲而主報；疆場多事，水旱間作，民居未有寧宇，則禳禬祠禱而主祈。此皆成周令典，國家列聖以來成法，所不能廢也。粤自近歲，詞臣所撰赦詔，類多頌美形容之辭，而少愛人惻怛之意。矧今兵禍未解，民食孔艱。陛下畏威一念，如對上帝，毖祀一忱，若保赤子，所宜因此時力致祈天永命之請。臣用是輒援仁祖、高宗兩朝故實，載之御劄。所有將來合降赦書，更宜推廣此意，深自貶損，明示四方，如建炎間臣夢得所上奏疏，紹興間臣益、臣近、臣世將諸臣所擬赦文，則庶幾可以迓續天命，感動人心，仰昭陛下寅畏懷保之實。儻聖意以爲可采，乞降付本院遵守施行。《鶴林集》卷二二。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二二。

繳進嘉紹本議狀

臣恭惟皇帝陛下以藝祖適傳，奉寧皇丕訓，入繼大統二十有二年，上敬典神天，内尊事宗廟，夙夜永惟萬世長策，而未有繼嗣，無以安天下心。臣曩以非材，簪筆禁從，曾取仁宗、高宗兩朝故事上進。丙辰之秋，因陳己見，復及國本，且援仁祖語王珪曰：「此決自朕懷，非由人臣之言。」高宗謂陳康伯曰：「此事出自朕意，非因臣下建明。」蓋欲陛下濬發睿斷，遴選宗孚，保毓深宮，以待皇嗣之降。是時特蒙陛下和顔聽納，不以爲忤。自端平而嘉熙，歷嘉熙而淳祐，凡九年矣，内學既達，而儲議未定。臣雖在畎畝，一念惓惓，未嘗忘此。昔司馬光以一并州倅尚能開仁祖養育英宗之基，婁寅亮以一上虞丞猶能啓高皇選建孝宗之議，況簪履之舊耶？臣因考紹興二十八年，范如圭言廣嗣建儲二事，遂纂集嘉祐臣僚章奏三十六通，囊封以進。或以越職爲如圭危之，獨陳康伯對上曰：「如圭可謂愛君之至，言之不盡，故類聚以進呈。」聖心感悟，立子之意遂決。顧恨其書止於仁宗之世，而搜求有所未盡。至南渡中興以來，其賢臣所言，則又未有繼而述之者。臣輒不自揆，竊慕如圭忠愛之忱，網羅放失，會粹見聞，合嘉祐、紹興奏疏共六十三篇，分爲三卷。仍參考事實，疏於其下，間有管見，則自爲一説以發明之，命之曰《嘉紹本議》。臣久已繕寫，欲輸畎畝之忠，而臣數年以來，扼於媢嫉，弗敢出位繳進。今睹陛下更新大化，收召羣賢，下至微臣，亦蒙簡眷，俾竊祠官之廩。今因表

謝，輒附此奏，併同上件《嘉紹本議》三册作一盝奉表以聞。伏惟陛下清閒之燕，特賜覽觀。聖志既決，公與大臣協議，早定主計，以綿億萬年無疆之休。臣干冒宸嚴，罪當萬死。《鶴林集》卷二二。

全宋文卷七二四二

吴　泳　二三

奏乞留殿院徐清叟狀

臣聞臣節以不回爲忠，主意以易回爲聖。威武屈之而懾，富貴誘之而就，非所以爲忠也；震霆不斂其怒，烈火不藏其熱，非所以成聖也。祖宗盛時，以堯舜之德養直臣之氣，以堯舜之量容直臣之言，故臺諫得以伸敢言之風，朝廷所以無罪言之謗。元祐初元，諫議大夫孫覺論事不合哲宗聖意，以二月甲午除給事中，越二十日仍供諫職；建炎三年，監察御史沈與求論人不當高宗聖心，以十月癸卯改兵部郎官，不一日擢爲殿院。二祖風烈所以垂詔萬世而無窮者，蓋樂於聽言，而不吝於改過也。陛下自踐阼以來，權臣柄國，臺諫多用私人供奏檢，呈副封，臺綱幾紊。更瑟之初，稍振風采，言者無所避忌。如南陽懿親，北府近侍，與故相所進用之舊臣，不知幾人論列，幾疏開陳矣。陛下未嘗不改容而聽，康色而受也。近覩御筆，殿中侍御史徐清叟忽有常卿之除，越一夕又有兼權户侍之命。夫御

史，七品官也，升而爲五品、四品官，亦不爲卑矣。然清叟不安於位，議者不已於言，蓋以陛下素非拒諫之主，而今者乃有輕去言官之失，臣爲陛下惜此舉也。況聞清叟所論三事，止言其漸，未嘗浚而深之。夫仲舒二漸之策，魏徵十漸之疏，雖武帝、太宗中材之主，猶能傾聽虛受之，豈謂陛下躬堯舜之聖，而反爲漢、唐之所不爲乎？或曰：「清叟已解言職，必不肯復爲；既出城闉，必不能再入。」是猶未知有元祐、建炎典故也。儻陛下勇於改命，如哲宗、高宗之決，使清叟復能就職，如孫覺、與求之忠，則美在朝廷，直在臺諫，不失爲聖朝盛事。不然，畀以中舍之職〔一〕，假以封駁之權，如洪咨夔出臺近比，給舍、臺諫均爲紀綱所係，清叟亦何辭而去哉？臣職在西省，第居南臺，本以嫌不當論奏，事關國體，身荷主恩，弗容自嘿，惟陛下赦原。《鶴林集》卷二二。

〔一〕畀：原作「界」，據文意改。

直前奏事丐歸田里狀

臣冒陳愚悃，仰瀆聖聰。臣來自西州，班於北闕。書林史觀，薦儀清要之除；翰院詞垣，屢玷文章之選。遂陞華於從橐，獲簪筆於甘泉。其在孤寒，實踰涯分。而近者天憎其滿，鬼瞰其盈。三焦既不通，幾成痞隔之證；兩脛又病腫，立有阽危之憂。所以明堂竣事之初，首露閒館奉祠之請。暨班睿

旨，猶閎俞音。重惟係心於順適之所則必傷，措足於平穩之地則不跌。雖昔者病，今者愈，幸逃天降之殃；然中則戾，盈則虧，寧免人言之咎？敢攄誠於君父，冀息影於丘園。伏望皇帝陛下體天地之仁，垂日星之照，察臣之心弗爲於矯飾，亮臣之請悉出於忠忱，以聰聽卑，以惠從欲。時當引去，俾安鴻鴈之情；身未顛隮，誓圖犬馬之報。《鶴林集》卷二二。

繳奏趙汝談指摘告詞狀

臣逖遠孤蹤，疏庸亡似，誤蒙簡注，擢貳詞垣。自更化以來，至於今日，凡一年四閱月，粗究厥心。比於三月二十日，伏準省札，備奉聖旨，以臣咨夔爲瘡疾有請，令臣時暫兼行上三房詞命。臣謂六押之事難於一身兼權，即欲控辭，而君命所臨，友誼交迫，兼恐新除執政、侍從、卿監、郎官詞頭積壓，欲爲了遣一番除授，即以控還。其從官告詞，臣方撰述發付本省，元未書黃，而權吏部侍郎汝談輒謂告詞末語有云「若卿能砥節奉公，則朕亦清心省事」，以爲譏諷其爲鄭損事。臣竊見告命之職，本代王言，既彰其美於前，則必示其戒於後。質之先儒，具有體制。況砥節首公，王尊所以爲忠臣；履正奉公，任延所以盡臣節。是皆臣子之職分，名義之大閑，有不可一日越者。臣初草此詞，止謂近年銓選，私意寖多，法令滋弊，不過欲道陛下之德意志慮以厲其臣，中心皎然，實無所諷。不謂汝談以邪心猜物，以臆見度人，近與其子隱語私書，爲人所告，致招物議，方此沸騰，不能痛自訓飭，而

乃妄指王言，以發其私忿。且謂臣不能爲損別白，以附時論。照得損帥蜀四年，臣於寶慶三年十月十八日以成都路機被制司辟差入幕，至次年二月二十一日祇受都堂審察之命。前後幕府共十五人，臣最末至，歲薦蜀士共五人，而臣實居其一。在幕府四月，未嘗不勸以正。臣登周行八年，未嘗輒交以私。臣之本末，粗有可考。今朝廷行事，臺諫論人，汝談爲親戚，則自辨可也；而乃歸咎於有所戒諭之告詞，無所干預之中舍，何其謬迷，一至於此！臣於汝談，每以其文字古雅，齒髮老成，故於陞侍講、權吏侍兩詞頭，頗極究意。汝談身直翰苑，亦豈不知？而摘片語以文欺，借微臣以分謗，此臣所以不容自嘿也。臣謹按，汝談老至耄及，氣衰識昏，近者玉堂發策，至謂「正心誠意」爲「縉紳先生之迂談」。今此露章自辨，乃以「砥節奉公」爲中舍詞臣之譏諷。若爾則是私心邪意方可以爲學，毀節背公方可以爲臣，侮聖言而輕王制，莫此爲甚！臣職在西省，致令汝談妄議，實緣臣人微望輕，不能振職。然臺諫、給舍均爲紀綱之地，詞命輕則朝廷輕。臣不敢避汝談妄言之嫌，輒具繳奏，欲望聖斷，亟賜施行。所有臣曩者不應在鄭損幕府，不應被鄭損歲薦，及近者不應趙汝談「砥節奉公」詞命之罪，乞賜罷黜。臣以具狀申尚書省，乞將職事歸還中書舍人洪咨夔外，見居家待罪，須至奏聞者。

《鶴林集》卷二二。

與馬光祖互奏狀　一

臣蒙恩守郡，恰已期年，救荒賑饑，粗無愧怍。獨以手足之戚，薦尋香火之緣，温詔褒嘉，未賜俞允。私情忸怩，方欲再陳，忽得紹興朋友報，提舉馬光祖有疏論臣。雖未知所言云何，以臣揣之，必是報怨。蓋緣端平初，光祖守高郵，以貪酷激軍變，身與母妻俱受污辱。未幾而復官，詞頭過中書，臣以太蚤，方欲繳奏，忽喬行簡傳旨令與書行，詞頭之間未免有訓飭之語，光祖頗以爲憾。臣守永嘉，光祖守處。温與處實爲鄰境，平時處之麵下而易温之所無，温之米上而濟處之所乏。光祖既嚴麵之禁不使之下，臣亦防米之泄不使之上。因此微隙，遂幾積怨。今甫得使節，遽倚勢以挾私怨。原其本心，亦是觀望時好，奉承風旨，所以敢犯公議以中傷善類。臣若不以委折上陳，則無以自白。欲望聖慈檢會臣累次所請，先畀叢祠，付出光祖之章，容臣與之疏別。仍乞聖斷下清明御史，辨其曲折，付之公論，見於施行，於以彰聖朝黜陟之公。臣不勝大幸。《鶴林集》卷二三。

與馬光祖互奏狀　二

又照會，某近者以浙東提舉馬光祖上疏劾臣，已嘗具狀奏聞，欲乞先次與祠，仍付出光祖章疏及

臣所奏，下之御史，辨其曲直，未準回降指揮。今得其章疏，乃知悉是誣罔。臣若嘿而不言，竊恐有負臨遣從臣牧民之意，亦非微臣事君行己之節。用敢畫一，疏析於後。

一，光祖疏謂臣「粗有文墨，絶無吏才，陽爲寬博之容，陰挾貪婪之術」。臣起自書生，操觚弄翰乃其職業，固不知吏才爲何事。然廉謹自將，一毫不妄取與；官至法從，無屋可居，不特流寓於東南爲然，人所共知。兩任郡守，潔己奉公，比到永嘉，悉意荒政，雖所當得俸給，三月不曾支請。今光祖既謂之貪婪，必須指其事實，豈可只以陰挾二字中傷良善？

一，光祖疏謂：「假守宣城，善狀蔑聞。白簡猶新，朱幡薦駕。永嘉望郡，得於營求。」臣戊戌夏初自宣城得祠，至己亥秋末拜永嘉之命，整整一年有半。喬行簡説聖上本以福唐相處，緣輟與李大同，且以永嘉郡望稍小，故進直學士以華其行。此自聖恩特達，不知光祖營求之説指何而言？

一，光祖疏謂：「到官之時，適丁歉歲，始者大言，力詆前守。謂其不申旱數，以爲志不在民。意其設施必有可取，而乃懵如醉夢。事無巨細，仰面以視吏胥，朝令夕更，貽笑遠近。」臣去冬赴官，甫及處州之境，便聞本州饑荒，就借處州印具申省乞蠲租科。此光祖所目擊。到任之始，首捐己俸置局賑荒，只是州郡自辦，不能如鄰州科擾平民。曾具賑册，備録施行次第登於臺省，今尚可考。濟民四萬六千有奇，糶户十一萬有奇，放夏税一十二萬有奇，放秋苗二萬八千有奇。又斷罷都吏，又勒諸吏之稍厚者，各令買米。不知光祖謂其「懵如醉夢」、「仰面視吏胥」者，得之於何所聞也？

一、光祖疏謂：「郡通海道，商舶往來其間，儻能措置招徠，不患米艘不集。泳乃折支度牒，低價敷糴，以致客舟望風奔遁，米不入境。」臣比準朝廷乞降度牒二百道、提舉司一十道，皆是給付諸縣，令自變賣，糴米糶濟本州，原不曾立價敷糴。又嘗出榜曉諭，招誘米客，其來者二十五萬餘桶，流入處州者亦此米也。光祖乃謂客舟奔遁者，不知奔遁於何所也。其詳已見之申省賬册。

一，光祖疏謂：「闔闔嗒嗒，兼旬乏糴，市民千百，環擁麗譙，至有扛去知州之語。」臣未到任前，本州之民皆有饑餓之憂。及既行勸誘，米舟輻輳，貧民皆得接濟，至有相告語謂：「此菩薩不來，我等都是餓死底。」光祖時察鄰國之政，不應不知。今謂「市民千百，環擁麗譙」者，不知是何月日也？

一，光祖疏謂：「大饑之後，疫癘乘之，死者枕藉。泳閉帷深居，恬不加恤。」本州因饑荒之後，果有疾疫，傳染既多，不無死者，臣命醫巡門看診，僉廳置局施藥，又時加撫恤，俾爲湯粥之供。死則給以棺材，又差官吏逐日分隅掩瘞。皆有實數，亦見之申省賬册。

一，光祖疏謂：「今歲之旱，無異鄰州。泳惟恐上司蠲除，不便於己，亟以全熟申上。」今歲本州風雨調順，早穀頗登，晚禾却有蟲傷去處，遂不待檢踏，永嘉與放三分，諸縣已放二分，蓋是參之卿大夫之公論。得中都書，謂「左相李宗勉曾向人説：『聞温州得熟，却如何又申放分？想是吴某要譽。』」今光祖乃謂「全熟申上」，既曰全熟，則何緣有二分、三分之放？自有申臺省狀可考，亦自具申諸司，光祖胡爲不知？

一，光祖疏謂：「又於管下科糶，高下其手，付之鶩行，使得甘心漁獵，糶價翔踴，民不聊生。」本州苗額四萬九千，去秋收二萬八千，歲支七萬四千，除放外係欠四萬餘石支遣，本州接續措置外，尚欠兩月之糧。今歲稍熟，南北不稔，未免就寺院畝頭上敷糴，係以市價償之，自無一毫侵擾。目今米價每升止是四十見錢，比之台、處諸州，米價最下，豈得謂之「翔踴」？

一，光祖疏謂：「近者謂朝廷更易新楮，泳自張黃榜外，無一毫措置，人心疑愕，市肆晝閉。十七界會子直不滿八十，視東浙諸郡獨低。本司移文取會，並無回報。」本州自黃榜初下，臣遂喚上諸行民户與之開説，人心元無疑惑，市肆交易如故。又多方措置，分隅稱提，具申朝廷乞添撥十八界會，以備兑換。十七界會舊用九十，今已長作百三十，乃浙東諸郡之所無，亦已具施行次第申尚書省。

一，光祖疏謂：「自蜀客無家可歸，廣求田問舍之圖，無首公爲國之念。」臣儻居德清，就有薄産，平時奉法循理，豈不知守臣不可於所部輒置産業？亦嘗出榜曉諭，謂「不惟本位不敢置，雖舍姪位下，亦不令於此時置一畝，創一椽」。有託姓名者，亦許令告首。榜文至今尚在。照得田宅非囊橐中可藏之物，必有坐落畝步，若行體訪，便見著實。

一，光祖疏謂：「縱容子弟，關節交通，挾娼妓以遨遊，冒新喪而應舉。」臣長子槃，即弟昌裔之子，登乙未進士第，任提領犒賞所准備差遣。自聞所生之喪，即解官奔喪，多不留此。不知「通關節」者何事？「挾娼妓」者何人？臣教子甚嚴，其在侍旁絶不令出入。槃亦粗知謹飭，不敢爲

非。兼其已自登科，不應再冒新喪應舉。

一，光祖疏謂：「占僧廬以爲葬地，而不恤公議之騰；囑部氓以市膏腴，而不償契券之直。」亡弟係是諸孤自請於朝，援紹興流寓人典故，買寺院之昌裔在婺州不祿，治命令諸子權攢温括之間地安厝，朝廷劄下本州從行，即非「冒占」。其如「囑市膏腴」，已具前項，但未知所指「部氓」謂誰？却須指出姓名，方見著實。

一，光祖疏謂：「人方詆爲推不去之謝令，乃視爲死可葬之桐鄉。」臣治郡一年，上下粗相孚信。本州之賢士大夫，如陳畏大卿諸人，皆勸令就此卜居。臣以於義不安，屢辭却之。在彼初無「推不去」之譏，在此實無「死可葬」之意。

一，光祖疏謂：「以若所爲，而望其爲天子牧養細民，難矣！」臣忝以從臣出守，只知奉宣天子德意，撫恤小民。勢家巨室，或有以强凌弱者，當官而行，未免招怨惡。然小民之無告者，却頗相安。光祖之言，恐爲勢要而發。

右，臣所具十四項。其十項必待反覆體究，然後得知虚實。最是中間謂臣「以營求得郡」，「以全熟申省」，「子弟冒新喪應舉」，「占僧廬爲葬地」四項，乃實陛下所簡記，公朝所明知，國人所通曉者。光祖欺罔天聽，莫此爲甚！照得光祖志淫好僻，素不知書；嗜利無耻，自號能吏。其在班行，招權納賄，至有「無錢十萬貫，莫登喬馬門」之嘲。方遭白簡，旋得處州，不過豐飾厨傳，優待過客，買囑遊士，使之揚譽於中都。今冒焉得節，去天咫尺，乃敢指無爲有，變是爲非，肆無忌憚，以誣上

下。「無諸己而後非諸人」，光祖固難責之以此，獨不顧公議乎？臣切見孝宗皇帝勵精庶政，無遠不燭，監司風聞不當，必出自聖斷與之區處。朱熹爲浙東提舉，唐仲友知台州。熹被旨檢旱行部，因民户有詞，熹方論奏，仲友亦上章自辨，熹疏遂不付出，尋各與別路差遣而去。夫熹大儒，所言又是使事，仲友庶官，所爲又有實跡，而當時區處乃爾。今光祖如一失節之婦，所論臣又皆虛誣，清明之朝，豈宜有此？陛下志繩祖武，動法孝宗。欲望聖慈併臣前後兩疏下御史臺詳與辯白，特發睿斷處分施行，庶幾臣三十年忠潔之操，不致一旦爲小臣之所汙辱。謹録奏聞。《鶴林集》卷二三。

辭免除權刑部尚書狀

臣伏準今月一日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御筆，除臣權刑部尚書，兼職依舊，日下供職者。臣欽聞出綍，愧若踐冰。伏念某蜀之鄙人，亡所肖似。自爲青袍朝士，已閱九年；及玷碧落侍臣，亦幾三載。制詞共千百篇，而經濟少；奏對凡十八疏，而獻納疎。聖恩重於丘山，臣報微於毫髮。蓋嘗以疾病之遭連而請外，以鄉邦之顛覆而丐祠。謂天蓋高，曾是莫聽。乃徑從於小宰，遂晉長於秋卿，華以一遷，重於再命。載念士官之所掌，實於國脉而相關。舜不賴臯陶之明，何以布好生之德？周不得蘇公之敬，安能審用罰之中？必惟良臣，始稱公選。若冒司於臬事，恐紛致於人言。欲望陛下矜察愚衷，收回成涣。量能授職，亟改畀於時髦；敕法清刑，庶共登於漢道。小臣獲免曠官之刺，陛下不失

知人之明。所有省劄，臣未敢祗受。《鶴林集》卷二三。又見《古今事文類聚》新集卷一五。

除權刑部尚書第二辭免狀

臣比準省劄，奉御筆除臣權刑部尚書，尋具辭免，於今月初五日，伏準詔書賜臣不允者。臣聞才爲造物之所珍，名者道家之深忌。二陸以吴中之秀入洛，官纔盛而毁來；兩蘇以西州之彦同朝，位益高而謗起。矧不令之兄弟，亡前修之典刑。而臣摛詞玉堂，簪筆荷橐。職親地禁，終日不離文字之間；選妙秩清，羣才半入銓衡之下。雉不能於鏟采，龜不解於韜靈。致彼胥讒，納之危穽。每荷陛下保全之力，實如皇天生育之仁。曾未報於隆恩，迺復叨於異擢。亟騰免牘，以俟俞音。盼春詔之十行，雖荷褒嘉之寵；掌秋官之三典，終非審克之才。敢遜忠賢，庶安愚分。所有恩命，臣未敢祗受。《鶴林集》卷二三。又見《古今事文類聚》新集卷一一。

兼權中書舍人第四辭免狀

臣西州晚進，不學不文。伏自去冬，誤叨除授，嘗三次具疏乞免兼中書舍人，忱悃屢殫，俞音終閟。今又幾半年，臣見貳吏銓，又直翰苑，又兼瑶牒，選事浩繁，書詔填委。若不解中舍一職，不惟

積壓文書，將恐有妨賢路。矧文士如林，詞人輩出，內則如國子司業陳耆卿、著作佐郎應繇，外則如知江州吳潛、知安吉州蔣重珍、建康運副高定子、前成都運判李劉、宮觀劉克莊，皆有文名，可充是選。伏望聖慈詳臣累疏控辭，精選人以兼攝。庶幾臣得以顓心職業，少圖補報，人無曠官之譏，己無蔽賢之懼。《鶴林集》卷二三。

辭免知泉州狀

右臣今月初八日準尚書省劄子，六月二十四日，三省同奉聖旨，除臣依舊寶章閣學士、知泉州。除已望闕謝恩外，臣竹宮奉祠，甫頒渙渥，桐城出守，復玷新綸，申命甚休，省躬若厲。伏念臣曩陪羣彥，獲侍禁除。王褒之遇明君，每喜得行於直道；韓愈之傲相國，豈虞潛伏於危機！坐投閒者六年，復被劾而三黜。自分翳林泉而槁死，豈圖見日月之昭明！屬調更化之弦，誤畀專城之綬。靖言若昔，曾忝斯除。合浦之珠復還，敢不敬承於天命；貪泉之水再酌，恐猶未免於人言。牛負軛以莫勝，鳥傷弓而輒畏。冒當委寄，定速顛隮。伏願皇帝陛下念簪履之遺，改絲綸之寵。別選良吏爲治，宣聖化於海濱；仍令祠官祝釐，歌豐年於農畝。所有省劄，臣未敢祗受。《鶴林集》卷二三。

知泉州第二辭免狀

臣比準省劄，備奉聖旨，除臣依舊寶章閣學士、知泉州，尋具辭免，伏準今月十四日詔書賜臣不允者。臣比控忱辭，上勤報告，對天捧讀，跼地懷慚。欲王之德意志慮達萬民，固荷聖恩之重；稱臣之筆墨議論妙天下，敢當天語之褒？況文學止於潤身，而政事可以及物。若稽往哲，具有芳猷。修以翰墨致身，而對客每好談於吏事；軾以詞章名世，而居官常自任以吏能。乃知學古之儒，不薄綜世之務。眷茲南服，常用詞人。倪思初出鎮於紹熙，德秀復典麾於紹定。凡一再命，或四三辭。一則以地望雄重、軍民雜處爲憂，一則以民力焦熬、宗族衍蕃爲説。昔者已非其舊，今焉又不如前，豈應孤危一介之臣，能繼篤棐二人之轍？伏願皇帝陛下念臣曾忝侯藩之寄，察臣非辭王事之勞。亦思以奏最聞，又恐不勝任免。陳力就列，不能者止，何敢飾情；發號施令，罔有不臧，毋嫌致命。所有恩命，臣未敢祇受。《鶴林集》卷二三。又見《古今事文類聚》新集卷一一。

辭免除權吏部侍郎狀

臣今月二十四日準尚書省劄子，備奉御筆，除臣權吏部侍郎，日下供職，内有兼職依舊者。渙若

出綸，震於聞命。竊以甘泉扈從，以侍臣爲邦家之光；選部典銓，以小宰爲人物之鑑。匪疇夙望，曷稱親除！如臣者猥自遐陬，躐登朝序。才能甚短，如鼎之不可以柱車；文體近浮，如玉之不可以爲穀。偶值清朝之更化，忽陪羣彦以同升。謬當記注之筵，復玷詞翰之選。赤墀載筆，幾瞻言動之容；紅燭燃窗，兩被傳宣之寵。雖曰儒生之榮遇，每慚往哲之高風。方戒滿盈，又叨甄擢。官清易曠，甫半歲而三遷；恩重難酬，不一月而再命。倘冒承於殊渥，恐交嘖於煩言。伏望聖慈俯矜愚悃，於贊書之未出，擇髦士之攸宜，庶安私情，允愜公論。所有恩命，未敢祗受。《鶴林集》卷二三。又見《古今事文類聚》卷一一。

辭免除寶章閣學士知温州狀

右臣八月初五日準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除臣寶章閣學士、知温州。除已望闕謝恩外，某聞命之始，拊心若驚。竊念臣罷守閒居，杜門退省。睹之間，庶素履之無咎。猶恐林泉之不密，易於言語之招尤，沈潛聖經，陶咏皇化，退不草耕東皋之賦，進不謀上北闕之書。豈自意於遭逢，忽起臣於閒廢。一去而奔陽翟〔一〕，本無深罪楊億之心；再遷而得潁州，似有復用臣修之漸。既畀之以古諸侯之任，又華之以真學士之班。銜此鴻私，繼之感泣。然念恩隆則受者愧，官盛則嫉者深。況莫榮於手足之親，而相比爲股肱之郡。寶婺固中州之望，

東甌尤多士之邦，匪得通今學古之才，曷勝御衆牧人之寄！伏惟皇帝陛下以惠安黎元爲務，以表選良吏爲先，乞回新除，改畀宿望，則臣雖在江上祝釐之日，亦猶海濱宣化之時。所有省劄，臣未敢祇受。《鶴林集》卷二四。

〔一〕陽翟：原作「陽翟」，參《宋史》卷三〇五《楊億傳》改。

辭免起居舍人兼權吏侍兼直學士院狀

右臣今月十一日，恭奉御筆，除臣起居舍人，兼權吏部侍郎，兼直學士院者。渙綸沓至，拊己兢慚。竊以柱史周官，翰林唐制。記言殿下，至元豐而始分；寓直禁中，暨開寶而昉置。矧右銓之要任，皆天下之清官，非宿德不除，非英才不畀。如臣者學殖將槁，筆花就蕪，遭逢盛明之朝，屢玷清切之選。東壁圖書之府，已叨再入之榮；紫微詞命之垣，又歷三遷之寵。視登瀛列仙則有媿，較渡江諸老則弗如。曲荷簡知，復加親擢。謂臣曾攝官記注，故華之以右坳之除；謂臣嘗兼掌贊書，故陞之以北門之直。地愈親則責愈重，寵益厚則心益驚，難以一身，而兼數器。英俊常有積薪之嘆，弟兄豈無連茹之嫌。倘非控辭，恐速顛躓。欲乞睿旨，收回誤恩，庶逃維鵜在梁之譏，少安斥鷃知足之分。所有恩命，臣未敢祇受。伏候敕旨。《鶴林集》卷二四。

辭免除寶章閣直學士知寧國府狀

臣今月二十二日準尚書省劄子，六月十一日，三省同奉聖旨，吳某除寶章閣直學士，差知寧國府。臣頃遭臺評，俯伏山舍。拱遲明命，忽叨除書。伏念臣聖代迂儒，西州樸學。三紀之陟仕版，曾無居官赫赫之稱；十年之簉朝行，亦靡論事奇奇之操。豈意九重之簡拔，謬當兩制之清華。受寵過多，揆才莫稱。遂至滿盈之極，自貽顛躓之虞。猶賴上德仁慈，聖朝弘大。不惟不加重汰，且華之以直學士之班；不惟不與真祠，又畀之以古諸侯之任。豈軫念供奉翰林之久，抑凝思對敭玉陛之忠，是有此除，以榮其去。但宛陵近郡，嫣閣隆名，疎遠之臣，冒昧而處，則恐人言之未已，有孤聖造之曲成。伏望皇帝陛下駿發睿謨，收回渙渥，俾就江湖之上，獲尋香火之緣。不勝戰灼俟命之至。所有恩命，臣未敢祗受。《鶴林集》卷二四。

辭免知隆興府狀

臣今月初三日，承安吉州遞送到尚書省劄子，坐準八月二十三日三省同奉聖旨，除臣依舊寶章閣學士、知隆興府。除已望闕謝恩外，臣薦叨温渥，申畀名麾，愧浮於榮，感繼以泣。臣竊以帶湖襟

楚，莫如江左之上游；簾雨棟雲，無若洪都之新府。山川崛奇而地形壯，皐壤平沃而民物繁。蓋自唐開節鎮以來，而其國視侯藩爲重，匪疇明牧，曷殿大邦！而臣明不足以爽師，和不足以籲衆。誦謏聞於六籍之囿，自知學力之不充；奏薄技於羣英之林，每嘆詞章之無用。矧栗里居閒之歲久，而漳濱卧疾之日長。壯心虺隤，精意牢落。若處以衆大當要衝之郡，則將貽罷軟不勝任之憂。比嘗控免於南泉，今敢冒臨於西道？俱爲君命，固無惡前從後之心；其在人言，恐有就易辭難之謗。臣之出處，心實徬徨。伏願皇帝陛下濬發明威，亟收渙號。別咨良吏，俾分銅虎之符；就使老臣，仍奉玉隆之廩。所有省劄，臣未敢祗受。《鶴林集》卷二四。

己見奏事丐祠狀

臣遠自蜀道，登於天朝，八年之間，亡所補報。今歲二月二日，以目眚丐祠。十二日，再請。十七日，三上乞歸田狀。因循至於季秋明裡，忽病痰腫。十九日，入奏。十月十四日，以己見上殿，復伸前悃。俱閟俞音，至蒙陛下面加宣諭，弗許控陳。臣實何人，敢有冒瀆！竊緣近者蜀事阽危，敵兵馳蹂，臣室家墳墓、親戚骨肉與鄉之衣冠華族，存殁死生，未知其所，每遐思遥望，痛心如割。獨念臣起自書生，既無膂力荷戈以備捍禦；而身居法從，又弗能朝夕論思，力爭利害以救鄉國。隱之於中，焉得無罪，臣復何顔以立於陛下之朝哉？惟有上告君父，力求黜罷，庶幾可以少逭鄉父兄之謫。

若陛下念其久在詞林，不忍遽加澄汰，則乞檢會前後奏疏，畀一祠廩，實拜天地生成之造。《鶴林集》卷二四。

知温州丐祠奏狀 一

臣聞臣視君猶天也，疾痛不以告，則爲有隱於君；兄於弟同氣也，急難不共扶，則爲不友厥弟。矧臣少自鞠苦，連遭閔凶。始生三年，母也見背；外傅十載，父兮不存。豈無鄉閭强近之親，寧若天分怡偲之愛。兄之待弟真直諒友，弟之待兄非他人昆，既同萬里之造朝，復共一麾而出守。弟以去年八月至寶婺，臣於今歲元夕抵東嘉，魯衛之國相依，秦晉之鄰交睦。方議力行於救政，各圖汔濟於饑氓，布宣天子寬大之書，培植朝廷愛養之本。豈以家門薄祜，仲氏云亡。眡鶺鴒則原隰已荒，顧鴻雁則形影相弔。臣弟昌裔有三子三女，仲嗣次息皆後於臣，藐是諸孤，斬焉在疚，悒悒其誰與語，遑遑其欲何之！遠瞻蜀道，則無家可歸；近望浙江，原，全靠兹心之精爽。神已散亂，民何庇依！願天下，以禮義順人情，察愚款之所陳，非曼辭之解買臣之章，與營季子之墓。伏望皇帝陛下以孝弟領則靡屋爰止。每一念至，忽然忘生。載惟郡政之本竭永矢弗忘之節。《鶴林集》卷二四。自飾。使歌唐棣，少寬孔懷不已之悲；雖在考槃，尚

知温州丐祠奏狀　二

照會臣比家弟之戚，露章丐祠，未蒙聖慈特賜俞允。伏讀詔書，以至「瀕海民饑，顧憂未寬」爲訓。臣職在牧養，敢不祗承聖意？竊惟東嘉，素號樂土，逢此歉歲，遂至艱食。聖澤普沾枯槁之夫，皇靈下燭逃亡之屋。如捴廩粟，一錢一粒，皆是君恩，臣不過與千里之民歌詠帝德而已。臣前時所憂，惟恐薦饑，所以被受訓詞之後，不敢言去。今則麰麥登成，風雨時若，田疇之間，秧青水白，人有一飽之望，本州荒政月終亦可結局。惟臣之弟旅殯僧舍，而臣宴坐黄堂，寢食爲之不安。欲乞令臣蚤解郡印，得與諸孤營一宅兆，以遂居者往者之計，實出君父生成之造。《鶴林集》卷二四。

知隆興府丐祠狀

臣聞君臣之義同體，疾痛不以告，則臣爲有隱於君；父子之情主恩，死喪不自臨，則父爲弗字厥子。矧臣少加孤露，長益畸窮。昆弟七人，俱以康强而蚤世；期功一姓，半因離亂以亡軀。臣晚有二息，槩乃親弟所生，柴實側室之子，各專末藝，粗習謏聞。退惟桑榆垂老之年，幸得弓冶傳家之託。

而柴也久離侍下，遠仕吳中，方請告以言歸，忽染痾難，永嘆不已。猶云無棄，以慰所思。豈期事與心違，命隨才盡，曾不浹旬之頃，遽興長夜之悲。子因念親至切而隕身，父亦望子不來而嬰疾。恨皇皇而弗得，哽悒悒以何言。重爲會府之浩繁，實自茲心之經緯。今則精神耗亂，綱紀放紛。本居官亡以踰人，況病力何能任郡？輒輸忱悃，仰丐叢祠。伏願皇帝陛下明以察倫，慈而使衆。容子夏退老於西河之上，不至喪明；庶延陵返葬於嬴博之間，尚爲合禮。《鶴林集》卷二四。

全宋文卷七二四三

吴　泳　二四

邊備劄子

照會某等今月十五日，蒙宰執召至都堂，宣示御筆，令侍從給舍臺諫條具邊防備守事宜，某等謹以所見具列如後：

一、今日事勢，戰則事力單薄，和則敵情難恃。若以和好爲權宜，以備守爲實務，來則懲而御之〔一〕，去則備守，時其疾徐緩急而爲應兵，此最上策。

一、淮北新復州軍截自今敵退之後，畫疆自守，如蔡、息、陳、潁、應天等處，只令其土豪且耕且守，時有不足，量周給之，切不可空吾有限之力，事彼無用之地。高、孝二朝無此藩籬，未嘗不能立國。徐、邳、唐、鄧、宿州之事，可以深鑑。

一、京襄兩淮土豪民兵團聚堡寨，捍衛鄉井，最爲可用。近因出戰之際，官軍常忌其功，每奪到馬

匹，獲到首級，多被攘奪；官司又從而苛問取索，往往或遭殺戮，或遭械繫。功賞不霑，展轉被害，所以怕懼官司，不肯爲用，甚至有移徙江南者。今宜行下帥司，各於所管州郡按籍補填，仍優加激勸，使人自爲戰。若有功績，經從所屬申上，以議推賞。

一、敵之長技惟在於馬，長淮邊面率多平曠，敵馬易於馳驟。中國所以制馬之具，亦豈無策？如宗澤軍以戰車當其衝，韓世忠軍以長斧斫其足，劉錡軍以竹筒盛熟豆亂其羣，近世畢再遇、扈再興之徒，猶能募敢死軍用麻扎刀以截其脛。或淤洳其田以爲陂塘，或縱橫其畝以爲溝洫，皆是制馬良策。宜及此時專立一科，使獻策之士各陳所見，行下諸帥司精擇而用之。

一、東南所長，自昔多以舟師取勝。建炎間，陳思恭窘烏珠于大湖，紹興末，李寶斬鄭嘉努于膠西，虞允文却亮于采石。沿江諸軍，咸有車船，每按試中流，上下如飛，北人駭愕。今艨艟戰艦腐壞不葺，篙師棹士散逸不招，第恐數千里江面，脫有一騎飲江，何以禦遏？況諸處探報，敵方以厚利誘我舟師，或斬木作筏，從淺狹處徑渡，則吾之所長彼亦得而用之，豈不利害！今宜行下沿江諸州各作措置，日具造過工限繳申樞府以行殿最，仍時委制司督察，勿爲文具。至如海道要衝，全藉舟師以爲守禦，亦宜行下沿江制司，及許浦諸處隘口如姚瀏沙之屯，併合嚴作隄備。

一、江陵國之西門，素號重鎮。自趙方移治襄陽，而州之事權稍分，然守臣尚帶安撫正使。陳晹繼之，乃以京湖安撫使繫銜，而江陵僅存湖北副使之號，往往又兼制參，則殆如一大屬官矣。酒稅利源既歸制司，守城軍兵又復抽戍，緩急有警，無以支梧調遣。今宜復還舊制，仍正使名，俾之

招兵聚糧，自爲戰守，勿使他司干預。且兵以一萬爲額，此外又有七邑義勇可及二萬，若帥權稍重，事力不分，則可責其固守，以壯上流之勢。

一、江面之兵，平時多遣戍淮，既有家糧，又費生券。今宜用生券之費，就淮上地頭招兵戍守，却令戍邊之兵歸護江面。如此則費不增而兵多，潰散軍民必多，急宜選招，以備戰守。

一、蜀中連歲敵兵俶擾，視襄淮爲尤甚。敵騎既退，潰兵焚劫，沿流諸郡，蕩然一空。加以科調繁興，民困財竭，須當別作規模，擇人委付。宣撫不必置，蓋使名一新，諸軍便望犒賞，困竭之餘，何以給之？是有損無益耳。金、洋、夔、峽之屯，亦不必創添。譬如盜從前門入，而欲牢閉後户，非所以保蜀也。保蜀之策，莫重漢沔。諸將惟曹友聞、賀靖可以倚仗。若令曹友聞爲沔司都統，兼知沔州，任責措置經理；賀靖爲興元都統，陳隆之爲安撫，同共措置捍禦。如李顯忠、吳桂、和彦威等，別令制司相度區處，使分任利州副戎及金州都統之事。

一、蜀口兵額舊號十萬，安丙帥蜀日尚七萬有奇。比年敵兵深入，除死損潰散外，通忠義及楊家軍聞止有三萬。兵之單弱如此，何以擺布邊面？不知戎司兵籍之缺有無填補，計所養兵之費何所支用？此二事專在制閫急作措置，令還嘉定年間新額。仍與四戎司、總所通情商量，截自今日新招之後，應虛券詭名，釐正更革，使無弊倖，庶幾蜀計亦稍優裕。

一、近年蜀兵多潰，其患甚於外寇。綿州係文龍來路，順慶係利閬來路，今欲抽摘東西路厢禁軍缺

額錢，招收勇健可以戰鬬之人，置一屯於兩郡，本州令正副將時加訓練，提刑因出巡指試事藝，庶幾緩急可以隄禦潰卒，得免衝突之患。右謹具録奏聞，伏候敕旨。《鶴林集》卷二〇。

〔一〕御：疑誤。

邊防劄子

某等今準省札，以邊報日急，令條具禦寇之策。竊見厥今事勢危迫，人心湏洞。譬如醫危急之病於數千里之外，脉息不知，若何隃度？不若遣良醫隨證救療，其諸方略，一任良醫區處，以圖康功。所有合行事宜，條具於後。

一、淮西繫襟要之地，近聞敵兵俶擾，侵犯數州，所合亟圖救援。竊見沿江帥臣陳韡累嘗討伐，威望素著，合使之兼制淮西，增重其事權，隨宜控扼，庶可蔽遮江淮。

一、邊淮之民，如霍丘、固始等處土豪，聞其老小多被殺戮，而强壯尚存者動以萬計。所宜急作招集，以助兵勢。其羸弱流徙，無所歸者，急宜安集，以固人心。

一、敵人以和誤我，蓋已累年。近聞奉使程芾已歸，齊安、王橚又與之同來，以難從之請重邀於我。今上自川、漢，下及京、淮，數千里之地，戎馬布野，決不可憑信。若信之，則裹甲劫盟之

事〔一〕，不可不防。只當嚴爲隄備，以固吾圉。

一、敵人自犯邊以來，寇漢沔，蹂荆襄，環十餘郡之民，肝腦塗地。合降哀痛之詔，深自悔責，以感動人心，激厲將士。其如諸帥，恐未盡協和，却當親降御札，以廉、藺、寇、賈之事勉之，使之同心戮力，共濟艱難。

一、江面單虚，海道空闊，上流之勢，今已可憂。如歸州、江陵、黄州，皆嘗被兵。萬一隄備稍有疏失，則長江千里，與我共之。至於沿海，亦當嚴爲防範。萬一果如所聞，敵歸挾山東餘黨，乘時窺伺，豈不震動！此二事合責之制閫，使各任責措置，毋致疏虞。

一、沿江守臣，上自歸峽，下至江陰，皆是緊要州郡，朝廷所當精擇其人，逐郡稱量，孰堪倚仗，孰爲可易，急作區處，以備緩急。

一、會價折閱，最關利害。矧當邊事孔棘之時，外間或有倡爲收換之説，深恐民聽疑惑，致艱兑便。乞降黄榜，遍下諸路曉諭，照原降指揮永遠行用，庶得流通。右謹具申三省樞密院，乞賜采擇施行。《鶴林集》卷二〇。

〔一〕裒：原作「衷」，據翰林院抄本改。

奏寬民五事狀　廣東運使

照得本司二月二十八日準尚書省淳祐十二年正月空日劄子，正月五日，奉聖旨令户部及江淮茶鹽所、分司、財用司〔一〕、制總諸司應有財賦病民事，各令條具。寬之一分，民受一分之賜。日下遵依奏聞，當已具遵稟狀回申。今來不敢泛及他事，姑以本司逐年支遣軍食、應辦綱解，及管催諸郡財賦，有關於民之利害者，謹畫一條具於後。

一，本司一年應辦諸州府摧鋒軍分屯兵馬券食衣襖等錢，共計一十四萬六千八百餘貫。逐年繇各處屯戍兵將分上下半年差人赴司搬請，本司於財計庫支給，及諸郡椿留錢截撥應副。軍食所係，此不可一日缺者也。本司所仰以給軍食者，只有鹽舶司抱認墟市錢二萬貫及提舉司添助大兵錢、義兵錢六萬八千七百餘貫。計支一年軍食合用一十四萬六千八百餘貫，兩司應辦，僅有八萬八千七百餘貫，未及三分之二。諸郡椿留之數不多，只得東那西補。近年以來，本司累政動是拖下總所綱銀，亦緣侵移於軍餉之不給。漕計窘匱，無所從出。又只有丁米錢一項，非民之所樂輸。儻蒙聖慈矜憐遠民，別作區處行下，無使軍食得以病民，則官有一分之寬，民受一分之惠。取進止。

一，本司一年應辦湖廣總領所荆南出戍軍兵錢，推考源流，蓋緣南渡初大將韓京提兵駐劄廣東，一時錢糧係漕司應辦，撤戍之後，此項錢糧遂爲不可廢之額。以一時生券而卒爲經常，廣民之有所

不堪久矣。舊來每年起發總所二十九萬一千二十五貫文省。自紹熙二年准省劄行下，每歲截撥錢一萬六千六百八十貫付廣州，充新招義兵三百人衣糧錢。目今一年，尚合解總領所見錢二十七萬四千三百四十五貫省，紐買銀七萬六百七十四兩有零。團綱起發，則又有火耗秤折之類，與夫搬運水脚、部綱官吏往來路費特支諸項，數目浩瀚，無從那補。舊例置場收買客舟銀子，因船之大小令其供賣，却免雇船上稅色。就其名色，雖若分商賈之利；究其歸著，實則爲小民之害。本司嘗欲痛革此弊，緣是總所銀本太輕，買銀不登，盡一歲銀場之入，不足以補歲額四分之一，罷之誠利於民，而綱解無可裨補。坐是雖知其爲民害，而直付之無可奈何，非直無人心者。拖欠照買銀省價租例〔二〕，每兩支錢三貫五十文陌。數十年前，銀價每兩只是兩貫六七百左右，比之省價，每兩尚争二三百錢。故前手漕計見謂從容，比年以來，銀價日窮，今已增至三貫五百陌而未止。廣州非産銀去處，本司逐時買銀起綱，銖積寸累，極是艱辛。置場非一所，無緣逐處差官，只得責之吏輩，未免並緣爲姦。近日本司覺察，已將場吏張祥刺配静江府，仍鏤榜曉諭民旅訖。然銀場則不可罷，蓋無此場則銀兩無所從買。況兼銀價日增，陪貼日甚，若以省價論之，每兩銀更合貼錢四百五十陌，一年綱解，共計銀七萬六百七十四兩零，合貼銀頭錢三萬一千八百單三貫三陌，展計四萬四百七十六貫九百二十七文省。此等陪貼，何所從出？此項倘蒙聖慈劄付總臣，以元額二十七萬四千三百四十五貫省，照今來市價三貫五百文陌外，優加搬運水脚諸項費用，紐結實數，庶幾官事了辦而民旅受一分之賜。取進止。

一，本司所管財賦，每年只有諸郡丁錢二十七萬五千七百餘貫，綷陌一分錢八萬二千五百餘貫。雖有此數，而催常不足，拖欠動以千萬計。外有兩司抱認墟市錢并大兵、義兵錢八萬八千七百餘貫。總成四十四萬六千九百餘貫，諸郡分屯摧鋒軍衣糧一十四萬六千八百餘貫。至於本司官吏俸給、客錢四萬六千六百九十餘貫，諸郡上供銀本軍口券又計一萬一百有零貫，總成四十七萬七千八百九十餘貫，而送舊迎新一司支遣又在其外。量入爲出，每年自有三萬九百九十餘貫未有可支，而陪貼總領所荆南銀綱買銀錢四萬四百七十餘貫有零，起解總領所銀綱搬運水脚、部綱官吏路費特支等一萬餘貫，又在此數之外。總此三項，自計八萬餘貫。本司別無科名，又非如他處有鹽息、酒果之類可以鑿空趁辦，凡一文以上，皆是取之于民。況鹽舶提舉司及諸郡積欠不解，日見凋弊，官民俱貧，一至於此。儻蒙聖慈軫念此項事體之窮迫，特賜區處行下，使不至窮竭民力，則庶幾民受一分之賜。取進止。

一，本司一年管催十四郡上供金銀解赴湖廣總領所，綱解雖辦於諸郡，而銀本則實隸於本司。合諸郡上供計之，共當銀四萬二千八百八十七兩有奇，又金十五兩，本司歲支銀本錢四萬六千六百九十八貫有奇，各郡添貼之數不與焉。以銀本而紐在市之銀價多寡，自是不侔。今各郡皆欠上供綱，而英、連、韶、雄其欠甚夥。總所徒知責之本司，本司只得責之諸郡，曾不暇問其銀本之若干，銀價之高下，則上供安得而不欠？諸郡安得而不窘？昔淳熙年間，漕臣林光朝奏廣東便民五事，嘗言歷年上供之害，且以英、連、韶、雄爲尤甚，乞與蠲免。彼時諸郡事力尚全，銀價未

長，而漕臣之請已如此，在今日則又將如何？自淳熙至今，又已七八十年，民力何啻竭矣！必欲便民，則當如林運判之請。今之列郡正苦於銀價之增長，儻略爲之斟酌損益，亦可以寬諸郡之責。今諸郡凋瘵，在在藥底。諸郡既無所從出，則只得責之縣道；縣道又無所從出，則只得斂之於民。爲民巨蠹，莫大於此。蓋不如是則無以應上供之額。此項儻蒙聖慈軫念諸郡窮迫之極，檢會上供錢數，從今來銀價紐結合解銀數，庶幾官受一分之寬，則民受一分之賜。取進止。

一，民户丁錢，諸路並已蠲免，獨本路尚爾拘催。然本路所以斷不可以蠲免者，緣本司只藉此以植立。若免丁錢，則司存可廢，綱解可罷也。今廣東民貧，豐年尚有不足，何況年來積歉，鶉衣鵠形，救死不贍，官司又從而拘其身丁，真可憐也。又兼死亡逃移，户口日耗，縣胥作弊，或當銷而不銷，或當納而不納，詞訟日多，户長代輸，破家蕩産。本司雖明知其爲民害，奈何別無財計，捨此則無以自立，綱解、軍食捨此則無所從出，每思所以變通之，而不得其説。且如梅州一郡，客丁租例納米，本州軍糧全仰此米。欲罷免梅州之丁，則本州無米可納，無以給軍食。梅州之不可無丁米，亦猶本司之不可無丁錢也。其間有可講明者，惟有申嚴州縣，不得於正錢之外過取糜費，聽民自納，不許攬户代納，多取利息，當銷者銷，不許妄催，貽害户長。明賜行下，使州縣知所遵守。儻蒙聖慈酌量事體，或於本司綱解略與蠲減，却與量減丁錢，少寬民力。如此施行，庶幾細民均拜一分之實惠。取進止。

右件畫一開具在前，若上供，若銀綱，若養兵，若丁錢，無非切實利害，既非敢有一言虚妄。今

恭奉聖旨指揮以「寬之一分，使民受一分之賜」，真堯舜憂民之言而禹稷由己之思也，遠民何幸，身親見之！欲望聖慈特賜裁酌，或就加增損，或別作變通。此非本司之私利，實十四州四十縣之民均拜更生之厚賜。謹録奏聞，伏候敕旨。《鶴林集》卷二二。

〔一〕財用司：原作「則用司」，據文意改。

〔二〕欠：疑衍。租：疑當作「祖」。

除權刑部尚書第三辭免狀

某伏準今月初一日省劄，備奉御筆，除某權刑部尚書，某嘗一再具免牘奏聞，天聽蓋高，未蒙俞允。竊謂文昌高於法從，憲臺重於諸曹。訟牒滋繁，非膚敏之才不足以剖析情僞；刑章紛委，非諳通之識不足以分別科條。如某謾學綴文，未閑讀律。使之討論潤色，尚能奏薄技於詞林；若曰糾禁議詢，何以宅嘉師於王國？倘非遜避，恐速顛隮。伏望朝廷察其被寵之若驚，諒其控辭之非僞，爲敷陳於九陛，庶畢達於孤忠，俾守舊官，亟回新命。所有省劄，某未敢祗受。《鶴林集》卷二三。又見《古今事文類聚》新集卷一五。

辭免兼權中書舍人狀

照會某今月初五日伏準尚書省札子，備奉聖旨除某秘書少監兼權中書舍人者。光命巽申，愚衷震惕。伏以太乙之坐，紫微之垣，下臨圖書，上主詞令，俱爲華選，專用英髦。如某學不足以知方，文不足以飾治。曩塵册府，曾躐等以三遷；比直詞命，以繩官邪。雖云粗盡於厥心，初亦何裨於更化！豈期誤渥，復及陳人。還貳書林，豈敢方元祐之人物；改權中舍，而乃用紹興之典彝。一且不堪，二難兼取。若令磨鉛吮墨，尚殫典校之勞；如復翻敕批黄，是速顛隮之咎。毋拘反汗，不致妨賢。某已於當日赴秘書省供職外，所有兼權中書舍人職事，欲望朝廷特賜敷奏，寢免施行。《鶴林集》卷二一。又見《古今事文類聚》遺集卷七。

又辭免狀

某比者一再辭免恩除，俞音終閟，某更不敢冒有陳瀆。惟是中書舍人之職，所管四房文字十有八色，詞命頗多。某自更化以來，訖於今日，跨越三載，撰述幾千有餘篇，辭殫義拙，亡所裨補。頃者伏准御筆陞直禁林，仰荷聖恩奬拔之至。靖惟内外兩制，古今詞人兼掌者少。某實何人，冒敢共

貳〔一〕！且某既除右史，又權吏銓，又領瑤牒，及直學士院，委於中舍，難可通攝。近嘗以洪咨夔除吏侍兼直院日辭免中書舍人體例申控公朝，敢乞特爲敷奏，許令某解還西掖職事，簡畀時髦，庶幾不妨鵷序之賢，某亦得專農馬之智。《鶴林集》卷二三。

〔一〕：冒敢：疑倒。

第二辭免狀

某比者誤叨恩除，有兼職依舊指揮，嘗一再具奏辭免中書舍人，省札薦頒，俞音終閟。今月十三日，得起居郎兼中書舍人袁甫公文，備奉尚書省札子及臣寮上言等事，將後省印記令某掌管。竊緣某學術空疎，仕材荅颯，近者又苦目眚，委是難兼兩制。而況詞垣文字，實爲浩繁，若不陳力控辭，未免速致顛沛。欲乞朝廷早賜敷奏，別於周行遴選儒紳之彦，俾充此選，庶上下房文字不致積壓。《鶴林集》卷二三。

第三辭免狀

某竊以宥坐之器盈則覆，仲尼憂太盛之易衰；再實之木根必傷，文子懼兼榮之難保。今兄弟一門，聯登要路，可謂太盛矣；内外兩制，皆代王言，可謂兼榮矣。居盛而不戒則危，饕榮而不已則辱。若非安當止之分，何以免交謫之言？比於黄紙之初除，五入控辭之牘；繼以赤眚之間作，三陳祠禄之章。且依屢降之指揮，不許再行於陳請。若退而自嘿，幾悖戾於先猷；復進而有言，是重違於聖旨。某之進退，至此周章，與其身兼數器而獨冒書生之榮，曷若知効一官而免供中舍之職？矧詞章系國脉之隆替，而論駁關朝綱之重輕，儻久據於華紳，豈不妨於賢路！今巧匠袖雲斤而未試，良工櫝美玉而弗沽。非甄拔而用之，則無以展其器能；非磨淬而新之，則無以揚其風采。輒忘疏陋，敢遂譬髦。裨諶草創，世叔討論，爲命豈一人之力；宰我言語，子游文學，設科須衆善之長。庶於有道之朝，得免蔽賢之罰。更祈敷奏，即賜允俞。《鶴林集》卷二三。又見《古今事文類聚》遺集卷七。

辭免兼直舍人院狀

照會某今月二十四日伏準省劄，備奉聖旨，吴某除軍器少監兼直舍人院者。冒膺兼組，增惕孤

衷。伏念某頃自著庭，暫權右掖，無英詞以鼓天下之動，無宏議以植朝廷之綱。挂名忝與於判花，嫉惡但思於去草。粤稽元祐，嘗用蜀珍，咸推蘇軾、范百祿之賢，能繳李定、張誠一之惡。自愧寒鄉之晚進，敢攀前哲之高風？比還二凶之詞，荷垂九陛之聽。然而歷時滋永，久假不歸，縱未致於煩言，亦弗寧於方寸。正欲露章而控免，豈期帶職以超遷。既升武監之華，仍正詞垣之直。雖軍旅之事未之學，尚能閱戎器之精粗；以帝王之制舉而行，恐難稱皇猷之潤色。寧專農馬之智，敢冒熊魚之兼？某已於今月二十四日赴軍器監供職外，所有兼直舍人院職事，欲望朝廷特賜敷奏，寢免施行。《鶴林集》卷二三。又見《古今事文類聚》遺集卷七。

辭免兼權直舍人院狀

照會某今月十二日準尚書省劄子，備奉聖旨，吳某時暫兼權直舍人院者。某被命頻仍，省躬震惕。居編摩之府，纔及五旬；登著作之庭，未經一月。當明主勵精之始，正微臣思報之秋。而學不足以網羅舊聞，識不足以通達時務。方虞黜責，豈望超陞！矧贊書王國之精華，而論駁公朝之機脉。開寶之後，僅聞兩中允之除；熙寧以來，始見三舍人之盛。豈宜樸學，暫使兼官？雖資淺望輕，在禮弗容於控免；然職親地禁，非才恐速於顛隮。伏望朝廷特賜敷奏，收回成命，改畀時髦。庶專農馬之能，少答乾坤之施。所有恩命，未敢祗受。《鶴林集》卷二三。又見《古今事文類聚》遺集卷七。

知泉州第三辭免狀

某昨再具辭免除某依舊寶章閣學士、知泉州，伏準尚書省劄子，備奉七月二十二日聖旨，依已降詔不允，不得再有陳情者〔一〕。竊念某去國九年，屏居六載。雖在畎畝，未嘗一念忘君，茲蒙公朝起廢予郡，豈不欲奉命馳驅，以布宣德意！竊緣溫陵舊日，史嵩之曾以某姓名進擬，濮斗南尋即承風旨論劾，誣詞醜詆，污衊素行，某更何顔以延見吏民耶？不寧惟是，斗南後來亦出知此郡，其交割月日與罷命到日不相後先。閩中士大夫皆言温陵早是荒殘彫弊，更經此一番送迎掃刷，則愈不可爲矣。若使某在郡整齪究理，則有修怨之嫌；寢默不言，則貽敗官之譴。某雖至愚極陋，粗知義理，實不願與之爲代。欲望朝廷特賜敷奏，俾某獲免是行，仍奉祠官香火，爲太平幸民，不勝至感。《鶴林集》卷二三。

〔一〕情：疑當作「請」。

權吏部侍郎第二辭免狀

某比於今月二十四日伏準省劄，備奉御筆，除某權吏部侍郎，兼職依舊，尋具辭免，奉聖旨不允。重惟吏侍之選〔一〕，實高諸曹。非知人之明，不足以鑑裁流品；非秉法之正，不足以檢柅吏姦。比者某共貳之初，以卯退朝，以辰入局，典吏抱案，遷官滿庭，愛惜分陰，僅可區撥，而才不周於繁劇，智不足於眇綿。以所不能之人，居所甚重之職，因循之久，易生苟玩。豈圖異渥，復畀陳人。若貪恩榮，冒昧以處，則必以庸疏，抵於曠敗。欲望朝廷特賜敷奏，得從寢免，庶幾上不以累聖鑑，下不以溢愚分。所有省劄，未敢祗受。《鶴林集》卷二二三。又見《古今事文類聚》新集卷一一。

〔一〕選：原作「遷」，據《古今事文類聚》改。

知温州第二辭免狀

照會某近者辭免除寶章閣學士、知温州，奉聖旨不允，令學士降詔者。某聞之慈父不棄無益之子，仁君不遺無用之臣。至愛雖隆，自量貴審。如某者猥由疏遠，獲際休明。三載禁林，已媿作命代

言之選；一年便郡，又無承流宣化之功。皆繇學力之不充，遂致人言之交謫。若以愈傲相國而獲罪，猶有可言；或疑黯薄淮陽而要君，則爲已甚。方欲杜門而省咎，復蒙畀郡而起家。斂容而拜除書，已覺恩濡於春露；揮涕而讀答詔，便如塵洗於天波。謂心事之端良而發爲訓詞，謂德履之醇亮而達爲政事。不但記琳宫之散吏，又得爲聖代之全人。衹服寵靈，豈宜遜避？然念永嘉望地，延閣隆名，脱使某冒寵以居，擇安而受，則恐解綬而投閒者各起向榮競進之志，懷章而需次者必萌觖望不滿之心。雖有寸忠，莫容再瀆。伏望朝廷曲如敷奏〔一〕，特寢誤恩。終在，寧無傾皜日之誠？所有省劄，某未敢衹受。芝蘭之性自幽，常有避羣芳之意；葵藿之心

〔一〕如：疑當作「爲」。《鶴林集》卷二四。

全宋文卷七二四四

吴　泳　二五

起居舍人兼權吏侍兼直學士院第二辭免狀

某比日蒙恩除起居舍人，兼權吏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尋具奏辭免，恭奉聖旨不允者。竊以大君之命，固莫容違；小臣之私，所當控請。伏念某得生孤露，承緒單平，讀《蓼莪》之什以茹悲，咏「棠棣之華」而相友。辭章骫骳，殆非臺閣之文；言論迂疏，豈識朝廷之體！敢不遐遺於聖代，俾聯仕籍於清朝。自衡厥心，已過其分。今者某既叨榮於螭陛，而弟某復分察於烏臺，一日並除，孤衷增惕。歷數先朝之盛典，僅傳元祐之兩蘇。軾方立柱下以記言，轍亦上諫坡而論事。處連茹之嫌而弗避，雖有彝章；踵並騶之轍以分趨，敢當異數？若俞音之終閟，恐愚分之難安。兄弟二人，敢效孔鸞之集；君臣一體，願憐犬馬之誠。欲望朝廷特爲敷奏，處分施行。《鶴林集》卷二四。

第三辭免狀

某比日蒙恩除起居舍人，兼權吏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兼職依舊，尋具辭免，恭奉聖旨不允者〔一〕。某竊見吏部侍郎舊比止有二員，洪咨夔係正除左侍郎，袁甫係暫兼權右侍郎。今袁甫雖除起居郎，兼權中書舍人，竊緣省劄内有兼職人依舊指揮一項，未委某合與不合供職，取自朝廷處分施行。且某既除右史兼權吏侍，又直禁林，若併兼中書舍人，不惟文字繁委，難以通攝，俊乂如林，某實何人，敢獨當其任？近者洪咨夔兼直學士院日亦曾辭免上三房職事，近例可考，併乞朝廷敷奏，改畀時髦，令某免兼施行。《鶴林集》卷二四。

〔一〕者：原無，據翰林院抄本補。

辭免陞兼修玉牒官狀

某準尚書省劄子，三月初二日，三省同奉聖旨，令臣陞兼修玉牒官，其餘兼職依舊者。臣薦叨綸命，陞纂瑶編。竊惟祖宗白玉之牒與金匱石室之史並傳，在真祖時，凡與纂修之官，必命詞臣爲之，

知制誥梁周翰蓋其選也。非學識粹正，不足以明祖宗之憲章；非筆端麗腴，不足以紀帝王之符瑞。如臣者探道未博，摛文弗工，二年供奉翰林，三年討論帝籍，視五鳳樓手，何敢輒窺其藩？乃蒙誤恩，躐升一級，俾踵前修故事，忝竊甚矣。知臣莫若君，知言莫若心，儻或冒昧祇承，未免孤負隆委。欲乞收回渙渥，改畀英髦，庶幾小臣稍安愚分。所有恩命，臣未敢祇受。《鶴林集》卷二四。

知寧國府第二辭免狀

某近者伏準省劄，三省同奉聖旨，除某寶章閣直學士，差知寧國府，尋具辭免狀聞奏，恭被温詔未賜允俞。仰戴鴻慈，采深感懼。竊惟聖祖神宗優待詞臣，非他官比。雖曰以罪去國，尋復分畀藩符。楊億臨汝，歐陽修上蔡，王禹偁黄岡，洪邁鎮江，周必大建寧，倪思太平，或近一年降旨，或越數月出命，或不出浹旬之内，即頒除書。而四五臣者，高行挺特，皇文黼藻，被此寵光，固亡忝愧。如臣無深識足以爽邦，無英辭可以緯國，謬當兩制，幾跨五年，較之先儒，但有慚色。矧今遭論未久，只宜引分投閒。而聖上率由舊章，輔臣好行故事，望藩華閣，蕃錫過優，揆之疏庸，恐難稱塞。伏乞鈞造，曲賜開陳，改畀祠官，俾安分願。《鶴林集》卷二四。

知隆興府第二辭免狀

照會某比控微臣籲天之辭，欲免洪都新府之命，至勤答詔，尚閟俞音。伏讀詔書，且謂：「豫章襟帶江湖，物華人傑，佳山水郡，而畀詞翰之臣，寵綏之。」仰荷聖君以禮使臣，簡眷隆重之意，已即望闕跪拜祇謝矣。第惟江西一大都會，必得重臣作鎮，然後爲宜，豈應陳人冒當此寄？更不敢再具奏聞，以瀆天聽。敢望朝廷特賜敷奏，曲從所請，仍使祝釐，庶幾上不累朝家量才授職之明，不下失臣子陳力知止之義。《鶴林集》卷二四。

知隆興府丐祠申省狀

照會某近以次男之戚，輒伸衷悃，乞畀叢祠，天聽甚高，俞音尚閟。切念某一生孤窮，連歲災病。嘉熙年間守永嘉，未閱兩月，哭亡弟昌裔；今歲守隆興，僅及三月，又哭亡子柴。夫親莫親於兄弟，愛莫愛於父子，而近遭如此，豈天降禍殃於家門，不欲使之紆郡紱耶？此所合丐祠者一也。隆興舊號佳郡，近歲地氣轉移，蓋緣廣風贛雨吹入章江下潦上霧，漸有瘴氣，一家翻病，不諳風土，而某嬰疾尤甚。近日以來，形體支離，手足不能運動，一日不出廳，則簿書堆案；一旬不引詞，則訟牒

山積。不惟誤身，抑恐誤國，此所合丐祠者二也。某自到郡後，公帑赤立，竭力經理，一意撙節，粗能了解總所綱米十五萬碩，支散諸軍春衣見錢五萬餘貫。遇雪寒則犒軍人，因水潦則賑濟民户。支還官僚積俸，整頓學校弊事。近又招填禁軍三百餘人，蠲放四年苗税幾四百萬，催椿朝省鹽錢二百萬。若士，若民，若軍，粗與之相安。惟蜀士之寓此者七十家，責望鄉守者甚重，郡力凋薄，一有不周，便生謗言。夫馬力窮則必斃，鼠技窮則易竭。自度精力，不能展布，此所合丐祠者三也。有此三者，用是控告廟堂，早乞鈞慈特賜敷奏，别選良牧，以承重寄。某雖隨犬馬填溝壑，亦無所憾。《鶴林集》卷二四。

火後丐祠狀

照會某西蜀諸生，登朝十載，陞華翰苑，晉長刑曹。只緣某貪戀聖恩，不能早去，入春之始，禍及家門，喪子哭孫，延及孥隸。不四五月之内，而楛者五人。方竣秋凉，抗章引去，乃壬申之晝，融風爲沴，延焚寓廨，生理一空，僅能搬挈家人，棲止於外。觸目爲況，殊不堪言。若不急求退閒，恐又重速顛躓。今蜀道危迫，未可遽歸。欲乞朝廷曲賜敷奏，特畀叢祠，庶幾少休，以安愚分。《鶴林集》卷二四。

知寧國府丐祠狀　一

照會某疏遠之士，十載班行，每荷公朝拔擢。雖獲罪戾，猶蒙恩予郡，貢之華職，敢不永矢圖報？視事以來，布宣德意，扶立郡綱，朝夕恪勤，不敢少懈，民亦稍似孚信。忽得蜀道家信，聞親姐歸徐氏者，去冬死於寇，堂弟嘉定通判中孚者，今夏死於順慶之兵。鍾愛手足，平時相依爲命，一旦身殞於難，痛貫心鬲，亡以爲生。數日之間，便覺心志怔忡，神識昏亂。往年痞膈之疾，遂復大作。度不勝共理之寄，輒欲丐一閒廩，棲息江湖，少便醫藥。蒙賜敷奏，特遂所請，他日未填溝壑，一惟朝廷處分。況某下政已除袁申儒、葉棠，便可趣令之戍，放某一面離任。《鶴林集》卷二四。

知寧國府丐祠狀　二

照會某比乞真祠〔一〕，實出忱悃。居股肱之郡，敢辭共理之勞？聞手足之喪，實重孔懷之感。每顧瞻於蜀道，常痛哭於家門。所以盡傷，因成疾疢。志凋識耗，莫檢抳於吏奸；神敝形癯，難應酬於軍務。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投閒置散，乃分之宜。豈期天聽之高，尚復俞音之閟。欲乞朝廷，再於敷奏，察其忠誠非避事，矜其親愛非矯情。檢會前章，特畀祠廩，庶少休於神觀，尚圖報於隆恩。

〔一〕乞：原無，據翰林院抄本補。

知寧國府丐祠狀 三

照會某比者一再上祠請，俞音終閟。靖惟某西州晚學，奮身孤寒，自寘周行，首尾十載。繇外府丞列中秘書，徧歷二史，兼掌兩制，討論玉牒，封駁銀臺，徑登禁塗，遂長憲部，儒生榮望，至此亦極矣！得罪去國，常躋華閣，出鎮潛藩。若非遭逢聖朝，何繇有此僥倖？第食廩人之粟，無一日闕；叨朝廷之爵，無一日閒。官至八坐，秩享二千石。取數太多，食功無補，則恐天道惡盈，人情忌滿，此某所以朝夕愧懼而欲丐閒者一也。某舊有瘴脹之疾，積痞成痼，前歲將裡時，自鎖院陪祀以歸，瘴見於面，浮注於脛，邪氣干撓，幾不能以爲生。得郡萬山間，嵐氣頗重，衹染風氣，舊證復作。忽蜀中書來，又報兄弟之難。愛鍾手足，愈不能堪。日來心志凋耗，精神怳恍，雖欲强自扶持，終難荷此劇寄，此某所欲丐閒者二也。某所領部，號古名藩，民淳訟簡，士尊吏畏法。某到任以來，奉行朝廷寬大詔書，每頒下條教，人頗孚信，更無一詞到省部臺寺及本路監司。惟是國小而迫，捉衿見肘，每及遣厢禁寨鋪兵春冬衣賜，常是闕乏，所收苗米，率不能供一歲支用。而上弦益急，追吏滿前。且知

版曹今歲抛下十年所無之額，今月又發下隔眼清册，並要歲終取足。自惟書生作牧，固是拙於催科。但細考其十年内最高年分，以今年起解之數計之，亦自有增無減。若必欲於兩月之間，併明年後年合起之數一頓解發，則必至槌肌剥髓，重傷國家愛養根本之意。何況六邑道里闊遠，移牒往來，有誤期會，此某所以寧受殿而欲丐閒者三也。凡此三者，皆出某之真忱，不敢欺隱。欲望公朝，早賜敷奏，令某得奉香火而去，仍就催下次官之任。他日某宿恙稍已，一惟朝廷處分。《鶴林集》卷二四。

知寧國府丐祠狀　四

照會某西州晚進，十載周行，踐歷清官，徑登法從，又叨華閣，出守名藩。朝廷恩厚，書生榮望不啻足矣。前此兩上丐祠之章，只緣某舊得脹滿之疾，既有郡事，又有家事。親姐、堂弟、從侄俱死於兵，蜀中報至，痛貫心膂。情怛傷而懷不寧者數月，痼疾至今未解，所以累章冒瀆，更無一辭自雕飾也。某豈不知得郡可以行志，苟禄可以養身。而多病早衰，冒承凋弊，若不底於司敗，必致填於溝壑。伏望朝廷密察衷忱，初非避事，再賜敷奏，俾某獲領祠官，少得休息，即拜生成之造。《鶴林集》卷二四。

知寧國府丐祠狀　五

照會某比者四次上祠請，未蒙俞允。切念某孤寒寡援，備位從臣。既得一麾，無所補報，而災病邅連，脹腫日甚一日，重以家門之難，親姐、堂弟既死於兵，親戚子侄五六人亦斃於難。既有疾病，又加憂傷，膺此千里之寄，時有盜賊兵卒作過，實難支吾。敢乞公朝檢會某累此所陳乞祠狀，再爲敷奏，既從所請，不勝至幸。《鶴林集》卷二四。

知寧國府丐祠狀　六

照會臣伏以事君無遠，忠誠所至，則千里如近王畿之前；臨政在勤，精力未衰，則百爲不越侯度之外。矧以從臣而出守，實分天子之顧憂，何敢辭勞，急思求退！伏念臣幼而孤露，長益單平。雖學爲箕裘，有父書之可讀；然不事生産，於世務以常疏。米鹽靡密，則付之室家；資用有無，則通諸昆弟。豈意私門之薄祜，連遭蜀寇之披猖。臣有女兄，以垂老之年而死於難，臣有季弟，以强仕之歲而歿於兵。其如期功强近之親，半罹鴟義奪攘之厄。作無家之別。興言及此，何以爲情！每垂涕以覽書鬱邑而誰與語，能無懷土之思？亂離而莫適歸，幾遂積憂而成疾。往歲祀明堂後，曾生腫脹之根。

今年當勤農時，復添痞鬲之證。醫更而藥不効，食少而事益繁。今則神憊志荒，筋駑力緩。臨事多忘，豈能應酬於簿書期會之間？立心不强，何可支吾於城郭甲兵之闕？加以凋敝不堪之郡，置之潰訌難塞之衝，少失隄防，立致狼狽。重念臣舊雖法從，今實外臣，所以五丐真祠，只是具申都省。豈謂精誠之弗達，尚稽睿旨之賜俞。寧扶未死之軀，直扣曰生之造。忠信以事其上，更無一語之矯情；疾痛則呼於天，幸冀九重之垂度。伏願皇帝陛下曲加清問，矜愍愚衷，特頒罷守之書，俾遂祝釐之請。葵藿之心常在，固欲嚮陽；狗馬之疾未瘳，難於勝報。永言終惠，庶保餘齡。《鶴林集》卷二四。

知寧國府丐祠狀　七

照會某比以災病頻仍，六上祠請，一狀奏聞，五狀申朝省，未奉俞音，焦心如灼。近從鄉人之仕於朝者得蜀道書報，又聞敵兵今歲之春抽兵北去，經行鄉邑，族兄侶之、肅之、堂弟昌辰及妹夫袁璹、甥壻塗辰乙等，復死於兵。小小姻婭，更不敢縷數，溷瀆朝聽。重惟某兄弟少孤，倚宗族親戚以自存立。去歲喪十之三，今歲喪十之七。纔聞訃音，感傷悲痛。因此痼疾轉加，實不能任繁劇。所以催科益拙，不免版曹督趣甚峻。見請告命醫調理。庶免有誤郡事，實拜生成之造。《鶴林集》卷二四。欲望朝廷檢會某前後申狀，特賜奏聞，蚤令汰去，

知寧國府丐祠狀 八

照會某孤遠鯫生，冒當凋郡，頃以災病，七次丐祠。伏自元年十一月一日，汔於今歲閏四月二十二日，六奉省札行下，不蒙聖旨俞允。某之進退，實爲狼狽。某向者來自蜀道，登於王朝，十年之間，歷遍華近。入爲法從，出典侯藩，本圖宦達之榮，豈矜恬退之節？不謂門衰祚薄，涼德挺災，前月十八日遂寧通判從弟有成萬里致書，以兄弟親戚再入，叔母楊氏與堂弟昌辰俱死於火。今年之春，酉之夏，堂弟制機中孚者死於兵。是年之冬，敵兵臨邛白兵嘯聚，知縣事從弟象明又死於官。宗族死者十人，親戚死者三十二人，其人之名氏，其死之處所，其受禍之月日，靡不言其情狀之慘。每讀至此，不如無生。以此悲痛纏心，舊疾轉劇，耳聵聵其刺痛，胸鬱鬱而痞結。若非力求退閒，專近醫藥，不惟妨廢郡務，亦恐顛隕元身。伏惟聖朝崇孝友睦婣以治天下，辨老幼廢疾以任官政。察某所愬，實鍾於情；憐某所陳，真出於病。即乞檢會累疏，敷奏上前，俾奉祝釐，以保殘息。某見已在告，牒府事委三通判兼攝，日竢報可之命。《鶴林集》卷二四。

吏部侍郎乞祠狀　一

某西州晚進，紹定己丑，躐登朝著，今跨八年，自太府丞歷秘館郎闈，繇編摩著廷戎監，兼詞垣翰苑史筵，徑班從橐。蓋繇更化以來，屢蒙拔擢，清華之官，殆幾遍歷。深願竭盡愚衷，仰圖報稱。入春以來，人家災病，遂喪長孫，隨行僕隸，亦多病死。而某以勞心疲慮之故，忽苦目眚，旬月不校。一二日來，赤痛逾甚。雖見已請假，切恐省院詞命、吏銓文書多至積壓，必貽曠職之懼。兼以某賦分畸窮，榮望踰溢，若不奉身求退，又恐別擬他疾，定速顛虞。欲望朝廷特賜敷奏，畀某祠廩一次，以便休養。他日未填溝壑，尚得糜捐，以報恩遇。《鶴林集》卷二四。

吏部侍郎乞祠狀　二

照會某頃以人家挺病，目眚爲災，曾乞外祠，尚閟中旨。竊惟吏銓，文書繁劇之地；詞掖，書詔填委之司。心思既殫，目力又竭，然後可以檢抳吏奸，專情詞命。而邇日以來，攻治赤眚雖退，服餌涼劑太多。視官夢夢，用明弗遠；脾經黤黤，食旨不知。若曠厥官，定貽伊戚。蓋滿盈則必致鬼瞰其室，而静退則可以神遊於庭。因揣分以自量，非丐閒而莫可。用申前請，再瀆公朝。欲望奏於黼坐之

前，賦以琳宮之廩。儻使蜩鳩自適之分知免於今，則如犬馬欲報之心永肩於後。《鶴林集》卷二四。

吏部侍郎乞祠狀　三

照會某比以目眚腹疾，兩上丐閒之請，薦頒睿旨，弗允愚忱。蟣虱賤臣，豈應更煩公朝，以瀆天聽？緣某共貳西省，家弟昌裔分察南臺，雖稽之先朝，具存典故，而揆之私計，終有未安。不惟職事妨嫌，而其議論彈擊稍涉故舊，則人言交謫，連及孤跡。是以無所干豫之人而投之是非之海，若不急求汰去，久則無以自明。欲望朝廷曲賜敷奏，檢照某所上兩章，特畀祠廩。若念其萬里間關，未許放閒於田里；八年忠恪，粗能寡過於班行，或蒙與之江浙一麾，俾以民庸自見，他時命使，所不敢辭。《鶴林集》卷二四。

知温州丐祠申省狀

某邈居西州，久仕南國，既叨法從，連典名藩。君恩常厚，而犬馬之報甚微；邑爵漸加，而蒲柳之姿浸薄。雖忝字民之長，不諳爲政之方。放田賦一十五萬，而民猶以爲未仁；糴軍儲六十六萬，而兵猶以爲不給。舊楮非不稱提，而直日下；新穀非不平糶，而價日增。蓋緣孱軀疾病之衰，遂致庶事

施爲之謬。天雖諒只，人謂斯何！醫不能治病則害人，農不善服田則傷稼。乞身而退，乃分之宜。即非望之雅意於本朝，實以汲黯不堪於治郡。若少遲於汰去，定速見於顛隮。伏惟公朝以道而進退百官，以法而殿最羣吏，曲加敷奏，俾遂退休。國家政清令明，儻遂今日祠官之請，州郡員多闕少，庶無後來賢路之妨。《鶴林集》卷二四。

申省二狀

汲黯不任郡，久宜上印而歸；倪寬多負租，竟被考功之殿。雖荷聖朝之曲貸，恐於公議之不容。矧某介不通方，拙於從政。詳刑而失之緩，素無赫赫之名；弛利而狃於寬，常書下下之考。率十分減三，而穀尚貴；以五券稅一，而楮弗昂。百爲不閑，動輒得咎。重以私門之薄祐，加以痼疾之相仍。同胞之戚繫心，每遇歲時而感慨；上氣之病如瘧，豈禁霜露之凄寒！若尚留之典刑，必立抵於司敗。伏望朝廷察其忱悃，畀以叢祠。治狀不登，安有白鹿銜花之瑞；文才已盡，更無金鑾視草之工。惟此孤忠，尚如杲日。《鶴林集》卷二四。

辭免除起居郎狀

渙號自天，震躬無地。伏念某孤遠之士，空疏之才。八年鴛鷺之行，屢陪天仗；三載鳳凰之掖，密邇禁庭。既聯甘泉法從之班，復玷翰林供奉之選。幾華塗之徧歷，恐小器之易盈。所以兩上丐祠之章，一伸補外之請。欲退閒而反進，求汰去而復遷。至近九章，莫榮二史。點螭頭之水，必茹含千古之胸；捫柱下之星，必淹貫百家之學。苟非俊傑，曷稱選掄？況直言未罄於王前，而陟典遽升於帝左。倘冒居於寵數，將沓至於煩言。古事問高仲舒，方欲力解中書之職；人瑞有鄭仁表，豈宜疊叨記注之榮。敢望公朝，別咨時彥。仍以籲天之前疏，遂其補外之私情。上無濫恩，下亦知止。《古今事文類聚》新集卷二四。

辭免玉牒所檢討官狀

渙渥昭回，孤衷惕厲。伏念某素疏文藝，尤乏才。直紫薇垣，既近日星之麗；鏤白玉牒，復疏雨露之榮。學不足以網羅舊聞，識不足以登記大典。粤考高廟中興之際，暨觀光宗嗣服之初。孝祥以柱史兼官，官名始稱；樓鑰以月卿貳事，事體方隆。豈宜卑陋之蹤，輒與討論之末？覽書之十格，欲

纂述以無能；視作者七人，於同升而有愧。雖官微不應控避，然恩重恐速顛隮。所有成命，免令兼攝。《古今事文類聚》遺集卷五。（以上二篇劉琳校點）

勸士文

先王之制禄、爵，率以國之大小爲差。然試攷其制禄之法，則殺於上卿而優於下士，何也？蓋卿之禄已厚，若更以小國而受次國之廩，則地之所出抑不足以供；士之禄浸薄，若不以下士而視上農夫之食，則身之所養愈不能自給。此廩禄之所以優於小吏，自昔以來則然矣，況仕於窮邊荒絶之地耶？況仕於戎馬蹂踐之區耶？夫以益、梓、夔而視利之東西路，則地之相去若此其甚邈也；以利、劍、閬而視關表之五州，則禄之所班若此其弗侔也。五縣吏之俸不及中州之二，三曹官之請僅當内郡之一，重之以庫帑之壓支，加之以銀會之折閲，小官之所得厘厘無幾矣。夫俸所以養廉也，既廩厚然後可以激其赴功，稍食優然後可以責其守節。今禄既不足以代耕，而平日之所以任使者，又無至誠樂與之意。至有荷戈共守，而一紙之書不相及；襆硯自隨，而十年之官不得代。萬一邊符告警，而欲望其仗節死義，豈不難哉？昔王文公上書言事，有曰：「今之小官俸薄，不足以養廉，必當有以益之。然今財用匱乏而復爲此論，人必以爲不可行。」荆公此説，未爲不是，然欲求理財以益之，則非也。賦斂有定數而不可以求贏，仕禄有定品而不可以加益，討其源流而稽其功緒，斯得之矣。大率邊吏之俸薄

起於折會之太輕，若使關外一券之楮亦如內郡一券之用，優加供給以養其志，時有匪朋以繫其心，忠信重祿，而士之不勸者，吾未之信也。《鶴林集》卷三九。又見《南宋文範》卷六二。

寧國府勸農文

國家重農務穡，應郡守授敕誥，必以其職繫銜，大者爲勸農使，小者兼觀農事，示崇本也。當使去年秋被命出守，入境問農，後三日，與父老約曰：太守特識字一農夫耳。其所頒行條教，不過《論語》、《孝經》。「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此太守職也；「用天之道，因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庶人事也。太守知民生孔艱，撙節財用，減省徭役，無妨汝穡事，無奪汝農時。每於先聖格言，罔敢失墜。汝獨不念天顯，不服田穡，不愛父母之身，逐末好訟。每閱詞牒，間有冒耕者，有爭役者，有斬墓木、伐墻桑者，有借人耕牛不還者，則是前日所勸誦《孝經》本文元不恪意遵守，所以有此抵冒。豈皆長吏勸民不明，抑亦爾父老失於告戒耳。汝亦當思：沿淮之田，敵馬蹂踐，麥不得播種，而爾四郊之內，則耕者澤澤而苗幪幪也；濱江之宅，赤地不毛，桑不及蓺植，而爾十畝之間，則桑者閑閑而蠶儳儳也；並塞以北之民，壯者屠戮，老者凍餒，靡一日得安其居，而汝等不生邊界，同爾婦子饁彼南畝，室家各相保也。一斗之米，向者百錢，今九倍其直矣；一疋之絹，向者三千，今五倍其價矣。年歲屢豐而蓋藏富，雨雪既渥而耕作易，不知修何福何行而受此快活也！耆

老高年，固識理道。其間後生子弟，見一日之飽，遂忘後日之飢，見一歲之暖，遂忘來歲之寒。飽暖則生逸樂，逸樂則生慢易，惰棄農桑，崇縱飲博，入不能孝養父母，出不能順事長上，不信天道，不畏王法，將恐豐年不常逢，嘉穀不屢碩。大兵之後，繼以凶荒，長吏易如傳舍，後來者又不畀矜汝，則汝等安得長享今日之樂？雖若祖若父所授産業，亦不能保有矣。今春氣向中，土脉漸起，正是東作之時。如穀之品，禾之譜，踏犁之式，戽水之車，辟蝗蟲法，醫牛疫法，江南秧稻書，星子知縣種桑等法，汝生長田間，耳聞目熟，固不待勸也。惟孝悌與力田同科，廉遜與農桑同條。太守懼爾未必能家孝廉而人遜悌也，故躬率僚吏，申勸于郊。爾其修乃身，順乃親，睦乃鄰，遜乃畔。既種既戒，自此月中氣至八月寒露，穀艾而草衰，西疇畢事，則買羊豕酒醴，以祀田祖，以報豐年，豈不爲汝農夫之慶？敬之哉，勿懈！《鶴林集》卷三九。

温州勸農文

勸農，古也。勸農以文，亦古也。「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父子，饁彼南畝。」此周公勸農文也。「用天之道，因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孔子勸農文也。「五畝之宅，樹墻下以桑，匹婦蠶之，則老者足以衣帛矣。百畝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此孟子勸農文也。今太守勸農于郊，亦只是《豳詩》、《孝經》、《孟子》等語詔諭父老，别無他文字也。然古之勸農者一，

今之勸農者二。方春東作，土膏脉起，負耒而往于田，合耦而耘于野。向也東甌之俗率趨漁鹽，少事農作，今則海濱廣斥，其耕澤澤，無不耕之田矣。向也塗泥之地宜植粳稻，罕種麰麥，今則彌川布壟，其苗幪幪，無不種之麥矣。因荒旱而墾闢勤，迫凍餒而耕作力，若非去歲一歉，則游手逐末，安肯轉而緣南畝哉？是惰農自安者，不容不勸也。然地有肥磽，農有上下。溪鄉與平原之壤不同，上户與中人之産各異。積穀之家擡價而莫知發，儲錙之室守錢而莫之貸，豐年樂歲則資下農以自贍，一遇荒歉則聽其老弱轉徙阽於死亡而莫之救，豈天理也哉？夫損上益下曰益，裒多益寡曰平，貧富相依，自古常理。知積而不知散，亦豈大家之利？拋荒田土，無人耕鋤，一不利；捨棄稼穡，無人種藝，二不利；脱有鄉井不虞，無人保護救助，三不利。去其所以不利者，就其所以爲利者，均通其有無，賑貸其乏絶，使有穀以救飢而不至無錢以糴米，則如上農之既富者，又不容不勸。雖然，豐凶穰毁，皆原於心。一念之善，則油雲甘澤，嘉穀瑞禾，風災滅息，盜賊不起，無非休徵；一念之惡，則癘風猛雨，莠苗秕粟，田萊多蕪，疫癘並興，無非咎徵。今太守與汝約：「不順父母，不友昆弟，不睦卹比閭族黨，不力田務本，越其罔有黍稷，則惟汝自生毒。其或政令之不平，刑罰之不中，邦財侯度之不式，奪爾時，害爾功，不恤不矜，天用降威，薦飢我百姓，則兹惟有司之愆。」此太守不但勸民，而又身自爲之勸也。雖有飢饉，必有豐年。太守與汝各勉之，毋忽。《鶴林集》卷三九。

隆興府勸農文

按《隋書·地理志》載，豫章之俗頗同吴中，其男勤耕稼，其女勤紡績。意謂田野闢，蠶桑富，民皆著於本，無凍餒之患矣。太守自吴中來，入境問俗，則不然。吴中厥壤沃，厥田腴，稻一歲再熟，蠶一年八育；而豫章則襟江帶湖，湖田多，山田少，禾大小一收，蠶早晚二熟而已。吴中之民開荒墾窪，種粳稻，又種菜、麥、麻、豆，耕無廢圩，刈無遺隴；而豫章所種，占米爲多，有八十占，有百占，有百二十占，率數日以待穫，而自餘三時，則舍穡不務，皆曠土，皆游民也。所以吴中之農，專事人力，故諺曰「蘇湖熟，天下足」，勤所致也；豫章之農，只靠天幸，故諺曰「十年九不收，一熟十倍秋」，惰所基也。勤則民富，惰則民貧。耕而鹵莽之，則其實亦鹵莽而報；耘而滅裂之，則其實亦滅裂而報。此理的然，安可厚誣哉？汝等父老莫謂太守黄金裝帶，朱衣引馬，與汝邈不相親，惟恐歲一不登，以病吾農。故爲汝占丙午太歲，則有麻麥加倍之誵；占正旦清明，則有米賤蠶善之證；占月朔遇辛，則有五穀皆熟之兆；占甲子不雨，則無赤地千里之憂；又爲汝預占先分後社，則猶恐奪汝之食，俾汝不得撾田鼓、賽社翁也；又爲汝占有閏之歲，則又恐節氣近後，田收晚而穀米虚也。太守心腹腎腸無一日不念汝，汝等豈可不勤身從事，以體太守勸劭之意哉？太守與父老約：「汝歸勸而鄰里，率而子弟。不昏作勞，不服田畝，而鬬很喜

訟；不務本業，不營生産，而尊巫事鬼；不顧父母之養，不念妻子之愛，而好飲酒博弈；廢農時，違地利，輸王税不以期，汝則有罰。若夫刑法之不中以旱汝，政事之不平以澇汝，專聚斂以傷汝之財，事興作以困汝之力，飾厨傳稱過使客而不恤汝之飢寒，則太守當執其咎。」爲此文者，不但勸民，而又身自爲之勸也。其聽之，毋忽。《鶴林集》卷三九。

神泉縣勸農文 一

古者里宰之職，常以歲時合耦于耡，趣其耕耨，蓋無日而不在阡陌，與民親也。今則否矣，惟有仲春勸農，尚倣古意，令其敢視爲具文耶？於是若時，祇率厥典，有事于郊，登進父老而告之曰：令來長邑，恰已期年。於汝土風，亦熟悉矣。地近山也，故其俗静約，無有侈心；田多石也，故其民勤苦，不自暇逸；疆井狹於鄰封也，故其事簡少，亦無盤錯之訟。令豈有他繆巧求異於人？率惟平易近民，視俗施教而已。但自比歲以來，雨雪時降，年穀順成。物價之昂，視昔加倍，閭里末作者，或有食貴之憂。至於爾農，則户有蓋藏以養父母，以饁妻子，以享南畝之樂，此豈令之凉德能致然耶？皆爾孝弟力田以臻于兹，令亦職有利哉。然令嘗聞天時靡常，民事難緩。爾以有幹有年，家食粗給也，則力易怠；有委有積，生計頗優也，則心易肆。易怠則不昏作勞，不服田畝，必荒棄我穡事；易肆則弗祇弗字，弗恭弗友，或慆縱于非彝。服田不力而心念又差，安知不以是拂至和而召乖氣也？令今以

誠告爾，爾歸而鄉，詔而子弟及而鄰里：其所以服爾田，或耘或籽，以自盡於功力；又思所以愛乃身，睦乃親，相友相助，以自盡厥心。既勤敷菑，又以暇日修其孝弟忠信，迓續乃命于天，則順氣所感，和樂興焉，民其永孚于休。毋忽。《鶴林集》卷三九。

神泉縣勸農文　二

令尹出郊勸農，故事也。人皆指爲故事，而令尹獨以爲非故事也。一雷土之田，地之肥磽不同，年之豐凶不同，人事之勤惰不同。爲之令長者，既不如古者縣正里宰之職，出入阡陌，與諸父兄率而子弟朝夕從事於耘鋤耒耜之間，而一年之內，惟仲春一月耳，又不丁寧告戒，以趣其穡事，則農將怠於用勸，豈得陶陶然日新哉？汝農之爲生，亦厚於他邦矣。家有糇糧，户有蓋藏，田有鷄豚狗彘之畜。向也物賤引貴，不免稱貸而爲之息；今則米斗千錢，生計頗優裕也。向也僦屋賃田，不免以身傭於人；今則競相求問而世業可長有也。紫巖以西，飢民間有嘯聚，汝四境之內，耕者閒閒，桑者泄泄，而無一塵之擾也。萬安以東，雨澤不以時降，汝田里之間，既優既渥，既霑既足，而無一物之不遂其生也。閭里之人貧而四鄰富，耒作之民苦而三農逸，汝抑亦念天顯與民生之所以厚哉？汝等父老，或百年，或九十年，或七八十之年，既勤敷菑，以有今日，不待楙勸。汝家年少子弟不識耆舊典刑，僅見一日之飽，而忘後日之飢，見一歲之煖，而忘來歲之寒，好勇鬬很以拒捍公上，慆縱淫泆而

大泯亂於民彝，此則長民者之所深憂也。今長吏與汝農二年相安，不啻如父兄之詔其子弟。或租賦愆期，以訟麗於刑獄，則亦不過承之威之，未嘗加一箠於爾之遺體也。然令之更易，猶傳舍耳。三年之後，安知天時不變遷，地脉不流轉，上農之家不析而爲下農之産？長吏又不畀矜爾，倚威爲化，則汝安静之福豈可長保如今日耶？汝歸而告諸子弟：其忠愛以奉其上而毋疾視於其長，則民俗歸厚，髦士亦將出於農矣。謹識之，毋忽。《鶴林集》卷三九。

全宋文卷七二四五

吳　泳　二六

通鄭侍郎啓

瞻五色之雲，知有鄭公之人瑞；問三奇之戍，於籤府。每懷靡及，輒誦所聞。靖惟南紀之上遊，無若西徐之重寄。殘金雖斃，尚時肆於逼墻；靈夏方張，亦嘗聞於乞狀。行險者妄欲投夫可爲之會，偷安者則又付之無事之鄉。連鷄固不能以俱棲，困獸亦豈容於無備？藩籬未固，外莫禦於風寒；根本先顛，裏難禁於汗下。鷹脱韝則揚去，雁聞弋則鳴悲。既無誠死君上之心，卒狃盜弄父兵之態。雖陵夷之有漸，亦撫御之失宜。漢師忘夙飽之歌，楚士起多寒之歎。至問積倉之數，殆如窶室之空。登首山，呼癸庚，梁則無矣；循秦嶺，當子午，憂又甚焉。況夫節根之螟，爲我賴尾之蠹。食苗食心食葉，分毫何利於公家；剥足剥辨剥膚，八九盡歸於私室。顧方衆難塞胸之後，當有良醫洗髓之方。然而文俗拘攣，人情熟爛，加以事權之錯出，因之體統恍驚葛亮之天威。自單車徑度於玉關，而尺紙未登於籤府。

之弗明。士臣阜，阜臣輿，本相隸屬；身使臂，臂使指，焉可支離？紛紛輿瓢之人，落落背劍之議。職分不專，則國威褻；號令不一，則人心疑。節制敗於多門，陸相所以論沿邊之狀；王師衆而無統，令公至於喪諸道之軍。凡精神之弗强，由脉絡之受病。惟開公誠，可以綜萬事；惟布威令，可以收人心；惟章明國法，而後黜陟自由；惟改紀軍政，而後伸縮如意。率籲和於衆慼，毋胥動於浮言，則不惟保吾蜀以偏安，雖以是取中原而亦可。恭惟某官堪輿間氣，湖海偉人。風範端凝，如清廟邃嚴而莫窺寶藏；文章浩博，如黄河流轉而突起層瀾。雖嘗編摩宥密之間，然喜開濟功名之會。月清溢浦，頗咀温嶠之燃犀；風静維揚，坐却佛狸之飲馬。肆疇庸於玉帳，還召對於金門。陞之甘泉法從之班，渙以堯閣雲章之直。徑從碧落，來上青天。道國家之德意志慮而致之民，涉山川之險阻艱難而撫其實。磔鼠輩於市，不言征西破賊之功；去狼貪於民，盡還蔡人有生之樂。少清紫邏，即近黄扉。某粗繙戊夜之書，叨竊辰年之第。侶青衿於泮水，諸公時取其斐然；携緑綺於萬山，舊識或爲之莞爾。尚幸以一雷之地，得托諸半壁之天。鵬鷃分殊，安敢援金花之舊事？象犀筆在，尚能摩崖石之新碑。忻抃惟新，敷棻莫喻！《鶴林集》卷二五。又見《南宋文範》卷三〇。

謝崔侍郎啓

涉海求安期生之藥，渺若津迷；薦人得崔大雅之書，翕然價重。雖攻玉自它山之石，而轉鈞繇大

化之工。一手挈提，百思感激。竊以舉士清朝之彝憲，達賢君子之盛心。口不置秦，坡老所以見稱於安石；願無易介，歐陽所以極論於沂公。自雅道之湮微，而時情之偪窄，居王公之位者，不借其勢；負天下之望者，莫爲之先。宜乎隨珠不免於暗投，至寶亦甘於横棄。豈期末俗，見此偉賢！兹蓋伏遇某官德宇冲夷，禮容瑟僩。清文緯國，織成鸞鳳之章；姱節照人，雅有琴龜之興。況儲才猶儲艾，而積士如積材。集成司馬氏之編，已經識鑑；補拾忠獻王之奏，佇看甄收。某敢不强鞭古心，以附名德？鼓瑟詠春風之煖，紉蘭擷秋珮之香。玉汝於成，既荷輓推之力；從公於邁，尚推補報之心。衷所欲言，舌難以既。《鶴林集》卷二五。

見鄭侍郎啓

藁幙霜寒，久被參旗之照；柳營春動，忽膺雲檄之招。卷收後務之文書，趨聽前茅之號令。驅車甫到，振旅式還。粤稽國朝康定之間，訖至南渡建炎之末，屢常謀帥，少見行邊。獨韓忠獻之經略西陲，與張魏公之控扼北敵，往來絶塞，輕車或至於涇原；援接諸營，疋馬即馳於關陝。一則周覽山河阨塞之勢，一則覘知將士虚實之屯。蓋備禦既固則人心安，而旌麾自臨則兵氣鋭。奈何懦俗，弗紹英猷。保家寨者安能坐以制人，乘皮輿者未免怯於應敵。於諸老收聲之後，求一賢制難之才，必有偉流，當此大任。恭惟某官天姿間出，坤揉獨旋。填壓三邊，定力若銀山之不動；指揮諸將，奇籌猶寶

藏之弗窮。更提玉帳之弓，重踏榆關之雪。激犒戍士，闡斷支途。我師初無犯於秋毫，彼界自潛移於數舍。帶裘輕緩，少清紫邏之塵；佩玉玎玲，歸闖碧沙之路。某受才不武，佐幕何能？偶聯金花牓帖之書，遂感碧落仙翁之遇。袖無長笛，更吹出塞之愁；囊有拙詩，尚賦從軍之樂。其如陶咏，罔既敷棻！《鶴林集》卷二五。

賀丞相拜太傅啓

顯奉王言，晉升帝傅。禮優絶席，高於漢制之三公；麻未揚庭，散作商霖之一尺。矧執操於謙柄，力懇避於師垣。德動縉紳，光垂史册。恭惟某官忠清而不撓，博大而有容。調燮萬機，獨妙宰舟之手；紉緝百度，不言補衮之功。雖光輔於兩朝，然永肩於一意。既右烈考，亦右文母，備著元勳之崇；時若保衡，有若甘盤，親承家學之懿。逮手扶於日轂，以身障於河流，國無危疑，民以寧一。徧閱典彝之舊，莫階恩數之隆。且留師尚父之班，仍宅右阜陶之任。況平治適當於今日，而聰明又過於前時。非示尊崇，曷圖報稱！七十杖於朝，七十杖於秋，尚斯文之未艾。某濫陪簪笏，獲聽絲綸。街轉緑槐，愈近東隅之暖；堤摇翠柳，須添西岸之陰。誦詠惟新，編摩無斁。《鶴林集》卷二五。

答曹知丞啓

携琴柳畔，初非彭澤之心；覓句松間，喜識藍田之面。方下馬籠葱之日，屬持龍扳墮之秋。未及報章，遂成曠禮。恭惟某官器姿縝栗，襟度冲和。嚥嗽再轉以爲丞；聆鳳咮之音，秖恐一鳴而嚮闕。真。曾棲梅隱之門，遄入荔枝之社。署鶖行之紙，何妨某更刀技拙，傾蓋心長。飲此水兮石門，安得隱之之節操；解余佩兮洛浦，已規子建之才情。願奉從容，勿嫌高偪。《鶴林集》卷二五。

知泉州謝丞相啓

更化願治，盡搜西蜀之珍；視邦選侯，忽畀南州之紱。非鈞所指，誰玉於成？伏念某狷不通方，癖於嗜古。飭身粗謹，未嘗競趨名利之關；履道甚夷，何敢蹴踏險巇之地？彼譖人者太甚，媢有技以惡之。指心術而議歐公，殆似盡鬼神而無證；摘私書而誣石介，幾於織貝錦以胥讒。慨前修之尚然，宜後學之弗免。賴聖主鏡羣情而洞照，而元台主善類以陰扶。竹宫之命甫頒，桐城之符再錫。靖言若昔，曾忝斯除。舊物重還，固荷公朝之簡畀；貪泉一飲，定知清議之不容。弗控忱辭，恐孤洪造。恭

遇某官皇朝柱石，吾道棟梁。制行冰清，不改儒生能，又欲舉賢而赦小過。收之末路，借以恩光。知在於毫端。先抒謝忱，更祈終惠。《鶴林集》卷二五。

知温州謝丞相啓

罷郡閒居，久離扈從；起家荷寵，復忝藩宣。己包羞。伏念某本出單平，粗親詞藝，遭逢亨會，語爲職業，濫爲時輩之推敭。然而名出於衆，則衆則誠有之；以元之韜晦爲未能，亦幾過矣。粤自請人御衆，粗守廉隅。然猶罹射影之傷，惟退願斂形而避。浮家泛宅，夢雖不到於玉堂；得禄代耕，身幸偷閒於蓬篳。林氏宗族，少爲朝士，昔嘗接武於從塗；蘇公昆弟，相近東方，今又聯裾於輔郡。光生寒陋，恩出大鈞。兹蓋恭遇某官一代宗工，三朝壽隽，以黜陟羣才爲任，以陶鎔庶類爲心。謂貞元朝士無多，每荷挽推之力；言河南太守第一，又叨表選之公。重念某所領州事浸殊昔，重之以方千里之旱，加之以食半菽之民，紛罷遣之相仍，凛支持之不易。誰與領此，厥惟難哉！某敢不廉以飭身，勤於恤下？正歲遵治象法，已寬田賦之一分；春日奉寬大書，自出俸租之十月。撤賞柑之舊宴，輟夢

草之新詩。專務賑荒，以圖報國。《鶴林集》卷二五。

知寧國府謝丞相啓

憲曹亡補，自貽白筆之誅；朝度從寬，復玷朱幡之寵。罪深恩重，心悸神羞。伏念某猥以諸生，闇於大道。信史册之陳言，而欲以經世；持詞章之末技，而務爲勝人。矧來自於遐方，遂徑躋於華路。足踐雲氣，三爲秘府書林之官；手織天章，兩兼北門西掖之制。入承明則簪筆扈從，對便殿則曳履論思。地愈禁而官愈清，名益隆而謗益起。人固憎其盈滿，鬼亦瞰其高明。所以招尤，更將誰咎！荷清朝之弘貸，屈公法以曲成。畀以名藩，華之邃閣。某自鳳山之趾，直沿鵲岸而行，水驛三程，陸車四日。始到郡境，便宣教條，凡茲荷鋤之農，莫不扶杖而聽。自言「雖在田野，亦有識知。恭聞皇上英武而仁，大臣公忠而義。每發號出令，未嘗不布寬大之恩；每視邦選侯，未嘗不擇循良之吏。至遣禁林之牧，來綏古宛之民」。謂朝庭必有以厚其生，謂太守必有以副其責。而某器資樸鈍，政術迂疏，知不周於一身，才已困於多務。細考板籍，蕩無紀綱。山鄉瘠磽，郡計凋敝。眼前朱衣三輩，雖有待侍從之名；案上紫筆一雙，已非草詔書之式。庶度越三十年之舊典，拓開二千石之良規，茍恐孱庸，所難稱塞。茲蓋伏遇某官陶鈞善類，長育英才。以某十載登朝，粗有小廉隅之行；以某三年入直，屢當大典册之筵。寧薄元之之罪而與黄岡，輕大年之責而畀臨汝。視諸寵數，銘在肺肝。某誓當

莊以臨民，勤以蒞政。自盡諸侯所述之職，庶分天子共理之憂。至於事鞭朴以立威，飭厨傳以干譽，固官常之弗赦，亦儒者之弗爲。《鶴林集》卷二五。

謝楊禮侍舉科目啓

春闈典試，曩塵秀造之科；禁闥搜賢，兹玷文章之目。饕榮甚矣，拊己闕然。竊觀當路之薦才，無若近臣之居要。買臣召見，因助直承明之廬；杜牧超升，繇郞司禮部之選。蓋以地親而職禁，易于德進以言揚。肆予盛朝，越有彝典。保任責之侍從，籍記關於中書。在熙寧則選舉五人，在元祐則科爲十等，皆列聖器材之美意，而先民達善之公心。若匪譽髦，曷光清舉！某者顓愚氣禀，答颯仕材，猥承緒業於先人，來並英遊於鄉校。斷斷無他技，自知伏鵠之難；兀兀以窮年，應笑雕龍之拙。姑從共藏修之業，敢云窺著述之藩？以雄書之意指閎眇，而尚貽難客之嘲；以思賦之體製麗研，而不免傖父之笑。矧如固陋，詎稱華褒？伏遇某官英英朱鳳之姿，皦皦素絲之節。華軒珥筆，能手織於天章；金匱紬書，仍世專於柱史。凡出言之輕重，關在位之升湛。列游夏之科類，若浮而少實；附鄒枚之末得，與薦以惟榮。某敢不踐修厥猷，篤邁乃訓？尚絅味詩人之旨，佩韋求君子之中。將以遺兮瑶華，既荷殷勤於遠道；我欲報之玉案，尚期歸潔於師門。涵詠良深，敷棻莫諭！《鶴林集》卷二五。

謝鄒都大啓

煮墻陰之瓠葉，方咀道腴；采泮上之芹芽，忽膺薦目。豈謂漢諸儒之末，玷於周八士之中！褒辭所嘉，吾道增重。竊謂姿禀氣質之性，教道風俗之機。歐公薦陳烈爲學官，咸誦清介；蘇公舉長文爲教授，見謂修姱。若無至教之專勤，未有先賢之論薦。晨入學者，尚遭毁訕；暮歌客者，猶肆謾嘲。矧惟苦窳之資，敢當華衮之賜？兹蓋伏遇某官身章肅括，德宇靖深。詩書漢循吏之風，禮樂晉中軍之政。武能定難，胸襟自有於金城；文足扶衰，風化獨行於石室。祀典舉十年之廢，講堂侈多士之榮。人方游道鄉學問之中，身已在黍谷春風之内。某敢不恪遵行檢，祗服言箴？勵修潔博習之科，循文行忠信之教。曰童子命也，敢忘今日之恩？以國士報之，尚冀他年之教。其爲忻詠，未究敷荼。《鶴林集》卷二五。

謝鄉宦士人生日啓

上壽百歲，中壽八十歲，自憐蒲柳之易衰；兄事五人，友事十一人，聯拜珠璣之委貺。徒然彈鵲，弗及卷鯨。願長守於祝規，庶增修於問學。養老事長而行鄉飲，尚心慕雲巖之風；計功調役而築

塘堤，乞力贊上元之政。《鶴林集》卷二五。

見楊尚書啓

曳屣履於星辰之上，方闖華途；落孤帆於雲照之邊，已馳歸夢。錢宣靖嚮急流而勇退，蘇黄門因夜雨以懷思。蹔停海觀之驂，亟訪官池之雁。樂繇天分，蒸作人和。恭惟某官性德柔嘉，丰儀靖穆。紬書石室，自成良史之一家；侍讀金華，渾得講師之三昧。國論賴調胹之力，時幾資剴切之言。不惟平持元祐之偏，抑欲大作熙寧之壯。鳳翥翥兮遠矰繳，駒皎皎兮莫縶維。三上封章，屢陳悃愊。侈九重之宣賜，紛百兩之祖行。進退從容，已益聖謨之簡注；撫摩還定，必虚揆席以延登。某學製雖新，擇棲已舊。十科薦士，曾塵司馬之編；交口誦賢，倍費老成之力。已分作溝中之斷木，豈圖識天際之歸舟。湖似掌平，未盡融怡之樂；蜀方絃急，却須康濟之謀。《鶴林集》卷二五。

宫祠謝丞相啓

屏居近甸，密依槐省之陰；除吏公朝，新拜行宫之命。荷特加於拂拭，想倍費於陶鎔。伏念某學不通今，才非博古。孤行一意，莫能適道之中；强附諸賢，寧免近名之累？彼譖人者一以爲韓子言傲

相國，而罪我者一以爲蕭生意輕大臣。致令坎壈之蹤，長錮聖明之世。今去國已九載，而投閒又六年。閉户息交，猶致求全之毁；黜居思咎，尚貽無妄之災。烏嘗虞后羿之弓，龜莫避豫且之網。屬熙朝之更化，闢正路以延賢，包荒不遺，宥過無大。若匪借紫閣黄樞之重，安得爲珍臺閎館之遊？兹蓋伏遇某官博大而高明，端夷而雅靖。謀王體，斷國論，蓋嘗先天下以爲憂；布公道，開誠心，每欲得英材以爲樂。尤篤杏園之好，不遺櫟社之材。王文正之護詞臣，每慮言者中傷之害；趙韓王之進除目，不辭榻前補綴之難。敢以二賢，期於一相。若未殞於溝壑，仍冀收之桑榆。《鶴林集》卷二五。

又謝丞相啓

北斗之口專城，愧無善狀；南箕之舌騰謗，幾蹈危機。荷朝度之從寬，丐祠官而得請。伏念某學常泥古，智不通方。誦佔畢之謏聞，欲扶於世否；持雕蟲之末技，思救於民飢。志雖廣而才實疎，心益勤而力不逮。暨領海邦之牧，又逢歲事之荒。蠲夏税六萬七千餘緡，每慮邦財之不繼；放秋苗二萬八千餘碩，旋憂兵食之弗充。所以哀賑貧賙厄爲一書，創裕民餉軍爲兩庫。只欲相期於安靖，未嘗過用其聰明。豈知横曠野之蒼鷹，久已窺上林之飛雁！既張射忌，又下石焉。蔡君謨不言政事而喜論文章，豈可謂偏長於文墨？歐陽子少説文章而多談吏事，又何嘗不足於吏才？蓋至難欺者匹夫匹婦之辭，而不可掩者時雨時暘之實。證庶民而有考，對上帝以無慚。與其好辯以增尤，莫若奉身而早退。

縱停雲之藹藹，自揭日之昭昭。敝車羸馬，挈家人以行，見者諒其廉謹，斗酒隻雞，酧季弟而別，聞之靡不嘆傷。理終無不定之天，恩自有所歸之地。茲蓋伏遇某官才膺帝賚，譜出家傳。手記皆舊典章，豈待善神之護法；心平無私好惡，何須怪鬼之作詩？當其未視印以押班，蓋已先薦賢而助國。至今孤遠，亦被曲成。某敢不戴金鉉之寵光，奉玉隆之真秩？雪摧霜敗，已半枯春畹之蘭；日澹煙輕，更添種沙堤之柳。既輸謝悃，又進祝辭。《鶴林集》卷二五。

通曾漕啓

望卿月於天邊，曾侍朝驂之影；占使星於江右，忽依蕩節之光。雖一麾受察之方新，然十載論交之已舊。懷章問戍，擘楮恭先。恭惟某官博大而靖深，疏通而竣整。照人丰度，炯炯如玉山之清；綜物才華，森森如武庫之富。自彰纓於外服，遄振佩於中朝。雞舌含香，既傍蓬萊之雲氣；犀渠奪目，又牽農扈之星輝。謂宜獻納於甘泉，胡復馳驅於周道？詳刑江左，冤盡洗於巖崖絶島之間；將漕江干，人自得於湖山千里之外。屬狼貪之當道，憤蔓尾之厲民。獨拜疏以力爭，曾賜環而弗顧。六年不調，一節彌光。適公朝更敝化之絃，遂再命復皇華之舊。西山草木，遥知問俗之旌；南浦龜魚，潛認過橋之屐。恐未解青絲之纜，即徑歸碧落之班。某巴蜀陳人，江湖寓士。陶潛賦歸栗里，已悟昨非；公幹卧疾谿濱，久頼榮望。特荷九重之眷，洊畀二郡之符。所幸洪都，獲依大漕。畫棟珠簾宏麗，莫

繼典型；繡衣玉斧光華，喜親條教。《鶴林集》卷二六。

又通黄漕啓

提六轡於雲間，莫窺華轍；揮五絃於雲外，實隸英躔。雖素心懷睹鳳之先，然尺紙落鞭牛之後。擘開冰璽，攬溷月潭。恭惟某官沈正而秉彝，清通而知務。深醇學問，得考亭心事之真；灑落才情，仍山谷家風之舊。久踐揚於外服，尋推寘於周行。監事參釐，蟠數萬兵於胸次；墾曹區畫，條十二便於帝前。合躋紫橐之班，乃問青天之路。睠言益部，實甲坤維。天府之富而人物阜蕃，陸澤之饒而田疇綺錯。一壞於開禧之駿將，再彫於嘉定之驕兵。雖驚塵不到於岷峨，然病脉已周於井絡。矧邊烽之未息，凛邦本之先顛。輕軺之來，大國所庇。廉勤問俗，更無彤襜紺幰之儀；懇惻劭農，渾記翠竹碧沙之路。攬轡不妨於繼范，賜書恐趣於徵黄。某繆以一雷，記之數仞。製錦雖無別段，酌泉猶有宗風。服縣令之箴，敢替絃歌之舊；賦《皇華》之什，願瞻禮樂之新。心所欲言，舌難以既。《鶴林集》卷二六。

又見范漕啓

徹儀鸞之帳，曾薰書傳之香；望冠雀之堂，喜近節旄之采。既曰濫竽于鄉校，敢辭執贄於銓臺？輒獻謏聞，試垂静聽。學之爲事，不專在於綴文；師之所存，要相與以明道。舞雩一段，皆發揮天理之機；竊屨片辭，有鍛鍊中材之實。一自青衿之廢，誰知黄耆之尊？瓠葉爲俎豆，則禮多闕然；驪駒作歌吹，則恥亦大矣。甚至挾書而遁，倚劍不譚。雖曰經生亡服義之公心，亦繇師氏欠達材之碩望。暨我宋啓奎文之運，肆河南標月指之明。坐光庭於春風，渾是一團之和粹；立龜山於夜雪，曾無隻語之疑難。非誠身明善之方，則精義入神之用。蓋知味者以辭章爲抑末，而計功者視學問爲太苛。不有此文，幾墜於地。恭惟某官德容瑟僩，氣禀醇明。握天孫製錦於一機，傳鼻祖説經之三昧。《春秋》以竣後聖，炳大義之日星；《禮》、《樂》以遺使臣，肅皇華之風采。蜀學起諸儒之痼，韓文扶八代之衰。不惟士風如洙泗之間，再使民俗在唐虞之上。某猥蒙末第，分領下庠，新如焦穀之方芽，舊學烏頭之無力。文翁庭高朕室，猶蒙尾於生員；司業酒廣文氈，實慚居於子座。不倚使乎之重寄，孰逃率爾之狂名！躋彼公堂，未暇傳親於郡友；載是常服，合先揖拜於上官。涵泳之私，敷棻莫諭！《鶴林集》卷二六。

又通范漕啓

漢庭出節，遥瞻禮樂之華；魯泮濫巾，例被詩書之馥。雖曰鴞音之既好，豈應繇兆之不謀？預謹書郵，仰馳記室。恭惟某官冰壺映俗，玉瓚在中。氣色和平，蔚有淳父講筵之望；工夫堅厲，尚含忠宣燈帳之煙。自南國之翰飛，肆華涂之步闊。釣深涪右，夢吞天《易》之三爻；作牧漢嘉，敕賜月湖之一曲。曾謂期年之暇，旋膺走節之除。官職序而國肥，儒術行而民富。持使者繡斧，已高摇嶽之風；織天孫錦裳，佇灑宿春之翰。某賦姿不惠，聞道最遲，燥乾枯涸之病多，潤澤孚尹之功少。使柳子爲越之雪，寧免笑譏；號孺文如冀之天，尚幾覆露。甘其爲心嚮，未易言殫。《鶴林集》卷二六。

又謝范漕舉啓

指鄰家而乞火，曾荷言揚；就神鼎以鑄金，端蒙範造。已謂塞翁之失馬，豈期合浦之還珠！一手轉回，百思感激。學問士之穀菽，踐履身之衣章。舉正叔於經筵，司馬獨稱於淵博；薦堯臣爲直講，歐陽乃謂其淳方。自往行之不聞，惟末師之是信。手探理窟者亡矣，脚踏實地者誰歟？如某繆迷，豈人比數？學猶恐失，殆如潢潦之源；道不加修，寧免白圭之玷！踵常途之役役，犯衆口之囂囂。雖未

能涉珊瑚之海而資以汲深，然亦欲貫薛荔之裳而希寡過。不謂獨被燭光之照，遽加衮字之褒。茲蓋恭遇某官繡玉精神，布韋氣味。澄清天下，挺然孟博之祖風；謠詠軍中，偉矣希文之將略。外靖羽書之警，内修俎豆之容。博學之，審問之，篤行之，公誠無外；修身也，尊賢也，勸士也，已與有榮。某敢不對秋月之章，詠春雩之舞？減恫喝虚疑之病，加著行習察之功。蕉鹿夢長，恍覺前宵之倖得；越雞羽短，庶圖他日之般成。凡所欲書，未容以筆。

《鶴林集》卷二六。

全宋文卷七二四六

吴　泳　二七

成都教授到任謝范漕啓〔一〕

談經霧市，慚非説駕之才；受命星臺，許畀傳文之印。雖玩客氈而卒歲，然偕户履以生春。秖服寵榮，靡知稱塞。竊念某鄙鈍之質，拙疏於時。幼從鄉校之游，長竊太常之第。南陔之養則闕矣，常棣之華猶韡而。著《矮屋書》，已非卓犖紆徐之士；述《藍田記》，安得泓涵演迤之文？偶沿制閫之辟書，冒領通都之黌序。此非子坐，反教人爲。矧舍法之更絃，肆儒紳之矩步。負數而進者，動數千輩；論秀以升者，幾五百員。神龜宿火，陰鼠棲冰，雖各殊於禀氣；奔蜂化蠋，魯雞伏鵠，實專在於得師。匪賴耆儒，曷張公道？兹蓋伏遇某官德鉅而化博，心醇而氣和，文章非三代不觀，政事自六經而出。湖濱荒政，還安庚癸之呼；淮上民兵，控制戊己之位。踐揚滋久，聲聞益宏。葭將漕以建臺，純以儒而飾治。秉部銓之公法，緊要持衡；嚴科舉之程文，先觀下種。某敬修其可願，增益所不能。

一卷書必立之師，固非敢望；三年學不至於穀，則反求之。尚圖潔身，以報知己。《鶴林集》卷二六。

〔一〕授：原無，翰林院抄本作「振」，今據文意補。

答李解元啓

昔年共學，君子之道孰先傳？今日袖文，先生之號則不可。正有懷江東之李白，敢自謂河南之吳公？某人氣自豪華，才非齷齪。「繁露玉杯」之學，自成一家；「風檣陣馬」之文，不數餘子。洊登鶚表，行快鵬圖。爲費宰何必讀書，敢冒孔門之戒；有澹臺行不由徑，毋嫌偃室之來。《鶴林集》卷二六。

答康縣尉啓

雙笋陌邊，久動高賢之想；五花泉上，忽逢隱吏之來。旗色頓新，簿塵如濯。恭惟某官春風滿頰，皎月盪胸。詩可解頤，固自夙傳於家學；賦能入室，屢聞夜誦於鄉人。遂辭蜀泮之英游，高策太常之名第。徜徉容與，暫留瀛鶵之灘；卓犖紆徐，恐脱鳳鸞之棘。某弄絃心倦，傾蓋眼明。止則止，

行則行，殆似虚舟之不繫；左之左，右之右，願如同氣之相扶。《鶴林集》卷二六。

答衡縣尉啓

江邊濯錦，嘗懷隱吏之風；花下酌泉，忽在故人之里。才拂銅章而視事，即鳴珂珮而及門。賁飾雖華，輝秋風之晚節；□□□□，□□□□□□□。曾司三尺，諒多陰德之培；遄佐一同，要熟道經之讀。未容淹汩，行即褒陞。某別德逾年，分輝有幸。懷日莫碧雲之想，方切傾依；枉夜光明月之投，殊慚報稱。《鶴林集》卷二六。

通交代高教授啓

聽驪駒之歌客，歸興已濃；覩冠雀之集廷，來音何暮？況舊有同舍郎之契分，而今爲郡博士之交承。於素書之往來，想高誼之闊略。恭惟某官天才虞敏，經學粹明。蚤騰鄉校之聲，笑取太常之第。高文演迤，識者信其無剸刻斬絶之言；闊步翱翔，望而知其有醇厚和易之氣。遂振興於文鐸，來領袖於子衿。蒼苔室，古栢庭，蹔迂逸駕；紅藥堦，紫薇省，立俟清吟。某猥以下陳，乃居前馭。田園三徑，自笑胡爲而不歸；廈屋萬間，庶幾無議於其後。《鶴林集》卷二六。

通林教授啓

坐談魯教，偉夫子之中分；游綴蜀英，愧相如之未至。力自知於喘月，駕莫並於追風。惟新是圖，挾故而問。恭惟某官奎精稟粹，玉德含輝。屈曲聱牙，探淵微於理窟；紆徐卓犖，掞華藻於賢關。自絳帳之南來，而青衿之北面，肆更舍法，咸濟儒冠。春服既成，儻或紆於杖履；秋陽以暴，想均在於甄陶。某近聽鴞音，喜親鶴表。思小子之有造，伊誰之從？與先生而并行，則吾豈敢！《鶴林集》卷二六。

通交代廖教授啓

跋紅校藝，數陪燕几之談；施絳授徒，誤踵芳塵之蹟。況丰儀之近接，而音問之不疏。龜既在前，貂疑可續。恭惟某官節森邛竹，文擷蜀英。雲氣飄飄，蚤歲已騰於紙價；棣萼韡韡，修塗共濯於纓塵。肆停鼓於花村，薦橫經於芹水。輕車熟路，聊泮渙以優游；通籍修閨，信紆徐而卓犖。不待鳴絃之化，定膺簪筆之除。某立則參前，忽焉在後。笑夫藿蠋，雖云薄技之難堪；懷彼桑鴞，猶賴成規之可守。《鶴林集》卷二六。

謝運使啓

彈鋏峨眉，終歲弄月邊之影；濯纓錦水，一朝聞絃外之音。雖云事會之相遭，實賴化機之密轉。得非所望，愧溢於榮。竊惟宰邑之難，莫重邊城之寄。經營保障，尹鐸所以擅晉陽之名；摘伏懲姦，虞詡所以美朝歌之政。上接雞棲，控扼氐羌之道；下連鹿柵，蔽遮綿雒之區。不惟知紫塞之風煙，亦可通綺川之血脉。林無聲則翼静，水太激則鱗煩。固宜選良吏以圖安，豈可聽庸人之自擾！如某仕材答颯，政術謬迷。守紙上之塵，曾弗堪於用世；搜囊中之秘，亦無足以動人。方將尋山水縣以讀書，不謂即桃李場而得闕。力綿地重，月短星高。兹蓋伏遇某官惠直而柔嘉，公明而通溥。典司類省，如鑑形於水而妍醜畢呈；掌握外銓，猶稱物以權而重輕適當。豈謂迂疏之器，誤當進擬之書。某敢不謹飾令箴，益禔身檢？論官而任事，已蒙交薦於公車；學道則愛人，惟務服行於聖訓。《鶴林集》卷二六。

賀喬參政啓

序陟宗工，晉陪宰席。乾德之並命吕、薛，實爲政路之光；慶曆之同除富、韓，仍作樞庭之貳。

典彝雖舊，觀聽如新。恭惟某官六經而後之辭章，三代以前之人物。方重不倚，雅有大臣之風；疏通而明，默識當世之務。聖性賴薰陶之益，天工資弼亮之多。未啓金甌，且參玉鉉。心平無好惡，要操元祐之舟；政弊必更張，須改熙寧之轍。更力扶於公論，庶叶濟於中興。某手拂芸香，袖銜賀牘。草賢臣之頌，愧無蜀客之詞；歌聖德之詩，願繼徂徠之武。《鶴林集》卷二六。

賀汪茶使啓

輟自轉輸，易司榷牧。漢廷出節，方騰天馬之歌；禹閣升華，益峻寶書之直。儒紳爲之鼓氣，氓隸多所屬心。恭惟某官峻架霄崢，虛襟春盎。温厚和易之氣，望之可知；寬閒博大之風，撓之不濁。矧家聲之爲奕，實海縣之倾依。霸府謀猷，銘鼎已高於夾日；龍溪詞筆，演綸無愧於代天。威名猶著於諸宮，風節尚推於諫院。有祖之烈，惟公其人。夙彰纓銅匭之門，合持橐玉晨之座。歷井弗辭於崎嶮，觀風肯效於馳驅！金科三千屬之肅清，春扉草緑；驪駕十五城之廉按，秋廩粟紅。上尤念川秦茗乘之資，今實係國家規恢之計。寧稍遲於銀信，爰重畀於璽除。馬從西極徠，萬隊定聯於錦繡；雨足茶户喜，一雷已鬯於根荄。莫酬星使之高，始作夏卿之式。恐未氈毡之煖，即榮衮繡之歸。某妄挾鉛黄，偶縈銅墨。喜認鴒原之舊壘，敢忘燕厦之寸誠？樂莫樂兮相知，久已荷鑑衡之察；遲之遲而又久，僅能通竿牘之勤。誦詠良深，敷菜曷既！《鶴林集》卷二六。

通李總啓

紫氣繞關，均被轉坤之福；淄塵染俗，邈無望履之期。雖懸旌摇北斗之邊，然墮舄直西山之底。潔清冰楮，攬溷月潭。恭惟某官沈正而秉彝，清通而知務。襲鼎鍾而韋布，名重於山；屹保障於繭絲，脊堅如鐵。既掃煙霞之澗洞，盍歸風月之邃清。指湖海以來游，尚賦從軍之詠；下荆門而長嘯，又歌出守之詩。人咸徯於東歸，帝乃眷於西顧。鬱藍之天，東梓之部，光方動於使星；槃木以北，函谷以西，掌就升於卿月。於炊米劍頭之際，得浣腸局外之方。不加賦於民而斂散自如，不給徵於上而化裁有道。萬牛嚼肉，梁無庚癸之呼；兩虎籍邊，屯有戊己之壯。我公所獨，近世其難。利西南，往有功，儻汔外庸之明試；置左右，輔台德，佇觀中詔之催還。某門緒單平，仕材答颯。製錦曾無別段，酌泉粗有宗風。服縣令之箴，雖剸裁之技短；草賢臣之頌，尚依倚之心長。《鶴林集》卷二六。

賀史石泉啓

榮剖藩符，肇新侯度。元日至人日，已開雨雪之祥；新年勝故年，頓改花泉之色。出丹鉛於掌握，蒙錦繡於山川。恭惟某官粹度春融，凝姿山重。蜀第一人之選，無愧祖風；漢二千石之尊，屢寬

天顧。老手素便於劇部，賢名藹播於時紳。尚遲馭娑之游，仍結寢香之夢。眷言雁塞，莫重蠶陵。占古聖射蓬之鄉，自鍾靈異；緣道家羅浮之境，孰擬真清？況羽書不到於雌臺，而樽俎嘗聞於鶴嶼。媚繡輿於暖日，濯彩筆於春風。洗却蠻煙，豈久鷄心山之駐？平趨帝里，定膺鴟尾閣之除。某襪線亡長，錦機謬製。雖已拜光塵於紫巖之下，而未親棨戟於石紐之陰。王陽爲孝子，王尊爲忠臣，已視險夷而一轍；子貢治信陽，子賤治單父，今方託庇覆之萬間。《鶴林集》卷二六。

賀楊禮侍啓

温綸申命，亞旅真除。伯夷咨作朕宗，既奉玉除之清問；司馬世典周史，仍繙金匱之寶書。斯道有光，真儒得路。恭惟某官柔嘉維則，洵美且仁。吐白鳳，賦甘泉，擷辭章之藻麗；銜鱣魚，象卿服，漲詩禮之漣漪。自擢置於周行，遂徧儀於漢闕。乃繇璧海，晉陟道山。棘寺載聯，庭有鵲巢之美；稼卿分任，農歌扈正之祥。極東標柱下之一星，殿側冠螭頭之二史。朝班益峻，帝眷逾隆。弼予一人，方賴彌縫而輔贊；典朕三禮，實資獻納以論思。允惟法從之班，實培相賢之地。適觀棟用，式副嚴瞻。某猥以校官，莫陪賀列。鳳九苞而東翥，敢稽尺楮之馳；烏三匝以南飛，謾達寸忱之悃。《鶴林集》卷二六。

賀漕試太學國子宗學啓

白袍立鵠，羣空俊造之場；黄矢得狐，並入英雄之彀。紛華裾之織翠，委尺錦以見投。省元先輩清貫江心，秀衝斗口。取之數路，幸觀盛事於東甌；放出一頭，莫讓高科於西蘆。《鶴林集》卷二六。

通洪倅啓

桂櫂斲冰，尚滯吴江之色；緹屏駕月，來分蜀道之春。雖未覘犀，亦嘗夢鶴。恭惟某官學探理窟，文貫道機。典教番陽，望而知其有醇厚和易之氣；從軍淮上，聽者信其爲磊落奇偉之人。合上禁坡，乃司甸籍。雲紆垂於峻嶺，翼恬静於中林。是宜陪碧落之仙，相與問青天之道。辟愈爲行軍司馬，已知敷奏之公；命洪以河陽參謀，還紀歌詩之盛。某猗亡它技，雅敬高賢。寸心常勇於自鞭，末力每虞其弗逮。十年文字，空如地籟之號；一瓣緘封，欲待天刀之折。其爲陶咏，未究敷菜。《鶴林集》卷二六。

答黃秘校啓

巖前滴水，曾窺黃叔度之汪洋；花下酌泉，乃訪吴隱之之寂寞。謙光所逮，賁飾何多？此蓋某官筆底生花，胸中爛錦。漱十四泉之芳潤，搏九萬里之扶摇。背此古錦囊，但見一班之突出；報之青玉案，愧無片語之相酬。《鶴林集》卷二六。

答游景仁書 似

某頃者得罪去國，徑入鳳山，少避人事。豈圖崇篤舊游荐賜手書相勞撫，情原何可忘也！山間地幽境僻，游者病其邃也，故車輗屐齒，皆所不及。因得與一二道士施汗漫游，經高丘，陟深林，窮迴溪幽泉怪石。意有所極，境隨心會。其鬱然而陰，粲然而榮者，與鶴宜。黯然而深，淵然而静者，與琴宜。河柳不種自生，水花不植自富，道庵相望，樹禽雜語，與詩宜。但年來不甚作詩，自被罪而去，何繇更有高思？所喜是聞老氏藏室〔一〕，收書最備，時得滴露點甘棠義，焚香讀《谷神賦》，如《龍虎要訣》、《鉛汞密旨》，亦復克扣問其鑰。如此而去體觀静，頗發深省。若得富彦國諸公以園契、宅契、户契相遺，則便可隨地卜居，作茗雪間農夫。第恨此去京城猶近爾。數日來，舊吏忽報有寧國

之除。聖恩宏大，不至擯棄如此。薄聞鄒樞亦以端殿出知四明，則景仁徑上必矣。敗類者之例，何庸援耶？所願貳贊樞極，燮和陰陽，使某輩得爲太平幸民，或述爲中和樂職以歌詠鴻化，不啻止足。早晚便過湖州去，相望雲闕益遥，臨楮黯縷。《鶴林集》卷二七。

〔一〕聞：疑當作「間」。

答杜成己書　一

某一年不通記室之問，近睹黄紙除書，承知顯奉明綸，同僉宥府，蔽自聖斷，協於人心，慶愜慶愜！某每讀國史，見張忠定公嘗語人云：「吾榜中得人最多。謹重有雅望，無如李文靖；深沈有德量，無如王文正；面折廷争有風采，無如寇萊公。」時太平興國五年一榜，如向，如蘇，如宋，皆宰相，皆參政、樞密，而忠定不數焉，以人重故也。戊辰金花之帖，自年魁而下，凡六政府；淳祐一歲之間，自知院而次，凡三樞密。同登之盛，抑不讓太平興國矣！然而位之高者，人之期待也必重；名之盛者，士之責備也必深。況素號君子，爲朝家之光者，皆以爲樞密一人。則開濟規模，經綸事業，又不同春官考禮，掖垣糾闕時矣。今屯坎之爻不變，否泰之機相反，扶善人之紀，主公道之盟，引類達才，輔時宏化，於樞密有望焉。某一擯二年，杜門守拙。寓居之地，雖近京而實僻，人客少所往

來。向來讀典謨訓誥誓命之書，見傳注解説叢雜，無所統一，亦欲參考訂正一番。工夫浩闊，勉焉孳孳，斃而後已，更不復仕矣。惟是樞密得路，不容不爲吾黨致一箋之賀。更不繁述彝儀之問。伏乞鈞照。《鶴林集》卷二七。

答杜成己書 二

某比者伏領槧誨，小姪自浙東來，又袖出前所賜鈞翰。啓緘熟讀，不惟眷愛有加，而尊謙下問，懇懇不已，亦足以見大丞相開誠布公之心，集思廣益之道，已度越流俗數等矣。却聞舟次蕭山，小愆調護。天祐耆德，當即康和。海内所望丞相之亟造朝者，尤急於望霖雨也。鈞翰謂「近年以來，雖有改絃之迹，而不聞調絃之音」，誠爲至論。大丞相平日清夷，直大事到手，幸勿以憂畏爲懷。元祐初，或有以他日報復之事撼温公者，公以爲「天若祚宋，必無此事」。丞相儻有大建明終利於國家者，便當於進見之初，歷歷敷奏，不必疑其所行也。某久屏林壑，寡所聞知，但於災病之中，時發深省，請以疾喻。人有抱痼疏之病，前之醫者暴下急攻，率多攻心伐性腐腸之藥。今既更醫，只須用參、苓、君子、甘草、國老之劑以調養之。陸子静在敕局官時，或問：「如見用，則以何藥醫？」答曰：「某只有四物湯，任賢使能，賞功罰罪而已。」其言頗有味，大丞相以爲何如？《鶴林集》卷二七。

答李强父書　宗勉

某伏自丁酉去國，奉違光範，已跨四年。昨者荐拜柔緘，申叙衷曲，計必關徹鈞覽。丞相秉鈞以來，盡道事君，清不言貧，勤不言勞，忠不言己效，公不言己能，真可以表儀百辟矣。但有沂公守正奉法之心，而事權不如慶曆之一；有温公至誠用人之意，而賢才不如元祐之聚。智獨運而難周，善孤行而無助，有志於當世者，不能不爲丞相憂也。近者以唐伯玉卿奉常，以王幼學秘書監，殊愜公論。前所召者子華、元善、直翁，胡爲猶未赴闕耶？蔡遵父最重於丞相者，甫及脩門而遄得郡。郭子奇風力可以擔當事，而天又不假之年。雲氣簇則成雨，今片東片西牢落如此，安足以熙百度而釐庶工哉？況時機易失，聖恩難恃，丞相只宜密加之意也。某疏戇之人，動與時忤。置身多士之邦，既不能飾過使客以擡聲價，又不肯奉貴要以虐惸嫠，飛文流言，譁於都市。凡契舊朋友，皆能具道所以然之故，其得免於戾幸矣。昔楊文公大年累被譖，流落於外，賴王文正公始終保全之。某之文之才，何敢望大年？而丞相之心度，實無愧於文正。儻蒙篤念登門之舊，許以退閒，俾得早脱郡事而去，不勝至幸。言莫能盡，伏乞鈞察。《鶴林集》卷二七。

答蔣良貴書　一　重珍

某頃從吴先知處附拜赤箋之問，諒已洞徹書月。後來竊聞蘭橈桂棹纔過湖州，抱晴月兮擊明鮮，望錫山兮歌欸乃，人遂不得耳其拏音，兹風亦高矣。泪泪朝市中，日撲紅塵數十斗，其與酌泉煮魚，玩《易》髓，窮天根，立於吉凶悔吝之外，豈不大相遼絶哉？近者鬱儀倏鉅倏變，載籍所無。某與景仁、和仲二三朋友首上封事，後稍稍有應詔者，不過十來篇。却盛傳校書奏疏偉甚，諸君皆羣隊使藥，而閤下獨用一單方，果有之乎？欲借副本少觀，千萬惠教。某斐作漫寄，乞訂其是非，幸甚。良晤未有期。願言宏毅堅一，護雪中之松栢，以副朋友之望。《鶴林集》卷二七。

答蔣良貴書　二

某浸疏記史之問，又見秋風矣。紀綱來自錫山，緊墮寶帖，訪以「辭受」之誼。「拜名以尊君，辭實以存己」，真至論也！先儒蓋有居其位而不乞歷子，不求恩封者，是亦此意。某謀乃心，問諸朋友，俱以爲處得其宜。獨和仲獨謂：「辭受只有二字，當辭則辭，當受則受，界分不令分明。」和仲之説，所謂既切而又磋之，既琢而又磨之，亦玉成之道也。聖學路長，良朋難得。「荃蕙化而爲茅，

蘭芷變而不芳」者，大可懼也。近以再當陛對，不敢不力，但顧瞻天下事勢，惟兩頭爲重，只得首及父母之邦。今録一本，仰干是正。有未瑩處，乞賜指教可也。景仁聞陪杖屨游山甚適，恨不倒冠落珮，相與共酌此山之泉爾。良晤未有期，願言以前修盛德大業厚自涵養。《鶴林集》卷二七。

答蔣良貴書　三

某頃鄉進士歸，草草附一箋，弗及詳問啓處。兹蒙專使惠示寶帖，且知祠庭爲況之安，差以自慰。峨冠盈庭，邪正雜糅，人之立言，不患不可知，而間界之爲患最大。所以孟子愛説「間」字，周子愛説「幾」「模稜」字，晉宋間愛説「户限」字，唐人愛説「封事」，如一盆池水，清潔純白，更無些子渣滓，不但言之誠而又行之勇，故中都之士愈久而愈加敬也。近又聞上《爲君難》七箴，密啓而不欲人見。然誠亦豈能自揜哉，抉秘藏以指教可也。景仁既出，和仲久在告不出，次第亦勇於行，微之之諭敬悉，當達盛意。寶章添倅之命，又復封起，渠剗地擔閣也。欲言浩如海，曷日酌惠山之泉，共談亹亹！《鶴林集》卷二七。

答蔣良貴書　四

某初春交訊之後，坐此祥暑，不能嗣遣一紙，訪問死生。伐木之思，與在原之情等，其懷慕何敢忘也！舊書吏傳《賜寶帖》，繼又領《一梅》、《萬竹》兩記，《梅》之辭腴，《竹》之辭勁。腴之極則不狃於偷而敬生，勁之極則不淫於樂而和生，此則主人大意，而客於此蠡測焉，不識是否？某嘗仕於東南，而所得之士曰徐毅齋、蔣梅堂而已。毅齋躬耕壟畝，蔬食菜羹，真所謂簞瓢猶是者。梅堂不臭富貴之餌，則近之。或者猶謂用度稍廣，更須謹自裁節，使之可繼則善矣。頃《送景仁詞》録一本去，并同送和仲三詩、微之一詩偕往，幸賜指教。石屏恰方得鄉人寄來者二堵，供几案之玩。詞餘更乞講道自力。《鶴林集》卷二七。

答陳和仲書　一　墳

某再拜言：私門挺災，荆婦以久疾竟至喪逝。仁者篤念，友朋之倫，唁問以書，且欲勵之古禮，安敢不遵來教？大率自亡婦初終，飯於牖下，斂於户内，大斂於阼。凡大小斂，朝夕奠，成服之制，一如文公朱先生《家禮》。中間有《家禮》所不載者一二條，本欲扣問，而太夫人在堂，避嫌不敢請。

上舍令弟訪臨，已言其略矣。衰與其不當物也，寧無衰。聖人於名物度數之間，廣狹輕重之等，謂稍有不當，則直以爲亂禮而不如已。則子之爲親喪，吾儕之爲妻服，是不可不細講明也。前日荆婦初終之日，方縱縱爾，未克即答人慰，疏禮在成服之後，故具此忱悃，白於執事。或更有以相其不及者，切冀終言。《鶴林集》卷二七。

答陳和仲書　二

某猶記嚼別酒於青湖翠柳間，今蘆花又霜矣。諸賢去國，士氣銷耎。孤標峭直，挺然如寒澗松，誰得似良貴？危言鯁論，毅然如指佞艸，誰得似和仲？志正氣一，亭亭然如直竿木，誰得似景仁？每恨氣禀差弱，學力不充，未能即去，以追高賢之躅。然《離騷》所謂「荃蕙化而爲茅，蘭芷變而不芳」者，則深恥之也。某登朝六載，輪對者三，上封事者一。每當陛對，必自盟其心，不敢有一詞諛悦其上。近十九日上殿，爲首遏機會之説，次陳州縣禍變之源。兩僉黄又是一事。喬丈謂「上足以開釋君心，下足以整齊國事」，子静謂「此諍論第一籌也」，則斯言亦過矣。不審和仲又以爲如何？召客高綿州性行良，實鄉閭耐久之交，必經行治下，幸暖熱之。欲言如海，書非盡言之器。所冀以天下之寶，爲天下愛惜。《鶴林集》卷二七。

全宋文卷七二四七

吴　泳　二八

答高詹叔書

某自姻翁除内翰時，嘗馳一紙之賀。近從山間，讀淳祐朝報，承知渙號明廷，升班端殿。翰林之班高華蓋，免辭健筆於禁涂；樞極之貴近太微，尋典神兵於宥府。有光吾道，式壯斯猷。某嘗考國朝自南渡以來，跨百餘年，蜀彦之登朝者，僅三宰相、十政府。而端平及淳祐不七年間，鶴山與樞密兄弟聯居其二。峨眉太白之西，井絡輿鬼之南，想龐老遺黎讀此詔書，當預有生意矣。雖然，位之高者，規模必宏；名之盛者，責望斯備。整軍經武，以折遐衝；洪化亮功，以贊元宰；達才引類，護良摘姦，以壽國脉，實於樞密有望也。某一擯二年，杜門守拙，雖不能著《錢神論》以救貧，但時復賦《瘧鬼詩》以驅病。瞑如槁梧，僵如仆柳，更不復有嚮榮之望矣。惟冀諸賢協力輔時，共登太平，俾得養遺息於田野間，即爲幸也。草此抒賀，餘祈護衊瑜氈，調芍藥鼎，竚宣廷麻，以福海縣。《鶴林

集》卷二七。

答家本仲書　一

某嚼別酒於金泉，跨五霜矣。丙夜更燭，講學談經，瑩然金玉之相，藹如仁義之言，時見夢寐中。更多故，雖不能以書訪問死生，而聲臭之同，岷峨以西，江浙以南，其氣脉未嘗間斷。天清龍尾之道，夜下鵠頭之書，有來蜀珍，以壽國脉。本仲又掄魁之望，上岸之英，積年名聲，博此一召，直也。但俗流世壞，人物衰少，勉齋既下世，宏齋繼没，毅齋孤立於婺女之濱，罕與世接。留宗庠者，惟葉六十四丈。時復往來咨問，相與求爲精義至當之歸。若更得本仲肯來，則吾黨增重矣。其如直言之士，朋友間却自有三數人，一二年間，亦復引去。二公精神諤諤，議論挺挺，俱有可觀。見説成父自與本仲素厚，自黄先生之門來者，其風猷意象，自不同也。契丈既與詹叔光遠同召察之命，今劉已如京師，則二賢歲晚亦須出峽。速理行艫，慰此延望可也。恭伯撫機，久不相聞問，三薦而三泥，豈非數耶？季永弟聞屢得款承，倅於文物之邦，不能不借潤耳。矮牕雨暗，布此崖略。願言爲天下之寶珍毖。《鶴林集》卷二七。

答家本仲書 二

某自被罪去國，得郡萬山間，中都厚禄故人音問斷絶。雖耐久朋如本仲，亦復作疏，然非間也。經幄之儒，史觀之彦，道不得行，以望議幙，每爲斯世惜之。隱不以吏雲，度必從容無事。居敬以窮理，修身以俟命，工夫當益精進，視天下之物，不足以動其心矣。某以書生試郡，亡補事功，不過以平日得之聖賢者，而推之於民，修明教化，扶立綱紀，愛護本根，使士循理，吏畏法，盜賊不入吾境，流民不飢餓於土地。凡所施行，具有條目，上下亦粗相孚信。獨是郡計彫敝甚，上弦急迫，徵調煩興，寧書下下考，不奉急急符也。邊聲屢警，蜀事尤可憂。近得親友書，見説兄弟親戚間，顛連而死於兵難者頗衆，痛貫心鬲，積成痞脹，仕宦之意頓闌矣。三上丐祠之請，期於得去而後已。季永弟秋時卧病池上久，搬挈來此，近方小安，聞自拜書矣。餘祈冲輔氣機，益宏道力，慰友朋之望。《鶴林集》卷二七。

答家本仲書 三

某曠不嗣音，三見黄花矣。某之懷本仲，想亦猶本仲之懷某也。制參高明勁節，如火後琮璜，雪

中檜栢，愈久而愈耐看。況詣學精深，出詞霶霈，書囊亹亹，終日不能休。退之所謂「吾行天下，得此於人蓋少矣」。内而望史筵，外而都漢節，皆分所當得者。但世途逼仄，賢路荆榛，或者猶以薄恙爲辭。豈知司馬温公不以甚疾而不登顯位，楊龜山不以老病而不處經筵，尹和靖不以筋力衰憊而不受命造朝，朱文公不以足疾未瘳而不上殿登對？況本仲歲月未邁，精神尚强，而無有挽之推之者。知其賢而不與立，豈非在位者之責耶？某一擯四年，更不復出仕。獨是道不加修，而老色日上面。又思向來講學，只是半間半界，無詣平實處。今只欲耐心攻苦，了却數卷殘書，與村秀才子輩尋數行墨，畢此一生耳。《鶴林集》卷二七。

答程季與書　一　公許

某春首嘗飭一箋，致鵠板招賢之賀。山居習懶，典弗克嗣音，誦懷人之詩，每深嚮往。兹承北闕疏榮，西垣掌制。青城地，青城客，固多人物之炳靈；紫微花，紫微郎，尤覺文章之增重。矧聲名如月未望，才業如川方增，華涂要職，何可量哉？某嘗謂蜀文章爲天下冠，漢相如、子雲同工異曲，唐陳子昂孤騫獨步，國朝四范有絲綸譜，二蘇有制誥，皆温雅麗則。王岐公被遇三朝，大典册獨出其手，每一篇出，人争誦之，亦華陽人也。渡江而後，更不繁叙。端平至嘉熙，更掌内外制，今已四人。某雖不才，亦預兹選。兹得季與、詹叔相與討論潤色，斯文之未喪，蓋天也。此不但爲中書賀，爲國家

實賀。某晦跡山林，誦衣錦之章，絶不從事筆墨。見故人得路，遂喜而作此紙，殊愧草率不莊好也。東嘉之除，出於望外。方具免牘，念不可不伸賀謝之悃。餘冀護太白璫，毓硫黄鼎，徑上鑾坡，以賁飾萬物。《鶴林集》卷二七。

答程季與書 二

某日者聞有去國之命，嘗與公發商量，借張氏別屋，以後從者〔一〕。溪頭望已久，拏音闃然，佳人不來，徒有浩嘆。近得到安吉後書，知所僦屋甚華。某嘗愛韓退之語，謂：「中州士大夫以官爲家，去則無所於歸。」今季與雖爲萬里客，而得屋之寬潔乃如此，就溪買魚，掬水弄月，何妨賢者之適其適也！人家不如意事，更何必掛諸口耶？某髮種種矣。以一日之力分爲十：八分讀聖賢諸書，一二分應酬人事。率是爲常，間亦有發深省處。若郭外一頃薄收，更得州家繼以廩粟，則社某日雞，臘某日酒，可以因節聚族屬，會朋友，話鄉曲之情也。薄儀餞歲。餘祈以斯文斯道珍毖。《鶴林集》卷二七。

〔一〕後：疑當作「候」。

答劉時可書

某別丰儀，邈不記月。一自振旆登朝，苕溪去天不尺五，日聞鳳鸞之咮。暨得奏疏觀之，則亹亹乎仁義之對，而懇懇惻惻愛君憂國之忠也。近傳黄紙除書，人皆以芸省郎賀。時可道韻冲澹，神峰峻峭，薄蓬萊而不即，此風高矣。端平諸賢去國之後，岷峨之下，尚有時可、德方二人，與雪山争明。又未知德方過衡陽否？某一擯四年，翳然林水間，更不復有榮仕之望。嘗謂士不難於得時，而難於得日之暇。胡文定公歷官四十年，考第不登六載。朱文公歷仕五十年，立朝止四十日，仕于州縣僅九考。所以得此歲日之暇，能盡讀聖賢諸書。吾儕官職考第過於先民，而學問工夫不及前輩，若更不及此時倍用其功，復悠悠潰潰，則將恐有初平無及之嘆矣。某粗有著述一二，未脱藁，四方朋友來討斐記者，却俟得墨本拜呈。欲言如海。更祈以天下之寶，爲天下珍毖。《鶴林集》卷二七。

答謝德方書　一

某音題不嗣久矣。庚寅之秋，曾對説《夜氣》一章，占答來教。江浙望岷峨，相去萬餘里，恨不能時以書往復，瑩所疑以融會於一，但有懷賢之思耳。德方神疎而識練，才老而意新，如未望月，如

方至川，何可涯涘！蜀梱貢珍，羣英彙進，芳名在周八士之列，甚休甚盛。好風西歸，鵠頭之書，當夜下甘泉矣。某登朝六載，一無補報，濫丞秘府，復貳封曹。人謂丞爲天下之清官，爵乃朝廷之公器，而子兼司之，亦可謂遇矣！然區區所性所樂，蓋不在是。臣之事君有多少不盡分處，苟盡其分，則雖卑官冗散，亦可以行志。苟惟不得其職，則雖一歲九遷，天官清華，可以立致，但見其皆外物也。德方以爲何如？因遞函抒賀忱，餘祈爲清廟之器珍琡。《鶴林集》卷二七。

答謝德方書 二

某前歲定叟歸，嘗狃情作狀。尋蒙瑶墨下墜，殆如垂露在手，手之不釋。大化更新，諸賢彙進，德方以前官召，殊愜公言。但某嘗讀《易》，竊疑《泰》之初九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否》之初六亦曰：「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泰》、《否》之時各異，君子小人之進不同，而皆曰「吉」，何也？及以象考之，則知《泰》之君子，其志在外，凡建事立業，澤物活民，皆外也。若《否》之小人，其志在君，則止於得君而已。故一「征」字爲君子喜，一「貞」字爲小人戒。德方才到闕，必立登要津。蘇欒城「正邪不可參用」之對，劉元城「冰炭勢不兩立」之説，或者以爲當作龍象筵第一諦也。某道方志拙，端平間，開口論事，至爲權姦所扼，一擯六年，三遭論罷，凛凛常有不測之憂。今翳然林水間，更不復言仕矣。偶得外甥書，却聞朝旆已及修門，殊以爲喜。輒抒一箋，

就令致爲慶。餘祈精疏天和，堅保初節，以副友人延矚。《鶴林集》卷二七。

與魏鶴山書　一

某屬者拜箋，尋蒙報翰慰誨，勤勤懇懇，感不可爲言。校書讀《易》，工夫逾造妙密。不以一書窮《易》，而支暢旁取，盡將諸儒先之説相與剖析疑義，訂正其真是非。《易》之卦脉，聖之精蘊，羲皇之心法，周公、文王、宣父之庶類百物，將自是心契神授，而語言文字之枝葉亦無所復用矣。某學不切己，倀倀然如游騎亡所歸。乃蒙校書手筆以示教，良發深省，固荷不屑之意。但資質鈍遲，《中庸》、《大學》、《語》、《孟》之四書未明，《詩》、《書》、《禮》、《樂》之四術未瑩，躐等言《易》，恐非盈科後進之道。儻自今氣血未衰，稍有長進，則幅巾隻履，尚得從容扣問校書於鶴山之間也。來書所説：「户外之屨，以講學來，以干薦、干書來，終令人倦於接納。」固是如此。然某之意更欲校書充先儒「寧受百人欺」之説，使好賢之心無一日替，則尤見其宏大也。不識以爲僭否？未有詹拜之日，願言冲輔道腴，前輅泰祉。《鶴林集》卷二八。

某每謂侍郎文章，天下所共知，而某知之爲最深，愈於天下之人，何則？文以神志爲主，異時選人逐客，躓於憂患，傷於感慨，耗於血氣既衰，困苦而無精采。而侍郎養熟道凝，神全志壹，作爲文章，天力自到，其趣窈窕而深，其聲清越而長。如《夢筆山記》，捻起「老去才盡」一段，《洗筆池記》說《咸》之良，感《艮》之實，見處俱造微密。最是《李侍郎北園記》，於豐道扶教極有功。而《舜俞山房記》，根本六經之奥義，演出先王之大法，其於學者進學工夫尤所關繫。迨夫意與神馳，文隨筆肆，隱然有味之言，出於記事之外，此則侍郎之所獨得，而某竊以爲知侍郎之深，愈於天下之人者此也。獨《知處祠堂記》，訖今猶未見本，只以前書所教，謂「近世祠堂太汎，古無此典」，謂「先聖先師之祀，只是漢儒之說，而廟元不出闕里」，此却不能無疑。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凡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死則祭於瞽宗。瞽宗，殷學也。有道有德者，先師之類也。以其有道藝德行，可以爲人之師，而祀之於學，亦其宜也。不知何以謂之「古無此典」？此其疑一也。自孔子夢奠，邪說誣民，戰國以來，禮壞樂廢，秦又燔詩書，隳學校，何有於先聖先師？漢興，至元朔五年，始詔天下郡國建立學官，而永平之際，皆尊奉孔子之祀。則自漢以前，先聖之廟固未嘗不出闕里也。《禮經》如戴氏所記，鄭康成所釋，其他傅會處，不無舛駁，至論先聖先師之祀，釋奠舍菜之典，互見錯

出，少有悖戾。所以陳祥道《禮書》，朱文公《學制》，多從其説。恐未可概以漢儒之説爲非古，此其疑二也。古人假有廟，必於《萃》與《渙》言之，其義誠妙矣。然延陵季子亦曰：「若魂氣則無不之也。」「無不之也」者，謂辟塞充滿，流動洋溢，無所往而不在也。今有抱道懷德之士，出爲大賢，没爲先師。世之相後百有餘載，地之相去千有餘里，精爽魂幹，極於神明，能使人齋明盛服，飾禮容，奉豆籩，尸而祝之，有不敢忘者，兹豈强而致之哉？士讀聖賢之書，傳聖賢之心，氣脉之通，自相關屬。其祭也非諂，其歆也以類，初不必即道州而祀濂溪，即關中而祀横渠，即伊洛而祀伊川、明道。以此看得，向來朱、張二先生記諸儒之祠，不是放過，亦禮義之所當然耳。此其疑三也。侍郎稽考古文，出入經傳，何有一物不知？但高明之既極，則往往於商論之間，必欲發先儒之所未發。先儒固有發揮未盡者，而天理之則，人情之中，恐不能過也。某晚學，安敢妄有擬議？而於此三條，實有未達，且蒙侍郎虚心下問，故復以此質之門墻，切望明賜開曉。俾知有所據守，豁然如大寐之得醒，斯爲幸歟！前書所問紀陟、魏徵二事，併希賜答。《鶴林集》卷二八。

與魏鶴山書　三

某伏自去歲仙艎次於月峽，連驛趍起居狀，亦曾奉疏唁問叙州難弟之戚。經閱日久，響息音銷。悉徹穹檻矣。世運將泰，朋陽彙升，西山出守温

陵，鶴山易帥瀘水，士慶於朝，農歌於野，莫不舉酒相屬，以爲端人得時之賀。而某竊以爲侍郎之所可賀者，蓋不在茲時也。《坎》以剛中而亨，《屯》以居正而利，《蹇》以能止而碩，《否》以不苟禄而吉，《困》以不失其所亨而通，則卦脉之起伏，即天根之動静。來伸往屈，進減反盈，陰銷陽息，山川竅而日星垂，是理本粲然明著於天地之兩間。而世人習矣不察，一遇阨窮，不堪流落。卑者煦煦以乞憐，高者婢婢以隕穫。内無可樂者，終日命酒賦詩。而平生所學全不能倚靠者，又未免參仙翁、釋子以添熱鬧，求其致命遂志，遁世而無悶，進學畜德，盛行而有加如侍郎者，則蓋難其人矣。俗流化敝，人物衰少，政咙土裂，大音不完。居今之世而聞侍郎之一言一行，莫不刻意竦慕。而況侍郎不以此舉自滿，著書渠陽，内樂晏如。於《魏公論語序》見修身踐言之有法，於《文公年譜序》見豐道扶教之有功，於濂溪諸老先生祠堂等記，見根極理氣，分劈義利，辨明德性物欲與夫聖傳之真，俗學之痼，邪説之誣，尤爲有警於後學。其它雜著，春容簡短，雖若不齊，而卒澤於仁義道德，炳如也。前輩嘗謂「退之子厚皆於遷謫中始收文章之極功」，蓋以其落浮誇之氣，得憂患之助，言從字順，遂造真理。今觀《渠陽》一編，則又豈可例以文士目之耶？然尚有可商量者。記、序、銘、説、詩、詞各自有體，雖文公老先生素號秉筆太嚴，而樂府十三篇詠梅花、與人作生日，清婉騷潤，未嘗不合節拍。如侍郎歌詞内「重卦三三」，「後天八八」，「三三律管」，「九九玄經」等語，覺得竟非詞人之體。是雖胸次義理之富，澆灌於舌本，滂沛於筆端，不自知其然而然，但恐或者見之，乃謂侍郎盡以《易》元之妙譜入歌曲，是則可懼也。某少粗有志於學，尤好讀濂溪、河南、横渠、新安朱氏、廣漢

張氏之書。自來京師，交於四方朋友，不無切磋之益。而力不從心，悠悠潰潰，立於夢覺之關，竟無實得。去年登秘府，稍收放心。會四庫之儲厄於遺燼，亦不曾讀所未見，豈造物者終推墮於小人之歸耶？看得來，學問官職，必無兩立之理，此長一分，則彼消一分，更不能長居户限上。須是歸而求之，懇惻痛切，倍用人一己百之工，然後爲有得也。陛對二札，謹繕寫拜呈。初篇本欲提大綱領，別有建白，而鄉之士友適至，備言去年遭變甚慘，爲父母之邦，只得首及蜀中事。末章則述所職也。有未是處，仍賜指教。欲言甚長，悃愊無繇盡申寫。所冀宏毅忠壯，以先民事業珍毖。《鶴林集》卷二八。

與魏鶴山書　四

某自入春來，凡三拜起居狀。其前後兩書，亦有及乎問學行己之要，正欲求警誨一語，濯去舊見，以來新知。茲領四月念八日台翰，則知僅有二月十八日一緘關徹書月也。侍郎閒静中閱理，理精義明；憂患中觀物，物格知至。今承天子之命，出守侯服，只以得之聖賢者，次第出之，漢人何患不安，夷人何患不信？徑從此拓開北定規模可也。東州惟瀘、叙尚可用，茲得來書，乃謂搜練簡閱，僅得弩手百人，弩三十枝。堂堂大府，而單寡若是，將何以爲國？「號曰長吏，實同旅人」，昔賢蓋不虚語也。某每病今時一種議論，率謂儒者不能曉暢軍事〔一〕。曾不知胡安定在丹州，更陳法，治兵器，開廢地爲營田，募土人爲兵。雖軍校蕃酋，亭障斬役，輒飲之酒，訪備邊利害。張直柔每與人論造戰

船法，曰：「此事甚易。可作一小者，計其丈尺廣狹長短，即是推之，則大者可見。」天下之大〔二〕，何有一事非吾儒爲之耶？區區所望於侍郎者，更欲於實用上做起工夫，然後能有濟也。欲言之事，拍塞滿懷。上冀存養清明之氣，輯成嘉靖之福。《鶴林集》卷二八。

〔一〕軍事：原作「軍士」，據文意改。

〔二〕大：原作「人」，據翰林院抄本改。

與魏鶴山書 五

某自承侍郎建棁，書櫝之禮，未嘗曠絶。六月十八，又拜一書，附成都月遞以往，不審曾洞徹穹檻否？詹叔近方到修門，已再胥會。且知體況甚悉，邊聲不驚，軍務多暇。又聞即北山之堂址，重與修築，羣鄉之秀茂，講道肄業其間，此古者諸侯所以師保萬民之意，是固侍郎之所樂爲也。然天下之理，固根於人心，而未嘗不形見乎事物；爲學之方，固當存養於德性，而亦不可不省察乎實行。俗流失，世敗壞，而今之爲士者，猶務爲空談，以長華競。侍郎欲築堂，某謂當如胡安定在湖州置治道一齋，治兵、治民、水利、算法之類，各使諸生精論熟講。若請堂長，又當如朱文公在漳州博采公論，延請恬退老成者，以爲表率。庶使後生少知尊賢尚德之意，却不必待科名之士而後爲之。如此則聚辨

有益而精粗不遺，向背既明而趨舍自定，興民心，出治道，此其基矣。某登朝六載，三對清光，每當書思之時，必自盟其心，不敢妄有一詞，以諛悦其上。近所陳二劄，首篇粗述「無田甫田」之旨，二篇略陳「大風有隧」之戒，而主議者已不樂，臺中論事之課已有疏駁其不然者，恐得因此汰去，未可知也。副本録呈，仍乞警誨，幸甚。瞻望旌棨，惟冀爲廟社保重。《鶴林集》卷二八。

與魏鶴山書　六

某去冬使人之還膚帥具報，入春以來詞頭山積，隨分又有職事，卒卒無須臾閒，非故於侍郎爲簡也。朝家厲精，公道日闢，較之前此政令垢翫，上下否隔，不可謂不漸就清明。獨是君子用之未盡，小人去之不力，上書論事者，莫不以此爲言。所謂用之未盡者，侍郎與真丈也；所謂去之不力者，李知孝、梁成大也。二賢之本末，惟良貴一疏盡之；二凶之情狀，獨未有人説破。近因洪察小帖子言渠臺綱不肅事，朝廷雖與降官，某以爲罪大罰輕，輒冒昧繳還降官詞頭，乞行鐫竄。幸而睿謨英斷，已並與施行矣。同朝諸公與兩學之士及閭閻小民，粗以爲此舉愜當。而一二黨姦者，猶謂只當封還，不合侵臺諫之職。彼豈知先正諸賢繳章，蓋有甚於此者？就使摇撼得去，亦素心所甘也。官職之榮有限，名節之美亡窮，近來益見得此理，直是分明。又時荷詹叔相與切磋警教，夾持而上，恐自此或更長進也。趁計所月遞作此，未究欲言。尚冀冲養神明之舍，厚培勳業之地，副此延矚。《鶴林集》卷二八。

全宋文卷七二四八

吴　泳　二九

與洪平齋書　咨夔　一

某枇杷熟時僅得一番交訊，涉暑葛秋砧，音題不嗣。新進士自邑中回，每言郎中不相遺忘，且於文字議論間多所推許。吾行天下半矣，不知何以得此於郎中哉？鸞鳳高翔之後，鳴者束咮，巢於阿閣。近日稍稍復理遺音絶響而賡之，人共指以爲明廷之瑞。然較之乙酉封事，其伉直之風高矣。閒居幾時，想泰宇益定。挹樹花之生香，盼庭草之再緑，境與心會，樂與神會，所讀之書與聖賢會，斯詠斯陶，當有不可涯者。獨恨縶維於此，欲一望美人，而咫尺有絳河之隔耳。某資稟沈霧，冒焉此來，官於中都，比州縣間竟是事省。且亦有一二耐久朋友，可以講切。近年來，看得先民之所以教人，只要人著己下靠實工夫，不欲令人多作文字，故黄離之《彖》曰「畜牝牛吉」，《中庸》之訓曰「衣錦尚絅」。以此彌寡於言，不甚拈弄筆墨。比過荆渚，有諸客騎驢，雪夜相訪，黄其姓，虚舟其號，强提

賦一篇，號《虚舟詞》。新進士于齋堂銘鄉人游湖索和韻，又未免隨分酬答。然枯燥之病深，研磨之工少，殆如白地明光之綾，但有其渲，而無精采也。因歲事遣人相聞，藉手干指教。仍乞一語，爲參同之鑰，山間論著，無惜惠寄數篇。良晤未有期，願言護太白之璜，潔青精之羞，光此泰道。《鶴林集》卷二八。

與洪平齋書　二

某臈前遣墨奴筆史問訊天目之仙，五雲自山中來，絶無一點塵氣，肉食者良可鄙也。紀綱踵門，連拜寶翰，郁然風味，其臭如蘭，此又在言語之外，感藏何斁！郎中一代文伯，袖絲綸之手，韜巖谷之間，芒寒色正，隱然自名動於時，而每每以此相期待，前書且欲某爲廊廟之文。夫文章合下有兩等：山林草澤之文，其氣槁枯；朝廷臺閣之文，其氣温潤。譬如按樂，教坊則婉媚風流，外道則粗野嘲嗤。如某者，粗野嘲嗤之爲也。不惟不能作官樣文章，亦無日過花磚之夢。稍待春晚得一對後，則往往賦遂初，詩式微，縱野鶴於雙林，以返其自然也。赤子弄兵潢池，州縣之吏不能撫安之，倣傚而起。前此朝家以隆興起崔先生，竟不肯出，頗孤蒼生之望。今淮壖一向却平静，所願如此。若此去道泰年豐，使吾之根本厚而精神全，則彼亦不能動矣。因下問輒及之。郎中閒居許時，絶口不道貧字，每與温校書論到此，莫不推敬學力，然亦不能不過餉臺季文之少風誼也。齋宫連日祠祭，既歸，又有

孟陬一番人事，遲來使兩日方能拜答。切冀宿硫黃鼎，護太白璜，以迓天寵。《鶴林集》卷二八。

與洪平齋書 三

某兩拜劄翰，一則約之以禮，一則博之以文。心融氣浹，良發深省。向者得郎中之文讀之，神彩精麗，詞華絢發，只作綴文之士看。別未幾時，今則渾造白澹矣。記之規爲叙置，殆如白雲演邐於蒼巖翠谷間而自生態度，流水盤紆詰曲，瀉入長河而不見底。最後最善獨善之説，方是指出標本。使楊君而領會此義，則宜其家，可以成教於國；得於己，斯不失望於民。如百圍之木，封植底本根，與發生出底枝葉，只是一貫。世之士蓋有錯會獨善之義而自遏其躬者，則亦可憐矣。郎中以爲何如？楊君名銓，字平叔，其尊翁諱濟世，青城人。渠不忍書其父名，欲以它字易之。且更不欲出永康二字，又欲以字行，又欲減墓字。大概是感郎中之深知，借雄文之潤色，故敢忉忉説禀耳。肯曲筆從之，不勝至幸！《鶴林集》卷二八。

與洪平齋書 四

某坐窗風雨中，更無羣樂之興。燈花雙懸，寶帖粲墮，殆如痿而起，醉而醒也。中都海物維錯，

而不曾饗太牢之滋味，故人念及之，茲屬厭矣。矧兒輩又得牽衣覓盧橘哉！近讀《參同》、《内景》等書，輒書數語，代答末章之戲。「琴床日按胎仙舞，鼎室時抄姹女歌。此外不消媒妁語，脾家安好是黄婆」。此其志也。所問西州事，見説北兵猶未出境也。風鰻日鱭雪，壺友書以獻。餘俟後訊詳之。

《鶴林集》卷二八。

與洪平齋書　五

冬未半月，氣頓爲寒。伏惟對純坤之美，履牽復之吉，翁堂子舍，蕙閣芝房，各擁維春之祺。頃自使還占報，兼旬不嗣音。詹咏風徽，遐心炯炯，火後滄凉，秖如前日。鳴聲譆譆，雜語嘈嘈，譁於民間，不能自禁。一日凡四五驚，近者方小定。蓋緣新巖自西頭來，恂恂如鄙人，終是有與三軍之士同甘苦意象。尹釐將漕，和厚詳雅，善類多之。京兆年來中乾之形立見，譬如好家居，纖兒更不禁，再撞壞也。詔書一貶，學省首上封事。雖其言未必當事情，而勁氣直聲，有犯無隱，亦足以大爲一時之壯。某最無聞知者，然每交四方朋友，例不以凡輩見目，茲豈宜妄自俛嘿，效不鳴之雁哉？副草一本，漫寫求教。請葛公事，比以見之施行，恐益重忤者之過爾。外間惟蔣良貴、袁廣微亦有封章來上，郎中必技癢，安得諸賢翕聚於朝，共吐胸中之奇耶？祠庭奉親，冬日爲況何如？松以負霜故隽，敢書此爲郎中賀。《鶴林集》卷二八。

某每得郎中書，輒數日把玩，不能去手。守至，匆遽中復惠魚兔帖，抉精意於象外，露生機於畫底，已迥然不肯作世間書。所謂「天機在半夜子之初，人事在五更三之後」，尤佳對也。弟欲某下「觀復」一轉語，不識郎中真以迎長日之至者爲復也？夫自夏五月至冬十一月者〔一〕，一年之復也。自午初至夜半者，一日之復也。自午日凡七日復得子者，一紀之復也。天道循環，卦脉通流，合之爲一紀，分之爲一歲，析之爲一月一日，無日不可觀來復，無時不可驗生意。故周子以靜處測陰陽之根，程子以動處觀天地之心，邵子却以動靜來往之間閱三十六宮之春。或自小雪積分，或從《中孚》起卦，或又謂應鍾當復。純體破體，本氣餘氣，縱施横設，無不可觀，只看人落處何如耳。不知落處明，安得用處活？彼歷家以尺管候陽氣，醫家以寸口切陽脉，修煉之家以鉛鼎玄珠進火候，般運之家以敲竹喚龜、鼓琴招鳳行子午，法皆取之造物，還體之吾身，豈有秀於百家九流，而不掘《易》髓、躡天根哉？郎中六七月間退居南窗之下，必能靜閱陰陽進減之理，洞扣往聖參同之鑰。不知於此時節，作何卦會，作何爻看？龍蛇之蟄，未嘗不安也；尺蠖之屈，未嘗不伸也；稻垂而秀，麥仰而生，未嘗不自裕於天壤之間也。想朋友之進説於郎中者，多謂雪霜摧剥之久，則其發達也必艱，須竢朋來而後無咎。此猶未免於周、孔脚跡下盤旋，真知郎中之心者，未

必爾也！參子黄昏，亟命小童汲井花，洗破硯，漫答來教，不覺盈紙。曷日胥會，析薪煮魚，共談精到。《鶴林集》卷二八。

〔一〕月：原脱，據翰林院抄本補。

與洪平齋書　七

某闊不奉山房之箋，蓋有待也。天道左旋，一陽來復，朔日南至，二首爲章，謂十九年逢一章，雲物必瑞，水泉必清，賢者必爲時挺出，如芸芬荔馥，弗可得而遏，胡爲黄紙除書，尚不到天目山耶？清源之牧，久已建旗；瀘水之帥，免牘已上。不信潜郎之終於潜耶？近嘗蠡測管窺造化之運，含洪之德雖至，發用之功稍遲，宣滯底和，要須有人焉斡旋於其間而後能成物。今官陰陽府萬物者，半是占雲候氣之家，而獨無以身贊化之士，則涸陰之未解，而稚陽之不舒，無足怪也。姪子概頗有志讀《易》，因其侍叔父西歸，使誦所聞以告，幸參擇之。《送邛州王進士》一序，就録請教，且以驗進減工夫，毋以頌而以規可也。書窗得半日晴，喜爲作此。魚酒伴書，極草草，它俟臈前折梅花以問訊。《鶴林集》卷二八。

某日困秋暑，一夜風雨，撼摇窗屋，殆如癢處得爬，不必倩麻姑，亦爲之一快也。不審却害稼否？屢收寶帖，備見講學之力，解經之功。韓、蘇二子，皆因作文章時見道理，故前輩爲之傾倒。然東坡如銀山鐵壁，占得地位十分完牢；退之如欹篁偃松，未免一時有倒賺處，畢竟本心磨滅它不得。若劉、柳諸人，則合下墮坑落塹，不必問也。「富而可求」一段，伊川以義言，上蔡以命言，盡之矣。更有新得，望時書所見，以瑩其疑。又有借書之請，山房年來儲藏頗富，必抄得阜陵《實録》、《日曆》、《會要》等書，及稼軒、石湖、趙忠定、王宣子輩文集，或行述、碑誌與《南軒奏議》，豫章、江陵、長沙、鄉里、成都等志。專遣人懇干執事，幸語魯叟，輒尋畀小厮以回，不勝至感。每思一事，雖摸摸索索記得三二分，但精魂不强，終是遺忘，又未免東坡獺祭魚之戒，亦可憐也。金星晝見，沿路黑眚，此爲何祥耶？抽織錦之一機，露標月之半指，正有資於耐久朋友也。魚酒伴書，一笑領略，對客草草，照之度外，幸甚。《鶴林集》卷二八。

與真西山書

某生長東蜀，自小學讀書，蔑强而仕，已知有先生長者之名，欲趨拜於下風，而道遠江長，莫能贏糧撰屨。此外惟以書請益，而又墮於因循，既作復輟。先儒謂「悠悠潰潰，虚過歲月」，是可懼也！去年春，令嗣税院相過，始得尚書所爲文，冠帶讀之。《夜氣》一箴，冥升利于不息之正也。《拱極》一記，考槃在澗，永矢弗諼之義也。《楮衾》一銘，怙侈滅義，服美於人之訓也。坐右十圖簡而嚴，勉諭僚屬四事明而切。《翰林詞章》一編，温醇深潤，其思油然以幽，其味黯然以長也。某雖未識尚書之面，兹見其心矣。化敝文衰，人物消靡，故國之喬木零落殆盡，新田之采芑培埴未豐，中外所屬望以扶持世教、康濟時屯者，尚書一人而已。命召纔朒，朝野胥慶。咸謂温公起洛，譬之游龍能出雲雨；蜀公起蜀，譬之麟鳳能服猛鷙。蓋羣賢翕聚，固爲朝家美瑞；而大賢出處，尤關國之重輕。是必求有以副海内之望可也。今弊事方更而未盡，危機交急而弗停，金滅元興，憂端方始。最是人心蠹壞，陷溺既深，非得華佗換腸滌胃之方，恐亦未可卒救。尚書經濟之藏著幾古今，必知所處於此矣。某材不能適時用，學不能輔理化，漫以片文隻字，奏於作者之庭。詞雖未工，忌者已衆。每思黄《離》「畜牝」之吉，深味《中庸》「尚絅」之訓，若非韜晦，定速顛隮。所賴尚書主吾道之宗盟，立斯文之慧命，盈庭吉士，倚作金城。如某者，儻得一望聲容，參侍誨語，持是以歸見鄉父兄，是亦終

身之願也。草此修問，瞻望旌棨，乞爲宗社保重。《鶴林集》卷二九。

上劉左史書

某聞之，國之有老臣，猶人之一身有元氣也。功名魁傑之士，容或可少於時，而至於耆儒宿德，則宗社之所倚重，朝廷之所尊信，天下萬世之所取法，而一不培養封殖焉，則是猶氣體不完，精神不接，而欲運其手足肩背，亦將漠然不我應矣。《書》曰「罔或耆壽俊在厥服，予則罔克」，正謂此也。故嘗以爲國家真元之運，息養於慶曆之時，而復清明於元祐之日。衆正登用，大姦屏絶，士大夫慶於朝，庶人歌於路，故在慶曆，則猶平旦之氣。老臣漸疏，新進用事，素有勳望者納政在里第，而年德彌高者各自放於洛，故在熙、豐，則猶旦晝之氣。一法令之不便，則累章以力爭；一除授之得人，則寓書而志喜。待之以扶持之殊禮，寵之以不拜之彌文，逸之以經筵朝參之節，申之以遣使咨訪之重。故在元祐，則猶中夜清明之氣。然是氣也，清明常在，不爲息養而加，不爲梏亡而損，扶天地之心，壽國家之脉，立生民之命，與晝夜陰陽、《坤》、《乾》、《復》、《垢》相爲，無有終窮。至於今日，又不待讀《聖德頌》、《耆英序》、《元祐黨碑》，而後知其梗概也。方今天下勳德閎大爲四朝元老，學問粹正爲天子舊臣，兼山黄公之後，獨侍郎一人巋乎靈光之存耳。然政有關於社稷，事有繫於安危，侍郎不言，又誰言耶？比聞之道路，播之封章，則侍郎蓋以儲嗣爲言矣，以民事

爲言矣，以軍政爲言矣。或相疑怪，或相賞嘆，不知此事古人日日有也。昔司馬文正之在并州也，議建儲凡三狀；其在西京也，六事論時政，而一事及邊防；其在洛十五年也，朝廷每有大事，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豈嘗以出位爲嫌，忤時爲諱耶？嗚呼！閱天下之理多，則其見事也必明；趨榮名之念薄，則其持論也必固；學問苗脉自善類中來，則其爲仁也必勇。侍郎之與司馬文正，蓋一品地爲人也，朝陽之鳳何所顧而不屢鳴也？今天下亦多故矣，所可言者，不獨三言而已。使當路者力引耆德老成置諸左右，以開諭上意，則庶猶可以扶救；若其護疾忌醫而不爲思，則天下事去矣。學校小儒，無所建明於時。頃得侍郎所賜書，且云：「道益衰矣，時益危矣。使世間常有善士，固無遠近親疏。」此不獨見侍郎懇懇憂時之至心，而於不令兄弟，猶欲期之以學問器業，而不俾爲小人之歸也，故於安輿之就養也，輒紓情素而自獻焉。舊所爲《辯説》七篇，別紙莊寫，并賜覽觀。不宣。《鶴林集》卷二八。

上崔侍郎書

某生長東蜀，少時孤露。其居家所共游者，不過鄉黨鄰里之人；其出而宦游於外，又不數十百里之地。其講學也，無河洛之全書；其論事也，無燕趙之奇氣；其記覽爲辭章也，無龍門禹穴之偉觀。稟氣偏滯而規模隘，執德不宏而才膽薄。狃於耳目恬習之陋，冥然被驅而莫之覺者，蓋已四十年於此矣。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孟子亦曰：「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

下之大道，此之謂大丈夫。」嘗持是説以求諸天下之豪傑，或謂古人有之而今則無之也。侍郎自天子侍從帥西南，某雖未得覩窺風采，而問之鄉人於朝，訪之南方士夫於蜀，則皆能道其梗概。輕裘紓徐，被服率素，而知其爲孤介人也；器無重備，妾無衣帛，而知其爲清忠人也；菲於奉身，薄於徼福，陋於希世，而知其爲冲澹寡欲人也。夫舉天下物欲一不足以動其心，則居官也必廉，蒞軍也必莊，臨財也必義。立天子殿陛，必能直辭正色；得志於天下，必能使萬物各得其所。異時新城之邑，若狹且近，不足展拓才具，而救飢弭盜，乃有二十四考，中書所不能爲之功。信乎，富貴貧薄者，何往而不可行志也！某每愛諸葛武侯高卧南陽，不求聞達，其澹於榮利，若將終身焉者三十年。將相何欲不遂，而家之所有僅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而已。豈武侯好自抑損耶？蓋經綸天下，當使清虚恬澹之意常多，而功利物欲之心常少。武侯之功烈，所以扶持人紀，復興漢室，挺挺然有三代之英雄氣象，實自清心寡慾中充廣之也。胡文定公有言：「人須是世味澹薄，不要富貴，方自激昂。」若胡公者，誠亦得武侯之心哉！侍郎清心寡欲，有武侯之資；作牧益州，當武侯之任。陛辭之日，必欲中外通情，大小協力，此已窺見用蜀之規模；而入境之始，登民問俗，屏去帷帳，此又見夫愛惜民力之至。蜀之民將頌而祝之，曰：「此更生我者也。」一學校小儒有如某等，亦豈敢徒事文墨，而不以實應先生哉？某竊觀近歲蜀多弊事，軍政壞於亡紀，疆事狃於嘗試，陟罰臧否亂於無章。然此三者，使法度修，紀律正，不過一轉移之間，而至於好利之蠹，則剥蝕士大夫之良心爲甚，此殆不可以沈痼之日爲受病之始也。昔熙寧創置條例司之初，講利之臣多聚

文章之士，而充斥四方者，莫非分行營幹之使。彼自以新意爲功名，而不知利源一開，則留病根於腹心，牢不可去。識者推原其自，以爲民不靖亦惟在邦君室，至哉斯言！不獨當時之鑑，亦今日對病之藥也。竊知侍郎寬靜簡易，皇皇以求仁義爲心，欲某等得以進其厭飫之説。若夫以腐儒之常談不足爲思，則區區無所復望於時矣。伏惟屬意焉。《鶴林集》卷二九。

與曹昌谷書　一　彦約

某不令兄弟少自孤苦，常有志於斯世，學力不充，惘然無所成立。郎中入蜀，首蒙異知，尉弟昌齋既辱論薦，且以其賤姓名道揚於諸公間。大心公溥，則天之道，此達材賢者所爲也。一自新都蕭寺拜違，遄有出峽之命。無益之書，不敢登諸燕几。郎中既離梁益，事變日異，人心日危，國勢日益蹙，敵人幾再犯蜀。今春尤甚，破武休，入漢中，復犯大安。邊民塗炭，衣冠虜掠。雖制閫亦爲徙治之計，蜀幾危矣。嘗以紹興三年攷之，薩里罕亦曾寇興元，犯大梁，子羽至退保三泉，魏公移司閬中，大略相似。然是時蜀危而復安者，人心均一，事力完具，人才如抽簏中之矢，一矢既盡，一矢繼之，不致如今日無拳無勇，職爲亂階而已也。某嘗出位，蚤夜以思，每謂宇宙，大物也，惟休休綽綽者始能用之。猜忌褊狹，恐天下之加乎己，忌醫護疾，使壞證侵尋，不可復救，不知古之爲宰衡者，亦如此乎否也。某名微位卑，空言不足以達志。如郎中之才美，上爲廟朝命脉，下爲生靈根本，能以

蜀之危亢言於朝，俾二三執政稍開誠心，布公道，參用度外之人，勿諱張皇之論，命帥選將，收拾人心，則蜀道幸甚，蜀民幸甚。不然，聽其所爲，如賭采一擲，則梁益之事去矣。某僭布此。未有詹覿之辰，上乞爲洙泗河洛宗門珍毖道體，以福海縣。《鶴林集》卷二九。

與曹昌谷書 二

某杪春拜書，附制幹晏丈之舟以行，歷夏徂秋，計當上達。一自成都移制閫於益昌，郵筒邸報，不復西來。凡朝廷大除授，少所知見。但聞之道涂，相語藉藉，謂侍郎始以月卿命，繼以法從除，將自是作西帥矣已〔一〕。除書自天，陞華邃閣，遄拜真命，即爲此來。人心所向，士心所懷，三軍之心所屬，不惟徒賀，而將實賀也。蜀之爲國靡敝傾壞，視昔時爲甚。頃者興元潰兵擾天紀，鳳集、紫巾，轉相倣傚，跨州連邑，如涉無人之境。彼之所以冒爲大惡，疾視其上而莫之顧者，亦以蜀中諸郡城多隳圮，兵不練習，干戈朽，器甲鈍，無以共禦王事，縉紳先生又不歷算周思，開示逆順，躬任討賊之責。惴惴然猶養虎狼，惟恐少拂其心，則若將忿而怒己。此豈馭軍理國者所爲哉？古人於《屯》之難也，而必曰「康屯」，於《否》之傾也，而必曰「通否」。天下豈有不可爲之事？特在夫處置者得宜而已。前日之變，環寇坐視而不用命者，關外官軍耳；邀求賞給而不肯前行者，移屯營兵耳。如黎雅諸處牌手，則未嘗不效用也。前乎開禧，則有判將；後乎嘉定，則有判兵。如沿邊流民，內郡貧

民，未嘗有一人敢作亂也。今殘敵自支它盜，蜀中頻得寧帖，若更得侍郎之來，經理軍政，收回人心，責任士大夫以事，使氣脉常流通而支節不解散，寇去之後常如寇至之時，上有凝志，下無離心，則國庶乎其可爲也。侍郎素諳蜀中利病，魯泮諸生才識謬迷，然恃知予之厚，則不敢不略陳狂愚而抒素情。進之退之，一惟所以命耳。時已薄寒，所幾上爲廟朝壽本，下爲生民命脉，厚加眠食，以福善類。《鶴林集》卷二九。

〔一〕作：原無，據翰林院抄本補。

與崔菊坡書

某伏自尚書帥屬東歸，曾飭一箋於江之上下，遣人追送。隸也不力，及夔而仙艎已過月峽矣。洪考功之還，緘前書同詩卷册囊，就附其舟以行。雖罪緩已不及事，然門人所以戀德之誠，非此則無以少見真意，度先生必能照之度外也。尚書志正而氣一，養熟而道凝。惟其視宇宙之大，無一物足以動其心，所以安分義之閑，雖萬鍾不能奪其志。嗣君訪落，圖任舊臣，累詔趣徵，亢章不出，難進易退之風高。但温公既歸洛，朝廷每有大事，知無不言，雖詔書中有不便於言事者，亦請改易。魏公去國之後，或勸其勿復以時事爲言，公慨然以君臣之誼責之。乃知國家之命脉，關言路之通塞，係善類之

消長。尚書身雖在外，詎可翳然林水之間，不以温公、魏公之所當言者爲言哉？況尚書負海内之望，多士之所模楷，苟惟不言，言則必用。況在蜀中，凡所薦進之士，有登於朝者，有籍記於中書者，有留於連帥之幕府者，川泳雲飛，次第拔擢。如某者謬庸亡奇，亦以尚書舊辟龐撫機之例，置之機幄。前脩所謂「一經品題，便作佳士」，真不虚言也。蜀邊一向帖静，頻年田里間亦不爲不熟，而物價之昂，竟不肯減。所幸者關表差平，自此外別無所聞。今因漕司人便，輒附一緘申詷，就有某宰神泉日冬夜九詩及前崇慶王使君所記《社倉碑》一本拜呈，幸賜標月之指。餘祈冲輔耆德，進乘新陽，竚有延登之拜。《鶴林集》卷二九。

與李悦齋書 一

某去歲纔及脩門，即祓牋用敬，附五月十八日遞以往，揆日之程，亦當繳徹書臺之下矣。每校勘微之、常丞景仁出示寶翰，雖屢蒙齒記，而日前所寄書，音銷響落，竟墮浮沈，不識先生長者，罪其簡否！侍郎學懋而政美，德成而行尊。人物之望，海内所屬，有如廣東崔丈、建寧真丈與侍郎，代不數人而已。但世運多屯，泰爻不競，三先生者，或勤勞於外，或偃息在家，譬如雲氣浮游太空，片東片西，不能聚而成雨。近者寇盗披猖，已屠數縣。名藩重鎮，多缺帥守。崔禮書既辭隆興之命，王帥久得祠而未離福建，以此事權錯出而人心摇，刑政垢玩而賊黨固。夫人情本不甚相遠，若得一人焉出

而鎮壓撫柔之，先從人心上做起根本，則昔之脅民爲盜者，度今可以化賊爲民，此特反掌間事耳。班行諸公之論，直以爲此段須得三先生然後可以辦集。蓋兵者，實大賢盛德之事，非小才小智所能用。旨哉！徐考節之言，真有味也。某仕材沉下，玷蹟周行，亦既一年，曾無補報。輪對又在今春之莫。但歷攷鄉父兄衮衮登朝者，官職崇卑，各有定分，風節議論，率皆可觀。某雖不肖不學，安敢希慕之才之珍？而求以附善之心，則晨夕不置。侍郎模楷後進，天下方望之如元禮，豈無可以警悔者？因風願示其略，庶存此體段於胸中，它日不至爲宵人之歸，是又拜門墻之賜也。王正之首，熏蕤濯露，狎此一幅之藤，上祈爲國之珍，式玉其體，以迓天休，以壽國脉。《鶴林集》卷二九。

與李悦齋書　二

某頃從月置再奉赤牋，就以所露封章上塵書月，不審曾洞徹否？上睠西顧，謀帥中軍。詩書禮樂之望，亡踰老臣者。於是拓以蜀國十連之封，峻以堯章延閣之秩，式正使名，永清國步，眷簡之意，蓋有在也。命下之日，中都縉紳莫不舉酒相賀，而某獨尚竊竊遲。蓋燭之武不能早用於鄭國未危之先，諸葛孔明馳驅受任於漢軍屢敗之際，凡所施置，倍覺喫力。今須夙戒元戎，徑度雙劍，更勿牢辭往復以緩於事機，此則邦人之所望也。侍郎胸次著幾古今，扶否康屯，必能宏濟。頃庚置未發前，因會宰士，皆謂侍郎孜孜體國，盡公血誠，凡所建明，率皆平實。是時已自略知有建梱消息，不三日而命從

天下，蓋以望選，不繇人言也。某兄弟游門墻已久，區區之見，以爲今日之事莫若旌三州死難之守，戮環寇坐視之將，章明國法，興起人心。凡弱政敝事，勸令一切更新；應五州失業之民，盡與蠲減租賦。或如西和忠勇軍法，團結民丁；或如渭濱雜耕故事，逐漸講行屯田。不知茲時便可爲否？若夫制總相通，掌兵者與理財者和豫，此在侍郎必有所處爾。縱筆及此，不覺忉怛。《鶴林集》卷二九。

與李悦齋書 三

某頃連遞奏記，茲更不繁述起居之問。十二月三日，邸吏録以侍郎辭免之牘，備悉蜀中事勢已就瀕亡。後一月，度常卿處復轉示《與鄉人劄子》，并粘連到趙副使書，尤見侍郎懇懇憂鄉國之意，讀之使人哽咽。方敵騎破利州時，纔聞遽報，即同鄉人往扣廟堂，晝登光範之門，謁執政府，奔走伺候，飲食盡廢，如此者凡六日。亦曾兩見丞相，四見參政、樞密，與之痛説蜀亡之狀，且乞召陳襄陽，以二趙爲制副，藉其兵糧援蜀。又以其新立功之故，提一軍上夔門，以控扼其喉；一軍出金洋，以邀擊其背。侍郎從中權運籌，副使糾合忠義，招集潰卒，相與式遏寇虐，恐有可康救之理。言之者急而應之者緩，雖盡從其請，而尚遲其行。既得侍郎書，又以四事爲請。其一，言降詔撫諭；其二，乞趣二趙行，并遣鄂州王旻一軍應援；其三，乞應制司財物須管制副同用；其四，乞沿江荆南須擇才望方略之帥。次日，微之監丞又欲乞降省劄偏下諸路監司帥臣，許其自辟置官屬，自支用財賦，招兵

禦敵，上下流相應援。其間委折，鄉人必詳報去。五月間，第一番議蜀事，某以爲諸葛公「德政不舉，威刑不肅」二語，最中蜀梱之病，莫若更用悦齋爲帥，或云「妨礙桂丈」。又見侍郎《與游景仁書》，令從二趙中擇一人來，或又以爲「此統兵之才」。當時言輕，既不孚信，後來繚遶回旋，竟不出此。然待其出命，則已晚矣。侍郎所謂「儻陛下擢臣於數月之前，大安、利、閬未破，諸將未盡歿亡，軍士未盡死散，則尚或可以勉竭」，真至言也。第區區猶有餘望者，侍郎與副使心腹相孚，更無掣肘，可以展采錯事。更乞勉爲鄉國多方措置，共圖所以救援收復之策。此不獨鄉人之望，亦宗社之望也。言之及此，血淚迸落。仍冀加餐善護，以拓經濟之藏。《鶴林集》卷二九。

與李悦齋書　四

某伏自六月十八至於八月三日，凡四拜書，皆附益昌遞行。近蒙專使遣致書餽，復從月置中祇領七月空日一緘，則知某前此四書猶未關徹穹檻。又不審牙纛起離之後，浮沈與否也？諭及結局兵財總數，仰見綜理微密之功。向來蜀口兵額號曰十萬，宣撫司交與制司尚八萬二千四百餘人。後來兩三政所管止六萬九千上下。今受任敗事之後，乃能收集填刺合忠義至八萬五千餘人，則兵不爲不足矣。向來制司元交宣撫司錢物本窠名錢引尚七百一萬一千二百餘道，各項椿管一百四十五萬六百餘道，銅錢、小會子、金銀物帛又不在内，想前帥交割時，必多散失虧損矣。今於用度單乏之際，猶能撙節，

則虧目共管一千三百餘萬，則財不爲不厚矣。經理荒殘，規置阨塞，又皆可久可大著實工夫，後人亦得以有所據依，何其幸也！世嘗謂「儒者不善知兵」，而不知「夾谷之會，强者惴焉」，善知兵者，莫如孔子；「儒者不善理財」，而不知「無政事則財用不足」，善理財者，莫如孟子。天下事非吾儒爲之而誰爲之耶？近亦得新梱書，有二語云：「兵不在多，而在料簡；財不在取，而在調度。」却也是好說話。但臨邊練軍，自昔所難，而不知所以料簡者何道？師行一日，便有支費，而不知所以調度者何術？俱未能喻其詳。在高明以爲然否？張忠獻公罷都督府，除醴泉觀使，或勸公勿復問時事，公慨然語之曰：「苟有所見，安忍不言？」如來書所謂「繼此歸伏林泉，不復與聞外事」之語，則非所望於元勳舊德也。丞相久病，近作止不常，時事大可慮。書不盡言。所冀爲廟社保重。《鶴林集》卷二九。

全宋文卷七二四九

吴　泳　三〇

與汪尚中書　一

某閒居寡儔，得蒙賜書以勞岑寂，且辱録示《至日講義》見教。體段平正，辭旨條達，如以子半爲復之初，黄鍾爲復之候，仁爲復之元，仰見探索之工。但首闢諸儒動静之説，此爲未瑩耳。蓋陰陽，易也；動静，易也。《易》六十四卦，無非天地之心。然二陽爲《臨》，三陽爲《泰》，四陽爲《大壯》，五陽爲《夬》，漸生漸長，日新月盛，心普萬物而流形於穹壤之間。於斯時也，物實相雜，難可名狀。《大壯》雖曰見天地之情，而所見者，特其發達於外者耳。而心之精微妙密，則未之能測也。惟《復》小而辨于物，五陰方剥於上，而一陽已生於下，當肅殺之中，已有孳萌之兆，於貞固之下，已有流動之脉，生生之理，無一間停息。於此而觀，則昭明潔浄，見得天地之心最爲親切。故在周子則謂之「陽之根」，在程子則謂之「動之端」，在朱子則謂之「闢之始」，在邵子則謂之「陽之初

起處」，大抵皆於動之端倪識破此心，真善觀物者也。況《坤》上也，《震》下也，《坤》即是靜，《震》即是動，聖人分明以此二體畫卦。若離動靜而言陰陽，離陰陽而論易道，是猶以無寸之圭而測景，以不度之衡而觀星，則復易爲紙上之《易》，又安能窺測造化之心哉？蓋《易》自老氏、王輔嗣以來，止就歸宿處觀《復》，羲、文、周、孔之精蘊密義，至此復大明矣。不審尚中便以迎長日之至者爲復耶？夫自夏五至冬十一月者，一年之復也。自午初至夜半者，一日之復也。自午日凡七日復得子日者，一月之復也。自午歲凡七歲復得子歲者，一紀之復也。天道循環，卦脉流通，合之爲一紀，分之爲一歲，析之爲一月一日，無日不可觀來復，無時不可驗生意。或自小雪積分，或從《中孚》起卦，或又謂應鍾當復。縱施橫設，無不可觀，只看人落處何如耳。不知落處明，安得用處活？此却要吾人喫緊用工。書問往來，亦附贅懸疣耳。尚中識見自高，玆心常爽，必欲窮極。某静中自得之妙，又安能妙萬物以爲言哉？一日之間，鷄鳴而起，讀經東窗下，飯罷臨池習古法帖。學未成，又棄去，復命子姪以所讀之書隨筆抄記。屋之後有山，有梅園竹塢，非風熙日暖不出。夜則青燈弔古，繙閱史策，率至子之半乃寐。尚中以爲易乎，否也？雨寒迫節，草草占答來教，餘俟後訊。《鶴林集》卷三〇。

與汪尚中書　二

某自川中罷守，復回苕溪，翳居林水之間，粗安其拙，雖白道而冥窮不問也。嘗訪問朋友生死，中間得和赴真死矣。或有謂竹坡亦上仙者，昉亦疑之，何天之不慭庇吾黨耶？收近書，問使者以故，則知挈婦子隱於吳門，幾與世相隔，所以人謬傳耳。南窗讀《易》，想日有新知。但六經惟《易》最難學，伊川平生所得，只在《易傳》，嘗曰：「吾四十以前讀誦，五十以前研究，六十以前紬繹，六十以後著書。」其《傳》之成也，猶不敢輕示門人，且云：「只説得七分。」今台翰便謂：「自有此《易》，未有此解。」何其言之易也？且勿言卦象爻辭，先説「易」一字。老先生只言「變易」，蓋謂陰陽相磕，日月相射，晝夜相承，死生相摎，其大綱領不出乎此。或者戴神墨，履靈式，或以玄測，或以祲傳，或以本氣餘氣言，或以純體破體論，或以飛行流遁看，若見理到，亦只是變易之「易」。不然，則流爲醜博之學也。尚中以爲何如？近毅夫看《論語》，嘗寄序引來，煞好。惟命名曰《衍究》，却又似好奇。吾人只是講學讀書，不妨細商量，獨懼其年之老也。俛焉日夜孜孜，斃而後已。因答來教，輒僭及此。《亡弟壙記》一本，就納過目，必爲惻然。春和，切望撐小艇訪我於花外，當同作徑山洞霄之游。餘冀以斯文斯道珍毖。《鶴林集》卷三〇。

上鄒都大書

某嘗聞天地之間有常事，人之一身有常職。學也者，所以事人事，奉天職者也。化民善俗，非學不行；入政蒞官，非學不治；裁事制變，非學不決。然則學之於人也，其所關繫亦大矣。昔周大夫不説學而閔子憂之，以爲「上陵下替，能無亂乎？」夫春秋之時，去三代尚未遠也。當時列國君子，如鄭僑之知學，晏嬰之知《禮》，韓宣子之知《易》，叔孫、穆叔之知《詩》，延陵季子之知《樂》，菁菁然學問氣象參錯著見於時者，尚爲有人也。一原伯魯不講學，何遽至於兆凌替之亂哉？蓋天下之事兆於無形而能制有形者，學術是也。自入春秋，道與政爲二途，而理與事爲二致。天子不議道，諸侯不明理，士大夫不講學，庶人不敏政。周，列國之望也。而大人者曰：「可以無學。」則道術分裂而禍亂日相尋矣，可不懼乎？是以君子必貴講學。今夫武人悍夫强梗難制，威之以兵則弗馴，懼之以勢則作敵，至於見仁人君子一言之誠，一事之義，則往往感泣而願忠，投命而下拜，此豈有他智巧可以屈其力乎？俎豆既修，則軍旅之事潛寓其中；教化興行，則凶悍之氣冥然消弭。《泮宮》之《詩》曰：「順彼長道，屈此羣醜。」《小雅》之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衆若非長道之能屈，而亂疑君子之所不能定，然竟能屈醜已亂者，蓋學問之力也。執事以天授正學崛起南方，實踐真知，見于有政。自登蜀坂，馳使車，崎嶇險艱，備殫勞勤，蓋二年於茲矣。方敵兵之來，湏洞深入，益冒瀕危，僅一

棧道，而執事能凝然不動，以鎮安軍民。援師一來，敵竟却去。及叛兵之起，朋伍駭亂，縉紳被禍，極於慘酷，而執事能挺身干戈，不屈威武。兇徒相戒，卒不敢犯。夫内寇外訌，皆不可以禮義弭也。當時勇者不敢當其鋒，怯者不過避其鋭。執事一儒生耳，詩書禮樂是習，道德仁義是修，寬厚長者是羣狡率服者，此非有學問定力能至是哉？雖然，元處，然敵至而反戈，賊來而革面。譬之鳳麟高翔，憂濟之平蔡，人不知上下之分久矣，而裴晉公借一憩以示之，囊鞬禮行，觀者皆聳。天下之患，狃於所習，而轉移之機，不可不新其所習者也。蜀自近年以來，綱常陵夷，名分隳替。將士不知階級之禮，軍旅浸無紀律之法。含忍混貸，殆爲故常，而孽萌疽根，轉相倣傚。遺禍至此，欲一洗而新之，其必由學乎？今執事奉天子命，牧御全坤，共二師屏。而某以佔畢諸生，適掾文學，此六十郡觀聽之始也。執事倘不以某不肖，與之講學以勸化齊民，使平日禮義、善物、孝弟、忠信、吉德有以習其耳目而柔其體膚，則民知尊君親上，不敢覬覦，守固攻克，效死勿去。雖間有强悍弗率，亦將聞風胥動，消其暴戾於冥冥之中矣。此豈非今日第一事哉？昔張忠定之始鎮蜀也，均亂甫平，學校頹替，公不急急於弭亂，而乃留意於興學。有劉式者，服勤師説，精通大義。遂自撰牒辟充州學教授，而蜀之學者聞風遠來。其詞曰：「興邦教，隆世禮，莫先乎六經；率天爵，臻人極，必本乎四術。」事固有相感而不迂者，執事倘留意焉，則禮義之宫，名教之地，文翁高朕之室，必有劉式者扶道植教，興世禮，立人極者也。執事幸無忽。《鶴林集》卷三〇。

上應都大書

某聞之，昔者聖賢之論爲政不曰才力，非以其人之英邁勇敢不足以辦一世之事也。蓋事物之來，必有聯絡管攝之處，而應事接物之中，亦必有經綸主宰之妙。使吾方寸之間湛然清虛，精一無二，則是心也，如火之熾，如泉之達，斯足以制萬事而宰羣物。脱或不然，良知之苗裔方萌，物欲之攻取滋甚。聽其與物流轉，而惰慢之氣又從而乘之，則神明無所舍，而其弊有不可勝言者矣。然則舍講學何以澄治之哉？堯、舜、禹，天下之大聖也。以天下相傳，天下之大事也。然其授受之際，前後相詔，不過危、微、精、一四語。《畢命》一書，康王之精神在焉，畢公之文獻存焉，而其所以訓迪殷士至親至切者，亦不過曰：「雖收放心，閑之惟艱。」逮至春秋，兹學之源流猶未泯也。子産，列國之大夫也，當人欲横流之衝，而獨能别識心體之正。其言曰：「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修令，夜以安身。於是乎節宣其氣，勿使兹心不爽而昏亂百度。」此在孟子，即是夜氣；在周子，即是主静；在程子，即是主敬；在謝子，即是常惺惺法；在延平李氏，即是灑落處；在建安朱氏，即是天機活潑。雖發言之章指互有不同，而要其極，則皆欲收斂齊一〔一〕，不迷失其本心，而使爲事物之主也。執事平日所得，其得諸此歟？方象山陸氏倡爲即心是學，而婺之士曾無一人遡江以西，其風氣蓋已淳矣。執事者，又自東萊而參之考亭者也。學問之本末，行己之榘度，某固不能盡窺其秘。而得諸朋友之所

聞，蓋知執事以中夜之氣看道心，以平旦之氣看人心，以性之静者爲心之本體，以情之動者爲心之感發，以如保赤子心誠求之爲與人一，動静循環，體用該徧，執事之學，亦可謂講之密矣。某也少嘗有志於此，而學力不强，静不足以君躁，敬不足以勝怠，倀倀然如大軍遊騎四出，遠而無所歸，豈期末路，執事移節西川，而某以留臺末至之賓，實執見賢之贄。苟惟隨俗俯仰，以浮道陽相尊，而不求所謂審問聚辨之益，豈不罔乎爲生哉？此某所以宿戒豫齋，欲以心源之所得而參同於宗門也。嗚呼！心，一也。以堯舜三代之所存者而存心，則其心活；以春秋戰國之所亡者而爲心，則其心死。日知其所亡，而夜無忘其所存，則心之本體昭昭具在，雖以此通天下之志，成天下之務可也。不識執事以爲何如？幸誘而誨之。《鶴林集》卷三〇。

〔一〕欲：原無，據翰林院抄本、舊抄本補。

答嚴子詔書　一

某比承賢主賓聯璧見過，吏塵不清，簡於延待，弗克久駐車馬，此爲悵然耳。即日冬序晏温，喜聆經緯隸習，德履休暢。道喪千載，聖遠言湮。濂溪周子、河南二程子、横渠張子倡絶學於衰世之中，相與發揮孟氏以來不傳之秘。然其講道也，言質素而不華，理平淡而無奇，微開其端，而不盡發

以告人，蓋使學者怡然自得之也。至武夷朱晦翁、紫巖張南軒，則句句而釋，字字而解，精微妙密之蘊，蓋已抉露無餘矣。茲承下問，猶以「無極」爲疑，「致知力行」爲二，豈其於朱、張諸書猶未究極其說，必欲問而辯，辯而知耶？太極之理亦妙矣。涵動靜，生陰陽，二氣五行，四象八卦，皆於此乎演出。方其未生也，猶人之懷子，子在母中；及其既生也，猶人之生子，子在母外。流行發育之妙，化化生生之機，於是乎無窮矣。然是理也，無聲之可求，無臭之可接，無有方所形狀之可見。是以周子必曰：「無極而太極。」蓋明太極乃無形之理，非有形之物也。晦翁披剥圖象義理極是章明，而南軒釋之曰「莫之爲而爲」，文勢亦順。說者猶謂「無極」二字不可搭在太極上。《大傳》言易有太極，而不曾言無。吁！此不惟不見太極，且不知易矣。易者，無方無體者也，而云有太極，則「無極而太極」之理明矣。聖人著易字於太極之上，亦何嘗以屋上架屋，床上疊床爲嫌哉？其如「知行」之說，兄以「學者之病，窮格汗漫，墮於徒知徒聞之地，而少有所謂真履實踐之功。脫使真知，驗之躬行，率多悖戾」。則兄又誤矣。凡躬行之悖戾者，皆未曾真知之故也。知與行工夫本互相發，始條理終條理，如人兩足相先後行，不可偏廢。知之明則行之力，行之到則知之澈，是知常在先，而行未嘗不隨之也。兄乃以窮格爲汗漫，而必欲從力行處下手，則將恐於義理有中有不中者矣。秦漢以來，豈無志於力行之士？行矣而不著，習焉而不察，擿埴索塗，莫適所依，卒背於中庸，不能與入堯舜之道，是殆冥行而已也。「行之惟艱」之言，蓋不謂此。高宗舊學於甘盤，則發高宗之知者，甘盤也。傅說之告，不過欲高宗行其所知而已矣。看經須是參互出入，首尾

融貫，當自脱然有警悟處。《中庸》曰：「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學問思辨居其四，而行居其一。某仍欲子韶從致知處下手，已知者則力行以終之，未知者學問聚辨以求之，如此則誰得而禦之哉？對客之暇，隨筆疏去，未免掛一漏萬。有疑，不妨再指教。《鶴林集》卷三〇。

答嚴子韶書　二

某伏自神泉道别，寂無音驛之問。共月萬里，於我良朋，豈不懷思？即日秋煒正濃，喜聆里居侍親，德履休暢。河洛輟響，斯道荆榛。武夷朱先生發孤咮於朝陽洞，析微義以告後之學者，不但數千百言而已。聖門路長，良朋難得，鈍者既難湊泊，敏者又不耐煩。脱有英才間氣，生則溺耳目恬習之事，長則師老儒崇尚之言。未識聖人心，已謂不必求其迹；未見君子志，已謂不必事其文。冥然被驅，渾不知覺，此吾道所以孤行。而有志於斯者，必欲羣居相與講明，而求爲至當之歸也。子韶真能辦得擔簦萬里，訪尋文公諸書，且徧謁於其徒。既歸而求之，復以所聞見於東南者，會萃爲一編，以驗不令兄弟，子之志則勤矣。教授葉文，自是宗門中的的正傳。筆之於書，化之於口，固已純熟，不同如器之陳縣丞，於知行一説亦然，分疏得明白。其論司馬温公有見於正心誠意，無見於致知格物，白没了《大學》發頭兩章。此説話甚好。雖然，不但温公白没了《大學》發頭兩章〔一〕，唐自韓文公作《原道》，已脱漏了致知格物一段。其言曰：「正心誠意將以有爲也。」是雖能救一時佛氏之害，而

不知已蹴《大學》之等。若只從正心誠意處做起，而不向致知格物上發脚，譬猶人之行路，不識路頭，而便欲從半路裏截去，其得免夫顛冥幸矣。嚮來與子韶說幾多，而猶以此發問於人。「脱使真知，驗之躬行，率多悖戾。」此何等語，不意子韶未之改也。見得來子韶日前都是看「知」字輕了，纔有所知，便不能涵泳乎所已知；突有所見，即不能推極其所既得。温燠紬繹之味少，融會灑落之功不至，所以怡聲下氣，終見其難，疾辭遽色，未免間作。原其病根，皆生乎此，蓋不可專罪氣禀也。行道之人，苟知愛乎其親，悌乎其兄，尚或能之。豈有秀於民者，而反行道之人不若乎？昔者某兄弟亦嘗以怡名齋矣，養不逮乎其親，而同氣相屬，同堂相好，一如父母俱存時相似，怡怡融融，雖友生不能喻其和，妻孥不能比其樂。但見只是天分中事，易知易行，不知子韶如何問一「怡」字有許多説話，甚莫曉也。夫所謂學問者，不徒學也，而問亦不可苟焉。《易》纔説「學以聚之」，便説箇「問以辨之」；《中庸》纔説「博學之」，便説箇「審問之」；《論語》纔説「博學而篤志」，便説箇「切問而近思」。問之不辨不審不切者，皆非學也。子韶既獲與朱氏門人相接從，《四書》中儘有大綱領、大節目三數條可問，而問其所不必問，等閒蹉過，是則可惜耳。邊聲時摇，軍務未休，横渠所謂「委之劇聚，以驗其勤；暴之邊衝，以觀其略」，正是時也。而某咸無一於斯。有所警教，不惜因北風時惠好音。《鶴林集》卷三〇。

〔一〕「此説」至「兩章」：原脱，據翰林院抄本、舊抄本補。

答嚴子韶書　三

某墮跡紅塵市中，悶然不見己缺。每四方朋友相與講學，既切矣而又磋之，既琢矣而又磨之，時發深省。勉齋既下世，宏齋繼没，毅齋槁立于婺女之濱，罕與世接。留宗庠者，僅葉六十四丈一人擔當考亭門户。嗚呼！亦微矣。有志乎此學者，須是完養思慮，栽培義理，不可先起求成之心。孔子所謂獲，孟子所謂正，政此病也。如子韶拙藁與《四書講義》，其間文字儘説得去，但發得太輕，便欠深醇醲厚之味。要是此時節，只好諷詠「尚絅」之詩可也〔一〕。立齋自謫渠陽後，學益造詣，文益和平，不可不審之。季永弟恃原而往，進進殊未已也。近方識唐彦祥，其人頗能用心科舉之外，他時必有可觀。因舜父之歸，占答來教，不暇詳述所懷耳。餘祈爲天下寶珍毖。《鶴林集》卷三〇。

〔一〕可：原作「可可」，據文意删。

答吴道夫書

某間不上起居狀，傾嚮之懷，想亦同之。比聞讀《易》北窗，日詣勝處，但不知從何處下手？

易，變易也。上下數千載，惟伊川老先生斷得此一字分明。蓋謂陰陽相磕，日月相射，晝夜相承，死生相代，其大綱不出乎此。後來或以玄測，或以祲傳，或以餘氣言，或以破體言，或以飛行流遁看，雖支辭蔓說，亦不過從其動者言之。獨關子明頗見理，有云：「天陰陽半，人善惡混。」然陽晝六時，曉昏皆爲陰侵所侵，其用事惟四時而已。《易》卦六爻，初上皆小位之正，其用事惟四爻而已。此所以善人少，惡人多，治世少，亂世多，亦可謂《易》之精深，有關於世道者也。不知道夫有取於此否乎？東皐子來，出示二章，且知傳經之暇，誦《詩》讀《離騷》，時復游戲於酒壘棋局上，環視區中之人，皆坐我百尺樓下矣。某亦留意書傳，有經史互考，有傳註訂義，有分章，有斷句，有缺文，有疑辨，有帝制王言體，有天文地理說，絶不用諸家解法。工夫宏闊，彌年未就。他日脱藁，則幅巾藜杖，相從於雲水間，當求以瑩所疑也。九日懷賢，輒遣白衣人，爲壽康尊。風味不減桑落，蒙賜領采，幸甚。氣序薄寒，願言冲輔陽機，以人物自愛。《鶴林集》卷三〇。

答任子嘉書

某造朝之初，程叔運來中都，具言「子嘉居家好學，其所得者躍如也」一句，某聞之驚愕，曰：「子嘉頓與舞雩詠歸千載同樂耶？若爾，則百聖之户庭荒矣。」既得來書，乃云：「再取六經，字字而讀之，於聖賢用心處粗窺一二。」則知前日之所謂「躍如」者，莫是於讀書時有會心處否，於看義理

時有欲罷不能處否？聖遠言湮，士學疏莽，鈍者既難湊泊，敏者又不耐煩。譬如園夫灌花，須是株株而灌；農夫之務去草，須是根根而鋤。若以莽鹵滅裂之工，而祈浸灌梳櫛之效，非善爲圃稼者也。子嘉讀書之志，諒必有見於此。但未審窺見聖賢所以用心處，果能真見乎否也？真實之見，與摸索之見得皮膚者大不同，格至之知，與約略而知得些小者大不類。百世在前，聖賢之心炯如。一日試爲我書其所見者何事，明以見告，庶幾交相益也。且今爲字民之官，「豈弟君子，民之父母」，此二句作如何說？併示標月之指。其如名譽之不聞，此自朋友之責，不待丁祝。暑候正祥，願言講學自愛。《鶴林集》卷三〇。

答吴毅夫書　一

某自祖王人之車于紅船翠蓼邊，曾一再書矣。都爲人作活計，不能輸此衷曲，耿耿懷思，但隨落月照鍾山也。世謂以儒名科者不應煩之生計，噫，誤矣！《大學》曰：「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是善理財者，莫如曾子。孟子曰：「無政事則財用不足。」是善豐財者，莫如孟子。蓋自吾孔氏以來，未有不以此發身者。而況狀元及第，必歷三司使，國朝自有典彝在也。大卿孤騫翰墨之林，拔脚風塵之外，心事犖犖，直與文墨偏長，以議論爲功業者迥不相同。此某所以始而疑，終而信，終而敬且服也。微之去國，言事者絶少。館中惟黄成父頗相

好，它時風力擔當不在諸賢之下。本仲亦早晚赴闕矣。屋矮，暑蒸如甑。曷日良晤，煮茗談暮，歌文公之詞，使人和之。《鶴林集》卷三〇。

答吳毅夫書 二

某比答槩誨，忽遽甚矣。就使不忽遽，亦不能盡所懷也。鳳山之下，林深樹密，花落鳥啼，溪洞活泉瀡瀡從松間流。時有一二道士，能鼓虞舜南風之絃，彈伯牙高山流水之操，其幽幽可以適體，其黝黝可以觀妙。若有買田築屋之資，便可從老農圃種田藝瓜，作終焉之計，而茲事卒未能也。毅夫竟肯來說半日話否？每得小兒書，聞以某去爲身憂，固荷朋友之誼，但恐行止有命，弗能强人之從。袁尊固訪山間，說陳計議者就湖州賣己新屋置丁氏之屋，豈方伯耶？若爾，則就往僦居何如？或得富彦國、司馬君實諸公垂念堯夫，直以園契、宅契、户莊契相示，則尤爲之望也。付之一笑。道夫過金陵，省季永之病於鳳臺，勞問極至。「凡今之人，莫如兄弟」，旨哉，詩人之言！兒子亦不欲令久留都城，或欲拜見，匄謂之進。《鶴林集》卷三〇。

答吴毅夫書　三

某頃承回柬，極感相於之意。山間久居，動輒成趣。林水靜深，絶無暑氣，與琴宜；松月高朗，清風徐來，與鶴宜；雲亭雨觀，户悄人疏，與棋宜；河柳不種自生，水花不植自富，與詩宜。却緣兒輩時有書來，未免薄惱懷抱。鄒樞胡爲勇去？直翁胡爲請告欲歸？稽山胡爲召？寶慶間借君臣大義以鞭辟善類者，胡爲復見之論奏？火胡爲屢作不止？兵胡爲辞語未寧？貴要之家胡爲搬動行李，以爲民望？此何景也！須是别作規模，喚幾箇人歸來，降心商量方可。龜山故事便可推廣，此事望毅夫力贊廟謨之決。某輩只因多言掇禍，今又不能自禁，輒與宗文及之，勾勿廣。《鶴林集》卷三〇。

全宋文卷七二五〇

吴　泳　三一

答吴毅夫書　四

某比者使人之還，嘗飭一箋，以答謙施，計必上徹穹覽。宣、歙間大雪浹旬，深者丈餘，淺者盈尺，川陸爲之路斷，米不入市，薪芻價益高，師人多寒，細民艱食。爲之邦侯者，只得痛自尅責，發倉廩粟，支歲寒錢，米以千計，錢以萬計，甫得濟活。幸至無事，隨分燈夕又與之作好春矣。詩牌云：「半空霽月天公眼，一點華燈太守心。」此其志也。設廳下又有四句：「鵲岸雪消金柝静，鼇峰春到綵燈繁。時人不解邦侯意，將謂癡獃作狀元。」此其興也。燕同官及尚中兩詞，就録請教，幸賜標月之指。道夫近相聞和《賀新郎》、《水調歌》，筆力稍壯。舍弟自去秋過此，痼疾乍作乍輟，比因風雪冷氣衝搏，疾逾甚，人豈知果真病耶！毅夫近按吏，鄉人之好事者又謂曾經商量，寃哉！某已四上祠禀，期於必去。草此占叙悃悰。願言順理三陽，珍馭氣〔一〕，以輅新渥。《鶴林集》卷三〇。

〔一〕「氣」上疑脱一字。

答吴毅夫書　五

某一年不嗣音，思心彌結。以某懷毅夫，想毅夫亦拳拳於某也。客有自雙溪來者，竊知尊兄觀書，靜閲羣動，晏晏守道，不以榮辱欣戚嬰懷，狂士豪徒，亦少接納。此自可清心省事，想學問如大川之增，如長日之益，而莫能禦也。某閒居寡儔，以一日之力分爲十，八分讀聖賢書，一二分應酬朋友所干文字。率以爲常，儘有樂處。第西州士大夫以官爲家，罷則無所於歸，瞻烏爰止，于誰之屋？斯世又未有如韓魏公爲石守道買田莊，司馬温公爲邵堯夫出屋契者，只得力學守貧，柴立於其中而任運也。久欲相聞，以病瘖瘧數月，入冬方有起色，拜此草草。願言冲輔氣機，以斯文斯道自愛。《鶴林集》卷三〇。

答吴毅夫書　六

某間者不遺，枉賜書教，辭豐誼渥，愛踰骨肉。以某之懷毅夫，知毅之亦拳拳於某也。進退出處大略相同，更不欲深爲毅夫道。似聞《論語衍究》久已板行，頃蒙教序引，極爲平正。友朋有自四方

來者，略舉數條，却未詳其義。想深居窮理，必有精到，曷不綴一編，以開警未悟耶？某考訂《書》傳，六年于兹矣。前乎望刊定之聖人而不可見，後乎顧習傳之學者而未有得，兀兀於殘蒲朽竹間，而欲窺姚姒殷周周公仲尼之蘊，亦已難矣。蓋《書》最難看，又難全解，缺文當考，分章斷句當考，今文與古文當考，小序與大序當考，帝王之辭與史氏之辭當考。注疏有直見理者，有極害義者，諸家解有造平易者，有傷太巧者，當考。其如天文地理，歲月日時，又不可不細考也。林少穎解只到《洛誥》而終，吕伯恭只自《洛誥》而始，朱文公解只有《虞書》三篇，《周書》三篇。今人解《書》盈箱滿笥，此某之所深懼也。所以歷年滋久而藁未脱，用心益勞而功弗就，安得一簡而釋此千古之疑哉？歲月易來，佳朋難得，石酒伴書相聞，姑見遠意。餘祈以斯文珍毖。《鶴林集》卷三一。又見《南宋文範》卷三五。

答李微之書 一

某間不上起居狀。比從令弟在史轉示寶帖，熟窺仁誼之言，度越畦畛之外。近見尤伯晦，説鷁馭久留池陽，方此西遡蘆花荻竹之浦，不致落寞否？蒲萄漲肥，却可到江陵度夏也。紬金匱石室之藏，游紅蓮緑水之幕，歸興亦不惡矣。朝廷見行下館中，令盡以寧考《會要》三百沓發付，以待鴻筆纂修，次第悉如大著之請也。某六年朝列，半歲五遷，已爲僥倖，而正兼詞掖，則尤僥倖之至也。平時

于文字間不敢不勉，而又有封駁之職，比繳還許俊承宣使、節度使、檢校少保，駁論梁、李降官之罰太輕，公論頗以爲然。不審繳章亦經書月否？和仲之出，毅夫之罷，左史計必報去。詹叔將漕金陵，爲況極相安。舍弟在荆州，必得胥會。幸趣渠早來，兄亦欲援更迭之制，持一麾而去也。欲言如海，掛一漏萬。願言輔養神明之舍，拓開久大之業。《鶴林集》卷三一。

答李微之書　二

某咫尺門墻，少疏拜狀。蓋秋來一病，彌三月不愈，近方有起色。屬服剛劑太過，胃廩之官雖健，而魄門之癖間作。岐、黄《素問》書，陶、蘇《本草注》，今猶未離几席也。侍郎抱國史隱於南山之下，揆諸公論，負屈稱久矣。作宋一經，舍鴻筆誰屬？旦晚須奉京祠以終其志耳。某屏居一年，讀書亦粗有緒。嘗以爲文定胡公策進士四十年，在官實歷不登六載；文公朱先生歷仕四朝幾五十年，立朝止四十日，仕於外者僅九考。所以得此歲月之暇，能讀聖賢諸書，光明正大，卓然立於天地之間，名之曰人。某六十二翁矣，瞬息光陰，更不堪把玩，若復悠悠憒憒，不倍用其功，則將起初平無及之嘆，而墮於小人之歸矣，甚可懼也！膜外榮辱，又何足嬰諸懷哉？本欲相與盍簪，款論名理，來往極鄭重。薄禮姑餞歲華。餘冀精護鼎餗，力扶泰道。《鶴林集》卷三一。

答李成之書

某去冬中川上狀，今復星歲改矣。前此聞尚書一番會晤。物色久之，而拏音竟不聞矣。尚書雅淡冲夷，靜觀羣動，讀書精舍，老兄弟日各相講磨，想必有進學之益。孟子所謂「兄弟無故，一樂也」。某自罷守來歸，則無此樂矣。嘗取典謨訓誥誓命之書讀之，亦欲向上作少工夫。蓋此書竟難全解，只如屋壁所傳與口授不同，諸序所記與經文相舛，帝王之制與史官之詞殽雜難辯，篇帙之離合，章指之同異，歲月之後先，地里之遠近。又或有缺文，有疑義，有斷句，傳注有理到者，有全害義者。林少穎《洛誥》而下已非親作，吕伯恭《洛誥》而上亦多出其門人所記。此都著整頓，拈掇出來，浩浩中與尚書俱爲此學，苟有精至處，無惜下教。甚欲一見，審問明辯，而天寒歲晚矣。薄禮聊見鄉風。餘幾珍護氣機，竚登密地。《鶴林集》卷三一。

答岳肅之書

某伏以祥雲齋雪，媚此章月。恭惟坐都賦輿，春滿淮甸，泰元媼神棐相，台候萬福。某生長東

蜀，不識東津面。每得片紙妙墨，洗刮千秋之塵；數行麗詞，抉出萬寶之藏。則因其書可以得其人，得其人可以見其心矣。俗流化敝，人物衰少，政厖土裂，太音不完。工於翰墨者，必不閑於政事；精於綜理者，必不贍於文學；以儒飾吏事者，又必不能測識軍戎萬里之情。侍郎精神而醇，文墨而吏，胸中有數千百年南北巧攻守樣子，而沈潛韜晦，其與書生僅習偏長，縮縮如束長竿者大有逕庭矣。但諸葛孔明當經事綜物之時，而文采不艷，過於丁寧；陸敬輿於遠近調發之日，而書詔若不經意，動中事會。更望侍郎以孔明、敬輿事業自任，則文藻餘事益浩乎其沛然矣。某猥以晚學，丞于秘林，學殖就荒，筆花不潤。朝紳間每説侍郎有數種書，皆人所未見，久欲拭目一觀，而未有便。偶因臨安洪兄之行，輒就委之，洞扣青囊之鑰。惠肯賜教，它時有得焉，則不敢忘所自也。洪兄名勳，字世魯，閬爽而秀。舊識其父子於岷峨之下，乃翁自拜書家食之久，甚可念也。曉窗乍晴，拂寒雲，掃殘霰，崖略布此。上幾護太白之瑞，宿硫黄之鼎，竚聽履聲切星辰而上。某忱扣。《鶴林集》卷三一。

答蔡遵父書

某比從三衢士友得知靖作狀：開藩之始，訓齊吏偷，撫問民隱，純以豈弟爲政。某每笑俗儒誤講「豈弟」二字。大而爲州，小而爲縣，一向寬弛，紀綱不立，教化不行，遂使貪官健吏目吾人爲書生，不了官事。冤哉，吾道之不明耶！豈以强教之，弟以悦安之〔一〕。本經正文，元不教爾寬慢放倒而後

爲豈弟也。遵父其得之矣。良貴去國之後，遵父得郡而出，景仁、和仲屢丐外而未允。某後日再請，恐徑可得歸也。向來三數朋友鳴一時之盛，絃絶響息，未有繼者。「荃蕙化而爲茅兮，蘭芷變而不芳」，風俗移人，不可不强自樹立。如來書所謂「立朝大節，當使凜凜可觀」，由衷之言，一本諸道而時不與焉，蓋同此語脉也。仙里葉六十四丈竟是學問有本，數日前出示近帖，亦復論至此，爲之慨嘆。某災患遭連，書問停廢已久。但世俗之禮一不相酬答，便以爲背教傷義，惟是五項起頭之劄施於故舊，殆似浮道陽相尊者，仍用歸納，切乞原照。浦城令兄一書，至今方能報去，亦不暇治擇筆墨，甚草草耳。《鶴林集》卷三一。

〔一〕二句「之」字原無，據翰林院抄本、舊抄本補。

答方齊英書

即日夏氣清淑，伏惟袖昭文氏之琴，玩心聖處，相在爾室，台候啓處佳福。某交四方之士久矣。荆江風雪中，小車從花外來，遂得交幕府之彦。暨游中都，又復盍簪。餐秋英之初落，啓夕秀於未振，真退之所謂「吾行天下，得此於人蓋少也」。道喪言湮，才識不競。闇識者既難窺藩，皎厲者又不由户，粗有一知半解者，則悠悠夢覺之關，而無大警省。知縣於天命流行之間，而洞見著存之理，

某何敢不以古人期之？但聖學路長，卒難湊泊。爲善之事，切須平居講貫，令本數末度密無罅縫，則它日臨事，必不至錯了路岐。舜之所以孜孜，顔之所以拳拳，正爲此也。若必待居官接物而後相與商訂爲善之事，則將恐善利雜糅而決擇難，工夫不接而德性懈。自縣而州，自州而一道，又將欲大有爲也，則何以哉？義理無窮，問辨無斁，區區之意非爲它日之爲善更不必商訂也，蓋只欲就此時完養思慮，栽培意脉，先使邪氣妄念無一毫夾雜於其中，則舉而措之天下，其爲善之功用，豈不滂沛也哉！某久玷周行，曾微補報。嘗愛横浦、南軒二語，書之坐右，蓋以爲觀大節必於細事，觀立朝必於平日。平日趨利避害，它日必欺君賣國；平日不能犯顔敢諫，它日安能仗節死義？以此體段常存於心，庶幾不至爲小人之歸。所以輪對二篇、應詔一書，亦隨分説得去，不謂副草已洞徹書月也。既切矣又磋之，既琢矣又磨之，正有望朋友之規，勿愛於言，幸甚。自餘仍乞以聖賢事業珍毖。《鶴林集》卷三一。

答王成父書

某伏自去歲從合陽答來教之後，遂下古渝，日酣於欸乃聲中，雖欲摘蘭茗以遺所思，亦無從也。夏中，伏領寶帖，襟儀灑落，見乎其辭。鄉邑得茂宰悉意字甿，絶以豈弟爲務。二年，民安之。但「豈弟」二字，世之士只一滾作慈善看了。豈以强教之，弟以説安之，不但安民便了，必也扶道植教，

俾斯民興於禮遜，然後盡吾所以父母斯民之責。不然，則徒善而已矣。成父當亦領解於斯也。某綴跡周行，已十月矣。輪對尚在來春之莫，宿齋預戒，充積誠意久矣。朋友責望，不敢不勉。是間文公先生諸弟子，如葉丈知道、郭丈德元、吳丈西庵、度丈性善，時有過從講磨之益。方京華車馬如霧，而每與三數公作冷淡生活，澹則欲心平，和則躁心釋。以此存主得定，沽名好官職之事，都不能犯吾之關也。成父以爲何如？仍冀講學自厚。《鶴林集》卷三一。

答蔡達父書

某頃被融風爲惱，繼遭臺評，災患邅連，曾不寧止。聞報之後，即徑往鳳山待罪，聖恩閎大，不加黜汰。初二日晚，既降予郡指揮，二十一日，又被寶章寧國之命。罪戾之人，不宜冒昧居此，已連疏控辭，必祈於得請也。山間闃寂，絶無暑氣。每風輕雲澹，花落鳥啼，滴露點《周易》，焚香讀道經，頗有佳趣。又一二道士，能鼓有虞氏南風之琴，歌《離騷》大小山之操，其幽幽可以處體，其窅窅可以觀妙。若有買山之資，則便可築數椽於其側，與山農溪叟種田藝瓜，爲終焉之計，而茲事卒未能也。京城再火，國力既屈，邊聲一動，兵力又單，諸賢何以爲策？是間極僻，黜陟俱罔聞知。或朋友訪來，粗能言其梗概，獨吾達父素非生客，一字不相及，何耶？海内人物絶少，今卿月既高，公論赤幟往往亦責在閣下。切冀發揚蹈厲，無日飲西湖水，作不鳴之雁，乃所深望。紙荒筆槁，占報不

莊。上幾以天下之寶，爲天下珍忌。《鶴林集》卷三一。

答郭子寄書　一

某端平更化初獲接服容，觀玉聲於振鷺庭下，違去道德，倏又五年。「有斐君子，終不可諼兮」。未嘗不寘此詩於懷也。某山野之人，少知世事。六月間，得邸吏報狀，見御筆新除兩諫官。除書一頒，識與不識，莫不爲朝廷慶得賢之喜。京師競抄諫疏以流傳下邑，遂得與舍弟拜觀。言論侃侃，風采諤諤，人心道心之論，陽明陰濁之説，聖遠言湮，道衰化敝，幸得正言復體貼出來。至於覆鴟巢以來鳳凰，耡蕭艾以植芳草，此則又言人之所難言，幾有動摇山嶽之力。蓋學自伊洛中出者，其淵源議論固自不同也。然嘗讀國史，士之學古懷道者，至謂欲做諫官不能得，不爲宰相，必爲諫官，而移孝以教忠者，至謂欲做諫官不能得。蓋式訛爾心，以畜萬邦，其所關係甚大。只緣大人格非之學不傳，惟有諍臣一路可以行志。比又聞一再抗疏請祠，何爲太蚤計耶？慶曆中，孫之翰等因劾宰執不下，相繼引去。仁宗從容謂甫曰：「卿等言一不聽則求去，令朕逐言官。各自爲計則善矣，如國事何？」元符間，鄒道鄉以諫官闡得罪，自謂其言爲戇，田承君正色語之曰：「願君無以此舉自滿，士所當爲者，未止此也。」方今《坎》、《離》失位，《泰》、《否》反卦，其所當言者甚多。勸行好事以迓續元命，力扶善類以培養壽脉，小言入則受小利，大言入則受大利，正言豈宜一日輕去朝廷之上哉？某一擯歲餘，自知學力不

充，無以孚信上下，只欲潛心伏奧，窮理修身，爲究竟法。忽今月五日誤叨進職予都之命，恩出望外，拊心若惕。豈非端人在位，有以陰扶密護，不使之終棄耶？不作帝城書久矣，念不可無一字伸賀謝之悃。書不盡言，所冀護好賢之衣，寶擊邪之笏，以昌公道，以康兆民。《鶴林集》卷三一。

答郭子寄書 二

某比者春中飭篋用敬，計已關徹書月。茲睹除書，承知陡下言坡，晉躋柱史。拾遺失一諫士，雖無龍墀扣額之風；記注得一儒臣，猶有螭陛直前之路。未須引去，儘可攄忠。右使英名姱節已在水黄河之源，山泰華之頂矣。蒙泉而出之以時，宿火而達之以壯，猶不能不望留功名、作久遠看也。某自來東嘉，適值歉歲，悉力招救。除某與同官捐俸勸分外，其朝廷科降度牒，倉司分撥米錢，一文、粒皆實惠及民。今排日糶濟，度可至六月終。今則麰麥豐登，雨暘時序，秧青水白，當有一稔之望。生平精力盡耗於此，重以鴒原之戚，外景與内心相觸，百念灰寒，恐廢郡事。更望於吾君吾相之前，力賜一言，令某早得脱去，不勝至感。餘祈珍芍，以昌公道，以康兆民。藥鼎，飭芙蓉裳，以竚兩地之拜。《鶴林集》卷三一。

答徐茂翁書

某曩在宣城，曾得一番交訊。罷歸寓里，翳然林泉間，一字不敢通帝城書，雖厚禄故人，音問亦廢。夏六月，忽聞御筆除兩諫官，亟起而視黄紙除書，則元直、林宗也。公道宏開，端人進用，不但爲吾黨賀，爲天下實賀。後一月，朋友間傳示三疏，斂容讀之。司諫平時清謹恂恂，似寡於辭，今遇事當言，風節堅勁，議論切直無所避，真得諫臣之體。王沂公嘗謂韓魏公曰：「向來臺諫官，如高若訥輩多是擇利，如范希文輩亦未免近名，近日頻見公章疏，只如此可矣。」「如此可矣」云者，某猶以爲未能窺司諫之所止也。官以諫名，立殿陛與天子争是非，辨邪正，乃其職分。昔之小人嘗以朋黨二字傾忠良，今之君子多以心事二字被誣謗。國朝名臣如程天球、歐陽永叔、蘇子瞻、周子充，皆不免受此名，况他人哉！不是諫垣獻納，經幄從容，於上左右深明而力辨之，則將恐仁賢見忌於蓄疑，骨鯁潛消於積毁，雖有正國致君之心，亦何自而達耶？殿講司諫計必垂念於此否？某自奉祠官，深居退省，誦「衣錦」之章，絶不以文字語言求聞達於世。比恭甫登用，公甫引去，首聞司諫以詞翰稱譽於諸公間，良荷不遺故舊之意。雖學植槁落，不足以仰副盛心，而起家予郡，越等進職，意者亦由拂拭游揚而致斯哉。某丞外府時，昉識司諫，在郡從之先〔一〕。今既得路，亦不能不藉一雲之終覆也。草此申賀，併述謝悃。所祈護太白瑞，毓硫黄鼎，以棟吾道。《鶴林集》卷三一。

〔一〕郡從：似當作「群從」。

答趙茂實書

某春夏間常得交訊，居閒成癖，一向不復嗣音。中秋五日夜，讀黃紙除書，承聞疏恩鳳闕，寓直鼇扉，斯文有光，吾黨增重。猶記往日茂實與某評品文章，載南塘語，謂：「自六經、《左氏》、《國語》外，至西漢而止。」又說：「某料子不曾夾雜晉唐而下草料。」是時已嘆服英猷卓識，迥與綴文之士不同，一舉而爲南宮舍人，再遷而爲翰林直學士，固其宜也。大抵文章只要古，履常法度宗王介甫，景元辭氣似歐陽永叔，蓋自西崑剥落後，歐、王兩家實爲近于古。茂實於此稍加意焉，前修不難到也。某閒居寖久，兀兀一經，今已窮年，粗有一知片解，更不復爲言語詞章。比又叨誤恩，除閣予郡，見具免牘，萬一未賜允俞，只得先過東陽。望玉堂如在天上，所冀飧沆瀣，毓清明，厚自珍毖，以聽金蓮歸院之詔。《鶴林集》卷三一。

答唐伯玉書 一

某暮春送客於清湖翠柳邊，今又見荻花風矣。每懷濬發英猷，姱修偉節，候雁北飛，所以望吾子

正也〔一〕。時事豈無可言？向日諸公但言君子小人消息之幾，今此便可破口説君子小人消長之決。此亦是箇説話，只在翻轉使耳。欲言如海，掛一漏萬。會景仁、詹叔諸丈引誠。餘祈爲道體珍重。《鶴林集》卷三一。

〔一〕「候雁」二句：翰林院抄本作：「不鳴候雁，非所以望吾子正也。」

答唐伯玉書　二

某比者外甥入京待試，輒附一箋，申述起居之問，計已關徹省檻。得邸吏報，承知襆被直郎官省，提衡當吏部銓，冰條甚清，華轍益峻。每聞持左銓當以嚴，典右銓當以寬，嚴以窒貴要請托之門，寬以開羈窮阨塞之路。於斯二者而用法酌情，則得其平矣。子正以爲何如？蜀中聞又有遽報，劍、閬、開、達之寇頭勢頗重，益、梓、夔、峽間恐又如沸鼎矣。每思東坡手帖云：「歲猪鳴矣，火爐上燒骨頭，煮血青，自有一種泰安風味。」今那復有向來時節！感時之淚，不覺迸流。重之以兄弟顛連，親戚離散，積憂成疾，幾旬日不解。隨分又有官事，如誅斬逃軍，放釋罪囚，減價糶米，增錢充會，皆不能不費酬應，兹豈養痾之地哉！屢上丐閒之請，誠出衷曲。若就早得去，不致委於司敗，幸矣。扶憊相聞，願言清明厥躬，竚有親擢。《鶴林集》卷三一。

答唐伯玉書　三

某去秋因惲推官人便，草草拜狀，併以答汪尚中《復》卦動靜説求教，回書示及剛反之誼更圓，亦書之一助也。子正經明行飭，學《易》書年，工夫自有詣處。今不遠數百里，録示《婺源記》文，且云：「尚未分付指誨修改。」「地中有山謙」，子正實見於行也。性情義理之學，人皆謂二程子發之，而不知自胡安定、石守道、孫明復以來，已有其漸。古文之學，人皆謂歐陽子倡之，而不知柳仲塗、穆伯長諸人已近於古。文以理爲主，體次之，學而無統則悖，言而無法則支，而古今文人學士見諸紀載者不知其幾，而文公獨取古靈先生《天台孔子廟記》、曾南豐宜黄及筠州二《學記》，蓋華藻之辨易工，而義理之文難好也。至若文正公《子陵祠堂記》，胡文定父子極所稱道，而文公獨疑。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量包乎天地之外，未免傷粗而不密。欒城晚年作《待月軒記》，自以爲見理最高，而文公獨謂其「軒是人身，月是人性，未免假外而合内」。「東坡文字任氣，有疵病處最多，《安南學記》説古人於射時因觀者羣聚遂行選士之法，却似因人之聚場命之以作角觝戲，無甚義理。」蘇、范尚爾，豈可以易心臨文哉！矧如《朱先生祠堂文》許大題目，使某輩當此筆也，須是浸灌義理，根極體要，將文公所説古靈先生、曾南豐體段實之胸中，又須觀文正公、東坡、欒城疵病生在甚處，養其膏而俟其光，耘其莠而望其實。雖然如此，猶不敢輕下筆。本之以黄《離》，尚之以白「賁」，體之

以含章之《坤》，順之以養正之《蒙》，博之以畜德之《大畜》，韜之以用晦之《明夷》，原頭上浹洽，則流之所出自霑濡莫能禦矣。此皆先民教人之標準，某輩常遵守而勿失。不知高明謂何？台諭諄諄，仍以朱先生所論記體答來教，幸賜勿罪。自餘切乞爲斯道斯文梁棟自任。《鶴林集》卷三一。

答唐伯玉書　四

某去歲東嘉交訊之後，邈不嗣音。中間承聞祗召入京，陞華粉省，都弗克申述賀語，然與四方朋友未嘗不同致君子得輿之喜也。子正行高而養粹，德新而理明，玩心黄中，觀象白《賁》，視世間華競，恬不以嬰懷。再潛于郎，不審曾登對否？積誠意以格君心，主公論以扶國脉，度必有可觀者。然某嘗謂：「與其遇于巷而無咎，則曷若揚于庭而有厲爲光明也？」前時陳叔茂曾拈出《明夷》「左股」一段，援引頗切，而發明未瑩。後來頗以某之言爲然。不自揣量，動輒攙行奪席，良可笑。因筆及之。某治郡無狀，一年之間，喫盡辛苦，賑飢恤荒，髮爲之盡白。其如蠲夏税，放秋苗，置裕民、餉軍兩庫，粗有益於東嘉，而終以罪去。平生所遭類如此，更何敢尤人耶？姪輩爲亡弟請于朝，葬荆溪，且欲廬墓二年，然後議所居止。某勢不容不暫回德清也。偶因問及，道其梗概。良晤尚遠，更乞冲養道腴，竚登經幄。《鶴林集》卷三一。

全宋文卷七二五一

吴　泳　三二

答羅嗣賢書

某去秋八月，訪尋碧梧翠竹之游，文闈已鎖醉翁矣。霜月之夜，細敲棋子，空落燈花，懷我良朋，莫適其願。迨理行艫東去，又弗克干一語爲標月指，悵然而已。府教學宏而詣，文麗以則，每見之詞翰間，清腴奇峭，殆欲謝朝華之已披，啓夕秀之未振。視某輩學植之槁，筆路之荒，大有逕庭。然探黄離「畜牝」之旨，味《中庸》「尚絅」之訓，昔之聖賢所以修身立命，體受歸全，自有可尊可貴者在，而直不以文字語言爲事業。就文字中言之，則又當如「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而後爲至也。向來兄弟亦好爲文詞，粗識減字換字法。今年漸長，看來都靠不得，日夕戒謹恐懼，實懼爲宵人之歸。故每讀一書，必擇緊要用功處，潛玩體索，令帖著身上來。蓋以我觀書則隨悟而有益，以書博我則釋卷而茫然，此理甚昭昭灼灼。修之家庭，用之天子之廷，不過將此體段充廣去。嗣賢所謂

「幼學壯行」之誨，大約其謂此耶。浙西春水，梓、遂與西州山鄉一帶，多有流民，淮風益肆横，天時人事如此，憂端無窮。大游與五福太乙之説，更須詳推測。下成都教授元有一任回除學官指揮，試檢尋見示，恐或可饒舌也。自它更冀爲天下之寶珍毖爲請。《鶴林集》卷三二。

答文子舟書

某夏中伏拜手帖，方謀奉報，而剽聞敵騎已犯武休矣。寇之始至也，賓師有去國之道〔一〕，自與他人不同。獨是音響昧昧，略不聞撰屨消息，心竊憂焉。後來得兄弟朋友書，則知還定後已即回漢中，但不審學舍亦遭焚燬否耶？崎嶇戎馬之間，講明俎豆之事，此一難也。當世所急者長鎗大劍，所聞者芻藁糗糧〔二〕，而子舟衣縫掖之衣領，青衿之士絃歌是間，此二難也。諸道惟東軍易潰，潰則叛，叛則招，招則驕，利爲寇而不利禦寇，子舟雖欲受出征之謀，歌獻馘之頌，書破賊之露布，何可得耶？此又三難也。積是三難，都無一可，誰不謂子爲迂？然尚有説。副使舉動磊落傑特，子舟倘抱經濟之胸，直扣軍門，以半策干之，度必引爲上客，此則鄉人所屬望也。朝家每憂西頭事重，旦晚必遷動一番，却當延譽，陸續稟聞爾。某仕材答颯，秋初忽叨秘館之命。後兩月都城火，應詔上封事，未免又貢愚言，較之輪對，覺得更踈直也。世間事不言則已，言則升湛進退，直颺下一邊，安能如駸人癡子，不明不了，長居户限上耶？良晤尚賒，願言寶此令名，以時自力。《鶴林集》卷三二。

〔一〕國：原無，據舊抄本補。

〔二〕聞：原作「問」，據翰林院抄本、舊抄本改。

答程叔運書

前年敵騎入洋川，曾草草一箋，訪問生死，道塞地梗，浮沈不能懸斷。去春有賈人携鉅緘而來，已驚喜過望。今歲又拜寶墨，乃知自洋而漢，自漢而復之巴山，其爲兵間困苦之狀，蓋有史册中之所無者。疾疢所以生慧，憂戚所以玉汝，安知患難流落，不以老吾叔運之氣耶？叔運嶷姿山立，論事泉湧，運筆颯颯，動書數千言，亦自奇峭博麗。使當漢之初興，必不曰「安得猛士」；生唐之中世，必不曰「安得好漢」。粗細並入，皇王帝伯錯出，豈不爲經世之才？但韜晦善藏，或者猶有餘望。來書又欲驅駕筆墨，檄召風霆，拈弄刀尺，剪裁宇宙，此固書生活計。但恐風霆高遠，宇宙宏闊，君未必有常山寶藏符、并州快剪刀耳！一笑。所需憲漕書，定甫舊朋友，景南亦常同官，不敢不如戒作去。然聲名氣焰如此，恐未足爲輕重也！某登朝六年，分毫無補。八月更得一對，則便可歸掃松菊矣。郡兵鵠立索字，草草占答。自今應有遽報密聞，却望時因北風惠我好音。《鶴林集》卷三二。

答黄子實書

某去歲得舍姪江陵書，頗詳入峽之耗，猿啼瘴雲，雁落別浦，竟不能馳寄一字。然每與兵侍郵筒往來，則未嘗不聞知也。制侍以真法從，開大行臺，幙中雄辯，呵斥星辰，馬上檄書，鞭走雷雨，此内機之任，而以詩從軍，又其次也。今讀壬辰已後詩藁，冰懸雪跨，混之唐人集中，固無能辨。然歐公每謂「聖俞之詩，氣完力渾，辭非一體。至於它文章皆可喜，非如唐諸子專號詩人者」，此則某猶有望於子實也。某三年秘府，僅能收拾放心，留意簡册，其間良朋益友相規警，多不喜拈弄筆墨，以故詩人之類絶少。今得君書來，譬如早年好獵，自後戒之甚嚴，及至中年，忽見人飛鷹走狗，猶有喜躍，惜乎未有見成之詩以答來教耳。《鶴林集》卷三二。

答胡叔獻書

某頃被火之後，復遭臺評，災患遘連，居無寧止。聞命之夕，即襆被守關而出，更不候星牢落、雞喔咿矣。今暫憩翔鳳山下，不謂故舊時相勞存，獨惟太社定交不爲不深，略無一語之贈。方此驚怪，而蒼頭已踵門矣。來書以道之興廢歸之命，身之遇否歸之天，陳義甚高，晚學何敢當此？但山間

林深樹密，花落鳥啼，溪洞流泉，飛遶屋下，三竺靈鷲山，風斯在下。又有一二道士，能鼓虞舜南風之琴，歌伯牙「流水高山」之操，其窅窅可以觀妙，荒志滯慮爲之頓釋。若有買山築屋之資，則便可於此種田藝瓜，爲終焉之計，而茲事卒未定也。記得邵堯夫在閒，司馬君實、富彦國諸人皆與之區置家事，如宅契、園契、户莊契，悉捐而與之。今人與居而古人與稽，安得有若人哉！予郡指揮雖蒙札下，罪戾之餘，安保其往？比得小姪訊，舍弟又病于金陵，甚重風雨之思。南仲、子華襟誼高大，撫問備至，令人不可忘。因書到維揚，爲某拜意令舅。蓋自入山之後，更不欲作厚禄故人書也，自此遠矣！草草占答，餘惟以天下之寶，爲天下珍毖。《鶴林集》卷三二。

答張平父書

某去秋理行艫東去，曾於蓬窗傲兀間草草書數行以酬贈言。纔出涪江，望西山紫翠，便覺日遠，雖欲采杜若、摘蘭苕以遺所思，亦無從也。平父志强而文贍，才老而意新，靴笏之林，纔試初武，徑登上幙，連取薦書，如斧破竹，如丸投區，青雲可立致矣。然朋友之望於平父者，則更宜味含章之旨，守居易之訓，緩轡長塗，毋墮蹶趍之譏，則心和氣舒而禄亦在其中矣。某自二月入脩門，本無留中之望。延審政堂，躐丞外府，較之前此之珍，則叨覦過望也。立朝最難，侃然正色者動爲時所忌，而平平無甚高論者人却以不物待之，如某輩山野之人，安能改化爲此市朝之樣？明春纔得一對，則便

乞一障以還，素心所期，只是如此。平父袖手觀棋枰，豈無一着可以下教耶？天下之寶，當爲天下惜之，更冀講學珍重。《鶴林集》卷三二。

答徐公發書

某六十三翁矣，每誦邵子《六十三吟》，有云「耻把精神虚作弄，肯將才力妄施爲」，此其時也。豈其崇情篤雅，訪勞始生？賁之錦字之書，投以陽春之曲，褒拂過甚。末章所謂「雷聲半夜，起洛波龍」，則不復有此夢矣！嘉定海邦得賢令尹，慈以愷悌，鎮以静謐，度其必晏然無事。每笑南冠謂西州人士不諳曉東南獄訟財賦，不知孔門稱言游、季路、宓子賤之賢，漢《循吏傳》述魯恭、卓茂、虞詡之治，亦以才論耶？尚勉之哉！以張吾軍，幸甚。偶山行方歸，占答草率。餘冀以天下之寶爲天下珍毖。《鶴林集》卷三二。

答鄭子辯書

某厭伏大名於縉紳之林舊矣。登朝十年，半交天下士，獨一面未識荆州。華緘惠賜，如垂露在手，春風拍懷。其有德之言，形於筆墨，遥望之可知也。袖雲錦機，製花錦地，詩書中流出惠政，不

緩不迫，源流自大小鄭公來者，固自與流俗不同也。《要略》寵貺，博學甚多，風簷披讀，帙簡而綱宏，詞約而事盡，用功深者，其傳必遠，當於此書見之。間者鄉里范潔齋作《長編舉要》，李悅齋作《十朝綱要》，又有眉山楊明叔者纂成《長編紀事》，流傳世間，本末粗爲詳備，同先世一書參錯互見，後學者何其爲幸耶！某舊學荒落，新知又不長進，今此冒爲東嘉之行，凜然未知攸濟。蒙賜惠問，感荷高情。經行使邑，自得捧刺以抒願見之懷。歲序匆匆，作此不謹。願言護芰製，精瓊糜，徑歸含香握蘭之選。《鶴林集》卷三二。

答涂安禮書

某一自帆落浙江之南，望西方美人，却如在天上。每得朋友書，乃以天上人相目，何取義之不相侔也？向蒙惠教《蜀砭》三十篇，莫非切時之論，兩序亦平正無毛病。但細觀《古人論》序所以名世而可傳者，不用如此之繁。賈誼只是《政事》一疏，諸葛亮只是《出師》一表，王朴只是《安邊》一策，陸宣公已自多了，然所言致八利除六失，又只是緣邊事宜，一書繳結。到得國朝范仲淹論時務十一事，蔡襄言國論十二事，渡江諸賢或七或八或九或十，大抵皆體宣公規模。獨林珕者條四十七事，各爲之目，一術紀，二師心，直至四十六利器、四十七明決而後已。使其果有切於利害，則條分類析，不以爲瀆；如其不然，但恐浮文妨要爾。不審高明以爲何如？某常愛文公先生語一學者云：「公

議論中譬如常有一條線子纏縛，所以無那精密潔白底意思。」至哉斯言！安禮若有志共學，則常諷誦而深玩味之可也。某登朝六載，輪對者三，上封事者三，每録副本寄歸，常語岳甥轉呈，度必澄澈書月。然無一番不與文公門人商量，蓋文字毛病如春草漸生，旋剗旋有，不厭朋友切磋也。欲言不盡意，切乞講學珍重。《鶴林集》卷三二。

答胡彦肯書

歲序匆匆，又熟羊胛矣。不審風雨對床，近履何似？比舍侄來，奉雙璧帖，辭豐誼渥，仰見耐久之情。所諭《書傳》，考訂六年未脱藁，蓋前乎望刊定之聖人而不可見，後乎顧習傳之學者而未有得。兀兀於殘蒲朽竹間，而欲上窺姚姒殷周周公仲尼之蘊，亦已難矣！且以其大者言之：言天文者，莫精於《堯典》；言地理者，莫詳於《禹貢》；言五行者，莫邃於《洪範》。士戴天履地，抱負陰陽，而上不知經星常宿之度，下不察九州山川之理，中不究名位體性氣味之别，則何貴乎爲人哉？如司馬子長《紀》、班孟堅《志》，則載《書》之本文而不釋其義，劉更生傳則析《洪範》之大法而傅會其義。所以義理玄微而窺測難，規模宏闊而參訂難，衆説淆亂而折衷難。負此三難，終未有春融冰釋處，安得有温柔篤厚之士而與之商略其蘊哉？草草復來教。不宣。《鶴林集》卷三二。

答王次點書

某浩別丰神，今跨二除矣！每懷中川舊游朋友，銜杯酒，叙平生，談今説古，未有如髯翁之豪岸絶羣也。舍姪來，蒙緘示《周禮訂義》四十卷，遂足前日《春官》以下之書。晝窗繙讀，手之不置。因以是窺見次點真好箇右里經塾之師！蓋自成周教法隳壞，田不井授，士不自食其食，貧無常産，因無常心。故秦以客，漢以俠，晉以清談，唐以華競，循至於今，馳名騖利者周游四出，更無安土踐修之實，遂使三物八刑五禮六樂十二教不復興行於世，是可懼也。六官皆經世之典，而地官之職尤爲該備，諸儒釋之詳矣。然意翻空而易奇，事證實而難巧，秖如司徒掌教，而多載山林陵麓之事，掌教象之法，何其多目也！屬民讀法，讀邦法，散見於族黨州閭之官〔一〕，不知讀者又何法也？其目可得而聞歟？孟子於爵禄之制僅言「嘗聞其略」，則想籍去而法亡者，不但此一事也。次點更爲鈎深纂要，以瑩所疑，不勝至幸。《鶴林集》卷三二。

〔一〕於：原無，據翰林院抄本、舊抄本補。

答潘周卿書

某江心執祛摻別，三見薰風矣。每懷良友，無日不起參月在門之想。便中忽奉瑶帖，辭誼亹亹繹繹，度越筆墨畦畛之外，手之不置。所教《書傳》大節目，工夫浩浩，顧何以窺聖經之藩？但此書極難看，又難全解。缺文當考，疑義當考，分章斷句當考，今文與古文當考，小序與大序當考，帝王之辭與史氏之辭當考。注疏有直見理者，有極害義者，諸家解有造平易者，有傷太巧者，當考。其如天文地理，歲月日時，又不可不細考也。林少穎解只到《洛誥》而終，吕伯恭解只自《洛誥》而始，朱文公解只有《虞書》三篇、《周書》三篇。今人解《書》盈箱滿笥，此某之所深懼也。所以歷年滋久而藁未脱，用心益勞而功弗就，安得與諸兄共訂此千古之疑哉？某萬里流落，居無子雲一區之宅，耕無蘇子二頃之田。每愛中州佳山水郡，乃多士淵藪，亦豈不欲希膏溉潤，必圖一枝之安？比西水達夫、叔方及彦隆兄弟各相遺書，亦勉其于焉定居。今契兄又諄諄及此，殆有洛中諸賢延留康節之意，感藏亡已。秋凉游雁蕩諸山，就爲姪輩了婚聘事，或有會晤之期。更幾爲門人自厚。《鶴林集》卷三二。

答劉成道書

某逖違誨色，三見荻花秋矣。每誦「月落參橫」之句，嘗懷「賓友在門」之思。值便中惠寄瑤帖，四詩寵教，絶不道煙火語，想游思翰墨圃，所造益平澹矣！某近來看詩，覺得須是以三百五篇爲標本，以漢蘇、李、枚生、建安諸子、晉宋陶、謝等詩爲風骨，然後能長一格。蓋詞之華者易工，趣之澹者難詣。故退之每愛張文昌，只稱其學古澹；每喜僧無本，但謂其往往造平澹。則詞語抑揚之間，是猶未純乎澹也。成道若用心科舉外，當直以古人自期，更勿從晚唐諸人脚下做起生活，此則朋友之望也。近作三篇，姑録請教，幸賜標月之指。會舊游諸丈，一轉似之無妨也。餘祈以天下之寶自愛。《鶴林集》卷三二。

答唐生書

吾行天下半矣，獨未能如太史公上會稽，登龍門，探禹穴。雖徧交南州之士，獨未識足下。比蒙垂訪，抵掌談時事，動以坡公相期。且辱垂示所著《史論》五首，網羅舊聞，筆力亹亹不倦，未易得也。但首篇謂蜀漢之不能成功者三，似若以成敗利鈍言孔明者。孔明以區區三分天下之一而經緯十分

之九，使其不死，擒操馘懿必矣。看孔明須是看他與昭烈朝夕以興復漢室爲己任，一片忠誠，對越天地，即是夏少康以一旅祀夏配天之本心。魏人嘗謂其主將畏蜀如虎敵，豈可謂無隙之可窺耶？向來鄉里南軒先生專爲武侯作一傳，已發先賢未發之秘，想足下未見本否？姑答來教，餘容面見傾倒。《鶴林集》卷三二。

答唐廣夫書

某舊游鶴山，知其門有明《春秋》者，於大義數十悉能通之。問焉，乃鄉人也。豈期道合志同，獲聯姻好，目其書，耳其論，雖莫得展奉從容〔一〕，大略過所聞矣！聖學失傳，道術分裂，一人挽之，不若衆人挽之之爲易。但醇慤者拘於記誦，敏秀者又衒於辭章，間有自拔於流俗，則遂以學問驕人，外粗愷而不密，内顛實而不虚，此吾道之所以孤行，而有志於斯者所貴乎求助也。姻兄資稟浚明，自處冲退，受道之地已寬，進進不已，實心靠將去，何憂不潰於成？若某輩則倀倀如游騎，出愈遠而亡所歸，是則可憐也。儻有疑義，不妨互相啓發。其如世俗之書，陽浮相尊，非所望耳。叔興弟孝友而廉謹，器質自良，更時與商論，大令加切磨，玉汝之道，亦不能無待親友也。《鶴林集》卷三二。

〔一〕「雖」上原衍一「論」字，據文意删。

聘饒伯與書

某西州晚學，幼讀洙泗聖賢諸書，每聞沈潛理學，用心科舉外之士，未嘗不聳慕傾敬。兄弟南來，徧求文公之書、之徒，如葉知道、張德元、錢子山、陳器之，皆得與往來質問，而五峰先生則亡弟於漢陽又嘗師之。靖惟堂長徵君，講學有本末，制行有榘度，内明外齊，静專動直，於先老凋落之後，惟若原隱君子一人而已。某被命出守於此，亦欲以平日所得於聖賢者施之教化，而求所以友事、師事者，頗難其人。俗敝教衰，殊未易振起。輒欲延屈長者，一臨敝州，講論經理，不獨使國人有所矜式，而某朝夕得以問政、問學，亦不至冥行，爲俗吏之歸也。恭敬之實，不可虚拘，輒遣車幣薄禮，惠肯命駕，不勝幸願。春寒尚峭，中涂更爲吾道自愛。《鶴林集》卷三二。

上曹太傅書

竊嘗謂學問之源流未嘗不相接也，雖託之於人者或絶或續，見之於斯世者有明有晦，而義理之在人心，微言之詔來世，炳炳若揭，必將有神會而心得之者，曾不以人之存亡、世之治亂、風俗之升降而爲之間斷也。春秋之季，諸大人不説學，夫必多有是説也，而後及其大人也，則學將落矣！然以其

時攷之，魯之閔子騫則知道，齊之晏子嬰則知禮，冀之郤缺則知敬，晉之胥臣臼季則知仁之則，周之劉康公則知天地之中。穆姜一婦人耳，筮《易》而知四德，曰：元善之長也，亨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曾不待夫孔子之《文言》也；穆叔一使人耳，誦《詩》而知五善，曰：訪問於善爲諮，咨親爲詢，咨禮爲度，咨事爲諏，咨難爲謀也，初不用夫毛、鄭之訓詁也。意者當時去聖未遠，風氣濡染而聞見正，義理浹洽而源流長。其間豈無秀民茂士，相與護持苗脉，扶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澤於未墜者哉？嗚呼！貞元不常會，大賢不世出。後之學者，受胎不正則血氣偏枯，而脉理不相屬矣；下種不實則根苗粃稗，而生理不腴暢矣；憤悱啓發之功少，則所見皆軀殼之私；潛體密察之味不深，則所得不免囿於簡册之内。盍亦泝源尋流，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所傳者何學，孔子、子思、孟子所學者何事，玩辭而知味，因事而推理，則蓋有默會於心者矣。洙泗之學非洙泗之學，堯舜三代之學也；河洛之學非河洛之學，孔子、子思、孟子之學也。蓋自濂溪周氏、伊川二程氏上接洙泗之傳，下演河洛之學，繇北方而盛行於南國者，蓋亦有自來矣。南軒受道於五峰，於是乎有湖南之學；吕公受經於三山，於是乎有東萊之學；象山兄弟自立於家塾，又於是乎有江西之學。惟永嘉陳氏之學，則得於薛公持正，建安朱氏之學，接於周公行己、許公景衡，而實本伊川者也。太傅崛起南方，學問有源委，行己有榘度，甫年二十，從止齋游，則讀書講學已就事上窮究實體。其後與晦翁往復問答，剖析疑義，則又欲從理上推致於事事物物之間，其實元一法也。惟其源委之正也，故其爲文也，如水行地，能普萬物之澤；爲道也，如星麗天，能回萬古之光。蜀中何幸，而乃得執事昌明正學，以爲斯文

宗主哉！佔畢小儒，濫叨蜀學，平時非不知誦其書，服其言，有志於古儒先之學，然粗得一知而不繇其統，僅沾一溉而不窮其源，燥乾枯涸之病多，潤澤孚尹之功少。有如太傅者，則某所願見而欲觀其的傳者也。昔侯氏師聖初從伊川未悟，後訪濂溪，越三日而有得，如見天之廣大。世蓋有終年不能究其學，而一夕之間冰釋理悟者，執事幸教焉。不宣。《鶴林集》卷三二。

與唐伯玉少卿帖

端平更化以來，上親擢臺諫者三。秀挺如舜俞，方毅如穎叔，端亮敢言如徐直翁、杜成己與季永弟，最後方德潤猶强人意。惟都運侃侃其直，閭閭其爭，乃能扶頹綱、起敝化，力争是非於嘉熙初元，真得所謂諍臣七人矣。《愛日齋叢鈔》卷二。（此篇劉琳校點）

全宋文卷七二五二

吴　泳　三三

送王昌巽序

歲紹定壬辰，臨邛進士王昌巽東父訪余於秘館之寓舍。嗒然其形，峭然其容，袖出一紙之書以相告曰：「太學首善之地，而夫子冕服之章全不如古，是可懼也。」先是，蜀珍來貢京師，謹愿者問禁，修姱者問俗，鋭於决科者問時務、問套類。子獨味衆人之所不味，方且周旋乎名物度數之間，則子之問其大矣哉！古者天子十有二章，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六章在衣，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六章在裳。至周而設日月星辰於旂，登龍與火於山，宗彝之上，衣繪裳繡，僅有九章而已。孔子，周人也，自宜服周之服，而今乃被之以有虞氏之章，此則東父之所疑也。然東父亦嘗上下古今、出入經傳而細考之歟？《易》言「黄帝堯舜氏垂衣裳」，「取諸乾坤」。《禮》言「黄帝黼黻衣大帶」。《書》言〔一〕「予欲觀古人之象作服」。所謂「觀古」云者，則象服十二章蓋自黄帝以來有之，不但爲有虞氏之制也。周冕服九

章，經無明文。鄭康成注「司服」，獨援三辰旂旗之説，禮》，范志漢輿服，皆本康成，而不知康成實自叛其説也。按《禮記·郊特牲》云：「王被衮以象天」，康成於其下釋之曰：「謂有日月星辰之章。」則是三代衣服亦十二章矣。若以三辰專繪於旂，而龍以下皆繪於服，則《儀禮》曰「天子載大旂升龍降龍」，《周禮》曰「交龍爲旂」，《禮記》曰「旂有十二旒，龍章而設日月」，則龍亦畫於旂矣。審如此説，則十二章之物繢於衣服，亦繢於旌旂也。其可以康成之説爲準乎？康成又謂：「天子有升龍、降龍。公衮無升龍，有降龍。」是又不然。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則公衮亦有升龍矣。大抵天子與天地參，上衣下裳，天地之制也；玄衣纁裳，天地之色也。自日至星辰，在天成象者也；自山至黼黻，在地成形者也。九章去其三，登其二，恐於法象之間猶未備也。國朝上自虞周，下及漢、唐，崇禮考文，訂訛刊誤，於夫子冕服之制，尤爲加詳。但大中祥符間，則欲用上公之制；熙寧、崇、觀間，則欲用天子之服。《衣服令》所載與議禮局所定章數，又各不同焉。聖遠言湮，禮文殘缺，寓諸記載者，皆不可得而詳，不但冕服然也。古者主位東向，配位南向，而今之先聖先師則位向皆相背矣。古者席地而坐，用簋而饗，而今之塑象簠簋則高下不相接矣。大晟合樂，純用伶官，非頒樂之意也。謁廟焚香，雜用禮物，非燎瘞之義也。曾子、子思不曾侑食，濂溪、橫渠諸子不及從祀，而王弼、王安石其祀猶故也。胡安定置治道齋，曾未講行；程伊川立觀光法，略不遵用。而蔡京所定三舍法，則牢守之不易也。南渡以前，士大夫皆不用轎，故温公云：「不以人代畜也。」而今則無一人不乘轎矣。宣和末，京師士人行道間猶著冠帶，龜山初仕，

亦以此行禮，而今則出門便從省服矣。書啓代贄，今下諛其上也；制誥代言，今君諛其臣也。甚至衫以紫，靴以皂，拜以舞蹈，燕以歌吹，上而宗廟朝廷，下而庠校黨塾，莫不恬於耳目之陋，以爲當然。東坡嘗謂：「今之禮官，皆自牛背上來。」晦翁亦謂：「以今人律之先王之禮，則今人爲山麋野鹿。」予方倀倀然無所質正，故因冕服之問，試舉其略，請歸而問之鶴山。《鶴林集》卷三六。

〔一〕言：原無，據舊抄本、翰林院抄本補。

沈宏甫齊瑟録序

昔嘗聞善言詩者謂從神來氣來，何言之易也？孟子平旦養氣，湛如止水而直而不倨，僅得二《雅》之正言；屈原中夜存神，周游八極而傷而不怨，止知《國風》之變體。詩豈可以易言哉！《風》、《雅》聲息，禮義澤亡。兩漢四百年，獨園客十九首詩近古，唐山夫人所製樂十七章類《頌》。瑟之澹而音之希乃如此！宏甫獨抱朱弦，號鳴於千百載之下〔一〕，七歌誹而章，八哀悲而則，三古風大而婉。其《詠瑟師》有云：「宇宙浩浩誰詩鳴，遺響闃寂如《英》、《莖》。更無高談細論者，唐末婀娜江西清。」則亦可謂放於古而豪於詩矣。宏甫則自知之，而叙者乃謂「祖之以黄、陳」，則殆未深知宏甫者。夫三百五篇，詩之祖也。《離騷》十六章，詩之宗也。《文選》所載，自《補亡》而下，詩

旁支別派也。今捨上世譜牒不論，而認幼子童孫爲之祖，幾何不墮於倒學哉？宏甫已矣，厥子中行亦蚤有能詩聲，乃袖出《齊瑟》一編，求余出語爲序，曰：「手澤爾。」某何敢辭？因與辨正其本，且語之云：「春風詠歸，千載同賞。吾孔門自有樂處，無若爾父之落落於齊門也。」《鶴林集》卷三六。

〔一〕於：原脱，據翰林院抄本、舊抄本補。

劉靖文文集序

科舉之士，末也〔一〕，而文章之興喪、人物之盛衰係焉。世道將廢而之治，則文物亦從而盛；世運日降而趨薄，則人才亦從而衰。非人才文物自爲之變也，天也。故嘗謂政、宣之際，策上第者多佞臣；紹興以來，擢高科者多奇士。如張子韶、汪聖錫、王龜齡則又其魁偉奇傑，真足以開南渡之中興而紹北方之絶學者也。每得其書，常冠帶而讀之。乃知養氣厚者其立言也確，用功深者其收名也遠，視彼之諛言佞舌，立收富貴而終與枯骨朽竹化爲野土者，殆相十百千萬也。余生長西州，寡聞淺識，實未知有劉靖文者，生乎横浦玉山之後，而出乎梅谿之前也。屬假守東嘉，與其曾孫賚同官爲寮，暇日以一編之書見示，曰：「此先狀元《補過齋稿》也，子其序之。」因締翫數過，文有勁氣奇骨，詩有儒言雅旨。最是王充作《刺孟》，乃作《刺刺孟》；柳子厚作《非國語》，乃作《非非國語》。又以三

朝國史有《道術》、《符瑞》兩志，非《春秋》法，乞申命史官删而去之。自非卓識之懿，安能破千古是非如此分明哉？孟子嘗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韓子亦曰：「氣，水也。言，浮物也。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皆宜。」蓋公平日守正秉誼，養熟道凝，不戚於貧賤，不淫於富貴，雖以老檜之氣焰熏灼，嗾言者擯之於外，而公如雪中松栢，愈堅而愈不挫，斯其所以昌於文歟？若夫榮進素定，不自愛重，而曳裾沓沓於他門者，亦枉矣。《鶴林集》卷三六。

〔一〕上句疑當作「科舉，士之末也」。

陳侍郎文集序

《離》，文明之象也，而曰「黄離，元吉」；《賁》，文柔之卦也，而曰「白賁，無咎」。矜詞章以爲富，負言語以爲奇，皆文人之病也。古之人抱道含章，閎鴻音於窈窕，宿至味於澹泊，未嘗務爲炳烺烺，求以眩俗驚世。如邵蘩詛楚，吕相絶秦，子産對晉，臧孫辰告齊，樂毅報燕，皆沛然如肝肺中流出一片議論，當其放言援筆時，曷嘗有意於祈當世之知，卜後世之傳哉？亦不過曰：「辭達而已矣。」今之爲文者，略無古人舒暇之態。一字之不工，一言之不文，則日煆月礪，不妍不止。非惟提數寸之管，敷盈尺之紙，書其所爲文獻於王公大人，而名未成，蓋棺之事未定，往往編蒲鍥梓，已徧

滿於書坊經肆矣。君子爲己之學果如是耶？昔樊上公謂：「富貴而名磨滅者不可勝紀，我有類百首文章，囑裴延翰爲序，庶千百年不隨樊川之一禽魚、一草木磨滅。」予竊陋之。彼固知富貴之不可恃，而不知文章之麗，言語之工，亦與草木禽魚同一歸於腐壞澌盡而已。卓然與天地日月相爲長久者，蓋有在也。東嘉，文字之海，無相居士不肯相表露。《家集》所存僅十有六卷，張忠簡公極稱道之，謂其「渾厚高遠，如其爲人」。嗚呼！其庶幾「尚絅」之君子闇然而日章者也。《鶴林集》卷三六。

東皐唱和集序

學詩者，須是有夙根，有記魄，有吟骨，有遠心，然後陶詠諷誦，即聲成文，脱然穎異於衆。咸無焉，則雖窮日誦五千卷，援筆書數百言，殆如跛羊上山，盲龜入谷，終不能望其至也。吴興沈平澹然，浙民之秀焉者也。當嘉熙初，從烏戍呼櫂舡郎，載筆床，提酒罌，袖破古錦囊，訪我於百寮山下，曰：「吾，東皐子也。」形貌古怪，頎然鶴骨，談詞綺辯，粲其象齒。自言騎竹馬年已習歌詠，少長便能背誦後山、簡齋諸詩。每嘯傲湖山，鎮日忘返，擡貼梅月，一塵不著。其《題静齋稿》云：「斯道在人心，如蚌藏圓珠，散作明月光，斂則止水虚。」《題吾何畫柳手軸》云：「還君此畫不忍覷，怕憶當年分手處。」則是根慧魄强，吟骨亦高矣。然聽鳴鳳於律中與送飛鴻於弦外，其心聲之近遠，固自不同。不知子亦留神乎此否也。余每嘆唐人劉、白、皮、陸、盛山、韋侯、花下婁二十四秀才，

每有酬唱，則連標共軸，或自序，或倩人序，皆非無意於爲詩者。矧近時《坡門唱和》，又豈能越唐人窠臼哉？嘗聞吴中有沈恭子者，秦漢間隱君子也。風流詞翰，極爲清遠，道士所推服。既同游虎丘，則清遠有唱，而恭子無和。恭子豈嗇於和者哉？辭繁則真力減，音澹則古意完，此正所以爲詩之妙也。然則安知非東皋鼻祖耶？爲語澹然，試歸而求之。某年某月某日，鶴林吴泳序。《鶴林集》卷三六。

東皋唱和集後序

歌曲，古也，曰「歌永言」；律詩，古也，曰「律和聲」；賡和，亦古也，曰「颺言」，曰「乃賡載歌」，曰「又歌」。皆虞詩也。至周則衆體備矣。「誰謂鼠無牙，誰謂雀無角」，此五言體也。「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此六言體也。「交交黄鳥止于桑，營營青蠅止于棘」，此七言體也。既曰「蝃蝀在東」，又曰「莫赤匪狐，莫黑匪烏」，又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則儷偶興矣。「振振鷺，鷺于飛」，此三言體也。至若周公爲詩以遺成王，吉甫作誦以贈申伯，即衍建安投贈之體。召康公、穆公之戒，凡伯、芮伯之刺，即開貞元諷諭之章。蓋三百五篇中，無一物之不體，無一理之不貫，無一字、一句、一格之不由此出。先儒多以五言出于漢，雜律起于唐，今東皋子亦謂其唱酬之集祖于坡門，是猶未之深考也。予好讀詩者，於三百五篇尤所深好，蓋以

其得性之正，情之真也。獨怪退之序韋侯、盛山二詩，達官應而和者，皆集闕下；子厚序《婁秀才花間唱和集》，得與於編辭者，皆太平不遇人。豈辭章亦因人而爲窮達耶〔一〕？東皐子笑曰：「試爲我識之。」《鶴林集》卷三六。

〔一〕因：原作「爲」，據翰林院抄本、舊抄本改。

御書經武閣跋記

代宰臣撰

臣恭惟國朝以仁立國，以文致平，以武禁暴整亂，聖祖神宗不能改也。肆我藝祖皇帝肇造區夏，四征不庭，北漢、契丹猶未賓服，講武除戎之事，無歲不申儆國人而訓之。正月壬寅，幸造船務，觀水戰。二月丙寅，幸飛山營，閱砲車。四月庚寅，選卒於朱明門。九月己巳，閱兵於講武殿。兩大閱於西郊，七臨幸於教船池。蒐苗獮狩，著爲通禮；擊刺騎射，悉爲精藝。用能南征北伐，罔有敵于我師。孝宗皇帝纘成祖武，光濟中興，雖强敵悍帥屢書請和，而我之武備益自飭謹。乾道、淳熙間，于白石，于茅灘，于龍山，凡五大閱，親登將臺，鼓作士氣。燕射玉津，興復曠典，武藝有掌記，拍試有賞格，鐵簾之射有遷轉補授。六師既肅，四方無侮，所以金人始終未嘗渝盟犯塞。皇帝陛下惟二祖是承，惟七德是經，聖化甫更，國威大競。東亡漣、海、徐、邳闚户之寇，西亡蔡、息、亳、鄧抄塞

之敵。商丘之南，大梁之北，蕃侯首將降執繫道，亦莫不願歸職方。王師載班，北使踵至。向者陵轢邊吏甚驁，今茲被我衣冠，雜以綺裘綉袷，僕僕羅拜于殿庭下，蓋亦我武惟揚，有以動悟之也。臣備位宰府，共貳樞庭，目此武功，懼無論述。乃者清燕游藝，以御書「經武之閣」四大字宣付臣某，俾爲宥府之鎮。臣切惟建隆以來，本兵大計，先後釐革條章，登載于簡册者，其目凡十，總命之曰《經武要略》。則有其書矣，而未有閣也。《南渡中興記》：嘉定癸酉，創閣于本院之北，北枕胥山，南拱象闕，中以所裒書藏于金匱。則有是閣矣，而未有斯榜也。今傑閣麗宏，寶書充牣，奎翰昭揭，雲漢動而日星垂也。觀是閣者，知《武經》在焉，則知烈祖之德；見心畫在焉，則見吾皇之聖。臣于是肅容拜手，跪而言曰：「風雨之潤也，雷霆之威也，此天之經也。山岳之鎮静也，江河之澎湃也，此地之經也。朝氣鋭，暮氣歸，中夜之氣又從而收斂之，此晝夜之經也。其動也如風，其止也如山，其變化也如陰陽鬼神之不測。進則兼弱攻昧，退則和衆安民。廣運之以神，布昭之以武，奮赫之以怒，耆定之以功，此帝王之經也。聖人於《易》之《習坎》、《詩》之《常武》，明著其義，曰「常德行以習教事」，曰「有常德以立武事」。蓋兵象水也，水洊至爲坎，而君子于教民即戎之事不洊習焉，是棄民也。王旅如雷霆也，雷霆震驚爲武，而人主于四方既平之後，不敬戒焉，是究武也，皆非其常也。所謂常者，即經也。隨變而施宜者，權也。用之于戰，戰所以立和之基；用之于和，和所以寬守之備。體立于不可勝之地，用行于和戰守之間，其爲武經，莫善于此。彼漢儒之説，乃謂反經可以合道。若爾，則權謀十三家，技巧百九十九篇，皆是也，豈吾帝

王之懿哉？臣既以模寫御書，刊之翠琰，復明辨經之說，以對揚天子之威命。《鶴林集》卷三八。

御書宗濂精舍跋記

臣嘗考國朝建立書院，隸于今職方者三：潭曰嶽麓，衡曰石鼓，南康曰白鹿洞。皆繇上方表賜敕額，蓋所以揭聖範、崇道規也。道術既裂，聖真無統，士各阿其所好而立之師，門各尊其所授而名其學，刊山結廬，互相標榜，書院、精舍之名幾徧郡國，殆失古者天子命之教然後爲學之義。前江西漕臣萬里緬思南昌故郡濂溪周子嘗兩仕其邑，既景乃岡，崇設精舍，又力請于上，定之曰宗濂。奎畫爛垂，宸光下燭，奕奕矗宇，巋然若揭於秋屏列岫間，至是學不爲私學矣。郡守臣泳與轉運判官臣穎茂祇拜雲章，虔奉惟謹，青衿之子，相與咏陶游息其中，不亦盛歟。夫營道之有濂溪書院，本其所生之地名之也。康廬之有濂溪書堂，指其所樂之處名之也。今南昌之有宗濂精舍，即其所仕之邦名之也。然以臣管見窺測聖意，所謂「宗濂」者，豈但以官業吏道爲宗哉？春臺熙和，風光而月霽，其粹行可宗也；夜堂澄寂，玉振而金聲，其令儀可宗也；水花淨植，可望而不可親，其灑落襟度可宗也；庭草交翠，可觀而不可盡，其一般意亦可宗也。若夫圖披剥陰陽，畫分動靜，以演《河圖》之生數；書辯誠幾德，原理性命，以發《大傳》之精蘊，此又斯道之宏綱大用，學者尤當詳玩密察而宗師之也。聖上考文稽古，游思理學，祖堯舜而宗仲尼，且謂周敦頤實繼往聖絶學，故肆筆大書，札賜方國。由濂

溪以遡洙泗，由洙泗以鄉唐虞之閎道，此則君師所以寵綏四方之志也。臣職在宣化，敢不拜手稽首，答揚光訓？題于下方。淳祐丙午夏四月朔。《鶴林集》卷三八。又見乾隆《南昌府志》卷一七。

御書賜翰林院跋記

臣竊聞倬彼昊天，日月星辰麗焉，堯之文也；域彼四海，江河淮漢別焉，禹之畫也。叙聖文神翰，而不以經天緯地言之，何足以形容其大哉？恭惟國朝以火德紹天統，以奎躔開人文，列聖承休，尤重詞翰。金門夜賜之札，玉堂飛白之篆，上昭三光，下飾萬物。自淳化以來，直翰林者，莫不誇言盛事，以至今日。皇帝陛下包羅五經之郛，游衍六藝之圃，雖朝聽晝問，日決萬幾，而清閒之燕，未嘗頃刻弗親筆研。故一言之出，四方式以爲典；一字之傳，萬世寶之爲訓。臣曩者待罪禁從，職掌文墨，兩聞帝制，五被宣鎖，因得以末學謏聞管窺制作之盛。舊有一御札、二御批、三御筆，臣既以其副留于院中，正本襲藏，罔敢失墜。每讀罪己之札，丁寧懇至，《湯誥》、《泰誓》無此文章。而臣所上《明堂疏》，隨奏畫可，與漢武帝受公玉帶《汶上圖》，采魏相《月令説》，不啻霄壤。若夫命一相之麻，既予告而復召；除四節度制，問當夕而後宣。藐焉微臣，當此隆遇，皆前此所未有也。臣自去國，今更四秋，顧瞻玉堂，真在天上。屬所領郡城有樓榜曰拱北，臣以北之義未安，遂易之曰拱極。模勒寶奎，共奉其上。不惟侈儒生被遇之榮，抑所以示臣子尊君之義也。謹拜手稽首，書于下方。

度郎中鄉會詩跋

牽儷偶以爲律，剽聲病以爲工，詩之下也。今起部郎合陽度周卿以鄉會冠纓之盛，賦詩紀事，有曰「選入周官未厭多」，真可謂一篇警策矣。而客有訪余者，則曰：「『多』字不與『家』韻叶，且非進退體，豈其誤耶？」余曰：「古詩有之，而律則亡也。」客曰：「子豈不嘗讀白樂天《春去》之詩乎？『一從澤畔爲遷客，兩度江頭見暮春。白髮更添今日鬢，青衫不改去年身。百川未有回流水，一老終無却少人。四十六時三月盡，送春争得不殷勤。』『勤』與『春』二韻也。又豈不觀邵堯夫《首尾吟》耶？『堯夫非是愛吟詩，爲見帝王俱有時。日月星辰堯則了，江河淮濟禹平之。皇王帝伯經褒貶，雪月風花入品題。豈謂古人無缺典，堯夫非是愛吟詩。』『題』與『詩』異音也。間有『天』字韻押『言』字，『饒』字韻押『豪』字，『陳』字韻押『論』字，如此類例，弗可枚舉。雖文公老先生《密庵分韻》、《鄉社次韻》，亦多取旁韻通押。皆律詩也，而子獨何以謂之亡哉？夫『嫖姚校尉師古訓』，『姚』字本從去聲，而老杜《後出塞曲》則押入四『宵』。『雌霓連蜷』，沈約用『霓』字，元從入韻，而蜀公《試學士院》則押入十二『齊』。若以詩格論之，則子美爲背律，景仁爲失韻，而學者至今不以爲誤，厥有由也。『文章合爲時而著，歌詩合爲事而作。』善觀詩者，但觀

其旨趣之深厚，詞脉之和暢，有補於風俗教化而關於君臣上下、朋友長幼之倫，斯亦可以爲詩矣。正律背律之分，本韻旁韻之别，無庸多較也。雖然，是又不可不考也。『魚麗于罶，鱨鯊，君子有酒，旨且多。』此《小雅》詩也。『豐屋蔀家好，富貴憂患多。』此樂府詞也。『流聲馥秋蘭，辭藻艷春華。徒美天姿茂，豈謂人爵多？』此又《選》體也。古人押『多』字，率通九『麻』。陶淵明《擬古》、阮嗣宗《詠懷》、謝叔源《游西池》亦然。蓋古自有通韻，而舉于禮部者少能知之。儻更以古音押今韻，則世豈不驚怪而譁笑矣哉？矯今人之所怪，酌古人之所通，時復以三百五篇、樂府、騷、《選》之曾經采用者引入於律體之間，此又非子之所知也。」客退，遂以答客之語書其後。《鶴林集》卷三八。

張仁溥詩藁跋

古人作詩，無一篇無源流，無一字無法度。退之雖豪健奔放，絶少刀尺，而緣情寄興，依聲用韻，未嘗不本諸古。《南山詩》則司馬相如《上林賦》也，《聖德詩》則太史公《龜筴傳》也，《秋懷》擬枚乘十九首，《别元協律》效李少卿、蘇子卿七篇，若《南谿始泛》、《暮行河堤上》、《重雲贈李觀》、《江漢答孟郊》則純是學建安諸子，晉宋齊梁而下，更不道也。故無古人胸襟不能讀退之詩，無退之筆力不能作古人語。風氣日降，邊幅窘窄，競趨晚唐，以爲鮮好，抑下矣。張仁溥早有能詩聲，近携一編見過，古律雜奏，粲莫可耘。問其所嗜何詩，則曰：「退之也」。子其得之矣。雖然，得于

退之，而復求退之之所以自得于古人者，則余猶有望也。《鶴林集》卷三八。

李忠愍琴研銘跋

右《琴研銘》二十七字，或謂忠愍公書之以遺王文正之子貽永。詳其所題舊名，猶是未出使雲中時作也。公平生所爲文，以理爲體，以氣爲輔，以忠爲骨，以義爲幹。詩如杜甫《感義鶻》，文如韓愈《逐鱷魚》，書如陸贄《論裴延齡》，疏如柳伉《請誅郭元振》。及臨難罵賊，將絶，而爲之歌曰：「矯首問天兮天卒無言，忠臣效死兮死亦何愆。」壯哉悲乎，蓋與《離騷》爭明於日月矣！茲銘之作，非其至也。其子孫以其遺墨寶之，殆若謨寶文貞公之故笏云耳〔一〕。《鶴林集》卷三八。

〔一〕謨寶：疑倒。

黄樓銘跋

熙、豐間，以文鳴國家之盛者，不但一東坡耳。黄樓既成，子由太虚作《賦》，履常作《銘》。二賦，坡自謂「子由實勝僕」。又稱曰：「夫子獨何妙？」惟銘最古，最有法度，一時諸賢見者皆斂衽，

獨坡偶不及之。斯文遇不遇，抑有時耶？顓蒙大荒落維夏上澣日，鶴林吴泳叔永甫書。《鶴林集》卷三八。

怡怡齋跋

昔者先君子之遠諸子，嘗闢室之東偏曰怡怡齋。不令兄弟恪奉先志，復書顔氏語于其壁，曰：「兄弟者，分形連氣之人也。方其幼也，父母左提右挈，前襟後裾。食則同案，衣則傳服，學則連業，遊則共方。雖有悖亂之人，不能不相愛也。及其壯也，各妻其妻，各子其子。雖有篤厚之人，不能不少衰也。娣姒之比兄弟，則疏薄矣。今使疏薄之人而節量親厚之恩，猶方底而圓，蓋必難合矣。」今有詰吴子曰：「齋之名怡怡也，何訓？仲尼父之所以語冠雞珮豲者，何事？子曾無一詞及之。」吴子俛焉，遂歌「如鼓瑟琴」之詩而退。今又弱夫季也，乃以書吾齋者而書伯詵仲躬後。《鶴林集》卷三八。

自警圖跋

向見鞠坡以邵堯夫「君子贏得做君子，小人枉了做小人」，請刊語坐右，每愛之爲知道者之言。後來讀葵軒書，却謂「贏得」一語猶有利心，不若改作「君子本分做君子」。至矣哉！世間安有不本

分而能爲君子哉？觀此二字，即是洙泗傳道之精髓，《語》、《孟》扶世之命脉，顔、曾、仲弓、子思、孟軻成德之門户。入孝出弟，忠信篤敬，三斯、「斯遠暴慢」以下。四勿、「非禮勿視」以下。五實「仁之實」以下。之註脚，循乎此則爲正理，離乎此則爲非道。君子、小人之辨，實判於此矣。韋侯，貴戚之胄，而肯鞭辟從儒素中來，可謂趣識之正。若只依聖賢所教，從本分上做起工夫，爲己者爲之，爲人者不復爲也，則一圖綱領盡在於是，見月可以言指矣。紹定重光單閼夏五日，書於外府。《鶴林集》卷三八。

全宋文卷七二五三

吳　泳　三四

建紹乾道陰雨五事

建炎三年六月己酉，御筆：「太史奏：『天道久陰，霖雨不止。占曰：久陰，陰盛，下有陰謀。』霖雨者，人怨所致。朕恐政失其道，可來日召郎官以上赴都堂，條具朕之過失、民間疾苦、政事失錯，可以消天變，可以收人心，可以召和氣，實封奏聞。」紹興四年六月乙丑，臣寮奏：「方今國用軍食，盡仰浙西。今陰雨連綿，害于耕稼。萬一歉饉，何以支吾？臣愚欲望聖慈發自誠心，專精祈禱，仍詔大臣講求所以修人事、應天心之術。凡刑獄有可理理之，工役有可停停之，浮費有可省省之。人事既修，天心自格。庶幾變災爲福，中熟尚可冀也。」詔從之。

八年四月丙辰，御史中丞常同奏：「伏見比者淫雨踰月，天地陰晦，此蓋陰盛之象，其爲災異明矣。

夫君者，陽也；臣者，陰也。意者兵將驕恣，有難制之漸乎？刑獄淹久，多冤濫乎？百姓困弱，怨氣溢乎？究此數端，雖曰匪易，然在陛下與二三大臣信之、畏之、慮之、圖之而已。臣願陛下每以數者曲留聖意，念念不忘，則羣策日聞，變將自消矣」。

乾道元年，有司以久雨乞分遣郡縣吏禱於山川神祇。上曰：「應天當以實，此不必也。比聞兩浙身丁錢絹皆取於五等下户，其議蠲除之。小大之獄，豈無冤滯？其令御史慮囚。朕將避殿減膳，以答天譴。」

三年，宰臣葉顒奏：「淫雨不止，咎在臣等。昨日有奏，乞罷政。」上曰：「不必如此，此皆朕有失德，卿等當與朕交修庶政，以召和氣。凡政事有失中，刑獄有未當，皆宜留意。」上又曰：「可差官分決滯獄。」

臣聞先儒有言：臣者，君之陰也；妻者，夫之陰也；小人者，君子之陰也。陽明勝，則婦婉而順，臣共而義，小人遠而伏。故禨祥休徵，並應而沓來。陰濁行，則婦乘夫，臣僭君，小人內而君子外。故妖孽異眚，層見而疊出。攷之先漢，災異之來，抑何其稠也？坤震載搖，則嘉鳳之專應之；河井湧決，則班趙之罷當之。黜向任恭，佞謁求進，而彗流日蝕之譴見，北邊驛騷，匈奴驕肆，而大雨水溢之災起。一事失，一異應，天人相與之際，豈不甚可畏哉！漢不足進矣！紹興開中天之業，乾道有重熙之運。君德清明，政事修舉。內無女謁之寵，朝無專政之臣。愔壬無蔽主之失，夷狄無猾夏之患。然天多沈陰而雨數降，霖霪不止而日少光。修之人事者，既無一缺之

非；而驗之天象者，猶有譴告之異。吁！可以見天心之仁愛人君矣。然聖祖神宗豈一日忘敬天之怒哉！慮政事之錯失也，思兵將之驕恣也，念百姓之愁怨也，軫刑獄之多冤也。君臣交修而德日隆，天人交感而善日應，卒能易水潦而豐登，變妖眚而休福者，蓋災異之來雖與漢同，而人君之德獨與漢異也。況今木行失度，既有苦雨數來之愆，積陰不斂，又有穀爛于場之慮，則修明二祖之政，在清朝可不亟加之意？《鶴林集》卷一五。

建紹諸臣議秋防

建炎二年五月，吏部侍郎劉班奏：「臣竊謂今時已中夏，其去秋之時無幾矣。臣願陛下申命大臣講求其端，博詔羣臣各獻其説。深恤軍兵之居處飲食，而教之以力戰之法；遴選守臣之才能勇略，而付以足兵之寄。優容狂直，以廣言路。節抑浮費，以裕邦財。除苛徭，信詔令，以結天下之心；急戰功，旌死事，以激忠義之氣。如此則金人雖强，尚可捍禦，而窮冬無驚擾之慮矣。」

二年六月，御史中丞張守奏：「臣準省劄，奉聖旨，防秋在近，朝廷雖已措置，尚慮未盡，令行在侍從職事官條具利害。臣愚欲望陛下詔諸路帥守及防秋所遣將帥，諭以前日逃遁失守、逗留無功之人，自今以往，復蹈前轍，必誅無赦。亦復三令而五申之，庶使玩法廢職之人有所警懼。防秋利害，莫大於此。」

紹興四年二月，殿中侍御史常同奏：「臣聞國家艱難，以每歲春夏未嘗經意武事，八九月之後方始講究，謂之防秋，習以爲常，曾不深慮。臣去歲之冬，嘗因奏對敷陳，親聞玉音，欲自歲首即修武備，夙夜以冀。今春已中，日月易逝，得重寸陰。敵國可虞而不可信，和議可講而不可恃。欲望聖慈明詔大臣，無苟目前之安，無作因循之計，加意籌畫，以壯遠猷。」

六年五月，吏部侍郎劉大中奏：「臣近蒙宰執召至都堂傳聖旨，令具將來防秋利害。臣書生，未習軍旅之事，安得具畫上贊廟謨？臣願陛下應天變以實，結人心以誠，待敵勿事虛聲，愛民勿爲文具，此乃禦敵之本也。」

十年五月，江南東路安撫制置使葉夢得奏：「臣竊惟敵情變詐不測，盛夏弓解馬疲之時，遽至王畿。其志必欲先入東京，休養士馬，至秋深長驅南下，爲衝突之計。欲乞朝廷先定大計，更命三將各具所見，如何則守，如何則戰，守以何道，戰以何術，孰當鋒居前，孰勒兵殿後，如何以爲聲援，如何以爲策應，一一條上，取所可行者就付之，以責功效。」

臣聞周以盛夏征獫狁而捷，漢以秋冬伐匈奴而敗。安邊保勝之策，亦貴乎豫而已矣。夫温燠之氣盛于東南，嚴凝之氣盛于西北。凡敵人之所以衹金革，被弓馬，堅忍而耐戰者，亦其氣候使之然也。故四月入澱，八月出澱，馬乘牧之候也。草青而歸，棗紅而來，兵出役之期也。彼無歲不飲馬，無日不耀師，專以蠶食上國爲謀。而吾則巍冠博帶，優游閒暇，玩愒時日以待之，則雖耳未聞鉦鼓之聲，目不睹旌旗之色，識者已覘其不敵矣。杜牧有言曰：「今若以仲夏發幽、并突騎及

酒泉兵，出回鶻意外，一舉無遺類矣。」今固不敢望行杜牧之策，但如建、紹間李綱所謂：「夏已及半，去秋不遠，非早圖之，則敵又奔突。」劉班所謂：「時已中夏，去秋無幾，惟博謀羣議，則尚可扞敵。」如臣同，如臣守，如臣大中，如臣夢得，先定大計，急修武備等策，亟於此時，早作措置，則尚可以遏羣哨於未南，止敵衆於將逞。不然，采薇之戍勿剛，折柳之樊益薄。止俟其馳突自來而自去，則非臣所願聞也。《鶴林集》卷一五。

紹興乾淳經理荆襄淮蜀事宜

紹興元年正月乙丑，荆南鎮撫使解潛奏：「荆南係四川之口，最爲要害。東鄰鄂、岳，北接襄、郢。見今侵犯未已，千里之間，人跡斷絶，本路郡縣，十分殘破。臣獨立一方，事力單弱，無以鼓作士氣，保守方面。伏望差撥一軍精兵前來，鎮壓敵氛，保護川口。」有旨發王宗尹、柴斌兩軍人應副使喚。

七年，知象州劉子羽奏：「荆襄，昔人用武之地。自喪亂以來，莽爲盜區。國家多事，未遑經理。亦幸敵人棄而不顧，殆天以資我也。今千里丘墟，固難盡守。臣謂宜將荆襄合爲一路，增重帥權，益兵聚糧，募民耕種，爲戰守計。一者貫通秦蜀，無斷絶之虞；二者控扼上流，如首尾相應；三者窺闚中原，有卷席之勢。是一舉而獲三利也。」

乾道三年，勘會兩淮州軍曾經殘破去處，二稅各已分數放免。尚慮民力凋瘵未蘇，州縣財賦闕乏，可更與展免二稅一年，其上供諸色窠名錢物等，沿邊州郡更與全放一年。

淳熙五年，新知西和州王傑進對，論關外四州與內不同，當厚加存恤，與之寬租賦，釋逋負，蠲徭役，減征算，使家給人足，以備他日出師之用。上曰：「今日正當如此。」

臣聞勞來還定，西周之所以中興；生聚教訓，於越之所以復霸。自古未嘗無敵國外患也。使變故之來，挫益激，衄益厲，刓缺破碎之處，隨事補葺而益振，則壞者未有不興，憊者未有不起者。當烏珠侵邊之際，亮主飲江之時，鐵騎如雲，征塵覆鳥，飄忽震蕩，所向披靡，而並邊城戍堡聚，莫不罹其虔劉之毒。曠土彌望，居民稀少，此何等氣象！惟我紹、隆君臣奮《春秋》復讐之心，鼓匈奴未滅之氣，振厲激作，未嘗以一時觸藩之小故，而沮其萬世立國之規模。故近而淮甸，遠而襄蜀，凡蹂踐傷殘之地，兵闕則須而補之，糧匱則隨而峙之，流移未安則宅之，城邑未復則修之，耕種未廣則招民而墾之，專務興補而壞者全，悉心經理而勞者息，中興之業成而復還承平之舊觀，職此之故也。頃者北兵潰防，疆事孔棘，襄蜀諸州半遭屠燬。乘其暫退而亟撫瘡痍，隨其流離而速加鎮定，厚藩籬而安堂奥，無大於此。惟陛下亟行之。《鶴林集》卷一五。

紹興吴玠守蜀關二事

紹興二年十二月，金人使薩里罕袞五路叛兵來侵，時吴璘駐和尚原，兵不得進，欲以奇取蜀，乃令李彦琪駐秦州，窺仙人關以要吴玠，别將以游騎出熙河綴關師古，而大軍由商於以入。三年正月乙丑，陷金州。參議劉子羽移書與統制吴玠曰：「金兵旦夕至饒風嶺下，不守此，是無蜀也。公不前，子羽當往。」玠即馳，與金兵遇。金人始至關下，被重鎧步登山而仰攻。我之弓弩亂發，且轉大石擊之，至不能前，則背山而坐，蘇則又登。凡六晝夜，敵皆敗衂。無何，金人募死士從間道犯祖溪關，守將郭仲力不能支。玠見金人掩出我師後，遂自饒風一日馳還漢中，四川大震。二月己亥，薩里罕入興元府。子羽約玠退屯三泉。玠曰：「關外，蜀之門户，一不可輕棄。金人所以不敢輕入者，恐玠議其後耳。」玠往守仙人關。子羽築硬柵於潭毒山，以死守。金人至金牛，不見兵，疑有伏。玠又陽爲軍書會諸將，欲斷歸路。金人邏得之，懼。俄而報曰：「敵退矣。」於是，子羽與玠急遣兵邀之于武林關，金人盡棄其輜重及所掠人畜而去，後軍爲我軍掩擊及墮溪澗死者數千計。其後，王俊于饒風下，得馬革萬七千餘。且金自用兵以來，無所得而有所亡，未有如此役也。

四年春二月，薩里罕與烏珠蓄憤日久，糾合兵數十萬，轉三河之粟，魚貫蟻附，決意取蜀。吴玠諜知之，乃預治壘於仙人關側號殺金平，嚴兵以待。辛丑，敵自寶鷄進攻鐵山，鑿崖開道犯關，直攻玠

營。玠以萬人當其前。總管吳璘由七方關不待會合，率輕兵倍道入援其兄。宗弼聞之，擁兵急攻關，又往攻殺金平，野砦對壘，劄連珠硬砦十數座，又來玠營前立砲數十座，擊我營。玠令軍中併發神臂弓、飛矢大砲，斃敵無數。敵添生兵萬餘，分爲二陣：宗弼陣于東，將軍韓常陣於西。我軍苦戰久，遂退屯第二隘。楊政言於玠曰：「此地爲蜀扼塞，死不可失，當守以强弩。彼不敢捨此而犯關。」玠從之。金人復進攻第二隘，人被兩鎧，鐵刃相連，魚貫而上。璘督士死戰，矢下如雨。翌日，薩里罕命諸軍併力攻營之西北樓。統領姚仲登樓死戰，樓已傾，仲以帛爲蕝，曳使復正。敵以火焚柱，仲取酒擊滅之。敵引去。遣王萬年等分紫白旗入敵軍，敵奔潰。抵夜，玠別遣五將分更劫寨。金人困憊，死傷以萬計，斂兵宵遁。是舉也，敵決意入蜀，既不得志，遂還鳳翔，授甲士，爲久留計。

臣聞蜀，國之上流也。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則自金、均歷襄州而徑趨漢陽者，爲一道；岷山導江，東別爲沱，則自涪萬里入瞿塘而徑會於九江者，爲一道。故昔之固國者，必以上流爲固，而所以固蜀者，必以關險爲守。紹興君臣日夜念此至熟也。蜀之險固多岐，而饒風一關，漢中之屏蔽；仙人一原，西河之衿喉。臣玠、臣子羽、臣仲嘗守饒風矣，臣璘、臣政、臣萬年嘗扼仙原矣。如重弓副矢，一隙弛則一備嚴，一士亡則一將繼，鐵騎雖成林，而終不能越關而西者，玠與璘之力也。今敵之勢不同于金，而操關守禦之士又少於全盛時。近聞諜報，頗有先通川路，後會江南之意。萬一鄉導者與之畫王濬造大舟遠舫之策，直下荆州，則江湖震驚，而不但全蜀之憂矣。爲今之計，莫若急督趣襄閫，早發援兵，以救仙原之危；急科降緡錢，差人押發，以救蜀餉

之匱；急戒飭監司帥守，各務進屯，以救三川之亟。如救頭燃，如解倒垂。毋使蜀之失自端平始，幾可以有辭於永世矣。《鶴林集》卷一五。

高宗諭世忠修好光世

高宗皇帝紹興四年，淮西安撫使劉光世、淮東安撫使韓世忠以私隙未平，上謂世忠曰：「大將，國家利害所係。漢賈復、寇恂以私憤幾欲交兵，光武一言分之，即結友而去。卿與光世不睦，議者皆謂失駕馭之術，朕甚愧之。」世忠頓首曰：「敢不奉詔？他日見光世，當負荊以謝。」

臣竊惟晉以欒書將中軍而師乘和，漢舉向寵爲都督而行陣睦。師克在和，古之道也。兩虎相鬬，不能分之，則不足以結寇、賈之懽；羣狐互争，勿能遏之，則適足以挑王、沈之釁。況中興將士，若非高宗皇帝駕馭調一，則安能以服其心而折其氣哉？夫甲曰可戰，乙曰可和，是猶議論之弗協也；若强敵對境，兩陣決機，進止之頃如雲隨山，呼吸之間如雷破柱，正賴貙虎之將熊羆之士，相與戮力王室，而私意横生，羣猜不釋，往往盃酒之間，蓋有白刃相讐者矣，豈不誤乃翁事哉！此高宗皇帝所以舉寇、賈之事以論世忠，而臣劉大中亦復書李、郭之事以語光世，蓋欲使其先公而後私，徇義而忘讐也。已而私憾頓釋，忠肝相照，世忠負荆謝罪，光世貽書交歡，而江淮克敵之功，實基於此。豈有詩書禮樂之帥，反不如

介胄武夫哉！《鶴林集》卷一五。

高宗孝宗降罪己赦詔四事

紹興五年正月，敵人在江北者盡去。戊午，輔臣進曲赦淮南事目。上曰：「赦文不可誇大，第使實惠加於兩淮百姓，乃朕旨也。」己未，德音云：「念士卒因戰爭之役，吏民罹轉徙之虞，室廬焚剽者致無以自安，婦子流離者有不能相保。毒加爾衆，痛在朕躬。閔茲凋瘵之餘，霈以庞鴻之澤。應淮南諸軍並行存恤，應山水寨團結人民，並放免稅役十年。嘗經兵馬蹂踐去處，與放五年。」紹興三十有一年十有二月丁巳，上次丹陽縣。宰執奏：「和州敵人已遁去。」乃議肆赦，進呈赦書事目。上曰：「向已下哀痛之詔，今日恩宥，不必更揚完顏亮過惡，但專罪己而已。」甲子，制云：「慨念疆埸之民，荐被兵戈之苦，妻孥蕩析，肝腦糜捐，室廬成煨燼之餘，田野喪耕犁之具。禍貽爾衆，罪在朕躬。幸已靖于敵氛，喜再成于樂土。欲撫瘡痍之俗，爰推曠蕩之恩。其淮南京西湖北路，德音到日，釋雜犯死罪以下囚。」隆興元年五月，李顯忠、邵宏淵之師潰于符離。癸酉，降詔罪己，曰：「朕文不足以柔遠，武不足以折衝，明不足以見萬里之情，智不足以擇三軍之帥。雖爾戰士戮力取勝，而我主將應敵無方。號令既乖，進退失律。閔茲衆志，罪在朕躬。更期中外之協心，共輔幼冲之不逮。」張浚特降授特進。戊寅，

輔臣進呈：「近宿州敢死戰士宜被優賞。」上曰：「當歸功于下，可催促張浚條具推賞。」隆興二年閏十一月，和議成。丙申，德音降沿邊殘破州軍，曰：「重念數州之民，罹此一時之難，棟宇或遭於煨燼，田疇并喪其犁鉏，老穉有蕩析之災，丁壯有係累之苦，三冬匿薄，千里繹騷。顧爾何辜？皆予不德。宜推洗滌之宥，少慰凋殘之情。楚、滁、濠、廬、光州、盱眙、光化軍管内，併揚、承、西和州、襄陽、德安府、信陽、高郵軍界曾經殘破去處，德音到日，除十惡外，其餘罪無輕重並放。」

臣聞「萬方有罪，在予一人」，湯誥誥之辭也；「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武誓命之辭也。仲尼叙堯舜禹歷數之傳於魯經，而獨取《湯誥》、《泰誓》二語繼三聖之後。懿哉！罪己責躬之足以興邦也。漢世詔令九十一章，而輪臺一詔足以蓋五十年征伐之愆；唐德宗所下詔書九篇，而奉天一赦足以銷數十年强藩悍將之氣。悔志纔萌而天意回，猜情不任而人心感。雖以好大强明之君，猶不至墟漢而蹙唐者，蓋有繇也。我高廟孝宗之志遠矣，某年發德音，某年下明詔，曰「毒加爾衆，痛在朕躬」，曰「憫兹衆志，罪在朕躬」，此湯武之用心也，漢唐不足進矣。今日内羣相乘，外憂未弭，此危急存亡之秋也。其可以虚文動民哉？辭之輯矣，民之洽矣，想襄、淮、漢、沔疲民癃老莫不扶杖，願觀陛下罪己之詔。《鶴林集》卷一五。

紹興淳熙預儲蜀帥

紹興二十八年九月庚辰，中書舍人王剛中充龍圖閣待制、四川安撫制置使。先是禮部侍郎孫道夫言：「成都帥陛下不可不擇，宜求材可以制置四川者二三人，常置之聖度。」上云：「當儲人以待緩急之用。」剛中亦言：「禦戎最今日先務，勿計敵之强弱，當先自擇將帥。」上壯其言。會西蜀謀帥，宰執謂宜得文武威風識大體者。上曰：「無逾王剛中矣。」遂有是命。

紹興二十八年五月癸亥，兵部侍郎湯允恭言：「仰惟陛下惠顧全蜀，不忘宵旰。至於擢用人材，蠲除民賦，無不上軫于淵衷者。其除制置使也，選任尤重。每當制置使替移或赴召命，若軍中緊急，關吏必候申朝廷差權官，方有行移，地遠日久，不免留滯。欲望特降指揮，依條令監司兼權。」詔：「今後四川制置使闕，就令都大茶馬一面暫兼權；茶馬又闕，即總領兼權。」

紹興三十二年，詔：「蜀去行都萬里，人材預當儲蓄，以備緩急。今王之望既來，欲舉忠慤明敏之士，周知蜀利害者。可令集侍從臺諫，各舉所知，以俟采擇。」

淳熙十年六月己酉，進呈太府寺丞勾昌泰奏：「蜀中制置使一員，任六十州之安危。或有疾病遷動，自朝廷除授，動經年歲，方始到任。一去一來之時，至爲利害之機。願于從臣中嘗儲一二人於蜀中，令作安撫使。一旦有制置使闕，便可就除。其于思患豫圖，最係國家大事。」上諭宰執曰：「此正在

卿等留意。今後欲除蜀帥，須是選擇可備制置使之用者，庶幾臨時不至缺事。」

臣聞「二矛重弓」，詠于《閟宮》之詩；佐車副路，掌于田僕之政。古人圖事，雖一物之微，未嘗不置輔也。矧蜀去天萬里，爲國家上流，三軍之司命，生靈之壽脉，皆係一帥。若非早儲預蓄，將何以捍不虞，宅有用哉？紹興、淳熙宸謨深遠，或列之華近以程其能，或試之一道以老其器，或欲求可以制置四川者二三人置之聖度，或欲嘗儲一二從臣於安撫以備制置使之缺。選擇預故民聽乎，踐歷多故戎情稔。是以世將自禁從往，剛中自宣諭除，似與、法原自利、夔帥授。如箙中之矢，一矢既盡，一矢繼之；如籠中之藥，一劑既投，一劑承之，更無倉卒乏才之患。百有餘年，蜀帥得人，職此之故。今人才益衰少矣。韓厥既老，稟以智罃；子儀將去，代以光弼。在清時不可不預加選擇。《鶴林集》卷一五。

孝宗與洪遵論呂蒙正所言君子小人之失

紹興三十二年，侍讀洪遵進讀《三朝寶訓》，至太宗，問：「君子少，小人多，何也？」呂蒙正曰：「此繫時運盛衰。苟邦國隆盛，則君子道長，及乎將衰，則小人在位。」上曰：「呂蒙正所言君子小人繫時運盛衰，朕以爲不然，正在人君如何耳。」

臣嘗伏讀國史，歷觀君子小人之消長進退。其所以互相排斥者，大略凡四變。自元祐初，司馬光

爲相，登用正人，屏逐羣小，王巖叟八疏論章惇，劉摯九疏論蔡確，孫覺七疏論韓縝，蘇轍、呂陶、孫朴、朱光庭五疏論安燾。如京、如卞、如布、如惠卿，諸賢攻之亦不一疏。其間或有以參用熙寧舊人，以絶異時朋黨之禍者。光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故其始也，號曰君子攻小人。司馬光死，吕公著老，摯、大防相繼秉政，而議論之偏，君子亦自相矛盾矣。吏額，細事也，而主摯者攻大防，主大防者攻摯；歌哭，戲語也，而主頤者攻軾，主軾者攻頤。向使摯與大防融以善意而無隙之可乘，則何由有秦汶分朋之譏？軾與頤開布以真誠而無釁之可入，則何由有川洛異黨之謗？異時八關五鬼之號，彼執我仇，仇者反得以議我矣！故其末也，號曰君子攻君子。方紹聖初，楊畏引用王氏之黨，而元祐之君子孤矣。李清臣倡爲紹述之號，而國家之正論變矣。故張商英之始攻元祐大臣也，榜朝堂者凡十五條；翟思之攻正人也，乞追降者凡十四士；鄭雍、楊畏之攻劉摯、蘇軾也，具黨人之姓名者凡三十輩。黄慶基謂洛黨雖衰，川黨復盛；周秩謂大防惡黨半已出外，半猶在京。甚至嶺海之臣，欲重鐫責，墟墓之人，亦復追仇。前日之去小人也何其恕，今日之逐君子也何其慘！故其初也，號曰小人攻君子。章惇入相制詞，布所草也，而因駁議之多，惇排之。舉從臣之議，布既因進擬之失，布傾之。安燾執政，燾與惇素所善也，而因駁議之多，惇排之。舉從臣之議，布既傾卞；建皇儲之議，蔡又傾章。主一人也，蔡主序辰，章則主鏜；惡一人也，章惡嘉問，蔡則惡種。章、蔡由是不盛矣。雖迹在元祐，心在熙豐，以楊畏之捭闔，終不免於斥去。在元祐則盡更元豐之所守，在紹興則陰匿元祐之所爲，以許將之碩望，猶不免於降黜。權勢相軋，澆薄互煽。

至於平日以兄事人而不得使之入京，以子事父而不得使之久於其位。故其終也，號曰小人攻小人。逮夫君子之道既消，小人之去既盡，不得已而倚用庸人，則如人一身受病，參苓烏喙既已屏去，而復命無恒之醫，下不對病之藥，其何以起民痼而延國脉哉？故嘗以爲元祐之初，如五陽之《夬》；元祐之末，如《同人》之吝；紹聖之初，如五陰之《剥》；紹聖之後，如二女之《睽》。若使元祐而聽程顥無自分黨之説，則必不重貽紹聖之害；使紹聖而用陳瓘無所偏重之諭，則必能參用元祐之人。國是既明，人心歸一。正人必不指邪人爲朋，邪人必不指端人爲黨。中原之禍，亦冥消於轉移之間矣。觀乎此，似若關乎氣運之盛衰者，而我孝宗皇帝識高見遠，乃謂正在人君。猗歟盛哉！抑詭怪，行大中，實有賴于皇極之主哉！《鶴林集》卷一五。

孝宗施行王弗等所進故事

乾道元年三月丙寅，權尚書刑部侍郎王弗進故事：『昔楚莊王問孫叔敖曰：「寡人未得所以爲國是也。」叔敖曰：「國之有是，衆所惡也。恐王不能定也。」』莊王曰：『善。願相國與諸大夫共定國是也。』臣聞國之有是，至當歸一。異議不得而摇之，則庶政惟和，天下無事。國無定是，人懷異論，不顧國家之安危，不恤生民之利害，惟求己勝，以媒進取，循致危亡者多矣。楚莊王、孫叔敖，小國之君臣，其所言乃爾，可以爲萬世之法。」詔：「王弗進故事，誠有國家之大戒。今日之先務，朕當

與執政大臣、凡百官僚，思其未是，以歸於是，期共守之。」

五月辛酉，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洪适進故事：「仁宗皇帝皇元三年，以淮南江淮荆湖制置發運使、尚書金部員外郎許元爲侍御史。元初爲發運判官，久之爲副使，既久之爲使。上謂執政曰：『發運使以得其人而久任。今許元累上章求解，朕思之，不若奬勵以盡其才。』乃特賜進士出身，除侍御史，留久任。」詔：「洪适所進故事，切當今日之弊。今後非因昏懦不職，不得遽有遷易。其興利除害，績用修舉，並依仁宗朝用許元故事，優加推擢，顯用施行。」

臣聞道不稽諸先王不足以爲善道，政不考諸往訓不足以爲善政。前事不忘，後事之師，雖聖帝明王有不能易也。堯舜，聰明之君也，首曰「若稽古」。湯，齊聖之君也，而曰「率厥典」。《書》至高宗始言學，而其綱領不過曰「監于先王成憲」。《詩》至成王始言極治，而其功効不過曰「率由舊章」。道問學而咨故實，蓋有自來矣。漢魏相奏漢興以來詔書二十三事，論者以爲得體；唐憲宗詔李絳等搜次君臣成敗五十事，識者謂之知言。然而漢雜伯，唐多亂，未足以爲法也。懿我國朝，以百代爲元龜，以烈祖爲寶鑑。前朝事近於治道者，詔儒臣日進五條，慶曆故事也；本朝事關治體者，輪侍從日進一兩事，建炎故事也；王弗進楚令尹定國是之議，洪适進仁宗朝久任監司之説，乾道間故事也。家法之美，方策具在，羣工之奏，開卷了然，善者可師，而不善者可鑑也。然而臣之進故事也，不徒進也，必貴於可行；君之閱故事也，不苟知也，必期於允蹈。若行之不力，蹈之不堅，則雖日進百餘，月獻萬言，但其具文而已。更化以來，臣所進故事幾二十餘

篇，皆本朝故實，而不雜以他事，大抵欲陛下法祖敬宗，而以世爲天下之法。若夫迪上以非先王之典，則非臣之所以事陛下也。《鶴林集》卷一五。

乾道初郊雷變

乾道三年十一月丙寅，合饗天地於圜丘，以太祖皇帝、太宗皇帝配。值雨，望祭于齋宮。還青城，質明還内，羣臣赴文德殿聽制。戊辰，雷發非時。己巳，賜三省樞密院詔及戒諭中外百僚詔。癸酉，詔罷左正奉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事葉顒，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宫，左宣奉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魏杞，並以郊祀雷震故也。

丁丑，詔曰：「比者盛冬之月，雷聲震發，上天譴告，不虚其應。惕然警戒，深懼朕有失德，朝有闕政，民有疾苦，上奸陰陽之和。可令臺諫侍從兩省官指陳咎徵，毋有所隱。」

辛巳，參知政事蔣芾奏：「竊惟當今急務，莫先於人材。伏見朝廷每一闕官，執政聚堂商議，閣筆相視累月，然所除授竟不滿人意者，非果無才也。天下之大，人材之衆，邪正能否，未易悉知，而欲二三執政周詢而遍察之，亦已難矣。臣願明詔侍從兩省臺諫卿監郎官，於中外見任寄居待闕官中，薦舉可任郎官、寺監、丞簿、監司、郡守者十人，各疏其所長，附於姓名之下。雖資歷未至，而其材他日可以郎官及監司、郡守者，亦許論薦。限五日具姓名申奏。乞降付中書省籍記。每遇闕官，臣等披籍

檢照所舉官最多者，較量人材高下，資序深淺，選擇取旨，擢用得人，不至有乏材之嘆。」從之。

臣聞敬迓天威，不敢昏逾，成周之所以盛也；旻天疾威，弗慮弗圖，《小雅》之所以衰也。古未有無災異之時，顧人君所以應之者何如耳。寅畏則昊天降康，上帝臨汝，可以回悔怒而爲懌；戲豫則昊天降威，上帝震怒，未免轉和氣而爲沴。《丹書》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凶。」《表記》曰：「莊敬日强，安肆日偷。」一敬肆之分而災祥立異，爲人上者奈何一日而不敬哉！乾道初郊，雷雨示變，日至之時，而天動威，饗帝之夕，而雨傾注，此大異也。我孝宗皇帝豈斯須而忘敬天之渝哉！今日而避殿宣制，明日而戒飭百工，又明日而策免宰輔，又明日而下詔求言，又明日而命百官薦賢達士。孝宗此心，非今日敬而明日不敬也，非一事敬而庶事不敬也，非迅烈之變作則敬，而震虩之威息則不敬也。敬天之怒而戒懼不敢怠，此所以災異稠仍而不累其爲乾淳之盛也。乃者宗祀明堂，天威震電。陛下嚴恭寅畏，對越祇懼，凡所施行，動遵祖憲，已足以承天心而端帝命矣。然《周頌》曰「夙夜敬止」，又曰「敬之敬之，天維顯思」，言無時而不敬也。惟陛下留神。《鶴林集》卷一五。

乾淳講論會子五事

乾道四年五月四日，上宣諭宰執曰：「朕昨疑會子三二年後壅併，必不通快。卿等有救之之術否？」

王炎奏曰：「會子行之既廣，自然通快。」蔣芾奏曰：「今以會子收錢銀，若會子稍多，便出錢銀以收之，如此所謂行權。」陳俊卿奏曰：「斂散抑揚之道，權在於上，則無弊矣。」上曰：「然。」

淳熙二年，輔臣進呈淮東西兩總領所各乞以金銀換兑會子支遣。上曰：「綱運既以會子中半入納，何故乃爾缺少？」葉衡奏：「户部歲入一千二百萬，其半爲會子。而南庫以金銀換收者四百餘萬，流行于外者纔二百萬，安得不少？」上曰：「此是户部之數，不知兩總領所分數入納如何？恐久而有弊。」及錢良臣申到民間入納缺少會子，并兩淮收換銅錢已支絶會子，乞再給降。上曰：「會子直如此少？」茂良奏：「聞得商旅往來貿易，競用會子，一爲免商税，二爲省脚乘，三爲不復折閱。以此觀之，會子可謂通流。」上令從所請。因宣諭曰：「卿等子細講究本末，思所以爲善後之計。」

六年，輔臣進呈權户部侍郎陳峴言：「契勘每月大軍支遣會子，昨緣折閱，以見錢銀兩抵換。今來會子與見錢相等，欲乞住行抵換。」上曰：「可權住一月。近來會子聞民間甚貴重之，與見錢等。朕若不愛惜會子，散出過多，豈得如今日之事乎」？

七年，輔臣進呈淮西總領葉宏再乞支降會子。趙雄等奏：「陛下稱提會子，今見其利，遂使會子反重於錢。」上曰：「利在天下，權在朝廷。」

十年，輔臣進呈鎮江總領所乞降新會兑換。上見所具新印會子數目，乃曰：「新印會子比舊又增多。大凡行用會子少則重，多則輕。」

臣聞周太公立九府圜法，其言金錢布帛之用，曰：「利於刀，流于泉，布于布，束于帛。」欲其

重輕相權，公私俱利也。至漢造皮幣，唐置飛錢。國朝在京有便錢務，天聖初，益州創造交子以便民；而其弊也，或以厲民。蓋楮猶水也，源清流潔，支暢旁通，則可以澤物；而源壅流多，潰防決溢，則亦可以爲民害。東南之有銅會，創始于紹興六年，其數至尠也。乾道初，增印二百萬。三年丁亥，流行于民間九百八十萬。四年戊子，又詔以一千萬爲一界，尋又以兩界相沓而行。夫以十有二路之廣，一百三十州之衆，行二千萬緡之楮，未甚害也。而孝宗皇帝之諭輔臣，乃曰：「會子少則重，多則輕。」曰：「民間甚貴重楮，不可使散出過多。」曰：「恐二三年後壅併，必不通快。」又曰：「卿等子細講究本末，思所以爲善後之策。」大哉聖謨！憂深思遠，真可以爲後世法也。矧今日楮會之書放者已十三倍於乾、淳，若能體孝宗皇帝聖訓，思所以少重多輕之因，從其源頭受病處止之，然後多方求所以救之之策，則子母必能相權，氣血必能相滋，而其弊可漸革矣。《鶴林集》卷一五。

全宋文卷七二五四

吴　泳　三五

召試館職策問

洪惟國朝以武戡亂，以文致平，以王道御軍，以儒術理國。士馬不如漢之强，鹽鐵不如唐之富，勳臣貴將不如雲臺凌煙九侯八葉之盛，而國勢隱然如泰山磐石之固者，要必有道也。論相，人主之職。我祖宗時齋居正慮，先志後占，或以德選，或以才用，或以器量學術取，或從沿邊帥臣及曾歷三司諸路轉運使而擇。故命下之日，士慶于朝，農歌于野，夷人相戒，不敢生事于邊，其勳業光明磊落如此。近世以來，何相才之難得也？若以資論，則築巖釣渭之叟徑登上相，何必有揚歷耶？若以望言，則削書操筆之吏遂冠列侯，又豈必皆德望耶？諺曰黜陟陟拜罷由於獨斷，則罷者既免，召者未至，揆席其可久虛耶？命將帥，天子之事。乾、淳盛時，或召對玉陛臨遣，或親酌巵酒寵行。每邊帥缺，則於近地監司郡守選差；制置使闕，則於諸路安撫使内推擇。故有自姑孰而鎮金陵者，有自静江而開

襄閫者，有自長沙而移荆州者，有自山陽而留帥維揚者，將帥之才，隨取隨足如此。比日以來，何臨事而乏使也？若取之出入邊關，經歷事任，則捨耒投筆之夫，豈不能將上軍、護絶塞耶？若選之親履行陣，躬冒矢石，則雅歌緩帶之士，豈不能征强兵、挫堅敵耶？若謂薦舉選用必須實才，則誇者似勇，誕者似忠，帥才又何能得實耶？國初養兵僅有十二萬，太祖南征北伐，乃有百萬之用。孝宗中興，雖曾至四十餘萬，然一年揀軍兵，二年揀效用，三年揀使臣，甚至欲省江池一軍以寬民力，初不患兵少也。今内而三衙，外而江上，遠而蜀口，連營列竈，數夥於昔，而又創遊擊，增忠義，招刺北人，請益兵不已，曾未聞俘一級、斬一馘以獻，其病安在？國初賦入僅一千六百餘萬，而征行調度未嘗有乏興之憂。淳熙歲計較之先朝雖多，然罷獻羨，却寬剩，不科降度牒而封椿之積至于貫朽，建康京口江上諸處寄椿率數百萬，未聞其財乏也。今版曹所入，朝廷所儲，四總領所分撥窠名色額不減於舊，而增印諸料，更易鈔法，科敷仕牒、僧符，議生財不已，曾未見上用足而下不匱，厥敝何繇？夫相，國之良醫也；帥，民之司命也；兵，社稷之衛；而財，人之心也。必欲開誠布公，經事綜物，鎮撫夷夏，統一宫府，則任相之道何以？集思廣益，綏遠折衝，保安三邊，調御諸將，則儲帥之方何先？淮之兵分而趲戍新邊，蜀之兵斂而退屯内郡，或分或合，欲使部分歸一，攘却勁敵，則理兵之務何急？甲言戰則棄資糧如丘山，乙言和則捐金帛如糞土，或斂或散，欲使用度均節，實利國家，則裕財之策何上？昔人有言，欲濟世務，譬猶同舟涉海，一事不牢，俱受其敗。今天下所同憂者，非但一事而已，而四事爲尤大。子大夫以俊傑自命，豈無高識宏論裨補于

時？況給劄玉堂，非弄翰科場比也，其悉陳之，以備上采擇。《鶴林集》卷三三。

經筵翰苑策問

問：經學，帝王之軌範；文章，政化之黼黻。緯而不容一日闕者，其所關係者大也。我宋受命，五星聚奎，首開人文，尊尚儒學。故横經列侍，與天子朝夕講論，則有經筵；分院更直，代王言以敷告四方，則有翰苑。選任亦不輕矣。其班秩則侍讀次學士下，其禄賜則經筵與翰林等。其進見則數對便殿，爲天子親密之人；其敕設燕會則盡出特恩，雖執政大臣有所不與。故先儒每以陪侍經幄、得近天威爲榮，而顧瞻玉堂，如在天上，爲嘆者厥有由也。漢唐不足進矣，獨考國史，與諸君評之。舊典，侍從以上則爲講讀，秩卑資淺則爲説書。然祖宗時蓋有以著郎爲侍讀、侍御爲説書者，豈官秩之崇卑有時而不問耶？故事，宰相拜罷則翰林院降制，餘官遷謫則舍人院草詞。然祖宗時蓋有罷一樞密而宣制麻，出一副使而特降手詔，豈恩數輕重有時而不同耶？謂勸講多領別官，則免修國子監條制，何謂懇辭之嚴？謂詔書當不出位，則訪以時政得失，何謂召見之數？嗚呼！是猶以職事言也。天下治亂在宰相，君德成就責經筵，則所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寧非講官責耶？講治不講亂，讀存不讀亡，恐非勸戒之義；知言治而不知正君，知正過而不知養德，恐非輔道之實。伊川，醇儒也，而自度乏温潤之氣；温公，洽聞也，而猶恐失記憶之詳。

吕正獻公語約而義明，可以爲當世之冠，而講及《論語》亂臣十人同職者，猶有子無臣母之義〔一〕。豈講官果難其人耶？抑進止密勿之間，有不容以疾辭遽色感動之耶？宰相之重，容可雜以他官處之，惟翰林學士非文字之職耶？草除宰相麻，而事或廢亡；草答高麗詔，而語多不工。楊公億淹博如此，而鄰壤交懽之書不免以字嫌；陳公襄直諒如此，而水不潤下之詔不免於理誤。范蜀公鎮，世掌絲綸者也，宜其所長在文字之間，而批答不稱旨，至欲諭之使去。豈文字果難其職耶？抑詔書旁午之際，有不經思慮者耶？或曰講解未盡，許令退歸討論；命詞舛誤，亦容論奏貼正，可乎？不可也？或又以爲涉獵書史，不可該以學問；駢四儷六，不可謂之文章，當乎？不當也？隱逸而起爲説書者凡幾人？不試而命知制誥者凡幾士？講讀之所有邇英，有延和，有崇政殿，在古爲何如？詞翰之官有閣老，有翰長，又有員外學士，在今爲何官？坐講立講之制何以分？召對奏對之名何以異？要必有成説訂正於此。方今經筵勸講既不專官，學士草制率多寓直。意者爲官搜擇，以天下真儒碩才之選，豈無能以道學輔人主，文章施朝廷，畢書生之志願者乎？其茂明之毋忽。《鶴林集》卷三三。

〔一〕義：疑當作「議」。

聖學時政策問

乙酉成都漕試

問：道不本諸三王，則無善治；學不根諸六藝，則無成法。自昔人主出而爲億兆之君師，豈其無英明才智可以度越於人？然而功利之説常勝，道德之意常薄；昏闇之日常多，清明之時常少。何也？古治寖遠而風氣澆，聖文蕪滅而師承異。上莫得明大道之指要，下莫得遵至治之成法。漢、唐之治所以不能如堯舜三代〔一〕，是則有繇矣！抑不知未有六經以前，堯、舜、禹、湯、文、武汲汲其所學者何事耶？聖宋受命，五星聚奎，文明之化，焜耀史册。方皇業初基，日不暇給，而我藝祖皇帝於即位之月，首以幸學爲事。其造端立本之地，蓋已異於前代矣！歷聖相承，嗣守家法；羣儒環列，宏闡大猷。於改元之初而命臣頤正講書内苑，此咸平之制也；於禫祭之後而命臣奭等講經便殿，此乾興之典也；於祔廟甫畢之日而親御邇英，召侍臣講讀，此又嘉祐、治平故事也。祖宗盛際，無一時非典學之時，無一日非親儒之日。深宫燕處，不廢觀書；隆暑祈寒，未嘗輟講。向使親儒務學之意不爲崇、觀羣邪所撓亂，則可以回崇、觀爲元祐。居喪罷講之議非紹興諸君子抗疏争之，則何得有南渡中興之功？學之有益乎天下國家，蓋如此其懿也！皇上嗣服，龍德進升。儲神古訓，既楙緝熙之功；增置説書，又多聚辯之益。翕受以蓄其德，敷施以達於事。舉而措之天下，豈不光明盛大矣哉！然猶有可言者，皇極之建，所以消朋比也，職守求以相凌，議論求以相勝，則安得有同寅協恭之風？學校之設，

所以疏化原也，侮慢以爲常，佻達以爲俗，則安得有親師視學之意？生財以大道，而州里凋敝，廩司單乏，旋以爲計，財亦未易生也；立武以常德，而田不營屯，士不素練，苟日無事，武亦未易立也。況世讎之敵，新興之元，常伺隙於其外；而吾三邊將吏被介胄不得卧，塞上居民聞角弓之聲則拊心而驚。問學之强如此，治效之遲乃如彼，豈先致其知而未見於行歟？抑作新於上者已至，而四方猶未丕應歟？修齊治平之道，固有遠模；闢闔轉移之機，端在初服。今欲以學問銷朋黨，以儒術美教化；修飾孝弟以强軍旅，興行禮義以足財用；武臣使之知書，弓冶之子使之爲士。以凝庶績，以恢中興，將何道而濟登于兹也？《書》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諸君毋謂皇帝之學與經生學士不同，其悉言之無隱。《鶴林集》卷三三。

〔一〕如：原脱，據翰林院抄本、舊抄本補。

江淮兵策問

問：天地温厚之氣始於東北而盛於東南，天地嚴凝之氣始於西南而盛於西北。一氣周流於天地間，固未嘗界南北而限之也。而鍾温厚之多者，則爲陽、爲文明、爲寬柔以教，不報無道；而得嚴凝之多者，則爲陰、爲肅殺、爲衽金革，死而不厭。自昔論衣冠禮樂必歸之東南，而選將募兵必取之西

北者，蓋以是也。然考之三代，則有所不然。且以兵言之，兵乘之制無一國而非兵，牙璋所起無一方而不調。漢、晉以來，猶兼四方之兵，不偏廢也。高祖嘗用閩、粵兵矣，孝景嘗用東甌兵矣，武帝嘗用會稽兵矣，光武嘗用江夏兵矣，昭武嘗用武陵兵矣，劉表嘗用荆州兵矣，諸葛恪嘗用丹陽兵矣，而未聞取之西北也。周瑜以江上之師破老瞞於赤壁，謝玄以淮壖之衆蕩狂士於淝水，虞潭以東方兵共平僭叛，劉牢之以北府兵屢挫强敵，其如臨灞上，入長安，又皆吾水軍步騎也，則亦未嘗募之西北也。惟我國朝南渡之初，扈從六飛者率多元帥府之兵，而屯於江上者又皆夙將麾下帶行之士。如王彦一軍，則河北土人也；如吳玠一軍，則關西部曲也。韓曰背嵬軍，張曰鐵山軍，劉曰赤心騎兵，二軍皆山東、陝西、河北諸處精鋭〔一〕。其軍中所謂克敵弓，所謂駐隊矢，所謂鋭首小槍，則又萃集四方良工而製焉者也。而獨不用東南之一旅，何也？夫都於江南而用江南之人可也。漢都關中、洛陽，而下取吳粵之士；本朝駐蹕吳會，而用關西、河北、山東之人。此又何耶？或曰北人之長技：以鞍馬素閑而便於馳突，吾之馬弗如也；風俗勁悍而勇於格鬬，吾之卒弗及也。果如是説，則飲江之騎，掠塞之兵，可以驅駕全吳矣。高宗皇帝慨然發憤，每謂取勝不必北方士馬。而它日順昌之戰，敵之諸酋乃謂南朝之兵非昔之比，則彼自畏吾南兵也。而昔所謂自陝西、山東、河北來者，反不足畏歟？今天下非少兵也：上而巴蜀，中而荆襄，下而淮甸，連營相屬也。而使敵窺淮甸，則將上流之衆，便可沿荆、鄂而東；敵犯蜀關，則率中權之師，便可依均、房而北。此首尾俱至之勢。而今一方有變，自應不給，所恃以稱雄於天下者，獨江東、淮西兩軍爾。茅一二年來，閩中盜起，則調某軍；江西寇作，則

調某軍；逆全稱叛，則調某軍；三衢竊發，則又調某軍；近者襄陽告急，則亦欲調某軍。豈天下勁兵處更無可調，而僅有游奕、武定、寧淮、强勇、雄關、飛虎數州之人耶？幸而蜀道漸夷，襄州奏功，不煩援師之行；若其未也，提軍遠征，脱有缺折，則又將從何所調遣耶？昔人謂「每一發兵，髮爲之白」，言其不可不謹重也。諸君俱自學古，試爲我溯源尋流，窮天運之始，觀風氣之宜，覽漢晉三國之地勢，稽國朝諸大將之戰功，究今日襄蜀江淮之兵力，參之於古而可信，用之於今而可行，詳著於篇，毋謂經生學士不知兵略。《鶴林集》卷三三。

〔一〕二軍：按上文所述，當作「三軍」。

四京守禦策問 甲午太學解試

問：光武披輿地圖以示鄧禹，而禹以爲其興在德；藝祖皇帝出幽燕圖以示趙普，而普以爲其難在守。蓋規模宏遠者，帝王高世之略；而議論深密者，英雄超物之見。二者可以相成，而不可以偏廢也。且以圖籍所識與諸君商之。南曰應天，凡陳、潁諸郡皆應天控馭之也；東曰開封，凡曹、滑等州皆開封臨制之也；西曰河南，北曰大名，凡自洛以西、河以北皆洛陽、大名襟帶聯絡之也。國朝建都於汴，維以三京，實輔車相依之勢。不幸而數逢陽九，王室不競，遂以四京形勝落于穹廬者百有餘

年。皇上出聖入神，中原在夢。越我友邦冢君，暨于貙虎熊羆之士，亦莫不欲殄殲乃讎，以光復境土。乃六月丙子，徑取洛陽。天威所臨，如疾風掃殘葉，雖漢澄三河，唐復兩京，殆不過此。丙申，收汴都。又一月甲子，復宋城。則是京邑之四今已有其三矣。然而陳留當天下衝，四通五達，無山溪之險，無藩籬之限，所恃者特以兵爲守。太祖時已慮兵冗，至謂：「不出百年，民力殫矣。」則今得東京，將以何道理之耶？睢陽城不高，池不深，封域不廣，且無山川之饒以實守備。當中興時，廷臣建議，每慮金人或以數千騎猖獗而南，其於國家不能無警。則今有南京，將以何策禦之耶？或曰：西洛，帝王之宅。裏山表河，左伊右瀍，大谷通其前，盟津達其後，上可以聯屬關陝，下可以援接東京，形制之勢强于開封、應天矣。然晉嘗表鎮西將軍鎮洛，留河南太守戍洛，又嘗詔遣散騎常侍修復五陵〔一〕，而終不能長有中原之土，何也？或曰：河北，天下根本。定爲右臂，滄爲左臂，瀛爲腹心，京爲頭角，得魏則河南山東重，失魏則河南山東輕，是東西京非得河北又不能以自固也。然裕嘗命冠軍將軍渡河，遣北直隊主上北岸，以左將軍爲北青州刺史，而終不能争守河北之地，又何也？豈兼併易能，而堅凝之道爲難歟？豈寇難既平而時會之來不接與？今露布星馳，我疆日闢。揆之理勢，似難中止。若進而遠攻耶，則資用單敝，恐鞭長有不及馬腹之憂；若退而斂戍耶，則豪傑生心，恐漁者因以得蚌鷸之利；若畫河而自守耶，則天寒地浄，安能保敵騎之不來？若争關以據要害耶，則塞險斷路，彼豈能無謀臣之深計？若分爲三大屯，使之與民雜耕，則敵兵踐蹂，終無可耕之丁；若析爲三大鎮，使之有兵自調，有財自足耶，則江上風寒，寧無他盜之慮？新復州軍，華戎雜處，或未能擾習于

教條；麾下將士，參以南北，或未能洞照于肝膽。守孰重孰輕，攻孰緩孰急，經理處置之宜孰得孰失，四京之名起于何代，四鉅鎮之策建于何人，此皆所當講明者。若魏元忠以禦吐蕃之策獻于唐，曰：「今言文者以辭華爲首，而不及經綸；言武者以騎射爲先，而不知方略。」旨哉言乎，其有益於人之國也如此！元忠自太學出也，諸生幅巾奮袖，談詞如雪，豈欠一元忠哉？願書其對，有司將以復於上。《鶴林集》卷三三。又見《南宋文範》卷三三。

〔一〕常：原作「長」，徑改。

蜀師與夏人夾攻金人策問

問：自昔中興創業之君，其所以圖維天下，非有素養之兵、夙任之將、舊撫之民而爲之用也。哀荆之旅，高宗所以興有商；微、盧、彭、濮之人，武王所以撫中夏。雖以成周太平之盛，兵滿天下，而衛九畿者，乃取於蕃夷之籍，搏羣盜守内列者，乃進於蠻貊之隸。何昔之聖人虚懷大受，直不以異域之人而疑之？可諉曰：我有以制之，而不專倚之共功也？漢氏之興，則援四夷之兵爲中國之用矣。籍之未平，則用閩粤兵；濞之未戮，則用東甌兵。或許致貉北梟騎以助漢，或請將湟中義從以討羌，或假胡兵數千分道以擊先零，或率南單于之衆并力以破鮮卑。黄支之南，大夏之西，控弦之騎，四方

之人率爲漢用，而期門、羽林、材官、騎士三輔十二城之屯，殆擁虚器矣。豈料遠敵、平大難不取於常勝之師耶，抑貴仁慕義者喜身爲掎角之助耶？猶曰未即與之共約也，上書侃府，共議北伐，燕於是乎有請封之約矣；表乞亮等，齊力江沔，涼於是乎有乞師之約矣；遥指河北，自常山以東屬宋，常山以西屬夏，赫連與劉宋又於是乎有分地之約矣。約既成，則應之也宜不緩。而今也，天台之議不行，臨江之告不答，敵境往來之使，竟爲邏者所獲，而「連鷄不能俱飛」之語，不出於謀臣之料。或謂晉宋君臣屢失大機者以此，其然乎，其不然乎？我國家有兵自養，有將自御，有金穀自制。聖祖神宗之懿識，先正老成之長慮，未嘗不深思而熟計之也。然涇原熟户，曹武惠曾用之以制蕃族；環慶族類，范文正曾用之以拓邊界。而航海夾攻之盟，不能止亂，而反有以養亂，抑何歟？今夏人欲定夾攻之議，而我師亦起而應之。應之，誠不得已也，兵應之後，將長驅席卷而前邪，將畫地分疆而守邪？得之則四塞之地備多而力分，不得則退師之後招輕而納侮。或謂進守可以固吾圉，羈縻可以得敵心。然逖彼夏土，大邦爲讎，萬一窺我之無備，而反戈以相攻，將何以待之耶？今出師未幾，計所告匱。其或兵連禍結，不可卒解，生券之糧，犒勞之錢，遠戍之衣裝、器械，又於何而取之耶？諸生在泮久矣，願言周、漢所以用屬國之道，晉、宋所以結異域之策，與夫國家之所以待蕃族、待敵人之異，有益於時，無負所學者，願條陳之，毋略。《鶴林集》卷三

州兵土丁策問

問：晉以撤州郡之備而單虛，唐以籍雄邊之丁而强實。凡矯世救敝，譬猶行舟於川，豈可橫截迅流而不思所以平濟之道哉？世之望空談兵者，類曰：羽林天仗之屯，如擁虛器也；棘門霸上之軍，如養驕子也。伍符爲具文，尺籍爲烏有也，而兵之所以受敝之處，則實未嘗深知也。國家盛時，詔諸道兵爲長吏之所役，著爲令，厠禁軍敢占爲工技者，論如法。銷患未形之意遠矣！嘉祐以來，又有教閱土丁格；治平、元豐間，又有團結土丁條。搜揀益精而武備嚴，激犒加厚而兵計密。異時西邊用兵，羌人每出，聞多土人，則輒相戒不敢輕犯。兵之足以立國，其功效章明乃如此哉！今日兵法之敝，莫敝於內郡之兵；邊卒之驕，莫驕於雄邊之丁。三陲晏清，雖無風寒不備之虞；而一面受病，若有蜂蠆含毒之慮。脫或蔡蒙之下獅子一逸而蹈吾中州之境，則將以何道隄禦之？欲倚官軍爲用歟，則羸卒執器仗，無異編民代直，但曰占數。春秋都試，既不能使之閱習，恐動之言妄至，則望寇先潰，不待接風塵、交旗鼓也。將以土丁爲用耶，則散處村堡，卒未可以招集，各持鋤耰，非復有於節制。平日恩信又無以素結其心，重譯者因以利誘之，則環寇不戰，不但入其巢穴，爲之嚮道也。或曰用土丁不如用州兵，然一禁軍之廩給，足以贍土丁三人；而三禁兵之材力，不足當土丁一人。蘇黃門嘗有是說矣。禁軍之不足倚仗乃如此！或曰募官軍不如募土著，然部伍上下不如官軍之整肅，土豪姦傑必待官

軍之牽制。富鄭公嘗有是論矣。土兵之不可專用又如此！無已，則從兩相制禦之説。然隸尺籍者薄田夫，身白徒者忌禁旅，又安得使之豫附而入吾駕馭籠絡之内哉？伊欲嚴按閱程技擊，如乾德、天聖之令，可得而行之乎？厚撫其豪長，略汰其獰耄，如治平、元豐之格，可得而用之乎？徹桑土者當於未雨，今疆陲多事之時，而方議簡兵之制，不幾於後時乎？指畫山川之圖，口占屯兵之數，諸君豈無識時務者，幸條陳其事。如曰我甲在心，彼甲在外，則非有司之所欲聞也。《鶴林集》卷三三。

全宋文卷七二五五

吴　泳　三六

論克己復禮

洙泗之門，問仁者多矣。諸弟子之問，聖人不過指之以求仁之方；顔子之問，聖人直語以體仁之實。何以知其爲體仁之實？人之一身，上下統體，渾是惻隱，渾是忠厚，上則與天地同氣，下則與百物同産，無一事之不該，無一端之不體也。人惟梏於有己之私，不復思夫上帝所降之衷，天秩天叙當然之則，哆然以吝驕自封，而視彼之疾痛痾癢邈不相及，則人理於是乎息矣。克己者，所以勝其私而去其害仁者也；復禮者，所以反其約而本之以仁者也。先儒講解，多説克己所以爲仁，其於復禮之説，則大綱舉而條目未備。因取顔淵問仁一章潛玩密察，則見禮之與仁嚴列森布，流行貫通，未嘗有一息之間也〔一〕。父子閨門之間，懽然有恩以相愛；賓主上下之間，温然有文以相親。是禮也，亦所以爲仁也。禮用於射鄉，所以仁鄉黨也；用於嘗禘，所以仁昭穆也；用於饋奠，所以仁死喪也。尊高

年以長吾長，慈孤弱以幼吾幼，吾之禮粲乎天地之間而仁不可勝用矣。其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者，實有此功效也。夫子告顔子以禮，必使之躬行四勿之目，而異時顔子之得於夫子，亦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是知爲仁，必以復禮爲主哉。或曰：「克己所以復禮，非克己之外，別有所謂復禮之功。」果以是説，則割遺體之愛而甘寂滅，屏有身之患而常清浄，如佛老二氏絶滅禮樂，是果得以爲仁乎哉？程子曰：「人雖無邪心，苟不合正理，乃邪心也。」學者豈可以克去己私之後，而遂無所事於禮哉？雖然，仁實包義禮智，故施於事則爲宜，發於情則爲文，見於中心則爲知覺，亦猶天地間陽春之氣亨達於夏，流注於秋而宿藏於冬者也。堯舜洞見此理，故性仁；孔子真知此理，故安仁；顔子實踐此理，故不違仁。然則堯、舜、孔子其太極，而顔子如春矣。諸君羣居終日，豈無學顔子之所學者？試與商略之。《鶴林集》卷三七。

〔一〕有：原無，據翰林院抄本、舊抄本補。

論誠

誠者純是天理，更無纖毫作爲，故曰天之道；誠之者行乎天理，而不免參以人事，故曰人之道。勉涉于用力，思涉于用心，不勉不思，則從容整暇，無行而不中禮，無入而不自得也。此聖人之事

也，周子所謂「性焉安焉」者也。未至於聖人，則擇善而後可以明善，執德而後至於達德。此賢者之事也，周子所謂「執焉復焉」者也。然而賢者得一善則固執之可也，復何所用夫擇哉？嗚呼！天下有至善，不可不明也久矣。申生之孝，荀息之忠，於陵仲子之義，彼非不欲爲善，而要未得爲純粹至善者，皆擇焉不精，講學不明之過也。蓋擇善固執者，爲學之綱。學問思辨行者，擇善固執之目。「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以下，則學然後知不足者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以下，則困然後能自强者也。致知之分數常多于行，故學必欲其博，問必欲其審，思欲其謹，辨欲其明，皆所以致知也。行之篤者，所以力行也。在己之工夫常倍于人，故人以一能，己則百之，人以十能，己則千之。謂當倍用其力也，非謂以己之多能而欲求勝於人也。此又誠之之道也。苟能此道矣，則雖愚者克之可至於明，柔者勉之可進於强。嚮也扞格，而今則脱然悟矣；嚮也苦其難，而今則卓然有立矣。《書》曰「惟狂克念作聖」，此之謂也。或曰：「上智與下愚不移，而此言必明必强，何也？」蓋天下惟學問可以變化氣質，學問勝氣質，則愚柔可變而强明，若不能勝，則雖高明者亦將陷溺於邪暗否塞矣。孔子之所謂「不移」，蓋謂上智就學者與夫下愚之自暴自棄者設耳。愚嘗反覆《中庸》一書之始末而觀之，然後知無一理不原於誠，無一事不繇乎學。曰「天之命」，曰「鳶魚之飛躍」，皆實理也。曰「謹獨」，曰「明善」，曰「篤恭」，曰「上天之載」，曰「尚絅」，皆誠之學也。然則誠也者〔一〕，不獨《中庸》言之，而《易》之《乾》已言之矣。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原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之通也。剛健中正，純粹精也，誠之縕也。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仁以行之，

寬以居之，誠之復也。吁！《易》其至矣。學者欲知入德之方，則自《中庸》始可也。《鶴林集》卷三七。

〔一〕者：原無，據翰林院抄本、舊抄本補。

論三綱

舜命契敷五教，孟子以爲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是也。《左氏傳》晏子曰：「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去朋友而言婦姑。又曰：「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五者之中，惟兄弟婦姑專主於和順。至於君雖得以令臣，不可違於理而妄作；臣雖所以共君，不可二於道而曲從。父慈其子，必教以義方；子孝其父，必箴其闕失。夫以和倡婦，尤當制之以義；妻以柔從夫，尤當自守以正。蓋三者，乃三綱也，所繫尤重。故於睦雍敬愛之中，必有檢防規正之道，庶幾各盡其分而三綱立矣。《鶴林集》卷三七。

論斬馬謖

諸葛孔明征蠻，馬謖曰：「攻心爲上，攻城爲下。」其論高矣。街亭之敗，用秦穆宥孟明故事可也。蜀勢日傾，蜀才日少，而乃流涕斬謖，過矣。夫法立必誅，而不權以古人八議之仁，此申、韓之所爲也。前輩謂子房之學出於黄老，孔明之學出於申、韓，信矣。近世如張魏公之斬曲端、趙哲，乃倣孔明所爲，尤非也。《鶴林集》卷三七。

七辯 闕二〔一〕

太極動而有生之元，二五凝而有生之形。人之與物，莫不有太極、二五之性也。然氣質交運，參差不齊，而稟生之始，或有受其正者，或有得其偏者。人惟氣稟之異于羣生也，故肖於天地則謂之靈，鍾於五行則謂之秀，命於其躬則曰明命，得於其性則曰懿德，虚靈貫徹，萬理咸備，未嘗有欠闕不滿之處，則吾之一身，蓋有可樂可貴者在，而無所慕於外也。昔榮啓期告於夫子曰：「天生萬物，惟人爲貴。吾既得爲人，一樂也。」而周子之學於洙泗，亦曰：「天地間至尊者道，至貴者德，至難得者人。」夫以至難得者之身，而又爲萬物之貴，則人之生豈可不自愛重哉？今人好説「無好人」三

字，吁！是不知自愛重於身也，是不知堯舜與人同也，是不知天地與我並列爲三也。天地與我同體，大聖賢與我同氣，而乃自梏於形體之小，則非惟與天地聖賢不相似，而去物不遠矣。余既幸而得爲人也，每竊自謂：爲士而不知講學，則爲凡民；既仕而不知讀書，則爲俗吏。用是悉取古聖賢之書講明問辯，省驗體察，求其所以無負於天之予我者，則知吾一身之所有，無非天理，而曰情、曰才、曰權、曰物、曰欲、曰力、曰意七者，亦未可以不善看也。某自疏爲《七辯》，復以人之一説冠於篇首。若夫以善論性，以仁論心，以一論志氣，河洛言之已盡，更不復叙。

情辯

人函天地陰陽之性，則有喜怒哀樂之情。人而無喜怒哀樂，則天下之達道廢矣。今持一葉與嬰兒，與之則笑，奪之則啼，此喜怒哀樂之端也，正情之所發也。發乎情，本民之性，而世之論者則曰：「情，妄也，私也。私徹而後天理見，妄息而後本性明。」於是有去情滅情之論。吁！使情而可去可滅，則性亦可去而生亦可滅也。是並聖人於木石之倫，棲學者於枯槁之地也。《易》之一書，有天地萬物之情，有鬼神之情，有聖人之情，豈人而可無情乎？子思子善言情者，於喜怒哀樂，特論其中節與不中節而已。至孟子，則又直以情爲善也。先儒多以「乃若其情」之説謂順其情，然後可以爲善。愚意「若」一字亦不須費講解也。今人乍見，則皆有怵惕惻隱之心。一「乍」字便是情，曷常待安排哉？使果如其情，則有子之不能去喪，皆其情之所在；果非其情，則樂正子春之不食，烏得而用吾

情！此聖人所貴乎盡情僞也。作《情辯》。

物辯

天命流行，造化發育，凡有聲色貌象盈於天地之間者，皆物也。夫既有是物，則莫不各有是道，非道之外復有物而物之外復有道也。且以人之一身言之：視之明，聽之聰，貌之恭，言之順，體之安佚，人知其爲性也；令而不違，共而不貳，慈而教，孝而箴，愛敬而友順，柔和而婉從，人知其爲善也。然而離耳目鼻口四肢百體而求性，則性無以成；離父子君臣兄弟夫婦長幼而求善，則善無以繼。天而無是物也，則可牖而窺；地而無是物也，則可俄而度。故曰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也。然則物也者，是乃上帝所降之衷，烝民所秉之彝，晏子所謂「禮之善物」，子思所謂「誠之終始」，孟子所謂「形色天性」，邵子所謂「道之形體」，周子所謂「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者也，學者其可離物而語道耶？故《大學》曰「致知在格物」，又曰「格物而後知至」，蓋欲使人即事以觀理，理既窮盡，則知無不到也。而釋氏者之說，則以事爲障，以理爲礙，以天地人生爲幻化，以無一物爲真知。此遁天倍情者所爲，孰謂老師宿儒而亦淪胥於此哉！昔司馬文正公作《致知在格物論》，曰：「格，猶捍也。能捍禦外物，然後能知至道。」嗚呼！天之生民，有物必有則，物之與道元未始相離〔二〕。今曰「禦外物而後知至道」，則是猶捨淵而求珠，去山而采玉，此必無之理也。作《物辯》。

欲辯

惟天生民有欲，父乾母坤，分陰分陽，於是乎有男女之欲。物生必蒙，蒙穉不可不養，於是乎有飲食之欲。形既生矣，五性感動而萬事出矣，又於是乎有臭味聲色安佚之欲。然是數者，亦豈其性之所能無哉？傳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夫既謂之性，則不當以言欲，而曰「性之欲」者，蓋有生則有欲，有感則有應。今不即性以窮其原，而徒惡物之感於己，乃欲一切屏而去之。則是必閉口枵腹，然後可以得飲食之正；絶滅種類，然後可以全夫婦之別；棄而形色，黜而肢體，然後可以見真性之本。此佛老者之流，而聖人大中至正之道不如是也。然聖人亦豈混天理人欲爲一體哉？但其間自有可者與不可者而已。可欲之謂善，天理也。元者，善之長也。無欲其所不欲，人欲也，好惡無節而人化物者也。人能於其所可欲者而欲焉，樂善如貪，好德如色，悦理義如芻豢，則吾之一身，萬物皆備，何欲而不善哉！學者殆未可以「欲」字作人欲看也。作《欲辯》。

力辯

天以力，故行健；地以力，故持載；日月以力，故常久。人豈不力於天地日月哉？目之不力，爲不用明也；耳之不力，爲不用聰也；手足之不力，爲不思用掉也。心豈不力於耳目手足哉？然人或能竭力於耳目手足，而不能竭其力於心思。心之力宅於隱微，發而爲精神，用而爲禮義，充而爲堯舜，

皆此心之推也。纔有一息間斷焉，則神明無舍而四肢有不仁者矣。此聖人所以欲其一日用力於仁者，謂人心也。孔氏之門，顏氏之外，力於此者蓋鮮。有日月至焉者，有中道而畫者。獨曾子以道自任，如負一重擔於己，其曰：「士不可以不弘毅。」此其用力處也。於是而力於事親則不匱，力於交友則忠信。力於自反，則雖千萬人，吾往矣；力於死生，則曰得正而斃，斯已矣。子思以是傳，孟子以是受，所謂「力行」，所謂「其至爾力」者，皆一法也。故嘗謂顏子力於仁，曾子力於孝，子思力於中，孟子力於聖。數大賢者，其儒流之實獲乎彼。知貴以德而賤以力者，未足與議也。作《力辯》。

意辯

《中庸》，理性命之書也。《大學》，體心意之學也。然《大學》所論者，心意兩條，而必以誠意爲首，曰：「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又曰：「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蓋人之一身，主宰操存者，心也，發見運用者，意也。火，宿之則晦，引之則燃，用之則壯，其本體然也。然使火宿於中而非發之以光，則不能傳火。心實於內而非達之以意，則不能運心。心，其宿火之體，而意，其火光之發見者乎？或曰：「聖人毋意也。」愚則曰：誠意不可無也。三百五篇之《詩》，以意逆也；六十四卦之象，以意盡也。謂聖人毋私意則可，毋自欺則可，而并取誠意而絶之，則是天下都無事，而心亦無所用矣。昔董子舉曾子之言，則以「高明光大不在乎它，在乎加之意而已」。揚子援孟子之説，亦謂「有意而不至者有矣，未有無意而至者也」。觀諸此，則意亦是志學之端而嚮道之機也。學者於此而有

得焉，則存意勿忘可也，加意勿正可也，偏於著意則不可也。故曰：正是著意，忘則無物，斯言至矣！作《意辯》。《鶴林集》卷三七。

〔一〕按：據序，乃脱《才辯》、《權辯》二篇。

〔二〕之：原無，據翰林院抄本、舊抄本補。

西陲八議

闕四

口占屯戍之數，不如習見其事，而後知兵數之精；指示輿地之圖，不如親履其間，而後識地形之要。泳蜀人也，其於江淮、襄漢間事，則不敢望空而言，如蜀之險阨，邊防之要害，則粗能知之，而亦粗能言之。往歲蜀之備邊，惟金人耳。自元人拉夏摧金，舉熙河、洮、鞏之地而墟之，而吾邊城一帶亦復例遭蹂藉。戰士被甲胄不得卧，編氓望烽燧不得息，耕夫荷戈，紅女執餉，於是乎又益元人之備矣。今觀其用兵，大率志在中原，而所以倏往忽來於吾之境内者，特不過如漢時匈奴以胡騎兵馳禾稼，五代時契丹縱番兵入打草穀而已。然不思預爲之防，則亦恐俱受其弊。保蜀之策，其可一日不講明耶？丁亥之春，某自成都檄至軍前，馳驅戎馬間者幾閲半載，雖智識卑闇，不能洞曉軍務，而觀跡於舊墟，咨問於故老，不爲無聞知。事定之後，記成一編，而復取其事之尤切於時者，析爲八條。如

帥權之分合，軍屯之聚散，兵籍之所以增減，糧儲之所以虛實，編民之生齒登耗，吏士之禄廩厚薄，人材消長之機，國馬虧盈之故，因爲文以達其事，命之曰《西陲八議》，以備憂邊思職者采擇焉。

分帥

天下之勢，必有偏重之處伏於人所不慮之間。故善持勢者，如操舟入海，必隨水道以救其偏；而不善於審勢者，如膠柱鼓瑟，憚於解絃，而莫知變。往歲西陲用兵，國之門户莫重於漢與沔也。鄭公剛中首建分帥之議，東自劍門、利、閬、巴、蓬、大安而上爲漢，楊襄毅政統之；西自天水、西和、岷、鳳、階、成而下爲沔，吴武順璘統之。紀律既壹而軍心定，聲援相接而兵勢張。當敵人蹂躪之餘，而能自立國，隱然爲蜀金城之重，亦以其處置得宜故也。乾、淳、紹、慶之後，或分或合，蓋互有不同焉。合之者則以爲蜀中勁兵西路爲最，州城守帥多任武臣，故不得不統於漢中，以削武興之權；分之者則以爲關表四郡遥制一方，設有緩急，恐失機會，故不可不兼設沔陽以接四州之援。是二説者，不爲無見於當時之務也。然以今日之理勢言之，則武興之權重非所憂也，興元之遥制非所慮也，所可畏者，金方與我相安，而蒙古之焰已熾，熟蕃之道未塞，而生寇之釁已開。元兵自丁亥之春，繇鐸龍橋徑犯舊州，登摩雲嶺，直擣西和，游騎偏師，時復出没於七方之下，則利西一路在今日誠要害也。沔爲利西之鉅鎮，既無城郭可以保民，又無財賦可以募士。布米之政，不足以贍衆；丁夫之脆，不足以抗敵。擁之以節制之虚名，而不能行節制之實事，脱或一騎落於關頭，而空城之守，其

力恐不能支矣。爲今之計，莫若仍分置帥臣以重其權。帥權重則兵計密，生聚教訓，攻戰守禦，益得以展布其略。漢中居左，沔陽居右，爲之制閫者，坐籌握勝於中權，雖黑白部之强，不能動矣。不然，則遵用嘉定二年指揮，移利州之漕臣兼沔陽之帥守，閒則緝理邊備，急則供給餽餉，是或一策也。

併屯

吳之備長江也，據守險要，不過數四，紀陟曾用此説以伐司馬之謀；漢之屯夷陵也，列栅連營，動七百里，魏文帝曾語羣臣以策昭烈之必敗。蓋好合惡離者，兵勢之常，而包山川險阻爲軍者，兵法之所忌也。蜀口之屯，亦可言矣。八萬之師，雖統之以四大將之屯，四大將之屯，實分之於數千里之地。以數千里之邊疆，分一二萬之卒旅，殆不啻散棋之布於盤，而欲周滿畫路，亦難乎其爲守矣。蓋嘗目覽山川，身歷險阻，得一老兵而問之，直以爲今日之勢不當置戍太繁，設備太簡。一舍之地，戍守近數十區，卷石之山，列栅凡五六所。猶之可也，在寨之外，其所分撥之兵，多不上二三百人，少不過四五十人。夫四五十人者，以戰守則不足，以斥堠則有餘。有餘者不及裁，不足者不能併，多其部以分其力，少其數以弱其心，如或敵人擁數萬之騎倍道疾馳，而吾所屯之兵如連雞之棲，卒未能以必合，則幾何其不爲敵之所易也。敵自入中國以來，嘗犯吾饒風矣，嘗犯吾仙人矣，又嘗犯吾武休矣。彼之所以越國長驅，如涉無人之境而不顧者，亦以吾備守之多而兵卒之寡也。向使祖谿之敗，黄

牛之衄，復有人焉以重兵扼於兩關之間，則敵必不敢深入。縱使金平之勝，不得諸將相與并兵合力於平土，則敵亦未必却走。嘗因是論川蜀之形勝，固不可不厚三關之屯，而三關之門户又不可不設一重之衛。衣必托裏而後可以禦寒風，户必重扃而後可以待暴客。今一軍屯西和，而西和以上更分一大屯於摩雲，一大屯於崖石，則三方之勢牢；一軍屯成州，而成州以上更撥一大屯於白環湫池，則仙人之守固；一軍屯鳳州，而鳳州以上更分一大屯於興趙隔穿，則武休之備密。經理宕昌，以障武階，謹固上津，以保安康。所屯之處，必須全將全軍；所援之師，不妨首擊尾應。其他小關狹隘，不過置堠望以伺其動，曲徑支涂，仍復用間探以索其情。如此則静必守其所固，動必成其所欲。安邊保勝之策，莫强於此。

廣糴

蜀之困於糧道，其來舊矣。陳倉之役，以糧盡而還；祁山之役，以糧乏而退；武功、五丈原之役，以糧運不繼而行分屯之策。夫以孔明天下奇才，加之經事綜物，何有遺算？而連年退師，三以匱告，流馬不能神，木牛不能智，非有他也，依山險阻而轉輸之路艱，絶水詰曲而搬載之力倍，地之不便於運故也。救漕運之敝，莫若行廣糴之法。夫綿、劍、漢中、金、洋及關外四州，則糴之土地所産者也。由利、閬、大安、沔、魚關，沿江上下，則糴之商旅所販者也。紹興間，議臣常欲置場和糴以椿之沿流州縣矣。淳熙中，朝廷又欲捐金增糴而貯之劍外十州矣。夫椿之沿流州縣，則豐凶有準而邦

計强；貯之劍外十州，則緩急有備而夫運省。一年和糴之數，可以當漕運二年；一斗漕運之資，可以辦和糴五斗。良法之便於官、便於民，蓋如此，何憚而不即行耶？慶元初，計所歲糴猶四十萬石。泰、禧以來，則失糴甚矣，有一年三十萬者，有次年二十七萬者，有初年二十五萬者，有數月八萬者。却又有視事一年有半，官糴至十七萬，客販六十餘萬者。彼財非天降鬼輸，只存乎人之所以措置何如耳。今戎馬蹂踐之後，四野麥禾率多損傷，諸倉積聚未免耗散。其間豈無棲畝之糧，貯廒之粟？而强胥黠吏夤緣爲姦，僞指囷倉，巧申簿帳，概目之曰焚蕩，求以苟免一時，此則其敝在官，而不在糴也。廣糴之法有三：其上就糴，其次招糴，其下椿糴。就糴者，就於邊而省漕運之煩；招糴者，通於商而免官買之弊；椿糴者，儲於州縣而有軍旅緩急之須。行之一月，當有一月之效；行之一歲，當有一歲之勞。以討則有齎，以守則可久。舍是弗圖，而惟斂民是急，則愚恐今日之憂，不在四夷，不在三邊，而在窮民也。

互市

互市博買之權，當使操之在中國，不當使專之在四夷。夫中國者，夷狄之主也。使蕃夷仰我之心常重，而漢人藉彼之力常輕，則置場市易，以質劑相往來，亦在所不問。今也彼以騎兵爲彊，常有易我之心；我以茶利爲貴，不能動彼之欲。甚至關市之不譏，山林之無禁，私商貿易之路蕩如通逵，甌脱飲酪之區俱食細茗。彼見吾土産之珍可以易致，而西産之乘卒難必得，則往往厚其資給，以誘我之

商人以其羨茶而博馬於蕃族。金人之置場於洮者，率用此術。則是中國所操之柄，彼蓋得而執之矣。爲公家忠計者，豈不慮及於此乎？今夫秦司之馬取於西道，强壯闊大、可備戰陳者，謂之戰馬，宕昌、峰貼峽、文南三場所買是也。川司之馬取於西南諸蕃，格尺短小、不堪披帶者，謂之羈縻之馬，黎、叙、長寧、南平等六州所出是也。戰陣之馬隸於三衙，歲凡百二十綱；羈縻之馬撥於江上，僅五十八綱而止。夫較博買之額，則秦司爲重而川司爲輕；論排發之綱，則三衙爲多而江上諸軍爲少。又有在邊之馬軍，隨帳之後乘，率皆取給於西邊之産。萬一北兵乘破竹之勢而掃蕩諸蕃，孳生之種未蕃，牧養之駒殆盡，則又將何所博買乎？欲聽百姓自蓄而陰損敵騎之强，則其敝也，未免抑配於齊民。欲縱官兵招誘而深入蠻夷之腹，則其久也，未免引動邊釁。欲用市馬於六胡州之策，率三十疋酬一將軍，則其所以爲賞格也，亦未免有時而窮。權衡於經久之可行而斟酌於公私之兩利，則莫若嚴鬻茶之禁而高估馬之直。茶禁嚴則商人重於犯法，不敢越國而私販；估直厚則蕃人動於微利，亦將捐馬而爭賣。歷觀前代馬政之修，無出於此二策之善。若司榷牧者更得廉潔愿實之人經理宕昌一帶，推此策而行之，則不惟可補國馬之乏，雖以是壯軍聲而空敵資可也。《鶴林集》卷三七。

全宋文卷七二五六

吴　泳　三七

胡應桂字説

水陸草木之品，春秋之大夫公子媚之以爲名者，衆矣。宋以華椒，楚以戢黎，晉以解楊、以州蒲，衛以子荆，秦以子桑，鄭以子蘭。蘭，香草也，妃公子宜也，餘則不錫名也。近世之士多取「桂」爲名，蓋自郤詵對策東堂，唱爲「桂林一枝」之語，世遂以士之決科者爲折桂。唐温庭筠詩云「故人新折桂」，老杜亦謂「禮闈曾折桂」，皆承訛襲謬，冥迷於利禄之關而弗之悟也。吁！抑陋矣。嘉南州之炎德兮，麗桂樹之冬榮。其植也秉陽，其生也好直，其居處也不羣，其芳潔似君子，其偃蹇似幽人，其丹心之自渥似忠臣義士。吾以其德命桂，則桂必領受無愧色，科第何足以溷之耶？東嘉胡産隆爲其子應桂請字於余，且曰：「吾證諸夢，頗與公子蘭之事相應。」是子也，當志學之年，口誦九經，更相詰難，不差一義，則亦上根已。余之意猶欲養之以德，故字之曰德夫。淳祐改元夏五月

書。《鶴林集》卷三九。

槩字說

墻屋，門之始也；冠，禮之始也。爲宮室而不飾之以墻屋，則無以居；爲士而不成之以冠禮，則無以立。美哉！古人之重冠事也。筮日可矣，而又宿賓；宿賓可矣，而又宿贊，擯請期，宰告事，洗于東榮，服于西墉，紛于房，冠于阼，醴于客位，尊之以三加，重之以三醮，華且榮矣。而又懼其實之不知也，則責之以四者之行，使知爲人子而孝，爲人弟而弟，爲人臣而忠，爲人少而少。容體正而天理之則定，衣冠肅而内心之敬生，然後始知吾之一身與天地並立爲三，而命之曰人可也。自冠禮廢，而天下無成人。唐之時，有行於朝者，而舉朝笑之。國朝元祐初，有行於野者，而城郭皆莫之行也。夫禮始於冠，士昏、士喪、士虞、鄉飲、燕、聘、朝覲次之。今禮之次者皆得而行，禮之始者乃憚而不行，抑何冠禮之不幸也？賓曰：「子知冠禮之可行，而卒莫之行，何也？」嗚呼！是則有説。十五至二十曰冠，而某子之年則踰冠矣。緇布至爵弁爲三加，而某子之冠則再加矣。冠主已失於前，而復欲强而行之，則告廟之辭曰「某之子某年漸長」，則是自欺也。自欺而將以率諸賓，恐非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大端也。然則不可不字之。昔魯襄公十二而冠。或曰：「可以冠矣。」伊川先生則以爲非其時。周道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或曰：「五十乃加字也。」

而文公先生則以爲非其義。禮以時爲大，未及年而冠，則太早，艾之年而加字，則太遲。鄉俗先老蓋亦有未昏前卜日會賓，昭告爾字者，是式可從也。《考槃》一詩而稱『碩人』者三，蓋美賢者隱處澗谷陵陸之間而碩大寬夷，無戚戚之意。今子之生也，子之居也，則異是矣。子能景慕碩人，常如在澗、在阿、在陸時，則不戚於貧賤，不狃於逸樂，其爲氣也不餒，其爲辭也不游，其爲士也洪毅而不隘。徹章，遂再歌《椒聊》之詩曰：「彼其之子，碩大且篤。」又歌《狼跋》之詩曰：「公孫碩膚，德音不遐。」「碩」之義大矣哉！字訖，主人以賓之辭復自悼冠禮之既失者而爲之説。《鶴林集》卷三九。

贈風角富春子説

聞烏聲，聞班馬聲，而知齊師之必遁；歌《北風》，又歌《南風》，而知楚師之無功。天地以虚爲德門，無聲臭之可聞。若非馮風雲以表異，役鳥獸以通靈，則雖號明風角者精如京房，密如翼奉，智如任文公，奥如謝夷吾，博如樊英，要眇如王琛家兒，傳業如李南女，總干山立，坐授諸子，閎深如劉孝恭，探頤索幽如廖扶、段翳，世學如節石、太室諸山，得道如戴洋，亦不能施其占候之工，推測之巧也。子之術則異於是。常向予言，歲在癸巳，聞隨州鼓聲，謂「鼓云：『不久用兵某州某侯必出師三京。』」予竊怪之，鼓豈能自言哉？因

考《佛圖澄傳》，澄聽相輪鈴音，有云：「明旦食時，當擒段末波。」又云：「軍出捉得曜也。」則是亦澄之學也。然澄能料勝，子不能料敗，何邪？今聞子自京師遊帥府，盍不於天清日静、無陰雲風雨之夜，循江淮以北去九百步外，持尺寸之管，聽三軍之聲，表以八風，中以五音，端以六甲。如天雷在前，羽兵必破；害氣三合，季龍當死。試爲我占之。端平柔兆涒灘春社日，鶴林吴泳書于玉堂。

《鶴林集》卷三九。

可大受説

數以倍言，邵子法也。不知可君所傳得之何師，而乃謂九倍爲帝坐，八倍爲王公師相，七、六、五爲執政、侍從，其餘卿監、郎曹、監司、郡太守，莫不積倍數以推測，無一不靈。予猶未之奇也。既來京師，策逆雛之必成，覘勁敵之必退。方國步斯頻，疢如疾首之時，而得君指數，勘定月日，抑亦可謂智於其大矣〔一〕。李國史書之信史也，子猶謂「蜀中明年饑，又有兵變」。嗚呼！事將兆而獻忠，人反謂汝多凶，更勿多言，將恐人唾罵汝爲靈鳥也。於其西歸也，書此遺之。《鶴林集》卷三九。

〔一〕可：原無，據翰林院抄本、舊抄本補。

筆記二則

朱文公有足疾，嘗有道人爲施鍼熨之術，旋覺輕安。公大喜，厚謝之，且贈以詩云：「幾載相扶藉瘦笻，一針還覺有奇功。出門放杖童兒笑，不是從前勃窣翁。」道人得詩徑去。未數日，足疾大作，甚於未鍼時，亟令人尋逐道人，已莫知其所往矣。公歎息曰：「某非欲罪之，但欲追索其詩，恐其持此誤他人耳。」

有來蘇渡，云修水深山間有小溪，其渡曰來蘇。蓋子由貶高安監酒時，東坡來訪之，經過此渡，鄉人以爲榮，故名以「來蘇」。嗚呼！當時小人媒蘗摧挫，欲置之死地，而其所經過之地，漁翁野叟亦以爲光華，人心是非之公，其不可泯如此！所謂「石壓笋斜出」者是也。《鶴林集》卷三九。

書水帝子對昌黎伯辭

單閼之歲涂九過二，吳子卧疾苕溪之濱，寒則洒洒淅淅然，如負冰雪於背；熱則熇熇暍暍然，如蒸火雲於肉。醫診之曰：「此鬼瘧也，宜禁避厭禳。」余辛丑秋嘗遣子槃燎鄰醵酒，就水步誦韓子詩送之，瘉。今更命柴也送如故，弗瘉。豈故鬼癡，新鬼黠歟，何後劇之不如前差也？已而凄風颯然，

有嘯於梁者曰：「子毋隨聲譴我爲也。陰陽分界，絶不容雜擾。彼韓子《原鬼》既謂之『無形與氣』，又安得有瘧耶？請先與尚論其世。夫實沈之神，高辛帝子也；臺駘之鬼，金天氏孫也。朱降于莘，象祠于庫，唐之胤，虞之弟也。羽淵以夢感，桑林以卜見，又皆黄帝玄王之胄也。而崇於晉，而禍於虢，而淫瞽於道之民，而祟降疾厲於悼平侯之身，未必非人所召。若盡以其惡歸之數子，豈知鬼神之道哉？人之死也，魂精爽則爲神明，魄沉毅則爲鬼雄。雖其間强死而忽爲厲者，亦未有久而不散之理。矧吾祖軒，父頊，實嗣水帝，魄降而死且數千百年，獨不能露光景於春秋列國，尚肯爲鬼於唐乎？蓋斯人之所以致疾者，則亦有自來矣。暴以霜露，寇以寒暑，六淫浸髓，五燼熏骨，外熱與金氣相薄，中黄與腎神交惡，則必生疾。喜怒拂其冲和，悲樂殃其平粹，積思成憊，緼勞成衰，自衰得白，從白得老，則必生疾。爐金匱石，鴻寶之蠹也；山嬴水鮮，谷神之害也。傷不必溺於色，悦目者皆伐性之柯也；困不必湎於酒，爽口者皆腐腸之藥也。工書以辟於所好而妨道，觀棋以騖於無益而喪志。日務記覽，以蝕其魄；好爲詞章，以鑠厥靈。訓詁之癖，巧於二竪之穴膏肓；雕鏤之病，苛於三尸之啄肝腎。含英而不吐，咀華而不下，又甚於七童十四女之絡繹於肺腑。凡此者，非神非鬼，皆君自益其疾耳。君今而後，使心王不妄動，志帥不輕謀，肝爲將軍不浪戰，伯桃守門，子丹進饌，泥丸百節之神截岳斬岡，無客陰外邪伺間得入，而又瘞破硯，投敗筆，盡焚斷藁殘文，守玄神庭，尚白賁丘，鎮之以無名之朴，則天不憎其盈滿，鬼不瞰其高明，而其身亦保康寧之福矣。」言未既，渙然寐覺，豁然病已，出户視之，庭空月霽。吾聞阮千里之門有一客善譚名理，雄於才辯，豈子乎？遂書其

對。《鶴林集》卷三九。

錢塘縣學記

王畿首善天下，有辟雍，有頖宮，皆所以尊教治，達邦法也。錢塘在五代時，斗僻一方，其國險，其民嗇，船車檝馬，輕死好劍，率以武力競。維襲封君長，緣飾儒術，置擇能院以籠絡吴中之士，汔未有聞人。我藝祖皇帝迅掃區夏，挈錢塘輿地盡歸職方，列聖丕承，陶以詩書，風之禮義，而後賢良方正之士興焉，然學猶未暇建也。慶曆以來，詔天下郡縣皆立學。兩浙路獨杭與蘇、越得置郡博士，增弟子員，如縣無校官，則命令佐主學事。至是，江以南彬彬多文學之士矣。然附郭之邑猶未置也。六龍渡江，駐蹕於此，戎事纔息，崇禮考文，内興太學，外設庠序，大抵皆視開封。而錢塘爲邑，至紹熙間，令昉建夫子廟，簡肅李公祥識之。正朔款謁，春秋奠祀，則有其地矣，而釁宇尚闕，無以爲屬民讀法莅校比之所。頃趙侯興懽來尹京兆，一，豈斯邑亦有社有民〔一〕，而不知教耶？」乃景岡相基，諏日庀徒，於縣之東，得承舊寺徙他所，遂建學其上，命宰與丞鞏耕及簿正王夢得相其役。越三年有成，宮雍雍在左，廟肅肅在右，廷殖殖在中，門阜如也，殿邃如也，明倫堂曠如也。池疏爲二，齋列爲六，宿直之廬，公養之廩，靡不嚴備。像設禮器，稍不應圖法，則又倣京校取正焉。士於是可以藏脩游息也。是役也，簿正實始終之，則貽

書潼川吴某，願有述。某謝曰：「《春秋》不書脩頖宫之義，何敢書？」則又曰：「今徧州縣皆先民記矣。」某既不得辭，乃以得諸聖賢者而諗多士。昔《畢命》之訓殷士，曰「雖收放心，閑之維艱」，「不由古訓，于何其訓」！孟子亦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聖賢設教，千條萬目，只要人將已放之心斂而歸諸己。而學者悻悻然率馳騖於外，因物有遷而失其本心者多矣，矧囿於衆大之區哉？利欲之薰心也，奇巧之蕩心也，紛華之悦心也，淫樂慝禮之接心也，宫室妻妾之動心也，一旦晝之間，知誘物化，牛羊之牧，鷄犬之放，其所存仁義之良，蓋無幾矣。資質敏慧者，不過競習科舉；而亢志於高明者，又不免蘧廬孔、孟而歸宿老、釋也。然則何以長善救失而新美其俗哉？《畢命》所謂收有德義之訓焉，孟子所謂求有學問之道焉，非必取成於心，尊奉其精神，屏除其意見，絶學捐書，不稽古，不論業，而徑以爲是也。爲語邑之秀民，更請擇於斯二者。《鶴林集》卷三六。又見《咸淳臨安志》卷五六，萬曆《杭州府志》卷四一。

〔一〕亦：原無，據翰林院抄本，舊抄本補。

演教堂記

盤古開闢宇宙，天先成而地後定，故都天之號柱於八極者三。不周以北，存而勿論可也，惟灊山

之東，杭山之南，積氣温厚，有雙柱峙焉。以其上通太微之室，故曰洞天；以其中伏三辰之根，故曰天柱。道家者流好言天與帝，而不以地對。蓋維持主宰者在上，地不過承之而已。洞霄舊號天柱觀，而演教堂則又接天柱之乳而流出道德者也。先是堂列大門外，傳者曰，神營化造，不類目巧之室，殆未可知也。後遭兵燬，更創於正殿後。紹興肇其迹，開禧奐其宇，端平又峻其基。室虚而白，楹廣而間，雌霓抱梁，陽烏承楣。堂之背疊石作巘，曰聚仙亭，翼步檻而上，曰方丈室。耽耽乎廣厦，真可談混元，論黄虞矣。矧惟我高宗皇帝曾手書《度人經》以鎮清真之場，孝宗皇帝御製《古澗松詩》以尊不老之道，玉字扁於寧考，金錢錫於慈皇，今主上又敕命冲妙師文明董集斯事。列聖修道崇教，何其盛也！堂甫成，文明羽化，而師孫處道與監宮大年及大欽述師之志，綜其本末，求記於潼川吴泳。

泳曰：「汝知所謂堂者，因教而有堂耶？所謂教者，因堂而有教耶？向者堂弊，教亦弊耶？今者堂新，教亦新耶？吾與子言：堂有成壞，而教無新故。仙聖之所重，惟教耳。然聖人以身教也，真人以神聽也。以身教故不悦道之華，以神聽故不逐言之迹。今營一畝之宫，築環堵之室，既勤樸斲，又塗墍茨，輪焉奐焉，惟欲其美。而身有玉廬，心有絳宫，脾有黄室，肺有皓庭，面有赤宅，耳有三門，喉有十二樓，兩肩有紫户青房，七竅有金關玉鑰，皆自己之堂也，而不能嫩也。指三洞十二部爲教母，綜五笥七十笈爲道樞，勃勃出於珠口，團團走於環中，便以口之所授爲演妙，耳之所聞爲證真。而自有此山以來，陰陽之浸，昏曉之割，日月之相輝，雲雷之相盪，飄風暴雨，卒斂於無，雕煙縷霞，復歸於朴。鳥啼而林幽，則動中有静；龍蟄而霧滃，則寂中有感。變通而爲四序，流形而爲品

物，不宰之宰，不神之神，皆自然之教也，而莫之悟也。」處道曰：「若爾，吾記則歷劫以至於今，千聖之户庭荒矣。」「雖然，吾復爲子通之：老氏之學與佛者籠罩誕漫之説不同，根以清淨虚明，行以慈儉忠孝。其無爲也，無不爲也，近於《易》。不爭也，莫之爭也，近於《謨》。谷神之説近於虚受，嬰兒之喻近於若保，修養而引年近於祈天永命。《真誥》謂性與道合，由道之體，近於《中庸》。王子謂一氣孔神，於中夜存，近於《孟子》。若夫《淮南》原道之極，至於和與性便，父無喪子之憂，兄無哭弟之哀，童子不孤，婦人不孀，獸胎不殰，鳥卵不殈，則又吾孔門家法也。作是堂已，玉眸詵詵，豈無望道而欲見者？儻能味法如蜜，調心如絃，滌神識如鏡，爲善無近名，爲學不躐等，雖有拱璧駟馬，不能易吾進道之心，則聖真在己，不必問鄰矣。霞子研之哉，雲孫瑩之哉。」淳祐三年七月既望，寶章閣學士、朝請大夫、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宫、中江縣開國子、食邑六百户、賜紫金魚袋吴泳記〔一〕。《鶴林集》卷三六。又見《咸淳臨安志》卷七五，《洞霄圖志》卷六，《大滌洞天記》卷下。

〔一〕「淳祐」以下，原無，據《洞霄圖志》、《大滌洞天記》補。

退齋記

昔李伯陽學商容，見舌而知守柔矣；列禦寇學壺子，觀影而知持後矣。守柔、持後，皆退之説，

則不但翳然山林、往而不返者爲退也。老氏之門，大抵要鞭辟從退步上入。然有術焉，故欲上民也，必以言下之，欲先民也，必以身後之。以靜勝壯，以弱屈强，以不爭挫其鋭。方其收斂而不欲放也，則有奇有正，直欲以無事取天下也。此真是以退爲進者，而揚子雲乃屬之顔子，豈不厚誣吾聖門之大賢哉？夫仲尼天地，顔子具天地而小者也。一歲之運，其中有信有屈，陰進則陽減，陽長則陰退，進退交相養而歲功成焉，然天地實無心也。聖賢進退之道，即天地陰陽之理。知而不失其正則爲聖，學而不踰其度則爲賢，若進止行違一有係吝之情，則非孔氏家法也。吾友張直夫道韻冲澹，舊號拙軒，今又以「退」一名齋，且自叙其歷官狀爲之記，於名利雜糅之關而猛歇焉，是亦難矣。然猶懼夫退之夙而未至於履而安也，故復著孔老之辨，使之明有所決擇焉。《鶴林集》卷三六。

徑山寺記

國家駐蹕臨安，自西天目，龍翔鳳舞，舒岡布麓，盤結而爲帝王之都者，錢塘也。自東天目，熊騰馬奔，凌深拔峭，發越而爲梵釋之宫者，徑山也。山以徑名，乃天目之徑路。其地尊，故鬼神不敢宅；其境勝，故凡庶不得居。必也建大道場，作大佛事，然後能儲精會秀，接光景而納於其中。始國一禪師卓錫於此，興廢逮今，蓋已四百餘年矣。先是慶元己未冬，龍王殿災，精廬佛宇一夕而燼，住

持僧元聰治故而復新之。後三十五年夏，再燬，無準師範慨然歎曰：「曩在育王時，曾夢一神人偉衣冠，盛儀衛，馳騎而前迎。疇昔之夜，又夢前神人者持二十一寶珠以相授，曰：『謹勿訝。』或謂夢之神即山之龍，珠之數則火之日也，豈住止成壞皆數耶？」師於是以精進心轉不退輪，以勇健力撾無畏鼓。披榛塞，竅高深，度材於山，視昔所封植，可以爲榱、爲梁、爲杗、爲桷者，適飽厥用。則鳩工聚糧，命幹方之僧相其役。一念纔起，諸天響合。上方頒賚甚渥，公卿大夫士樂施舍，南國之好善者，不祈而獻力。越三年考成，曰殿，曰堂，曰門，曰廊，曰樓觀，棲客之廬，齋庖之所，庫庾井廐，靡不畢具。最是龍游閣居翠峰之頂，畫拱璇題，承雲納日。而虛櫺外曰凌霄之閣，天空宇迥，若與灝氣者游。循而下曰殿，曰寶所，曰靈澤殿，曰妙莊嚴閣，不但如飛來湧出，而宸奎麗畫，寶鎮此山，實振古所未有。舊兩僧堂，初學者居外，久習者居內，殆非不二法門。今則統二爲一，楹七而九，席七十有四而衲千焉。矧翼五鳳而閎離門之虛，建萬物而補艮山之缺，皆以大用勝服之。若夫乘金相水，西奉多聞，異僧所云，更不道也。比年以來，歲數不登，諸方寺宇兵殘火燬，荒基斷礎相望，百不能興一二。師乃於艱棘之秋，廉以克己，勤以募衆，竟乘願力成就茲事，豈不謂釋中之傑耶？雖然，予嘗聞瞿曇氏之爲教也，旅泊三界，木下一宿，穴土爲廬，編茅爲庵。達磨之不屋也，德山之無殿也，包攝之不設佛像也，楊岐之不蓋僧堂也，風穴之不葺破院也，林洋泰布衲之不飾寺塔，不占檀那地也，瓦石擊竹無非道，山桃開花無非禪，地上水、庭下栢無非佛，安得有宮殿樓觀之華哉？無準曰：「否也。了性者，真幻皆性；證實者，權假皆實。一大寶藏，半說莊嚴，一部《華嚴》，

只言現量。有是身非旅亭也，有是物非寓宇也，有是居處室廬非假觀也，有是宮殿樓閣非化城也，於密屋可以識無陋，於鏡壁可以見因果，於廣大樓閣可以觀三生。立一枯木爲像，可以起人敬心；以一團泥塗地，可以使人不墮惡趣。莖草建刹，具足大智，聚沙爲塔，皆成佛道，安得爲無范金合土、塹茨丹臒之事俱落虛無。由後之説，則諸祖無上之宗悉成斷滅。泥空則如盲人摸像，黑山窟裏修行；墮有則猶跛鱉困泥，濁海波中起没。二説皆非也。道有則一塵不立，道無則一法不捨。於真空而不着頑空，於妄有而轉歸妙有。信圓而不偏，念活而無弊。合體性名貌融乎一源，其庶乎道哉！」師曰：「兹事且止。普樂院火，永邦建之，記者張無盡也。圜通寺焚，師序復之，記者周益公也。己未之厄，聰亦求記於樓學士。子，舊詞臣也，盍爲我識之？」一歲丁酉登山，師首請。守寧國，又請。奉祠龜溪，請益勤，且曰：「上累扮金幣，賜御書，復賁範以金襴法衣，佛鑑師號。蓋自靈山付囑以來，未有如今天子神聖慈武，清心寡欲，篤行善道，扶立教門如此之力。子尚可得而辭耶？」「某不嘗醍醐，不嗅蒼蔔，枯藤敗筆，何能鋪述盛美！然學自孔氏，所求乎子以事父，臣以事君，嘗恐不盡其分，無以報國。汝等捨世俗家，出形色界，辭親割愛，不拜君父，飯以珍厨，棲以大厦，將於何所求以報國恩？持經誦咒，不足以報；談空説妙，不足以報；殫子之力，盡未來世，以無量寶，聚無量莊嚴不足以報。惟敷揚大旨，警悟羣迷，具如來眼，踏毗盧頂，掘二祖髓，印大梅心，標俱胝指，破馬師欽師惑，使一切衆生成等正覺，此真是報國恩處。」範曰〔一〕：「唯。」乃爲之記。《鶴林集》卷三六。又見《咸淳臨安志》卷八三，《徑山志》卷七，萬曆《杭州府志》

卷一〇〇，《西天目祖山志》卷一。

〔一〕範：原作「鑑」，據本文及《咸淳臨安志》、《徑山志》、《杭州府志》改。

德清縣廳壁記

一邑者，天下之式也。有社稷人民可以君國，有鄉遂都鄙可以域民，有户、士、兵、刑、工可以分曹蒞事。魯謂之宰，楚謂之公，漢謂之師帥。其爲國雖小於天下，其規模所置則同也。職字人者若恭寬敏惠，奉法循理，常知民之疾苦，心誠求之，則念用于此，證應于彼，乂暘肅雨，百穀用成，春雉率循，夜鮫知化，雖弦琴峨峨，而百姓自理也。其或弛慢猛殘，敝化淫刑，睹民之終歲勤動，吾又不能安利之，則怨咨于下，謫見于天，火旱木饑，群生寡遂，獸不渡河，螟多入境，雖桴鼓逢逢，而盜賊終莫能止也。縣之有廳壁記，豈但識姓氏、表年月哉？蓋善善惡惡，欲俾後之觀者歷指其名，議之曰某人賢、某人否，則將聳善而知慕，見不賢而自警，是亦教化之一助也。四明趙令君汝鼏出長於斯，政將告成，百爲具開，迺顧題名氏石列於廡下，殆失所以尊吏崇化之意，遂別命工琢堅珉，而置於公宇上，且囑余爲記。某季秋朔日因上尹謁，入其門，其門洞開，知其心之直也；至其庭，其庭如水，知其政之清也；揖而升其堂，堂高而聽卑，知其情之下達也；起而摩挲其石，石外炳而内堅，知

其所守之介然不撓於勢也。集是四美而書，豈不勝皇甫持正記廬陵令廳壁云。《古今事文類聚》外集卷一四。（此篇劉琳校點）

全宋文卷七二五七

吴泳 三八

樂山堂銘

籍溪入館，文公朱先生以詩遺之，有云：「甕牖前頭立畫屏，晚來相對靜儀形。浮雲一任閒舒卷，萬古青山只麽青。」或傳以語五峰，五峰惜其有體無用，因別賦一詩，曰：「幽人偏見青山好，爲是青山青不老。山中出雲雨乾坤，洗過一番山更好。」世遂以爲此詩一體用該動靜也。吁！文公豈無所本而言哉？靜者山之性，壽者山之質。文公之詩，其仁者之所樂歟？遂演其義爲君舉銘。

澹然若虛，凝然若峙。窈然其深若伏，隆然其高若起。其真而靜也似有道，其敦而樸也似聞禮。陽變陰合，春生秋靡。溶然出雲，利物而致用者，靜中之動；翳然内日，收視而反聽者，動中之止。雖然，主靜者山之本體。彼世方駕鹿車，度羊腸，九折而不肯休，子試味此山之所不味。《鶴林集》卷

三八。

達齋銘　有序

嘉定壬午，某嘗客於亨泉書院。癸未歲，子先亦於亨泉乎館。達齋之銘，乃某去凌雲後一年所作也。聖人語言，枝枝葉葉相對，「質直好義」至「慮以下人」，只是一滾説出務學之實。到得「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方與上下文反對而言。今銘之序引，特於其中析而二之。若謂「察言觀色」，過于夏畦之勞；「慮以下人」，甚于巽床之諂。亨泉，端人也。其疾邪指佞，有補于世教則大矣。然先聖所以語子張必達之義，惜乎其死而不共商之也。因子先之請，爲發其義。

古我先民，爲學自内；伊今之人，馳騖于外。自内之學，不求人知。所主忠信，隨事之宜。察言觀色，于以省己。慮以下人，更審其是。學既精熟，天理流動。孝以事君，慈以使衆。放之四海，行之九夷。參前倚衡，無所礙之。彼外馳者，名浮于實。虚矯張大，謂莫己敵。矯情避兄，要譽悦友。遹觀厥成，竟亦何有！惟仲尼氏，誨人有方，愚回魯參，而辟子張。聖謨孔明，氣質終化。翹翹升高，俛俛自下。如穀始萌，如泉始達。良知之生，莫之能遏。子以斯義，歸而内省。高車結駟，爲道之穽。《鶴林集》卷三八。

玉齋銘

子齊摘橫渠語，以「玉」名齋，可謂有志於自修矣，故爲之銘。

人爲物靈，受天明命。知誘物化，匪磨弗瑩。淬以禮義，琢以詩書。明師良友，礲而錯諸。與善人居，未得爲善。不善相劘，氣質始變。挫之橫逆，加之困衡。疾疢内攻，德慧乃生。所以古人，以石攻玉。舜於陶漁，説於版築。夷餓首陽，子畏于匡。一時之塞，萬世之光。温潤爲仁，縝栗爲知。豈伊今人，無此良貴？棄其在我，珍其在人。貴溢富極，乃災厥身。子之進德，莫如持敬。無隳令名，往迪乃訓。《鶴林集》卷三八。

嘉禾頌 七章章四句

翼翼嘉禾，在梁之畝。九穗離離，實栗實秀。其秀維何，奕葉有儻。春種秋實，備時中和。中和既時，重穎既垂。自嚮其本，豈不爾思？維昔唐叔，實施王命。伊今之人，帷唐叔是景。

惟唐叔是景，獻諸天子。天子不有，以歸肇祀。
芝生九莖，不可以爲杭；狐生九尾，不可以爲祆。
實爲我嘉穀，以穀我口腹。以妥以侑，式介多福。《鶴林集》卷三八。

褒忠廟碑

歲嘉熙丁酉，天子制詔：故成都守臣、副四川制置使丁黼賜謚立廟。謚以恭愍，廟以褒忠，旌死事也。其子鎔拜手稽首，祗服厥事，且申控于朝，曰「先君以北兵之難，身膏原野。若廟于益州，則萬里隔絶，夙夜難毖祀」，欲躬自度材營建於其家，以致孝享。奏曰可。遂景乃岡，諏日庀徒，於九華峰之側、兩石埭之陰，新作閟宫。前几蓋山，背枕涎溪，閎三門，環兩廡，殿奕奕其中，以妥神位。後寢曰王考像，曰王母像，居左；恭愍公、宜春夫人居右。其司兵隸僕及倉庾氏，或壝于閎，或繪于廟之壁，皆一時在行者。廟既成，春秋二分，陳牲合樂以祭。適子服官政，則家宗人掌之，亦可謂奉之以禮矣。而其心怵焉，猶有不能自已者，乃移書潼川吴某，曰：「子蜀人也，請識其事。」余嘗謂古者公廟不設私家，乃祖父之有勳勞德善者，止與享太室。漢興以來，野祀巷祭皆瀆而不典。雖諸葛忠武侯德範遐邇，勳蓋季世，成都之民欲求爲立廟，議者尚以禮秩不聽〔一〕。後因習步兵、向中郎上表，始許其近墓立祠于沔縣，使所親屬以時祭祀，禮從宜也。今褒忠之建，距宅兆猶未遠，豈其

遺意歟？客有難余者曰〔二〕：「忠武侯以開濟之才，治戎講武，以圖大舉；恭愍公以鎮守之規，畫圻分地，以撫一方。漢創業未半而侯遽薨於營，猶能退走生賊；蜀連年俶擾，而公與受其敗，卒至與民偕死。其事勢蓋有不相侔者。」余曰：「客過矣！士固有見危致命，出於其心之本然，而捍患禦變，制於其力之所不及，君子當諒其心，不當以成敗利鈍言也。當敵騎犯關，其來氣驁甚。公抗守太少城，飛山移屯盡撥寇，元戎以玩延敵，貙虎熊羆之士望旗訌潰，曾無有一人敵王所愾者。公抗守太少城，飛山移屯盡撥隸文龍帳，犀牌丁不滿七百。以就盡之疲卒，當新至之梟騎，公數日逆知其死處矣！先是公累疏於朝，爲衆請命，至公血誠，炳若觀火。暨遣其子詣堂白西事，每語人曰：「吾爲副元帥，死其職分，不可使丁氏無後。且留館甥，以收吾骨。」此即孔明鞠躬盡力，死而後已之本心也。矧公生平忠雅端靖，立朝持論，侃然有勁氣。寧避烏臺之官，而不肯一毫作欺天之事；寧嬰黃閣之怒，而未嘗一日無護善類之心。於義利界限蓋已辨之甚明，安有處危難之間復言而愛死者乎？公卒未幾，制府參謀翊雍容就義而死，文南守相銳、汝鼐慷慨血戰而歿。其英風義魄，猶足以厲羣僚而羞偷生之輩也！雖死，斃於蜀土者，其體魄也；遊於涎溪者，其魂氣也。公之祖武德嘗夢山神告之曰：「若死，葬於寺之右，三紀必生異人。」公後三十六年而生，又七十二年而廟食于此，是殆有天數者。余既斟詞紀實，並作迎送神詩，俾歌而祀焉。

石連霓兮如埭，山潑翠兮孔蓋。廟奕奕兮維新，皇剡剡兮其靈在。春露兮瀼瀼，草木兮載芳。常斡離而未遂兮，筮巫合樂以求諸陽。神遊兮八極，西瞻太白兮使我心惻。銅梁兮道斟，石

笋兮峰折。左驂殪兮霧暗，右劍埋兮花蝕。魂無西兮來於此乎宅！鐘簴在堂，醴醆在户。儼像設兮室中，燎蕭光兮庭下。帝子磯兮魚肥，謫仙之臺兮白鶴自飛。公生斯世而奇不耦兮，死尚友古人而同歸。春禴兮藉蘭，秋祠兮薦菊。子若孫千萬春兮，永承兮受福。《鶴林集》卷三四。又見嘉靖《池州府志》卷九，康熙《石埭縣志》卷八。

〔一〕尚：原無，據翰林院抄本、舊抄本補。

〔二〕者：原無，據右引補。

別少師改葬墓碑

古不修墓，不改葬。蓋謂葬者，藏也。一藏之後，雖萬子孫莫能改也。然嘗讀《儀禮》至「喪服」，乃云「改葬，緦」。子思之答司徒文子，又從而釋之，曰：「禮，父母改葬，不忍無服送至親也。」穀梁氏、鄭玄氏、韓愈氏互有發明，以識其事。是改葬之説，《禮經》有之矣。文王之葬王季也，以墓於欒水，故出棺而更葬焉；孔子之葬徵母幷官氏也，以殯在五父通衢，故遷柩而合葬焉。是改葬之禮，大聖人亦嘗行之矣。近世鴻儒鉅公，蓋有以蟲之嚙而改者，濂溪之母之遷於廬阜是也；有以卜宅之不祥而改者，文公之父之遷於白水鵝峰是也。誰

謂改葬非禮之經歟？然未有因師旅而遷者。按《春秋傳》，惠公之薨，世子尚少，會時有宋師，弗克以禮奉襄事，暨隱元年冬十月，始亟圖改葬焉。不惟悼禮之不備，蓋亦虞幽宅之有後艱也。今大資政別公之傑葬親於荆之上泉，至是廿有三年矣。忽一日以書抵延州來示吴子泳，曰：「二尊之喪，鶴山魏公已銘諸甫窆。今不幸荆州以北戎馬驛騷，卜地之不審，以危其親，實人子之大痛。用負其喪，徧營改卜，得地協吉，葬有期矣。終以處其事之變，不得安於禮之常爲憾，子盍爲識其遷之故？」余撫書太息，曰：「父母子孫一氣而分形。親之體魄安，則此心亦安；親之宅兆危，則此情亦危。一拳石之毁，一抔土之傷，見者尚爲之心惻，況丘壟蹲於戎馬，仁人孝子可坐視而弗之改歟？禮緣人情而制，有經而等者，有曲而當者，其實皆禮之常，而非禮之變也。」少師諱湜，字景甫，生荆楚間。少負奇氣，靖重寡言，篤實敏行。長益降心學問，非洙泗關洛之書不好也。其文章古雅，尤精於射，意謂可以鼓行秀造之林，而三請能書，晚僅以特恩補官。夫人田氏，柔嘉淑明，克相夫子，澹如也。二子：長曰之英，季曰之傑。家事巨細，悉傳之長男。而季子則程勵課督，使之大肆于學，每黨庠術序郡國校試，必偕焉，之傑遂以明經登戊辰進士第。頃在朝，以同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恩，加贈先公少師，夫人郢國。其諸子孫皆以京職官任。於戲盛哉！將以淳祐丙午七月望日辛未定遷于安吉州德清縣金鼇山之原。山舊名金鵝，改名金鼇者，皇上特書也。在喪葬令，凡諸贈官得同正官之制，奎畫昭回，褫章炳煥，則今之葬也，踰有光於前矣！泳雖不及識少師，獲拜郢國於江陵衮歸堂下，且與公第同年，寓同里，知其銜恤卜兆，祈請於上方甚哀。故譜系享年門外内之治，更不詳載，特誌夫所遷月

日，而繫之以辭曰：

人生之初兮，天依形，地附氣；人歿之後兮，還精於天，返魄於地。何地不可藏形兮，豈必故鄉是懷？紛楚氛之未靖兮，望郢門而長哀。黄沙漠漠兮白榆夾路，魂毋歸兮，於此乎安處！傷哉北邙兮下邊於夷纍，侯王之冢兮碣獸之舊題。封不厚兮草木凄止，坎不深兮狐狸拍之。姦窺鬼瞰兮，玉不泣，金不唬。魂毋歸兮，於此乎安栖！鼇之山兮鵝之水，後谿如帶兮前山如几。鵝初鳴兮田實好實裒，牛勿踐兮草方苞方體。青烽不到兮赤蟻皆徙。魂毋歸兮，於此乎安止！畫翌兮輕輬，紫書兮蜜章。置守兮冢人，相儀兮職喪。易士葬以公禮兮，轉蒿里兮薤露。非後踰於前兮，以爵等爲丘封之度。魂其來兮，胡爲乎中露！古不祭墓兮《周官》爲尸，古不改葬兮《儀禮》曰「緦」。憲言之垂後兮人莫之師，乃神青鳥白鶴兮決兆於枯骨朽蓍。彼不思奉先之孝兮，反營遺後之利。魂其來兮！請視予之誌。《鶴林集》卷三四。

周侍郎墓誌銘

有宋六君子曰周公端朝子静，真天下士也。當慶元初，韓侂胄盜權，右正言李沐朋姦誣宗相汝愚，罷政事。於是侍臣穎以顯諫黜，祭酒臣祥、博士臣簡以危言去，太府丞臣祖儉以上封事激烈貶。公曰：「六館士不言，孰當言者？」遂與楊宏中等詣闕上書，辨宰臣之忠勤，指諫官之邪佞，乞竄李

沐以謝天下，乞還祥、簡以收士心。卓乎韙哉！蓋嘗讀李元禮、嵇叔夜、陽亢宗傳，每嘆太學諸生扣閽陳義越千百年僅一見。我國家涵養士氣，自宣、靖汔于慶元，不知閽幾扣，書幾上也。公雖坐言斥，而英風義烈蓋與日月爭明矣！既擯上饒，讀書精舍，益勵志古學。疑義有未瑩，則請益于武夷朱文公，雖白道而冥窮不問也。會皇子生，赦還，隨使者陳益之入蜀。蜀之耆儒夙望，如後谿劉德修、符谿薛仲章，皆深所器重。薦歸，試禮部。仲章偶以中秘書爲參詳官，每愛誦王逢原「世網掛士如朱絲」之詩，謂小綴大遺不足以籠絡人物。至是，欲得一奇傑士壓榜。讀公文，異甚，遂白知舉，定爲第一。號揭乃公也，朝論大厭服。策嘉定四年進士第，教授桂陽軍。秩滿，舊比應召，當路扼之，復浮湛里閈者彌年。因史館袁和叔薦，用爲太學録。一年，遷博士。襲蓋卿忽除小司成，兩學甚喧。季攷入直，乃欲以守氣不如守約命題，公進曰：「難矣！『氣』不是與『約』字對，兩『守』字著略點，晦翁註下分明。」開説論辨頗久。同列有過公者，公則曰：「國家建學，聚十數科目英俊，豈可破句讀《孟子》，貽笑四方？」聞者漸恨，忌者又從而下石焉，公之跡益不得安於上庠矣。用御史疏，出通判嚴州，居母喪，不赴。服除，授隆興添倅，闕決平處，藹有治行。寶慶二年冬，上始御紫宸殿，號召一時名德之彦，公其選也。除國子博士，太常丞，兼莊文府教授，權司封郎官。歷秘書丞、著作郎、將作少監、軍器兼國子司業〔一〕、秘書少監兼國史實録院編修檢討官。時宰相病，不能入朝，政事筆多出房闥，中書之務山壓川壅。重以邊垂外騷，寇賊内訌，鬱攸煽虐，怪星晝見。壬辰閏月十八日〔二〕，彗竟天，詔求言諮訪闕失。公始轉爲丞〔三〕，與校書黄誠父朴白監長曰：「是不可以無言

也。夫專攻上身而不及輔相，指切宫禁而不斥權倖，此漢儒之巧於言災異者，豈宜不反之？昔韓獻子將老，必使知罃禀焉以爲政；鄭子皮已貴，猶能以其政授子産。今三十年，宰相名位已極，若不及精神之未衰預擬一賢者爲之代，玩愒既久，國事日非，上倀倀然莫適與謀，近習捷出而乘之，則後患餘禍終未歇也。」遂同述此意，徑上焉。相得書，忿懥甚。執政者謂公言曰〔四〕：「諸公過矣！辛苦燥烈，彼能茹納也。衝撼擊撞，彼能順受也。若使之避權去位，則深犯其所諱耳。」公曰：「毋憂也。直道以事人，焉往而不三黜哉！」居亡何，相薨，上親擢公兼侍講。此更化第一筆也。翌日，又除太常少卿。端平改元四月，權刑部侍郎，陞同修撰。九月二十七日卒，享年六十有三。初得病後洋館，皆未有知者，忽一夕逝，來往之人如愕如疑。士弔于位，大夫唁于寢，君使人襚于室，平日所親厚復祖于道。哀哉敬夫！公秉行端壹，純心事道。根本乎經術，錯綜乎史傳，法度乎文獻諸老。其爲辭章也，學博於止齋，學奇於水心，又於其間别驅横騖，煆煉精粹，所以言論實，奏議雅，表出人上。更事兩朝，前後凡十疏，大抵嘉定之言簡而直，寶慶之言和而壯，紹定之言忠而侃，端平之言辨而裁。大之天德、帝學、孝治、國本，詳之民力、事俗、時政、邊防，諸所敷陳，更不能悉數也。余每慨念端平更化後，若徐崇父、真希元、魏華父、葉知道、洪舜俞、蔣良貴、袁廣微、吴季永、陳和仲與子静諸賢，各能分道植節，掎挈當世，共争名教於衰滅之中。今其亡也，雖不幸而不得宗禮義之盟，猶幸而不及見兵戎之禍，於此亦可以觀世道之盛衰矣。其子延世已於卒之明年葬公于建牙鄉渚浦山之原，今七稔矣，而未有誌。既遣書，又介其門人胡堂以請。其世譜家乘女男事已詳《行述》，兹論譔

其美者而爲之銘曰：

黯然其若幽，維德之華；訥然其若拙，維言之嘉。懿有德有言兮，胡壽之不遐？愈厄於命之斗牛，玄終於歲之龍蛇。誰令然邪，抑偶然邪？學孜孜而斃兮，則又何嗟？《鶴林集》卷三四。

〔一〕「軍器」下疑脱「少監」二字。

〔二〕月：原脱，據翰林院抄本、舊抄本補。

〔三〕〔四〕公：原作「余」，據文意改。

惠寺丞墓誌銘

叙之初爲大司農主簿，余丞外府，府與農寺共屋而中通，故得相游以熟。每春秋佳日，花靚竹香，則緣翠崖，俯清泉，瀹茗池亭上，徜徉竟夕不能去。叙之雄辯博聞，能雜記經史成誦，尤嗜《左氏》，常常諷道之。余固已奇叙之矣。退而察其所安，則金玉其相，表裏無僞。寒抄暑講，手不停披。雖傲居湫隘，常置圖史，輕舟往還，必携數笈自隨。逮其卧疾河濱，客有問者，則猶執業而起，呻痛咏言，雜莫能知。甚哉，叙之好學也！忽一日語余曰：「子知日月之所以爲易者乎？日，陽也，而畢月，烏居之，陽含陰也；月，陰也，而房日，兔居之，陰含陽也。二用無爻位，周流行六虚，非

《乾》用九，《坤》用六，不足當之。」則其講貫劈析之精，於老師宿儒所聞能守之不失蓋如此。惜乎藝益工而病牢，志逾勵而年嗇，方望其以所傳習者次第出之，而叙之則死矣。叙之，字也；疇，名也；惠姓。家江陰。曾祖諱子明，韜晦弗耀。祖諱堅，以忠義死建炎間。父諱煥，贈朝奉郎。母蔣氏，乃乾道宰相家女。娶史氏，故太師丞相越王之孫，今太傅丞相魯國公之子。方叙之生，母夢蒼玉虬蜿蜒遶室，頗負以爲瑞。既長，質靈性邁，崢然有場屋聲。時魯公望臨縉紳，既任以官，而叙之躬自督勵，弗改其度。貢于禮部，銓于吏部，三以《春秋》冠經，尋第庚長進士，人以是才之。初辟爲提領所幹屬，改浙東安撫司幹辦公事，兩監西京中嶽廟，三易樂平、餘姚、常熟縣宰，倅平江，未行，主管佑神觀。紹定改元，被旨爲内職事官。越三年，除簿，又一轉爲丞。請外，知武陵，以直寶章閣、朝請大夫致其事。叙之雖歷十二官，而僅書常熟令三考，扈正簿一考，澹然亡營職思。其居常熟，故子游里，息絃輟響者不知幾百年，而叙之至其間，勑農以時，美士以學，擢良摘姦以政。政成，魯公遂即其所居閣，榜曰景言，不虚美也。九扈掌倉儲，委積事簿，勾檢稽失，率以晨出夜歸爲常。昔之爲此官者，佩玉長裾，不樂於走趍；而叙之弗懈于位，蟠姦錯蠹，盡洗刷而爬梳之。蓋與其踐揚之多，分毫無及物之利；則寧若計考之少，所至皆惠人之實也。若夫心經意緯，唱義役於鄉，飯飢薪寒，瘞死藥疾，與比鄰鄰鄙共其休戚，此又叙之所優爲者。死之日，享年止五十，識與不識皆嗟悼焉。其淑人史氏，柔嘉淑明，先十九年卒，而叙之義弗復醮。嘗曰：「魯公之德，何可忘也！」男一人，啓孫，文林郎、監臨安府都税務。女一人，游學浮屠法，不嫁爲尼。孫男女六人，尚幼。將

以某年某月葬於鳳戈之鄉，與淑人合壙。前事之某月，啓孫乃狀其爵譜、行年，乞銘于潼川吳某。是安敢以固陋辭？銘曰：

玉虬之蒼蒼，何夢之祥？于飛之鳳鏘鏘，乃合葬于鳳戈之鄉。既予之以厚兮，胡不畀之以其昌？天乎，人乎，卒莫可知兮，尚倚梧竹以漱遺經之芳也。《鶴林集》卷三四。

段聖可墓誌銘

歲嘉定辛未冬，予自鶴山歸，憩于連山段光叔之館。雪中燎薪，夜半壓酒，摘露菜，煮豆花，相與商論皇王帝伯事。諸子森森侍其側，各以經質問。鼎年甫冠，已通《周官》大義矣。後八年，余爲成都教官。時刺史王恭叔每語及廣漢《周禮》一經頗有傳授，自張無隱而下冠蜀省凡四人。教敝文衰，先王致太平之跡後莫窺其髣髴，有得其皮者，有得其骨者，獨子段子得經之髓，是可望也。余躍然起曰：「豈非鼎其名、聖可其字者乎？」是家兄弟皆踈秀而癯，惟聖可充悦磊落，耳犖犖，神諤諤，運筆颯颯，動書數千言，奔逸豪放如勁馬入陣不可遏。逮其嗒然下帷，則寒抄暑講，能下縝密深潛之功。其資稟可入道也。東走飛烏，西走大峨，擔簦負糧，不遠數百里從二先生游。其所與交又皆一時之彦，持論儻不合則氣湧如山，辯翻如河，必欲好己之道勝。其識趣可尚也。每石室月書季攷輒加諸人先，歲大比論秀，有司欲第其所試文爲上等，羣言嘈嘈，遂爲之易置。其聲聞可畏也。如是者

積有年，意其必至於成矣。乃紹定壬辰，聖可之兄昺之、弟震午來京師，忽袖出長公辛書以告，徐視之，則聖可死已二年矣。惜乎痛哉！死生之大故，則晝夜之常經也。所貴於生者，謂其不苟生也；所無憾於死者，謂其不遂死也。唐人柳公惟深，年十餘歲，有誣告之曰：「若骨相當夭，幸而爲釋，可以緩而死。」公不可，曰：「就使從之而生，去聖人之教爲異術，不若速死之愈。」聖可幼年力不肯捨儒而之佛，其事其語大略仿此，則其辨志蓋已不苟矣。獨奈何才與時不相遭，年與人不相並，負其所以魁岸崛奇者而竟賫志以没，是猶有遺憾也。聖可四娶，兩嚴氏皆武江人。武江去連山不兩舍近，故得世爲婚姻。子五，男曰石，曰壽，曰革，壽繼從父；女在室。以辛卯八月六日，葬于聖可所自擇之兆曰艮山之原。其弟兄必欲屬銘于余，且謂厥考曾得秘書書其墓，「而子今不以銘，是負丞也」。嗚呼！文章公器也，豈必館中之儒而後爲輕重哉？以其誼不可辭，故爲之銘。銘曰：

古港有梅兮一本而六葩，生則同生兮花亦共花。或飄之玳筵錦茵，或槁落于滄江之枯槎。誰令然耶，其偶然耶？則鼎之不實又何嗟。《鶴林集》卷三四。

王立言墓誌銘

眉山王立言叔子，天下士也。號爲天下士，而天不爲天下惜，何也？物肖形天地間，韜滅黯晦，不願爲材者嘗壽，而佩美負奇，炳然著於外者，未有不毀性傷生。故文木自寇也，文雉自翳也，文豹

自罟擭陷阱也。不但草木鳥獸之文爲然，靈於物，秀於萬靈者，尤造物所深忌。回夭於學，誼殤於才，機瘏命於文，賀短折於詩。昔之聖人所以於《坤》之卦曰「含章」，《丰》之詩曰「尚絅」，蓋爲君子慮亦深矣。立言髮未燥已刻意肆業，與伯氏世起各專一經。伯受《詩》，季傳《春秋》，講貫礱錯，日詣精到。載筆入都，俊造之林莫敢爲矯。先是學《春秋》者率以伯者事業橫於胸臆，故說利害强弱較巧，而於公義人心上抉出疑伯之說，獨立言唱之。厥後冠里選，第南宮，上第者皆其膏馥所沾溉也。立言雖明經，不同一藝之士僅有偏長。精微朗暢，尤長於論，每一篇出，人競傳之，皆口自諷吟以熟，亦可謂雄於文矣。余嘗謂文章固士之末，而因末可以探其本。蓋君之學問，家有淵源，如浚井得美泉，愈汲而愈不盡。博物洽聞，號經史笥，名朝隱者，君五世祖也。中制科異等，名當、號紅帶老人，名淮奇者，君之高祖從兄弟也。禮部侍郎、直學士院、兼侍講、修國史，始終不附京、檜，號玉臺先生、名賞者，君曾祖也。訂唐、五代、國朝故實，承議公原本缺《東都事略》，吏部公名俁者，君之王父、從祖父也。早習博學宏詞，晚放情於一觴一詠，號寸耕居士、名養心者，君考也。王氏自嘉祐迄嘉泰，百四十餘年，世稱爲文章家。君又逮事諸祖，生長食息不離典訓之內。門地人物固已高世，老師宿儒尤加器重，謂天必玉于成矣。而一第不滿能，一官不及祿，父垂老，祖母肺病，君亦蘊勞成疾死矣。嗚呼！天既予之才以紹五世之美，而不復假之年以營一日之養，意何爲哉！君卒年四十四，環鄉大夫士哭于野、于室、于寢門外，皆慟。遺文有《春秋折衷會解》、《周官說》、《題千金敝箒》、《文章正宗》、《典故》十鉅編，藏於家。兩娶：馬氏、唐氏女。男二，孫一。子濬仲避蜀難，

與余同僑寄吴興。忽一日袖其家乘、行義、年狀，泣而告曰：「先君子合祔于魚鄉山舊矣，而未有述。先生賜之銘，則是歐老爲曾書誌，而鞏不死其親；蘇公爲陳作傳，而愷克終其孝。」嘻，子過矣！然亦何可不慰其心？銘曰：

隰有桑，蕩有荷。君終於無禄，傷如之何！爲子式歌，落霞殘日西山阿。《鶴林集》卷三四。

潘知縣墓誌銘

永嘉潘叔牙葬其親之二十有二年，追述前懿，哀綜遺事，乞銘於潼川吴某，曰：「銘所以示不忘也。歲漸遠，哀漸平，宰上之木且拱矣，而未有述，幾無以蓋終天之痛。」隱哉，孝子之心乎，既葬，慨然如不及者，斯之謂也！余嘗攷諸《儀禮·士喪禮》無銘，《周官·司勳》、《戴記》，衛孔悝特著銘于鼎，然皆自上焉者詔之，非若後世自刻於石也。不但此耳，少不誄長，而子率誄父之行以爲崇孝；謚必及爵，而士各製師之謚以爲尊名。志所以章旌飾柩，而傳經者以爲記。碑所以麗牲繞紼，而斲辭者以爲文。《陟岵》之詩亡而《蓼里》、《薤露》矣！《皐復》之辭散而《大招》、《小招》矣！冢人墓、大夫之圖弗辨，而比干銅盤誌、靈公石槨銘反認以爲古矣。今之誌銘尤承訛襲誤，未有正其非者。叔牙曰：「先生之教固厚矣！抑中心所欲言，誠不能自已也。蓋昔者吾先君子起自儒家，淳泊坦厚。幼入小學，誦詩肄簡諒，諸老已器其能。暨冠，升上庠，文名籍籍出衆右。紹興龍飛，遂舉進士。主相

陰簿，都臨安鹽倉，新邑社，建學宮，籍流徙之民以招救，計亂喪之户以賻補。凡所興爲，詳締周密，令莫能出其治，尹莫敢侵其守也。後入蜀主利州路帳司文字，兵財、器用、簿吏、士馬、牛食靡不申討而究其實。時敵兵大散襲皂郊，直犯天水〔一〕。庸將王大才戰衂愧死，制府以劉昌祖代領其衆。官軍與義兵合，轉戰夾擊，遂梟其將，人尚有鬬志也。帥區處失宜，輕放散忠義，榜一張下，四州復爲盜區。昌祖棄西和，保七方關。以外内騷動，會總領王鉛與制置董居誼不咸，鉛檄先君偕出。先君曰均王事也，躬自攀緣棧道，撫輯義旅，進至殺金平，潰散復集。因間語制臣曰：『大才身死而佚罰，昌祖罪大而慢命，張政、張虎才可用，樊青、董炤過可使。若不亟議施置，人誰死敵？』卒用其議，邊遽寖寧，兩司睦如初，先君未嘗自以爲功語人也。既通籍，知隆興府新建縣，未赴，里中以旱告，邑令諗先君忠信誠慤，共請禱齋者彌月，因得疾以歿。是可痛哀也已！夫痛莫痛於追遠，哀莫哀於没世而名不稱。況先君與先生之弟工侍俱爲曹昌谷所知，而益昌舊聞熏聒於友義之堂者必審，盍不爲叔牙識之？」余作而曰：「孝敬祥順，善行也；惻怛忠愛，仁政也；廉不沽名，姱節也；勇不避難，達德也；先機料敵，卓識也；臨陣易將，忠計也；憂國而病，勤民而死，篤誠也。鄭之罕，宋之樂，彼有一善，史不絶書，豈備衆善而莫爲之銘哉〔二〕？」君名惟一，字景參。三代之諱、之行，若父若子若孫之氏、之名，自有論撰陳公畏《行實》在。姑評隽其美，繫之以詩曰：

陵上之栢蟠虬枝，墓門有梅鴞萃之。海風不載白鶴歸，巖花漠漠黄鳥悲。體魄在下魂何依？嵐銷土蝕十字碑。英規高嶷不可追，欲知夫君視銘詩。《鶴林集》卷三五。

〔一〕天：原作「大」，據翰林院抄本、舊抄本改。

〔二〕爲：原無，據右引補。

全宋文卷七二五八

吳　泳　三九

黃虎墓誌銘

諸暨，會稽大縣也。黃，邑著姓也。虎，公名；子文，其字也。憲、朱氏，曾大父、母也。瑀，贈忠訓郎，吳，贈孺人，大父、母也。祖登。仕，皇考也。魯氏，皇妣也。生而穎悟，莊重如成人。公之幼也，刻苦植學，取友四方。遂登戊辰進士第。公之壯也，調歸安尉，主淳安簿，司雲川獄，知永嘉丞。歸安以憂，永嘉以病，俱不赴。歷任雖四，而僅言六考，公所閱官也。唱第授初秩，薦舉陞從政，覃恩轉文林，致仕改宣教，褫褐幾三十年，浮沉選調，至若告老始得通直，公所積階也。淳安賦籍，漫不可考，吏因爲奸，已輸者復催，公私交病。公曰：「勾稽，吾職也。」出納有令，銷印有時，邑計始裕，吏無所措手而民安之。乃相邑長，大飭鄉校，羣士之秀者肄業于中，士競興學，登于俊造者視昔爲多。迨其去也，民懷公之惠，士德公之教，攀留祖餞，充於道周。此公之所以供簿正

也。安吉獄市放紛，圜扉無茂草。公素明審味心誠求之之訓，有隸于刑者，以身親之。既得其情，則曰：「此所謂庶戮之不辜也。」盛暑給水漿，隆冬給衣被，病則藥之，死則槥之，流徙則計道里遠近資之，皆取諸餼廩，雖桁楊拷掠之餘無怨言。此公之所以爲司理參軍也。平居燕處，每有常度，家人不見其有惰容〔一〕。訓子弟如嚴師，待交友如同氣，恤鄉鄰如家人。里之孤貧者，嫁娶之如子女。凶年饑歲以賑以貸，泥涂斷港必甃必梁，故邑無流殍而行者不病涉。此公之處鄉也。自安吉罷歸，屏居丘園，十年不調，以書史自娛。邑多佳山水，暇日與親朋盤食榼酒游適其間，神氣冲澹，一毫無榮進意。端平更化，今參預鄭公於公爲同年，亟稱其賢，欲薦進之，而公倦游之志已弗可奪。一日謂其子曰：「窮達，命也。吾未六十，非不堪事，諸公貴人非不我知，然此心已在泉石間矣。」明日遂上章致其事，越三年而後卒。此公之知命也。甲子三百四十，公所享年也。丙午三月十三，卒之年月日也。是年十一月朔，葬之日也。邑之高嶺，公所藏也。楊氏先公二十七年卒，元配也。陳氏後公四旬歿，繼室也。嗣孫，免解進士，子也。許適衢州教授周俌，女也。狀其世系行誼年者，廬陵通守林宋偉也。介參預鄭公之命，俾誌其墓而爲之銘者，同年生潼川吴某也。銘曰：

耨之易而未穫兮，築之勤而未落兮。高山之陰，陰已合莫兮。

〔一〕其：原無，據翰林院抄本、舊抄本補。

《鶴林集》卷三五。又見《永樂大典》卷七六五一。

郭縣尉墓誌銘

曹谿郭仁甫兄弟能尊賢友善，爲王恭叔、高才卿所與，余官成都，嘗遣二子之酉、巽東就學。後歸自五花泉上，過溪，於仁甫乎館。仁甫置酒作樂張甚，談論亹亹，外若馳使，而中實不糊塗，一鄉之傑也。退揖清甫，則慈祥遜悌，冲然若不能言。又扣其二子進學淺深之候，之酉粹而文，巽東魁岸有英氣，真稱其家兒也。後半年，余以路機再游成都，清甫死焉。後八年，余爲中都官，震東之父仁甫又死焉。自始至今，不滿十年，哭其弟若兄三人，人世何如也！仁甫諱榮之。事親孝，居家友。少通《春秋》，頗能爲《竹林》、《清明》、《繁露》之學。屢試不偶，撫遺經而嘆曰：「釜禄本以養親，而不得朝夕暨也。寧輸東園錢，受比部尉？」遂載錦輿隱於九峰山下。方春，花香鳥鳴，怡愉豫悦，日以色養爲娛。未幾而親喪，則不復事王侯矣。墓之側築室，榜曰「終禮」。其家燕處之堂，題曰「虚白」。民病涉，則駕兩橋於屋之東西以濟不通；軍以乏食告，則自捐家資以紓國之難。襦寒飯饑，槥死藥疾，春賑歲貸，率有常度。余嘗病今世之士實諱貧而文詆富，抑不知富所以爲善之資也。《洪範》曰：「既富方穀。」蓋有既富之實而後可以彊於善也。《畢命》曰：「資富能訓。」蓋有資富之地而後可以迪於教也。一鄉之中而有富於一鄉者，則鄉黨資其仁；一國之中而有富於一國者，則國家利其義。此豈毀簷隈巷，敗衣縷褐者之所能爲乎？彼詆富者所是非往

往失事理之平，余於仁甫之亡，重有歎也。葬之明年，猶子之酉以書來諗，曰：「伯父治命，必欲之酉之子坤珍爲震東後。」又爲之請銘，且謂：「二孔君皆韓吏部所誌也。子既能爲父銘矣，伯也奚辭？」乃摭其事狀而爲之銘，銘曰：

天倉不可以峙糧，玉井不可以給漿。腰金珮璜，和鸞鏘鏘，而我居園卒荒。然則能爲善於一鄉一國者，何可忘！《鶴林集》卷三五。

郭隱君墓誌銘

去旌陽四十里曰曹溪，沿谿上下，田高水深。過橋之東南，宅於平衍，松杉相望，雜種桃杏花，一目幾數百家，是曰曹莊。莊故以曹名，而郭實自曹出也。隱君諱洗，字清父，與其兄縣尉俱以好禮聞。尉高堂大厦，充然自怡，而君不廣門巷，不華第宅，劬勞自課，如未嘗富者。然每四節之會，社某日雞，臘某日釀，内之合族承祭，外之延賓留客，其調度實與兄等。至鄉鄰有急，則以財赴之，遊士過其門，意無不自滿去，真可謂一鄉之善士矣。君少不天，繼以「陟屺」之戚，與祖母曹相依爲命。已而曹亦下世，家事無鉅細，必自釐飭。對妻如賓，役僮如倩。字其弟之孤，男婚女嫁無懈色。爲人極簡樸，口期期，未嘗以疾聲遽色加人，而人亦莫欺也。獨嚴於教子，訓勵程督，無分陰放暇。出遊庠校，則儲糧辦履，不限之以方。歲乙酉，之酉遂貢於鄉，族姻世舊湊門爭賀，樂飲幾旬。人不

榮其子，而榮其父，曰：「此莊百年未之見也！」余神泉戍滿，之酉以疇昔游從之舊延至其家，尚獲與君夷猶溪上，弄水澆花於林蒨間，不兩月而君死。未死前一日，嘗告其家人曰：「余始生在旦，劬勞之辰而張酒設樂，竊不自爲安。」遂齋戒，具冠帶，乘小竹輿亟往羅浮以避。方夜漏下廿九刻，參斗闌干，急呼童點燭，整襟危坐。童莫曉其故，而君已溘然逝矣。嗚呼！死生，大事也。不疾而死，幾於寂滅；不之正寢，而之真人之廬，幾於羽化；死之日當生之朝，而猶孝思不匱，弗敢以父母遺體于逸于樂，則又幾於得正而斃矣。之酉領諸孤稟之母氏張孺人，已於紹定改元十月十九日，葬君於仁義鄉計善里兑岡之原。譜系有記，行述有編，而猶請銘不置，累書到中都，且以危語撼余曰：「華陽之聚，吾子嘗墜言焉。今墓木之華六易矣，奈壤下何？」余愧不能答也，乃爲之銘。銘曰：

生曹溪，死羅浮，非佛子，非道流。家好善，身好修，本仁義，尊軻、丘。子力穡，今有秋，銘不磨，閟諸幽。《鶴林集》卷三五。

蔣知縣墓誌銘

孔氏之門富有百官，而尤以長民之官爲重。孔子，大聖人也，爲中都宰。由聖人而下，閔損治費，仲由治蒲，言偃治武城，卜商治莒父，端木賜治信陽，高柴治成，宓不齊、巫馬期治單父。其不著所治之邑，聖人特許其可以爲之宰者，又不在茲選也。夫以數子之品質才分，皆卿材也，皆將相器

也，而獨以治邑稱，何哉？蓋一邑者，天下之式也。有地可居，則規模之施置易；去民彌近，則教化之流行速。非若後之冠進賢、紆墨綬者，反不屑於親民也。蔣君叔輿少韓，其近世良令歟！方其攝永新也，縣經峒寇後，賦入鮮少，未免預貸於民。君曰：「此弊政也。」乃鋤姦摘佞，以德以法，寧先除害本以寬民力，不忍促輸期以奉公上，郡督郵旁午於縣不顧也。用郡將部使者薦，擢知弋陽。先是江東諸邑重困於月樁錢，紹興中始減十之一，乾、淳間復減十之二，至紹熙則通減十之三四。然上饒一郡僅捐緡錢一萬，而弋陽鑿空樁辦之數猶故弗減也。則縮泉增料，內緝酒政，以課之羨補之，斂不及民，而邦用亦濟登矣。如壝社稷以報本，廩常平以振乏，清獄市以澤冤，正版籍、表户畝以差第其力役，邦條、吏約每張下，民咸有愜志。嘗指心謂人曰：「滿腔子無圭撮欺僞。」隱哉仁夫！君自以不欺，則人烏得用其欺哉？然心學之苗裔，則亦有自來矣。蓋程氏之學傳於袁溉道潔，袁公之學傳於薛常州季宣，君雅與常州游，又嘗接聞道潔之遺風緒論，故其國中所施行者，皆羣居講摩充而達之者也。居亡何，以憂民病，以勤事死，卒不能大用于時，是亦可哀矣。君之曾祖曰扶。祖曰惇，贈中大夫。父曰行簡，階得奉朝議，贈中奉大夫，曾守常德，有遺愛於人。君實象賢也，少負奇氣，於書靡不博習，曆筴、星文、鍾律、地理，五診上下經，八陣奇正法，太一臨守行犯之數，皆能心籌指畫，不留神也。歷官自維揚户曹，監仁和買納場，授岳陽推官，轉永新丞，具有佳政，然治縣之譜尤其著也。以嘉定十六年正月二十六日卒于位，以寶慶元年正月十二日與孺人劉氏合葬于瞿嶼山，享年僅六十一。男女五子，曰兕、尖、焱、晁、燧，皆孝弟祥順，各能謹家法。某守中川，焱以士禮見，袖出

其先君子存齋行治官世狀，匄余銘。郡方詔救政，不暇述。則又貽書吴興寓所，曰：「先君用止百里，未究所長，不借潤詞，不足以達其志。」嗚呼！古所謂士之達者，以民不失望爲達，不以官之尊榮富貴爲達也。今君治弋陽，壤地雖褊小，而能使居官大，民又不失望焉，則是達也。遂爲發揮孔門愛人之道，與君試邑之法，書而誌諸石。復取水心葉公適語，爲之銘曰：

壯矣弋陽，藿竹青蒼。厥壤甚夷，水廣山長。上迫征求，下憐愁苦。依其永存，以作民怙。水心揭此，銘君之齋；鶴林持此，銘君之墓。《鶴林集》卷三五。

待制侍郎弟壙誌

有宋正臣吴昌裔，以直道黜，以力學病，以憂民死。生于淳熙癸卯，卒於嘉熙庚子。斂以士服，奠以家禮，引以侯度。婺之分，則其死所也。越一月，負喪于東嘉郡。又八月，卜兆于荆谿山。啓於十月辛卯，祖於癸巳，窆於己酉。其未亂也，呼二子概、米而語之曰：「吾之病病矣，不復有起色矣。汝宜依道理行。」哀夫敬夫，君子曰終，吾知弟之能以禮自終也。余少孤，與弟共學，食則同案，坐則同席，出遊則同方，非古之道、古之文不好也。弟後余舉進士，贏糧撰屨，從黄直卿先生授文公諸書以歸，即書窮理，克己就義，朝講暮習，寢食盡廢，以故得痞疾。雖榮宦四方，泊如也。爲御史，言論侃侃諤諤，彈擊不避宰相。嘗諗同列曰：「臺比以課考月

成，吾當言而言，何用課？」故察事纔六閱月，而奏疏已三十三通。言漸廣，仇者愈衆，遂奉命贊西事。至丹陽病，建鄴又病，從我於宣城及退居苕谿，病益牢。每病作，床頭猶置書册，少間則執業以興，呻痛誦言，雜莫能辨，蓋將以是老焉。會朝家予郡出節，不拜。浙東以旱告，始佩金華綬。至之日，訪序事，詔求政。首以生齒登耗籍于版，以饑貧困厄筆於書，圻分井畫，丁給户散，少不獲濟，則憂心恫恫而不得愒焉。民正賴以宅生，而邦侯死矣。侯，西州人。家在天之涯，葬在海之角。襄者，兄中川太守，弔者祖者皆中川賢大夫士，兹殆非偶然者。惟是歷十有五官，致位法從，而無宅一區，無田一廛。攢地請於朝，喪具取於賻贈，抔土寸槨皆君之賜。斯榮也，抑可哀也已！官世行治，二子已裒次其事，求之當代銘筆，且以横渠之誌天祺爲請。嗚呼！後乎吾來，先乎吾往。叔也既不及志其兄，則伯子某敢不屬辭以納於弟之壙？十月既望，兄某誌。《鶴林集》卷三五。

撫機弟墓誌

不弔昊天崇降禍於我家，何其酷也！先是高祖彦翼首築書樓以保艾爾後，我世父仲勉、仲叔父申、之巽、隽，皆貢於鄉。至玄孫泳、昌裔、象明、有成、中孚，連三人比，五登進士科，直叢叢如桂樹林立，論業而未及成者，耆孫與昌辰而止耳。人謂吴氏種德藝學，至四世滋大也。生不逢辰，適與禍會。或死於兵，或死於疫，或死王事。故泳自嘉熙以來，元年四月哭中孚，十二月哭象明，哭昌

辰；三年四月哭耆孫，八月哭有成；四年二月又哭昌裔。無歲不爲哀，無月不爲位，無朔不望喪者之鄉而哭，其間冠衣純采纔數月而已。嗚呼！天乎！以孤露之昆弟，不四載間而哭同胞、同堂、同從祖者六人，如吾之衰反久存乎世！豈吳氏三世以來，若祖、若父、若泳之身，皆代爲冢嗣，天亦不忍更弱一個以頹其緒業也？曩者泳以天子命召，諸弟皆祖于江上，時汝在安康，未及別。既列官于朝，尋以罪去國，出守宣城，又罷，顧瞻四方，莫知所適歸。遂挈兩院僑寄于吳興邑下，雖一瓦之覆、一壠之植咸無，焉以庇其生？然構堂聚族之志純，始終弗變也。汝與兄書，首以弱妻幼子爲託。兄亦念汝獨留于西。西固吾土也，而汝與吾則皆高祖之精神氣血也。一氣不屬，百骸皆病。故莫如南下來此伴吾，庶相與共學，不壞我高祖寡命，豈謂汝遽遠吾而没乎！死之處所及逝日月，初皆罔聞知，亮孫扶旅櫬來，始信寢疾于洛磧，奄終於涪陵。其疾也，醫無所問；其病也，藥無所鬻；其將死也，禱祠無所質徵；其含其殮也，又無壯子弟、無强近之親相其事。退不能返諸故鄉，進莫能葬諸中墅。孤舫傲兀，旌杠搖搖，曠一年僅達兄所。吁，汝不幸死矣。而又遭此不幸也，寧不使我三曲而哀哉！又四年，實淳祐三年也，其子常孫奉孀母命，欲以九月丙午窆于武康大賽丁山之原，丐余誌其壙。余已誌荆溪矣，何可辭？從弟諱有成，字叔立。蚤有能文聲，纔涉俊造之場，便兩與舉選。其居家極孝弟祥順，其蒞官極廉介莊恪，其臨患極沉毅忠勇。初調彭門崇寧簿，繼嘉定司理、榮州户曹、金州記室，通籍宰遂寧蓬溪縣，尋共二府事。人視之殆布衣諸生耳，然其式遏北敵，調集潰兵，白刃如霜，赤羽如日，毅然以身當之不少懾。寇平，有鐫崖刻石以誦其功者。堂除江西路機幕，而不及赴矣。悲夫痛

夫！曾王父曰覺。王父曰良翰，考即貢士申，贈承事郎。母文氏，贈孺人。娶塗山氏。五子：常孫、亮孫、守孫、學孫、寔孫，守孫後耆弟。一女隶娘，未笄。吾與汝婦子相依于此，雖別不能治生以資贍汝之家，然持育教示如汝存焉。獨恨余老且憊，不能偕孝子送柳車遂之於墓。故抒其中情之至隱矢辭，以内諸幽。《鶴林集》卷三五。

盛宜人墓誌銘

余友洪舜俞，昔同直紫薇省，嘗與余上下商論人物，則曰：「有章君鑑者隱於北酒庫，沈潛而藝，方雅而飭，他日會有立也。」後三年，章君爲餘不宰，余適祠官，僑寄百寮山下，觀其野桑土闢，問其國民數登，退而視其修於家庭者，則父慈而教，弟敬而友，厥母侍祖母柔而則。余以是知鑑爲良士，而舜俞不我欺也。居無何，其大母下世。又三年，母亦以哭踊悲傷之極感疾而逝。哀子鑑稽顙授使者狀，以幣走山間，乞銘於學士吴某，曰：「當代鴻筆，惟子是屬。若哀而賜之銘，是子遺吾母不朽也。」余既諾之，而病。病彌月不愈，鑑又累書迫趣，則憮然而嘆曰：「文章以神志爲主，今神衰志耗，筆路已荒，惟恐詞之不令，以爲神羞，得掛名書丹幸矣。」鑑曰：「不然。昔東萊先生之病病矣，猶力而銘番陽王君安之母。今吾母之葬，雖筮日已從，而子之誌未得，寧舍龜釋策，别卜遠日以待。」嗚呼，孝子之情至此，豈但辟不懷而已哉！謹以其所來狀叙其事。宜人姓盛氏。在父母家莊静

謹約，言不出閫，動不踰閾，簪不飾華麗，衣不被奇邪，盡女事。年十有八而嬪於章氏，共祭祀必齋，事舅姑唯謹，服非手出不薦，饋非躬具不陳，盡婦職。每客至，惟酒食是議，炮羊膾鯉，羹鶉釀鴈，雖卒具必精潔。芸翁雅好琴，且豪於詩。弦急則承之以柔，興逸則聚之以敬，盡妻道。闢塾於家，延師教子，入則問所業進減，出則視其友損益，《少儀》、《內則》之言，時薰聒其耳。於是長子鑑第癸未進士，次子鑄第庚辰進士。兄之子盛如杞早孤，字養幾二十年，亦復取儒科。華外族，盡母教。夫古之女士有一節片行，動侈其美，登載於彤史。宜人四德備矣，表而揚之，亦豈爲過哉？宜人以乾道壬辰正月十八日生，以淳祐辛丑正月十八日死。死之日乃生之日，殆非偶然者。但佛氏好說因果，動以知生了死爲大事；而儒家只言感應，獨以積善流慶爲究竟法。子鑑既陞朝，子鑄亦賢大夫。孫男二，女六，俱慧爽。皆積善之報也。銘曰：

春不蠶兮，被僮僮在公。歲無褐兮，手摻摻以縫。夜絃暗識兮，堂百琴壽乃翁。嗟媛之亡兮，軿頹案空。《國風》聲熄兮管未彤，緝爲銘詩兮賁幽宮。《鶴林集》卷三五。

吴令人墓誌銘

昔者先王之世，禮修義明，不獨教化行于學士大夫，而室家婦人亦各能勉大夫以正，勸君子以義。王澤既竭，姆儀嬪則不見于後世。如齊之孟姬，楚之貞姜，共公之伯姬，雖號能以一節自名，而

沽廉眩怪，壹志不改，反遺良人以羞，茲豈性情之正哉！有宋集英殿修撰、大理少卿徐公之妻，則閑于詩而度于禮矣。方公之典司臬事也，當路諷之，使蔓其獄，則可立致通顯。公曰：「殺人以媚人，吾不爲也。惟有去而已。」令人曰：「去之，而後之人如公之平則已，脱吏持巧心，曲文以内之，則是公貽後禍也。」深乎懿哉，令人之性識明知道理乃如此！公既得罪，謫道州，繼又謫象。迨其再謫也，令人謂：「道猶邇矣，象濱絶島，豈君子所宜獨居耶？」遂斥賣簪珥，挈其子偕往。至則廬于橧巢營窟之間，食于蜑酒瘴茅之地。佐紉奉饘，恬不以憂戚嬰懷。閱二年，公竟死其所，則又復扶柩以歸。婦哭其夫，子哭其父，行道之人莫不咨嗟歎惜〔一〕，善公以義終，而嘉令人以禮相也。昔李安簡公忤秦檜，謫嶺外，榮國家居不肉食者十年，人皆難之。今以令人視榮國，則尤人之所難矣。令人姓吳氏，生本儒家。父通直時英，秉德尚義，見聞所薰習，不待母傅之而良。及女于徐，每以不逮事舅姑爲恨，故凡在舅黨者無不敬焉，凡在姑黨者無不愛焉。恭大慈小，色莊氣仁。每春秋之事，視滌濯，羞簠簋，勞以待旦，必齊必潔。性雅儉約，副珈之飾弗改其舊，所被服者皆嫁時之衣。集撰公無媵妾，令人左琴右書，事之惟謹。所以卒能成夫子之志者，亦其素也。自南歸，得風痹疾，卒于嘉熙己亥八月戊午，葬于庚子十二月。某適守東嘉，其三子獻子、文子、巽子論撰其行以相告，曰：「先君出處大節，帥臣文伯甫發之，臺臣穎叔甫直之，詞臣舜俞甫潤色之，而墓之有銘，又得子之鄉先生華甫以識其窆，今無憾矣。獨先令人言不出閫，所以相警戒之道，世未有深知者，非子誌將誰屬？」嗚呼，孝子之心，亦可哀也已！于是誌其行之大者，繫之以銘曰：

蘭結于衿，玉韞于匱，胡言之出，能折我獄？畫不遊庭，夕不下堂，曷命之奇，奔走南荒？亦既至止，亦既見止，胡然而天，復俾遐棄？象臺雲靡，鹿城草萋。生不同還，死則共歸。有芳其猷，有亮其節，作爲銘詩，以詔來哲。《鶴林集》卷三五。

〔一〕行道之人：原無，據翰林院抄本、舊抄本補。

祭陳司業文

罔之生而無所樹立，則爲凡民；溘然死而無覺知，則爲偶人。子少敏悟，八窗洞明。或諗其夢爲物中之象，或指其頂爲天上之麟。所以慧根含海氣之秀，高第揭斗杓之明。纔下玉几，徑參慈湖，磨礲明德之鏡，澡濯靈淵之珠。紹聞徽言，密受正印。心之精神，只此謂聖。大無理之不燭，細無疑之不瑩。俯以習于鄉，仰以儀于朝。凜冰柱之屹立，懿玉音之孔昭。道則甚高，時不吾以。俗學薰骨，危言入髓。鳴丹鳳於燕雀之壇，奏黃鍾於箏笛之耳。亶一意以孤行，羌衆兆之所棄。紹定不合，端平不容。至嘉熙而三黜，信吾道之冥窮。非不知蹇蹇之爲患，容容之多福。然委厥美以從容兮，又非君之所欲。攝提轉而屈子乘鷺，單閼逢而賈生賦鵩。雖運會之偶然，抑生民之無祿。夫執袂摻摻，笑言晏晏。別子若溪，是假聚散。昭昭白日，杳杳長夜。祭子寶幢，是真代謝。胡象山之嫡孫，不兩載其

就萎。廣微已矣，子又繼之。予既爲天下痛，又不哭子，老不哭少，夫何鶴髮之親，連送二男之柩？此予所以長嗟而永悼也。雖然，朋友之誼，死生不分。昔之所欲講焉而未定者，今説子，子不知乎，盍起之死，而細與商論乎斯文！尚饗。《永樂大典》卷一四〇四六。又見《四庫輯本別集拾遺》。

全宋文卷七二五九

吴　泳　四〇

明堂奏告祝文

天　地

伏以丕釐景命，奄宅嘉師。惟泰元尊，每荷溥臨之貺；其坤道順，實資敏植之恩。用涓萬寶告成之時，爰秩九筵合祭之禮。率由彝典，敢告前期。

宗　廟

伏以獲承洪緒，宏濟多艱。爰熙紫壇，練時卜日，於穆清廟，尊祖敬宗。祇率彝章，預伸潔告。

社　稷

伏以古者載芟而祈，良耜而報，各以歌樂告於神明。矧當祭祀之秋，宜致恭先之薦。

太　乙

伏以明堂度九尺之筵，靡神不舉；太乙開八通之道，降福孔夷。用卜季辛，敢伸昭告。

天慶觀報恩觀

伏以天無聲無臭，惟道可憑；祭有報有祈，以時爲大。顧慚菲薄，獲奉粢盛。壇於丙地之陽，卜以辛日之薦。尚祈昭鑑，相我熙成。

諸陵攢宫

伏以將祀世室，載瞻崇丘。未陳犧牲珪幣之恭，先致祖考神祇之告。尚祈來格，以相熙成。

四瀆五嶽四海

伏以昭於天地，方嚴陟配之文；望于山川，具有秩祭之典。季辛穆卜，先申告忱。

嶽瀆海路通去處

伏以明堂孔陽，方議合祠之典；宗伯辨位，乃陳四望之儀。秩於山川，沿于江海，靡神不舉，先事告忱。

遷神主

伏以爰熙紫壇，聿嚴禋祀，於穆清廟，式謹繕修。庀工方新，奉主有恪，用涓吉日，虔告明神。

《鶴林集》卷五。

明堂册文

景靈宮

明明我祖，道峻於天。濯濯厥靈，其基明辟。猶木有本，猶水有源。肆台小子，既受帝祉。季秋之月，宗祀明堂，其日用辛，工祝致告。丕釐景命，終萬斯年。

太廟

於穆清廟，世有哲王，德厚流光，必百世祀。台恐德弗類，遏前人光，是用孝饗，入太室裸。洞屬屬，蒸蒸芬芬。來燕來寧，俾緝熙於純嘏。

昊天上帝

倬彼昊天，皇矣上帝。親德饗道，監觀四方。施予冲子，綏受茲命。服大裘而冕，祀乎明堂。高高在上，無曰不顯。以祈福祥，以弭災兵，乂我受民，永寅念于祀。

皇地祇

惟王建國，掌邦地祇。瘞埋泰圻，有册有典。今冲子嗣主名，山川相其陰陽。居明堂左个，禮以黄琮，祀用黝牲。土穀惟修，庶草蕃廡。萬邦咸休，敬拜下土之靈。

太祖皇帝

天作之君，神武不殺。肇造區夏，啓迪後人。以予小子，夙夜毖祀，是用大饗帝，度九尺之筵。籩豆静嘉，牲牷肥腯，格于藝祖，克配彼天。永言孝思，無墜寶命。

太宗

天造草昧，文王康之，始基矣。嗣武受之，耆定爾功，布昭聖武，天下爲一，百世不遷。今文子文孫，敬宗尊祖。我將我享，王者之堂。潔爾牛羊，與其黍稷。神保是格，日靖四方。《鶴林集》卷五。

明堂禮成奏謝

景靈宮萬壽觀會聖宮太乙宮

伏以祇奉瑄玉，肅臨壇垓。考嫣庭肆類之文，崇姬室九筵之制。列聖降祉，三神蕃釐。豈涼德之克堪，實上皇之顯相。用伸昭報，庶永延休。太乙宮改「上皇」作「上靈」字。

諸陵攢宮

伏以迪循彝典，寅祀總章。上帝時歆，垂恩若風雨而下；百神既饗，降福如岡陵之增。載瞻橋山，實邇秦望。爰遣明馨之薦，以將昭報之忱。尚赫厥靈，垂裕乃後。

五嶽二海四瀆

伏以大饗合宫，汔成熙事。祀于天地，既荷博臨；望于山川，敢遲昭報？尚冀威靈之假，允臻福禄之來。

諸陵

伏以總章汔祀，熙事告成。事天之明，堅一忱而罔間；哀時之對，與萬國以咸休。荷烈祖之顧歆，瞻崇丘而控謝。

南海南瀆南嶽

伏以頃者宗祀，偏于羣神。喬嶽之靈，滄海之匯，相予熙事，永臻厥成。神之格思，敢不昭報。

南鎮會稽山

節彼南山，維禹甸之。頃以犧牲，祀于陽館。既荷帝祉，神來宴娭。熙事備成，敢忘昭報？《鶴林集》卷五。

改元諸陵奏告

伏以創業垂統，烈祖之休；繼天奉元，一王之法。合兩朝之懿架，更首歲之嘉名。載瞻崇丘，用伸潔告。《鶴林集》卷五。

孝宗皇帝修換殯宮文

奉先思孝，瞻彼上宮；揆日庀工，動乎下土。敢告于廟，以寧其神。《鶴林集》卷五。

光宗皇帝修換殯宮文

伏以菆廟之嚴，明神所宅。陰虬陽馬，歲月久深，松楩旅楹，風雨侵蝕。屬庀工而揆日，敢移御以告安。《鶴林集》卷五。

寧宗皇帝殯宮文

伏以景彼崇丘，侐其閟宇。龍輴既遠，虬柱斯傾。屬鳩僝功，敢告移御。《鶴林集》卷五。

昭慈聖獻皇后等奉安神御文

伏以柏宮侐淨，歷歲月已深；松槨延長，爲風雨所薄。既竣徒役，復妥靈斿。《鶴林集》卷五。

恭聖攢殿修整奏告文

伏以菆廟之嚴，風雨所薄。旅楹傾剥，涓日繕修。顧瞻慈靈，不敢不告。《鶴林集》卷五。

恭淑皇后修整攢宮殿文

伏以慈靈在天，邃殿於穆。其門有伉，積歲不修。涓日既良，鳩工是告。《鶴林集》卷五。

皇帝祈晴設羅天醮一千二百分位祝文

伏以星殷仲秋，甫轉金行之度；天作淫雨，致貽寶穡之災。禾且穗矣，而爛於場；田皆汙矣，而堙於水。脱有邊烽之告警，凛乎國計之莫支。祓除邃殿之嚴，繙閱冲科之秘。伏願開豁乾象，劃蠲雲根。杲日既昇，盡滌羣陰之障；豐年其有，輯成五福之基。《鶴林集》卷一三。

春祭諸廟祝文 一

惟古者諸侯得以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禮也。今以邑大夫之職，而亦許之禱於山川之祠，令也。有其舉之，其敢廢之？肆以季春，式嚴常祀。伏惟時其雨暘，俾民用平康，而物無疵厲，則某與邦之民報神之德，其永無斁。《鶴林集》卷一三。

春祭諸廟祝文 二〔一〕

古者諸侯得以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每歲季春，厥有常祀。有其舉之，其敢廢之？用是以月之

既望，祀於有廟。伏惟時其雨暘，使麥既實而穀有秋，則神之惠也，侯之望也，亦民之福也。《鶴林集》卷一三。

〔一〕以下二篇原編在《秋祭諸廟祝文》題下，然審其文亦爲春祭之辭，今移于此并改題。

春祭諸廟祝文　三

正月之吉，始頒教治，已宣布於寬書；大祲之禮，必禱鬼神，欲導迎於豐歲。吏職其顯，神司其幽。願憑嘉德之昭靈，以起蒸民之艱阨。方祗厥事，式寫我心。《鶴林集》卷一三。

秋祭諸廟祝文　一

詩之《豐年》曰：「秋冬報也。」春之時省耕，而太守不及省也。夏之日祈穀，而太守不及躬以祈也。今秋已成矣，稻穗且熟矣。乃獲與南畝婦子享此樂歲，豈非神之祐哉？祀事有彝，不敢不恪。《鶴林集》卷一三。

秋祭諸廟祝文 二

國家水旱，神司其權，字民者任其責。某爲邑長於斯，跨三年矣。旱不爲災，水不爲沴，年穀用登，田里胥樂，寧非神之賜耶？春祈秋報，厥有舊章，敢羞牲酒，用酬神貺，惟神昭鑑而終惠之。《鶴林集》卷一三。

秋祭諸廟祝文 三

古者諸侯必祭於境内山川之神者，禮也。爰以季秋，祇率厥典。申飭乃僚，用修其報。吏不忘神之德，神不忘吾之民。使來歲之稼豐於今歲之穡，則民之願也。《鶴林集》卷一三。

到任祭諸廟祝文 一〔二〕

《大易》假有廟必於《萃》卦言之，蓋敬者德之聚而神之舍也。今太守甫視印，首謁諸廟，是以有精爽交乎神明，過三日以往則役於事矣。祇謁之初，敢抱《易》以告。《鶴林集》卷一三。

〔一〕以下二篇原亦在《秋祭諸廟祝文》題下，細審其文，實爲初到知州任謁廟之辭，惟不知所知何州耳。今改題。

到任祭諸廟祝文　二

吏出守此土，神廟食此土，吏司其明，神司其幽。政事不修，刑罰不中，吏不敢辭其責。若夫時其陰陽，節其風雨，俾民無水旱疾疫之災，則惟神實相之。蓋國家三歲一易吏，而神則千萬年永保民也。某始至三日，敢以誠告。某惟令近民者也，而於神爲尤近。動静語默，神必知之。而況荷民社之重，寄水旱之託，則賦斂之過厚，刑罰之失中，神豈不降罰厥躬，以示譴告？去年之夏，厥水爲沴，民之昏墊，聞者惻然。今偶爲邑長於斯，捍水防民此第一事，而力未暇爲也。則共神明，崇廟祀，以厭水災，不敢不敬。《鶴林集》卷一三。

祈晴祝文　一

陰居大冬，時寒則應序；天作淫雨，太過則爲災。興嘆，丁抱薪而不炊。使人至斯，皆吏失職！爰露一忱之精禱，仰干大覺之垂慈。伏願慧劍劃雲，法

燈破闇。皇天不瞽，獲瞻杲日之明；后土得乾，預卜來麰之秀。《鶴林集》卷一三。

祈晴祝文 二

閱月不雨則告旱，甫蒙霑足之恩；平原出水則書災，易致浸霪之患。雖咨怨乃人情之常態，而變遷亦造物之至難。既掌此邦，當職其咎。豈惠心之未遍？抑刑典之失中？所以亟疏決以哀庶獄之不幸，屢賑貸以濟百姓之不贍。更憑道力，密轉陽機。雲霽漲平，無商羊之起舞；年豐穀熟，有銅雀之再鳴。《鶴林集》卷一三。

祈晴祝文 三

國有大故，方深慮患之私；天多沉陰，未睹開晴之日。稻既穗而雨不得獲，麥可播而雨不得耘。若其浸淫於十月之交，豈不貽害於三農之務？靜省狂恒之咎，率由秕政之愆。敢不洗心，專於事帝？伏願劃蠲雲翳，浴出陽明，曰霽、曰驛、曰蒙，既諧吉筮；實堅、實好、實栗，汔用康年。《鶴林集》卷一三。

祈晴祝文　四

星正仲冬，天作霪雨。四境之内不治，固欲安之；三日以往爲霖，是謂過矣。況錢荒而楮會弗起，米貴而薪芻益高，雖多方求濟於生民，而厥罰未消於咎證。用殫忱悃，仰叩高真。伏願壓盡陰霾，翻作雨雪瀌瀌之瑞；豁開陽彩，庶瞻出日杲杲之光。使行旅者有阜通之期，而邊戍者無暴露之嘆。凡隸吾土，悉蒙慈休。《鶴林集》卷一三。

祈晴祝文　五

五穀熟而有年，證方協序；平地尺爲大雪，過則書災。雖去春尚有於一旬，而涉歲已更於三日，薪濕如桂而民食病，衣冷於鐵而師人寒。爲長於斯，當職其咎。用潔蘂宫祇園之薦，仰祈玉清天宇之晴。伏願晛消陰霾，綺散陽采，洗六兵於北漠，已占休息之期；祝萬壽於南山，更覿清明之景。《鶴林集》卷一三。

比歲不登，方議賑民之乏；淫雨虽降，又貽害稼之憂。固非我佛之不慈，亦豈衆生之共孽？咎在長吏，罰爲常陰。伏惟觀世音菩薩，以慧燈破闇爲明，以杲日滌昏爲覺。劃開萬象，俾瞻初出之光；拯活羣生，庶免薦饑之患。一誠懇禱，三寶證知。《鶴林集》卷一三。

神泉縣祈晴祝文

維暮之春，已切來麰之望；崇朝其雨，忽貽害稼之憂。既非上帝之心，亦豈下民之罪？實繫令謬，有戾人和，致令穡事之久妨，馴致淫陰之不解。弗憑佛力，曷挽陽車？伏願擘起祥雲，昭垂杲日，八極九天之上，濯濯厥靈；一同百里之間，芃芃其麥。《鶴林集》卷一三。

寧國府祈晴祝文

豐年多黍稌，已占大有之祥；淫雨害粢盛，忽致狂恒之咎。既非下民之罪，亦豈上帝之心？皆繇

牧守之不良，政刑失當。若匪依憑於道力，何能感動於天明？輒露衷忱，以祈顯相。伏願劃其陰翳，盡呈露於乾端；暴以陽光，終結成於兑寶。不但盡歲功之緒，更希策秋獮之勳。嘉與編氓，導迎景貺。《鶴林集》卷一三。

天慶觀祈晴祝文

伏以天多沈陰，每望秋陽之暴；星有好雨，勿備粢盛之薦；師干不聳，永無烽燧之驚。《鶴林集》卷一三。

高真洞格，肹蠁潛通，穡寶既堅，可備粢盛之薦；師干不聳，永無烽燧之驚。《鶴林集》卷一三。

伏以天多沈陰，每望秋陽之暴；星有好雨，勿貽歲事之憂。憫后土之不乾，籲皇穹而請禱。伏願

祈晴奏告天地文

伏以宗祀明堂，正欲粢盛之備；天作淫雨，勿貽稼穡之痒。憫后土之不乾，籲皇天而請禱。伏願一忱貫徹，三極感通。誅黑蜧於荒郊，劃其陰翳；推赤烏於暘谷，兆此豐年。《鶴林集》卷一三。

社稷祈晴祝文

伏以宗祀明堂，正欲粢盛之備；天作淫雨，忽貽稼穡之痒。敬以精忱，禱於方社。伏願祓其陰翳，誅黑螟於荒郊；晛以景光，推赤烏於暘谷。更資鴻福，迄用康年。《鶴林集》卷一三。

祈晴社神祝文

社于國中，有祈有報。方以雨謝，復以霪告。惟社之神官地之道，惟稷之靈司稼之寶，惟后土氏水土是平，惟后稷氏百穀資生，惟風雨師澤潤萬物，惟雷電神鼓動羣植，克相上帝，皆著靈德。所以九州，各建壝壇，雨無水溢，暘無旱乾。惟此宣城，山瘠土薄。豈圖夏五，霖潦交作，滿集溝澮，山爲水祥。民實何辜，吏則不臧。用率府吏，薦以清醑。冀開陽光，永福茲土。庶其屢豐，多黍多稌。《鶴林集》卷一三。

諸廟祈晴祝文

按《五行志》，廢祭祀不禱祠則有水災。某自出守茲土，敬共明神，春祀秋賽，靡不秩舉，亦曲荷神休矣。月書夏五，梅雨成霪。后土不乾，平原出水。推其所以致災之故，豈祝告不虔歟？豈燎香不潔歟？豈酒牲酸且瘠歟？抑政令逆時歟？或刑罰不中節歟？戒謹恐懼，懼有以貽神之譴，而遺斯民之害也。茲用遣官，遍謁于廟。惟神益茂嘉德，盡收積潦，俾陰陽節風雨時，民奠居而田多稼，則千里之國，永拜神之賜於無斁。《鶴林集》卷一三。

社稷祈晴祝文

冬不祈雨，春不祈晴，時之常也；冬行秋令，天時雨降，時之變也。頃以郡政失平，陰雨爲沴，是用禱於社于稷。惟神達天之氛，神地之道，使太陽之景曜靈，而來歲之稼順成，則神之惠也，抑某之願也。《鶴林集》卷一三。

諸廟祈晴祝文 一

方春載陽，淫雨爲沴。麥既穗矣，而雨不得發其實也；穀且秧矣，而雨不得茁其芽也。沈陰不解，必壞穡事，用是乞晴於爾神明。有能劃蠲陰雲，豁出暘景，使年穀順成，不凍餒吾赤子，則神永有飲食。《鶴林集》卷一三。

諸廟祈晴祝文 二

萬物莫潤乎水，過則爲災；三日以往爲霖，沛然孰禦？非憑神力，曷障洪流？伏願貝闕潛通，珠宫密佑。祥雲覆壠，蝗無害稼之憂；巨漲復槽，鴻有安居之樂。《鶴林集》卷一三。

諸廟祈晴祝文 三

方春東作，淫雨蚤降。麥既穗矣而雨，不得發其實也；穀且秧矣而雨，不得茁其芽也。沈陰不解，必壞穡事。重惟國之有社有稷，所以達天地之氛，節風雨之宜。縱陽閉陰，惟神之惠，用是乞晴

於壇，有其相之。太守與邦民敢不選牲擊鼓，以報靈德？《鶴林集》卷一三。

越州圓通寺謝晴祝文

頃以積雨爲沴，下民其咨。自某日立秋，若沈陰之弗解；至招摇指亥，喜陽景之漸舒。爰瀝衷忱，以伸報謝。曰霽曰蒙曰驛，尚晴意之未堅；時雨時燠時暘，庶高靈之終惠。《鶴林集》卷一三。

諸廟謝晴祝文

暟暟其陰，崇朝其雨。后土不乾，皇天幾瞽。杲杲出日，日出之光。釜星雜垂，皷鍾其鏜。鴉噪于田，鴻集于澤。爰刈我禾，復耰我麥。刈者欲晴，耰者負暄。匪侯爾私，實神爾恩。有飶其香，有洌斯酒。爰率乃僚，告於有廟。惟神仁明，克相厥終。綏我有邦，年穀屢豐。《鶴林集》卷一三。

天地社稷謝晴祝文

頃以沈陰干陽，積雨爲沴。自立秋之日，至十月之交，分遣庶工，遍走羣祀，每加精禱，靡不格

思。用涓良吉之辰，以答高靈之貺。曰霽曰蒙曰驛，尚不徒報謝，兼露懇祈。《鶴林集》卷一三。

社稷謝晴祝文

昔文仲孺之守長安也，以淫雨妨農，詣於社而請之未堅；時暘時燠時寒，庶來孱之有望。其夕發夢曹掾，明而大霽，人皆德太守而靈社稷也。今繆守以積雨之故，借陽明於神之靈。一念所通，羣陰盡掃，非神力回天，其孰得與於斯？敢率百僚以謝。《鶴林集》卷一三。

諸廟謝晴祝文

農田苦雨，禱爾於神祇；天宇開晴，暖之以日月。凡此感通之速，莫非相佑之靈。更望宿麥登場，早有食新之望；新秧出水，永無斷種之憂。庶惠康境内之民，盡銷弭海濱之盜。《鶴林集》卷一三。

全宋文卷七二六〇

吴　泳　四一

社稷謝晴祝文

大田多雨，禱爾於神祇；后土得乾，暖之以日月。來麰既碩，嘉種維新。更望成此歲功，咸有穀熟年登之象；錫之景福，更無木饑火旱之災。已應春祈，尚圖秋報。《鶴林集》卷一三。

大雄山白虎洞敏應廟祈雨祝文

伏以三時務農，饁彼南畝；四月不雨，病於夏畦。里之旱，其何以安億兆民之心？用咨廷臣，徧走望祀。伏願山靈下格，澤氣上通，鞭駕風霆，盡洗如焚之魃；作興雲雨，頓蘇垂槁之苗。《鶴林集》卷一三。

徑山天目龍井諸山禱雨祝文

伏以庶民惟星，所望者歲。四月不雨，恐傷於農。矧當師旅之未休，顓以糇糧爲司命。麥已登矣，而新穀不得以秧；蠶且簇矣，而艱食不得以粒。若稔成於旱暵，豈不蹈於憂危？用咨百工，徧走羣望。伏願山澤通氣，風霆流形。雨我公田，既咸宜於黍稷；饗于世室，庶無害於粢盛。《鶴林集》卷一三。

廣德禱雨祝文

伏以庶民惟星，所望者歲。四月不雨，恐傷於農。矧當師旅之未休，顓以糇糧爲司命。麥已登矣，而新穀不得以秧；蠶且簇矣，而艱食不得以粒。若稔成於旱暵，豈不蹈於憂危？用咨百工，徧走羣望。伏願呵叱鬼怪，鞭驅風霆。雨我公田，既咸宜於黍稷；饗於世室，庶無害於粢盛。《鶴林集》卷一三。

洞霄禱雨祝文

伏以庶民惟星，所望者歲。四月不雨，恐傷於農。矧當師旅之未休，顓以糇糧爲司命。麥已登矣，而新穀不得以秧；蠶且簇矣，而艱食不得以粒。若稔成於旱暵，豈不蹈於憂危？用咨百工，徧走羣望。伏願靈旂來格，道化滂流。雨我公田，既咸宜於黍稷；饗於世室，庶無害於粢盛。《鶴林集》卷一三。

祈雨祝文　一

社稷

民生之命，莫重於穀；國中之神，莫貴於社。古之人水旱風雨必禱於其地者，祈穀實也。今田苗已穗矣，而日曝之；雨信已通矣，而風閣之。若非明神庇我穡事，則東作廢而西成壞矣。燎鄉醪酒，惟神終惠之。

諸神

新穀既升，稍緩求荒之責；時雨不降，又深害稼之憂。鸛巢棲垤而不鳴，龍骨掛梁而復下。非仰祈於甘霆，恐立壞於垂成。用殫一忱，遍走羣祀。伏願叱風霆而密運，沛膏澤以滂流。既霑既足，既渥既優，盡除妖魅；實堅實好，實發實秀，永保嘉生。

風師

六月怕十，七月怕半，風之候也。自季夏以來，時雨不降。民所望雲霓也，而吹使離之；穀所仰膏雨也，而吹使散之。早禾晚稻，幾壞於成。用率官僚，致禱壇壝。惟神斂陽烏之景，祛海鳥之災，使沛然其澤下於民，則吏與邦人有敬焉，何敢訟？

雷師

天地未解，雲雷方屯；新穀既升，時雨不降。用祈于社，復禱于神。幸鞭霹靂之車，密沛滂沱之澤，使電交至，而雨滿盈，則神之仁也，亦民之望也。

雨　師

蚤穀將升，晚禾且穗。田以旱告，憂心如熏。東作既勤矣，將合仞者只數日也；西成在望矣，欲傾盆者只一雨也。吏職其顯，神司其幽。鞭雷車，摇電幟，壓終風，霈甘澤，俾集溝澮皆盈，特在神闢闔轉移間耳。某率耄倪，敬共以候。《鶴林集》卷一四。

祈雨祝文　二

廟　步

水旱不時，祭山川之神，古諸侯事也。某自去歲出守是邦，肅雨乂暘，粗得一稔。今春以來，大雪壓土，麥不得芃芃而茂也；柔桑蔽空，蠶不得贏贏而盛也。四月之閏，又以旱告。脱或秧稻失其候，民饑盜起，豈不關千里利害哉！敢潔瓣香，以祈甘澤。興雲致雨，惟神其惠之。

社　神

在《詩》旱則祈於方社，在《禮》栽則祀於社祠。古者諸侯凡國中有水旱疾疫之事，不但禱於境

內山川之神而已。後世治不知本，燎鄉寺觀，用牲廟宇，便謂知典禮之大，抑不知受風雨達天地之氣，莫貴於社也。今夏閏告旱，敢不忱禱？惟神佑之，甘雨隨霆，則邦之望也，民之幸也。《鶴林集》卷一四。

謝雨祝文

社神

惟守令，古諸侯也。嚮者試邑西州，有水旱凶荒，必禱於社，每禱輒應〔一〕。今假守於此，民以旱告，遂援百里之庇，用之千里之邦。曾不浹旬，甘雨隨應。神之佑於有土有民乃如此，敢不敬共以謝？

廟步

賽雨敬亭，厥典維舊。眺以脅鄉，耒以牲酒。某忝侍臣，繼兩公守。我蠶既登，我麥實秀。豈圖妖魃，爲我民疚。禱祠名山，奔走在廟。維神憫民，密鑑左右。指麾雨工，手擘雲竇。粳稻可秧，苧麻可漚。水旱不災，年歲其有。樂以五成，牲以三豆。神其顧歆，永以孚祐。《鶴林集》卷一四。

〔一〕「輒」上原有「則」字，據翰林院抄本刪。

勾谿禱雨祝文

惟水旱不時，祭山川之神，此古諸侯事也，而良而貧，士循禮畏法而窮，無水旱而猶水旱也，況六月不雨至於秋七月耶！今稻已秧矣，而槁不得滋也；芋已區矣，而焦不得沃也。脱或公上有不時之科須，罔測之號令，則農之家不得儲粟矣，士之家不得祀兹酒矣，四山之木不得息且潤，而如彼其濯濯矣。民窮至此，更不待戈椿喉而斧伐命也。是不可不闔國之衣冠，選牲釃酒用幣，禱之於神也。尊神其閔之，俾雷雨之動，滿盈四郊，庶幾上下各有函活之意，神之惠也，民之望也，士之志也。《鶴林集》卷一四。

謝雨祝文

海　神

天地左海爲百谷之王，山川出雲不崇朝而雨。雖造物好生之意，亦威神贊化之功。溝就涸而復通，穀垂焦而遄活。驗占風之鐸，已無七月半之虞；續志喜之書，猶有三日霖之望。

祠山城隍

比者勤閔斯民，敬共有廟。一穀不登之謂歉，恐荐致於年饑；三日以往則爲霖，喜獲通於雨信。禮有祈則有報，物成始而成終。更仗威靈，益昭顯相。粳稻香兮雨足，胥樂豐年；荔子丹兮蕉黃，願歆芳祀。

社稷風雷雨師

社神地之道，稷司稼之寶，潤以風雨，鼓之雷霆。國有旱暵凶荒之災，而不致禱於茲者，是之謂不知本也。方閔閔望歲，皇皇求雨，即其本之所自出，日率僚吏有請焉。嘉賴神休，遄霈甘澤，物無疵癘，穀用順成，敢不敬共以謝？《鶴林集》卷一四。

祈雨祝文

昭澤侯

國家令典，縣有水旱則禱于山之神，誠以興雲致雨，神實司之。惟神宅彼南山，奠我四境。比者

以旱有禱於神，遄降膏澤。今又踰浹日矣，而陽驕不挫，雷鳴之田，水竭土坼，用敢援令典以修明薦。伏望赦吏之謬，憫民之生，殷其靈于山陽，霈甘澤於境内。某與百里之民，跂立以冀。

諸廟

縣有水旱，詣神祠祈禱，此國之令典也。比者四境之内，亢陽爲災，雷鳴之田，水不滿盈，民心瞀瞀，靡所戾止。令之弗虔，固無以感陰陽之和，神奠茲土，其忍則安？用是援令典以修明薦。惟神鑑此精忱，大霈甘澤，以蘇我田穉，則吏與民不敢忘神之德。

靈濟廟

惟國有水旱，長吏以下禱於山川之神，令典也。神能平水與旱，而朝廷爵之通侯，優恩也。先皇帝以神有勤德，始封爲惠澤侯。嘉定十七年秋出命，而寶慶改元之秋符到。受誥之日，民適以旱告。某曰：「以令典奔走在廟，吏固不敢不虔。受國之優恩，而霈然使膏澤下於民，想神於冥冥中，亦不敢不敬天之休也。」

雨神

惟天地間陰陽相交而爲雨，雨所以沛天澤而潤萬物也。國家舊典，立夏後申日祭雨神。某爲邑長

於斯，豈敢簡彝？有椒其馨，有潔斯牲，其明以承厥祀〔一〕。俾膏潤百里，物無枯燥，惟神其相之。

社壇

國中之神，莫貴於社，所以受風雨達天地之氣也。矧爲邑長於斯，民以旱告，則於社之禱，其敢曰莫？用是熏香敬共壇壝之神，儻蒙明神庇我穡事，敕風霆以下膏澤，俾勿壞於垂成。若是，人民其敢忘報？

諸廟

縣曰雷土，田曰雷鳴。夏秋之交，水不滿盈。曝以烈日，田毛如酲。若茲不雨，則壞於成。既禱于社，靡神不舉。敬其威靈，庶回悔怒。吏之不職，罰止厥躬。元元何辜？罹此歲凶。燎香釃酒，以祈甘澤。驅風鞭霆，湧出地脉。水湧泉動，物嘉且美。尚幾秋冬，以享以祀。《鶴林集》卷一四。

〔一〕其：疑當作「齊」。

請石罏龍湫祝文

水以潤下，孰尸其功？在天爲雨，在物爲龍。雖曰異途，一氣感通。維時季夏，我稼既同。驕陽爲梗，蘊蘊蟲蟲。兹吏之責，憂心若忡。越國以謀，靡神不宗。爰有石罏，龍宅其中。用是緘香，敢致敬恭。請分靈湫，沃此四封。噓氣成雲，雷電以風。庶幾西成，不致歲凶。神其鑑兹，哀憫我農。《鶴林集》卷一四。

謝風雷雨師祝文

伏以近者天久不雨，心焦如焚。四月爲入梅，田壟告旱；五月名瓜蔓，河流就乾。用密禱於宫庭，及遍祈於山澤。氾蒙響應，果霈甘霖。占離畢之祥，既開其始；誕維寶之穡，永相斯成。《鶴林集》卷一四。

立春祀五福十神祝文

攝提貞于孟陬，方喜璿杓之換；天神貴者太一，載嚴玉瑱之祠。爰迪舊章，式毖明祀。伏願上皇降監，五福照臨。邊境息師，盡洗旄頭之色；田疇多稼，更陳龍角之祥。《鶴林集》卷一四。又見《永樂大典》卷二九五一。

立夏祝五福十神祝文

孟夏之律中吕，吉日維良；太一之壇三陔，衆靈咸會。爰舉奏詞之典，式祈嚮用之休。伏願穆若上皇，監於下土。星辰清潤，邊無多壘之虞；年穀豐登，民識有生之樂。《鶴林集》卷一四。

立秋祀五福十神祝文

伏以昴主西方，月行白道。其明者太乙，麗於天庭之中；將憺兮壽宫，錫爾下土之福。式遵彝典，用致精祈。伏望八極潛通，十神昭假。師干載戢，拂除沴氣之妖；稼寶極登，醞釀豐年之慶。

《鶴林集》卷一四。又見《永樂大典》卷二九五一。

海神生辰祝文

惟神廟食兹土，庇佑我民。屬臨誕期，爰秩彝祀。矧歲逢荒札，民尚阻饑。米方航海而盲風來，秧正在田而淫雨至。願垂隲相，時其雨暘。庶幾民有粒食之期，吏寬芻牧之責。惟神其鑑之。《鶴林集》卷一四。又見《永樂大典》卷二九五一。

祈雪海神城隍祠山祝文

斗指兩辰曰閏，已就歲功；雪於五穀爲精，更祈天瑞。輒薰一瓣，徧禱羣祠。伏願某神麾玄冥兮研冰，令青女兮碾玉。霜蘇旱土，已占麰麥之登成；霰集良田，更使螟蝗之秉畀。《鶴林集》卷一四。

祈雪社稷祝文

社稷之壇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而雪不與焉，故吏不以祈雪告。陋哉！彼安知雪者霜之餘

氣，雨之清芬，積陰沍寒合成而爲瑞者哉！用是祇率官寮，禱于壇壝。雨天花，豐地寶，以育人民，惟神其惠之。《鶴林集》卷一四。

謝雪疏

歲五風而十雨，未嘗言郡境之全登；地多燠而少寒，豈謂見瓦溝之一白？矧置閏適逢於臘尾，而飛霙猶在於春前。轉回天機，實仗法力。更願遺蝗入土，終年無害稼之憂；厲鬼出山，百姓有爲生之樂。《鶴林集》卷一四。

謝海神城隍祠山祝文

郡以温得名，片雪固難於到地；瑞應誠而至，一心端可以格天。矧飛潤麥之六花，猶在先春之五日。明神有德，太守何功？密覆牛尻，預有來歲豐登之望；凍凝鴟吻，更無編氓疾癘之憂。《鶴林集》卷一四。

謝社稷祝文

社神地道，稷長五穀，皆主陰也。今時雪不降，而有禱焉，豈非求諸陰之義哉！一念纔興，六花隨應。不惟可卜來歲之稼，而庶民咸無疾癘之憂。敢不敬共以謝？《鶴林集》卷一四。

祭風師祝文　一

天以一氣運乎太虚，散而爲風，潤纖澤枯。邦有彝典，吏不敢渝。祭有四時，謹之在初。粢牲既潔，芳醑既儲，以享以祀，惟神其監於兹。《鶴林集》卷一四。

祭風師祝文　二

邑之小祀五，社、稷、雷、雨神則兼祀，而風獨專祭焉，重始事也。方春載陽，萬物紐芽，不得風以潤之，則芽者不坼，萌者不達，何以施歲功於其後？此祀事之不容不嚴爾。是用敬共，率遵彝典，致祭於神。惟神妙鼓舞之神，司長養之事，幸終惠之。《鶴林集》卷一四。

春祭祝文

維暮之春，三月三日，邦有厥典，明祀是秩。其秩維何？既齊既稷。我酒既旨，我牲孔碩。以祈蠶桑，以保稼穡。攘除厲鬼，驅逐蝥賊。守則何功？皆神之德。是用祝告，其年其吉。《鶴林集》卷一四。

祭海神祝文

《周禮》荒政十有二，以散財薄征爲首，以索鬼神終焉。夫爲天子牧民，不先惠養而徒事禱祈，神亦所不享也。某既抵東甌，以元日奉詔布德，又三日率典謁廟。先勤民而後致力於神者，不敢不以其序也。若夫時其風雨，使年穀順成，盜賊屏息，則有司海之責在。《鶴林集》卷一四。

祭雷神祝文

惟天地間陰陽相薄而爲雷，雷所以代天言而動萬物也。國家舊典，立夏後申日祭雷神。某爲邑長

於斯，豈敢簡彝？有苾其香，有潔斯牲，齊明以承厥祀。俾震驚百里，物無疵癘，惟神其鑑之。《鶴林集》卷一四。

秋祭城隍祝文

祭有祈焉，有報焉。方亢陽用事時，祈年而年，祈雨而雨，祈穀而穀，神亦可謂從民之欲矣。陳牲設饗，以報嘉德，固其所也。然地之生者有限，而民之食者無窮。以報之日爲祈之始，以今歲之稔致來歲之憂，長吏曷嘗頃刻忘於民哉！夫足民之生而使之得以事神者，吏之心也；相吏之勤而使之得以養民者，神之德也。敢以忱辭，告于有廟。《鶴林集》卷一四。

奉安祠山城隍海神祝文

竊聞祠山爲東壁之精，天之神也；城隍掌土地門行之事，地之神也；滄溟滾滾，海神司之，水之神也。神官三才，府萬物，水旱凶荒必禱焉。今既奉迎於兹，轟天之庭，出地之雲，揚海之波，抑在

神變化闔闢間耳。幸妥厥靈，以宏其施。《鶴林集》卷一四。

奉安聖水祝文

湫在潭而噓爲雲出爲雨者，龍之變也。水在瓶而徧灑含生、普霑法界者，觀世音之變也。今以聖水奉安于普覺寺，以靈感靈，豈無致雨之道哉？昭霈甘澤，以慰民望。《鶴林集》卷一四。

青龍水祝文

按《東嘉志》，大龍湫飛瀑萬尋，騰空而下，神靈無與比方，則龍潛於山久矣。今西成在望，旱魃忽鳴，民心皇皇，懼行百里而半九十矣。扣之父老，稱得湫龍之靈，則激飛瀑而爲滂沱，特變化間耳。用敢齋肅乃心，奉辭以告，神其聽之，神其惠之。《鶴林集》卷一四。

春祭海神城隍祠山祝文

孟春祈穀，季春祈麥，自天子至諸侯，其祀一也。屬春苦雨，近方開霽。秧既壞矣而復萌，麥既枯矣而復實。若非諸神闔陰闢陽，安得一轉移之頃，而生意滿田野耶？用率彝章，式修明祀。惟神其

終惠之。《鶴林集》卷一四。

告土地祝文

伏以廟門容扃，寧無工築；地道貴静，必有司存。屬吉日之鳩工，懼明神之未妥。尚惟陰相，俾遂燕寧。《鶴林集》卷一四。

謝晴祝文

陰霖過度，方虞民食之艱；霽色應祈，悉自佛乘之賜。掃頑雲於頃刻，收積潦於洑洄。唯菩薩現無極慈悲，使生靈受如是惠利。敢忘報謝，仰答靈私！《鶴林集》卷一四。

稷神祝文

惟《詩》之《載芟》曰：「春祈社稷。」所以重農事之始也。方春東作，田穉薿薿，而神實敏地之生。國有令典，吏敢不虔？謹潔牲且幣，以致祭于神。惟神克相，惠綏此民，俾物無疵癘，則吏與

民拜神之德。《永樂大典》卷二〇四二五。又見《四庫輯本別集拾遺》。

公主剃胎髮祝壽文

伏以青煒熙和，絳河爛明，寶婺炳秀，藥宮毓精。帝子降兮瓊圃，天孫下兮玉京。如蘂吐英，如蘭茁芽。菀春柳其方荑，粲穠桃其始華。南薰入絃，月良日吉。夏簟清安，夜衣芬苾。寶刀具，瑶席張。滌犀錢兮泛璿果，進觶悦兮沐蘭湯。雲鬢兮削青，螓首兮凝緑。阿保抱持，傅姆延祝。宜君宜王兮萬斯年，宜兄宜弟兮百其禄。更祈覃訏，共燕戩穀。《鶴林集》卷三九。

太乙宮通真齋馬高士酒牓

天下奇惟武林，已貯乾坤之清氣；宮神貴曰太乙，首斟道德之真源。不滌世上塵，安知此中趣？太乙宮通真齋馬高士，龍臺舊侶，牛麓散仙。鍊太清之露以抄書，棄巳陳之糟粕；汲真一之泉而洗髓，留不盡之菁華。常惺惺從寶珠會上來，還兀兀嚮白蓮社中去。撥雪披雲幾八千里，搗香篩辣者十五年。瓢掛晨華，常抱半床琴而偕往；觴浮佑聖，或携一隻鶴以相隨。只思三杯大道之通，不效五斗先生之癖。白墮久藏于一室，黄封忽下於九霄。爲醉經償數歲之勞，故前席置十齋之首。昔延青城

客，逢對飲之二生；今拂紫霞壺，見獨醒之一士。清夜沈沈緩更酌，好春拍拍都滿懷。瑠璃鍾，琥珀濃，莫滴劉伶墳上土；鸚鵡杯，蒲萄緑，且陪太白謫仙人。更使金母薦桃，月妃奠桂，以穆上皇之祀，以祈天子之年。懽動龍顔，不妨道士化爲椓；春生燕坐，儘使山翁醉似泥。更約高陽之徒，同餞華胥之國。《鶴林集》卷三九。（以上除單獨署名外，為吴洪澤校點）